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八十六輯

目 錄

武昌革命史(上)	一册	曹慶雲著
武昌革命史(中)	一册	曹慶雲著
武昌革命史(下)	一册	曹慶雲著
湖北革命知之錄	一册	張義癡編
文學社武昌首義紀實	合一册	章裕昆著
梅楞章京筆記		丁士源著
共和關鍵錄	一册	觀渡廬編
張世膺烈士遺墨	合一册	陳和銑藏
山居憶語		趙世瑄著・趙令嫻藏
革命史譚	一册	陸丹林著
中國革命史	一册	貝 華著
民國職官表		東方雜誌社編
現代史料 (民國元年一月至民國七年二月止)	合一册	汪 中著

武昌革命史前編目錄

	頁數
自敘·····	一
第一章 黃克強長沙革命之失敗·····	一
第二章 武昌日知會之運動·····	一〇
第三章 同盟會之成立及吳樾炸五大臣·····	一四
第四章 陳天華投海·····	二五
第五章 孫文革命之追記·····	九八
第六章 歐洲學生之革命潮·····	一二七
第七章 武昌日知會之破案·····	一二九
第八章 殷子衡之日記·····	一六三
第九章 被難各人略述·····	一八六

第十章	禹之謨之死難·····	二〇三
第十一章	徐錫麟刺恩銘·····	二一九
第十二章	各地紛起革命軍·····	二三五
第十三章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二五七
第十四章	楊篤生蹈海·····	二六六
第十五章	鐵路國有問題與武昌起義前之準備·····	二七七

武昌革命史前編插圖目次

	頁數
黃興先生遺像·····	四後1
吳國光先生名片·····	四後2
宋公教仁遺像·····	四後3
長沙日知會賬目·····	四後4
袁禮彬先生遺像·····	六後
劉公敬安辦日知會時之墨跡·····	一二後1
乙巳春夏之交武昌日知會幹部攝影·····	一二後2
吳公樾遺像·····	一六後
陳公天華遺像·····	二六後
孫公中山遺像·····	一〇〇後
孫中山先生之遺墨(證道函)·····	一二〇後

史公堅如遺像·····	一二六後
日知會捐冊之一頁(劉公敬安親筆)·····	一三〇後
鄒容先生遺像·····	一三四後
法人歐吉羅在武昌日知會演說後攝影·····	一四〇後
劉敬安先生遺像·····	一四六後1
劉敬安受刑後所用之血巾·····	一四六後2
馮啓鈞之名片·····	一五四後
殷子衡先生在獄中之肖像·····	一六四後
季公雨霖肖像·····	一七二後
武昌府札飭黃岡縣移解吳之銓回籍收禁之公文·····	一九四後1
陳汝慈求保開釋吳貢三所出之血結·····	一九四後2
黃州八屬之議員及當地官紳請吳貢三出獄組織軍政分府時簽名之攝影·····	一九六後

楊卓霖先生遺像·····	一一八後
徐公錫麟遺像·····	一二〇後
陳公伯平遺像·····	一二二後
馬公宗漢遺像·····	一二三後
秋瑾女烈士遺像·····	一三四後
熊公成基遺像·····	一三八後1
蔣公大同遺像·····	一三八後2
溫公生才遺像·····	一五六後
趙聲先生遺像·····	一五八後
黃克強胡展堂兩先生對黃花崗一役報告書真蹟·····	三四四後
楊公毓麟遺像·····	三六八後
楊公德麟遺像·····	三七六後

武昌革命史

前編

第一章 黃克強長沙革命之失敗

黃克強名軫字慶午。原在胡元倭所辦之明德學堂。經正學堂。藉作教授。以爲運動革命之大本營。雖出入於聖公會之日知會。仍別立一華興會。以號召會黨。秘圖起義。甲辰秋。本西太后六十生辰。於未舉行皇會之前。長沙之軍械幾何。兵士幾何。槍彈幾何。已一一調查清晰。原擬於皇會之日。趁觀會之機。俾各鄉之會黨得以集合於長沙。義旗一舉。長沙唾手可得。不期好事多磨。王益吾之黨羽劉作楫亦在長沙辦學堂。得知消息。遂秘告王益吾。王益吾卽秘告湘撫龐鴻書。是時趙爾巽已他調矣。龐鴻書極頑固兇殘。卽購一會黨作引線。捕一與黃克強有關係之會黨。酷刑拷打逼供。一面下捕黃克強之公文與游擊熊得壽。熊以公文示求中學堂校長汪德植。汪先報黃知。於是黃克強之居宅被軍警包圍矣。黃克強之子黃一歐尙幼。出門報信於明德學堂。黃克強卽走避於明德學堂附近龍璋（字硯仙）之家。其時已近黃昏。尙距皇會之前十日也。軍警索捕甚急。金華祝

（字封三）張繼（字溥泉）輩。時在黃克強左右。將夜半。予正在甯鄉中學教員寄宿舍。編博物學課程。忽見金封三派人持信來。謂有要事相商。轎子已在校外立候。予閱之急甚。知克強之謀破矣。即出房門。將門加鎖。而鑰匙忘記帶出。再由窗戶入房。拿出鑰匙。出校登轎。而各街柵欄均已加鎖。幸予着洋服。無辨守卒。以予爲洋人。一一由夢中醒來。開柵門。讓予經過。予至龍硯仙家。門口有一警卒守衛。直入數進。至一花廳。見克強坐在書案。起立與予握手。謂事已被人告秘。軍警捕之甚急。奈何。予云勿畏。即乘原轎至吉祥巷聖公會。叩黃吉亭牧師之後門。沿途叩柵欄如前。黃吉亭牧師宿於聖公會堂後門附近之一室。聞予叩門聲。急頗驚惶。便行祈禱。始稍定。開門後。予就黃牧師床前。秘告以故。黃即穿衣坐予所乘之轎。予隨轎後行。重至龍硯仙之花廳。與克強討論出險方法。黃牧師先用溫語安慰克強。次對克強至友如龍硯仙、金封三、張溥泉、李蓮舫諸人。謂此次事變。擔保克強之安全。但克強親友。無論何人。不能向予問克強之行踪。次日風聲更急。又捕去同謀之會黨首領游得勝、蕭桂生二人。次晚黃牧師再至龍硯仙家。授以出龍公館之秘計。約定次日下午六時。先由黃牧師自南門乘小轎。垂轎簾。而入龍硯仙之內室。隨換克

強乘此轎經小街而至吉祥巷聖公會之後街某娼家門首。下轎入聖公會後門之一小巷。予則於黃昏時專守聖公會後門以待之。黃牧師數易服裝出聖公會大門以探之。待至六時十分許。克強始入小巷抵聖公會之後門矣。予牽其手而入。心始安。隨克強之轎而來冒充班隨者。卽張溥泉也。時將秋季。溥泉猶著藍竹布長衫。袋中盛一四寸手槍。謂途中苟遇不測。只好用手槍拚命。予是以重視溥泉之爲人。予見手槍此爲第一次。溥泉別去。克強卽登聖公會後進之一樓。樓上亦無陳設。僅安置袁禮彬之一行軍床。與一小桌一小櫈。予托黃牧師由漢口買來一新棉絮。卽與克強墊鋪。予則僅蓋一日本製造之虎紋毛毯。青年時代固不畏寒也。克強在聖公會樓上。除黃牧師、袁禮彬及予外。無一知者。長沙城內風聲鶴唳。幾乎草木皆兵。而游得勝、蕭桂生所受之酷刑。聞之酸鼻。每日審問。必燒紅鐵鍊。使之露膝跪下。跪下時膝肉生烟。其聲其臭。熏聞滿座。脚撩手扭。鐵鍊叮噹。更上夾板。骨肉分裂。迨至痛失知覺。卽橫陳未斷氣之身體於石板上。至稍知人事時。復嚴刑逼供。酷刑之下。何供不得。由是黃克強之大名。居然列案首矣。而宋教仁、胡宗琬、易本義、馬福益、柳聘農、劉揆一輩。名皆前列。按名索捕。急於星火。予奔走於聖公會之日。

知會如故也。每禮拜日學生軍人來聖公會堂作禮拜聽黃吉亭牧師說教之擁擠如故也。予每日上午在校授課，下午至聖公會之日知會辦事。并至西長街循道會福音堂開門演說如故也。至游得勝蕭桂生受斬刑之次日，予方在循道會開門演說畢，出禮拜堂過長沙中學大門口遇宋教仁。予驚甚，因問柳聘農在校否。蓋克強破案後，聘農已逃。宋教仁不之知也。予即呼曰頓初（宋教仁之字）隨我來。彼見予狀倉皇，亦不作聲。隨予至吉祥巷聖公會見黃吉亭牧師。緣聖公會教友有在湘撫衙門爲吏者，自黃克強破案游得勝、蕭桂生被捕後，每日刑訊狀況及逼出口供，均能詳細記錄以資研究。及宋教仁見黃牧師於禮拜堂，黃牧師示以游得勝、蕭桂生之口供，及急電湘西捕拿宋教仁之消息。宋方知克強之謀已破，神色慘傷。予與黃牧師皆勸其速離虎口，并送其出長沙城。黃牧師且贈以旅費八元。是時城門已有兵士看守，門正中繫一長繩，行人出入嚴分左右。予偕黃牧師送頓初平安出城後，方返吉祥巷。蓋頓初之來，包定大杉板船兩隻，特來長沙運軍火。約於皇會之日，在常德謀響應者也。無如銀錢八元不足分配。次晨又來寧鄉中學覓予，求予設法。改名甘某。予又陪之至友人處支挪。途中遇長沙善化縣知事出巡。

衛卒森嚴。值此風聲緊急之時。其一種猙獰之氣。不可嚮邇。在傷心人見之。尤不可耐。予覺頓初之足。似弱不勝風者。予仗洋裝手杖之勢。龍行虎步。橫衝直撞。頓初之胆亦壯。於是又送頓初平安出城。頓初去後。長沙之風聲尤急。謠言日衆。而皇會亦不敢大開。僅於大街上懸幾盞走馬燈。以爲點綴。予每日仍於禮拜堂開門演說之時。宣布滿清入關滅我漢人之罪惡。實爲上帝所不許。時循道會教士李親仁先生。對予極愛護。知予喜吃糖菓。每日必買一包糖菓置之案頭。每出禮拜堂。彼必在予後三四十步隨行。見予歸寧鄉中學後方返。予自幼受曹鳳翔先生之教。行路從不後顧。李親仁先生在後看護。予未嘗一發見也。事後李親仁先生告予。謂長沙風聲緊急。克強之案。被捕者曾供有予名。故彼特使予每日開門講書。依循道會規則。未受洗者不能登講臺。是時予尙未受洗禮也。英人任修本牧師。素知予性激烈。亦不願爲予施洗禮。Rev G. G. Warren 李親仁教師則多方裁成之。故意使予登臺。使保護教堂之巡警。每日報告曹亞伯教士演講無恙。又謂彼每日隨予後三四十步以行。見予平安歸寧鄉中學後方返者。彼已立定主意。因年及半百。活在人間。無甚作爲。予正丁年。可以爲國出力。如官場與予爲難。彼必與之拚命。

一鬧教案。予之性命卽安全也。至今憶之。猶令我五中感激。

克強藏在聖公會樓上。對於營救同志。全仗黃吉亭牧師苦心籌畫。故派袁禮彬之弟某搭輪船送信至武昌西廠口革命機關之科學補習所。使胡宗琬劉敬安輩速將機關取消。并托其通知安慶九江南京上海杭州各處機關同時停止。一面由袁禮彬李仲廉兩人在長沙郵政總局檢查郵件。凡關於明德學堂轉交黃軫之信札。皆一一收檢。因袁禮彬李仲廉皆長沙郵政總局重要職員。袁禮彬之用心極周到。故此次克強破案。官場未得片紙隻字之憑證也。

黃吉亭牧師愛心圓滿。猶恐克強家族受驚。更於聖公會附近租一屋。使克強家族遷居。每禮拜日命克強兒媳來聖公會堂作禮拜聽講。卽黃一歐李興亞夫婦也。予亦引克強夫人及其次子於禮拜日至西長街循道會福音堂作禮拜。予憶克強次子尙在襁褓。曾於祈禱時放聲大哭。予不得已抱之行走。以維持祈禱之秩序。前清官場見克強家族皆耶穌信徒。亦不敢濫下毒手。然胡宗琬自武昌來長沙。尙雄心勃勃。彼曾在武昌西廠口科學補習所印就軍用票三十萬張。票係白宣紙。長五寸。寬三寸。上印藍色地球。地球北

極上繪一雄鷹。隻腳立於球上。極爲精緻。隱隱中表示英雄獨立之意。局外人見之。視爲極上等之信箋。胡宗琬離武昌時。將科學補習所交劉敬安收束。宗琬則帶此三十萬印就之票紙至長沙城外王闓憲家。預備票面上填臨時軍用。作會黨起義時之符信通行。券因城門稽查極嚴。此票亦無用處。胡宗琬復返武昌。仍與劉敬安王漢輩秘謀進行。而長沙索捕黃克強之風聲亦漸鬆懈。

克強藏在吉祥巷聖公會樓上。將一月。有意與長沙告別。黃吉亭牧師又苦心經營送克強出險。克強出城之前數日。武昌高家巷聖公會會長兼武昌日知會會長胡蘭亭牧師亦到長沙。與黃吉亭牧師秘謀送克強出城方法。黃克強本蓄有黃帝式之三鬚鬍。胡蘭亭牧師將克強之鬚鬍剃去。黃吉亭牧師即往城外海關人員鄧玉振先生家。借其房屋請酒一席。至黃昏城門將關未關時。黃牧師偕黃克強袁禮彬三人化裝海關辦事人員。并臨時催日知會會員數人出城。至鄧玉振先生家晚飯。予服洋裝。不便親送。惟在寧鄉中學操場默禱上帝。求上帝護佑黃克強平安出城。予且願終身爲上帝作證。無論在何人面前。必相告曰。我乃信上帝之基督徒也。克強臨行時告黃吉亭牧師袁禮彬先生曰。

途中若遇危險。則請兩君速避。彼當以自衛手槍與敵人拚命。幸天佑善人。一路平安抵鄧玉振先生家。由黃牧師介紹。鄧君歡喜無量。是晚日本輪船沅江丸開往漢口。晚餐畢。登沅江丸。船上重要船員蔡植生。允妥爲照料。黃牧師親送至漢口。次晨黎明開輪。過靖港時。船上遇同志藍天蔚（字秀豪）蓋張之洞派往萍鄉察看地勢。擬在萍鄉設一大規模之兵工廠者。適在沅江船上不期而遇。三人相見。喜出望外。藍聞克強在長沙破案。心甚憂之。至此心乃大慰。并自告奮勇。力保克強經過漢口之安全。沅江丸此次下駛。特別迅速。早四時許離長沙。晚九時許即安抵漢口矣。船抵漢口時。漢口至上海之輪船。皆已開行。惟招商局之江亨。因裝貨未齊。尙未離漢。然已停在江心矣。比即呼一小舟。趕上江亨。黃牧師送至船上。秘囑曰。到上海時。即來一電。只拍一興字。即知君平安無恙也。於是黃興之名自此定。黃吉亭牧師見江亨已下駛。彼亦上日本輪船夜班回長沙。不數日上海之電亦至。吾輩皆相慶幸。不期上海萬福華刺王之春之案。又作。萬福華之謀刺王之春。本蔡元培章士釗所主持。謀刺未成。萬福華被租界捕房拘去。章士釗往捕房探視萬福華。捕房問章士釗與萬福華有何關係。居在何處。時章士釗與蔡元培在上海辦一日

報章不告以報館之住址。特告以新開路餘慶里某號門牌。蓋新聞路餘慶里某號門牌。即愛國協會爲各省革命同志寄居之所。而由長沙新脫險之黃興亦在其內。江西統兵大員郭人漳與張繼蘇鳳初朱澤洵輩共二十餘人。同在一處。章士釗在捕房說出新聞路餘慶里某號門牌之時。捕房即派武裝巡警一大隊。至該里某號門牌。將一班同志二十餘人。一網打盡。解入捕房。章士釗亦在內。幸郭人漳爲江西統兵大員。比致電江西巡撫夏時。夏時來電保釋。租界捕房聞郭人漳係江西統兵大員。莫不特別致敬。餘則仍羈捕房。郭人漳保出時。謂黃興等四人爲彼來滬聘請之教習。故亦同時釋放。黃興出獄之夕。即乘三菱公司輪船渡日本而往東京矣。餘則尙繫獄中。至乙巳春方交保出獄焉。黃興脫險後。長沙日知會革命之運動。及武昌科學補習所革命之經營。更加慎密。清廷對於武昌長沙兩處。益加注意。故特派鐵良南下武漢。偵察情形。而胡瑛王漢亦圖窺其隙。以去滿人之魁渠。鐵良由京漢火車返京之日。胡瑛王漢化裝隨之。行至河南。王漢露出破綻。自知不免。投井死焉。胡瑛跟踪至北京。依同志而居。謀益亟。乙巳春清廷任端方撫湖南。下車之日。即殺劉道一於瀏陽門。旋又捕馬福益於萍鄉。馬

福益被捕時。用鐵練鎖其肩骨。俗名強盜骨。以刀洞穿肩骨。繫之以練。解至長沙。觀者如堵。因馬福益爲黃興案中之一人。刑訊極苦。馬福益亦直供不諱。聲言革異族命。爲漢族復仇。死何所憾。於被捕之三日。亦斬於瀏陽門。予囑謝申嶽往觀之。謂血流盈丈。狀至慘也。予乃兩湖書院學生。端方會署兩湖總督。認爲有師生之誼。加以予爲耶穌教徒。適是時兩湖歷史副教授陳慶年（正教授楊守敬）端方聘爲上賓。待予甚厚。故端方不殺予。然又不任予在長沙運動革命。不得已派予往日本爲調查宗教委員。此仇教之清廷派學生出洋調查宗教。此爲第一次。

第二章 武昌日知會之運動

予過武昌。寓於高家巷聖公會胡蘭亭牧師家。聖公會之日知會。實係革命機關。表面則講道閱書報。因附設於聖公會也。故推胡蘭亭任會正。劉敬安副之。幹部有評議員五。選舉馮特民、陸費逵、李亞東。濮以正等任之。開幕之日。吳祿貞捐月薪五十兩。以作開辦之費。斯時吳祿貞將調至北京陸軍部也。藍天蔚亦暗助不少。結合軍學兩界之重要會員。分途運動。如吳兆麟、李亞東、辜天保、范騰霄、盧保三、徐竹平、黃家麟、潘善伯、李勝美、黃警

亞、蔡達生等數十人。援引青年。廣結同志。宣傳陳天華所著之革命小冊子。如猛回頭、警世鐘、諸書。漸次軍學兩界之有心革命者。均歸納於高家巷日知會。會務發達。一日千里。張純一、余仲勉、范煥文等。又充文華大學教授。張純一於乙巳春夏之交。曾爲日知會徵求同志作宣言。文極沈摯。足令見者莫不心動。當時僅印千份。一散而盡。經丙午冬季之變。竟無存者。更以白話作軍歌三首。以爲軍界學界革命之鼓吹。一時風行全國。今猶記憶。特錄之如下。

願同胞團結個英雄氣。唱軍歌。

一腔熱血兒按劍摩。

怎能夠坐視國步蹉跎。

準備指日揮戈。

好收拾舊山河。

從軍樂樂如何。

從軍樂樂如何。

怎能夠、坐視國步蹉跎。

準備指日揮戈。

好收拾、舊山河。

對天演、烈風潮、爭優勝、武士道。

競上舞臺高、精神好。

爲國民、從新鑄個頭腦。

掙得神州天曉。

紀念碑、立雲表。

操操操、休草草。

操操操、休草草。

爲國民、從新鑄個頭腦。

掙得神州天曉。

紀念碑、立雲表。

齊昂昂、整頓了、好身手、講兵韜。

救國、千鈞擔、一肩挑。

新中國、能夠造得堅牢。

便是絕代人豪。

浩然氣、薄雲霄。

聲價兒、比天高。

聲價兒、比天高。

新中國、能夠造得堅牢。

便是絕代人豪。

浩然氣、薄雲霄。

予渡日本後。即入東京府下淀橋町中田重治主教所辦之聖書學院。旋接武昌報告。知日知會曾開大會。會務日臻發達。今將幹部成立開會之日。張漢傑所記劉敬安之演說錄之如次。

中國醒。中國醒。我中華大國。外人要瓜分了。我們同胞。又要做兩重亡國奴了。滿清那拉氏常言。寧將中國亡於外人。不可失於家奴。此滿清亦自認中國又要再亡了。我漢人四萬萬同胞。被滿清壓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現在禍在眉睫。應該醒來。應該覺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爲人之奴隸牛馬。不勝急切盼禱之至。日前同志曹亞伯由湘來鄂。與胡蘭亭先生及兄弟三人。商議擴充日知會。現曹君已往日本。從事運動。我們日知會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宣言。都已備就。應成立幹事部。此幹部多係軍學兩界同志。以後一切責任。及開導民智。救中國危亡。成一新中國。俾黃帝子孫不復爲亡國奴。豈惟同志之幸。亦中國四萬萬同胞之幸。

予入聖書學院。研究宗教。每週必至東京中心之神田區。與日知會同志黃興宋教仁輩會晤。謀革命進行之法。

第三章 同盟會之成立及吳樾炸五大臣

宋教仁逃出長沙後。在東京結合一班同志如白逾桓等組織一雜誌。名曰二十世紀之支那。初出版而日本政府即禁止發行。

黃興來後。欲結合各省之同志立一革命總機關。而戊戌政變後長沙時務學堂逃去之一班學生。如楊度、范源廉等。俱不願戴黃興爲首領。於是黃興由惠州革命失敗首領陳少白（時寄寓橫濱）及香港同志馮自由介紹與孫文相見。於乙巳夏組織同盟會於東京。推孫文爲總理。先是惠州革命失敗後。庚子之役。陳少白約孫文立同盟會於香港。入會之士。雖抱種族之見。究不能普及於內地各省。至是結合各省留學於日本之志士。主義因而大昌。初開成立會於東京赤坂下之黑龍會。宮崎寅藏爲熱心之招待員。到者有龔國煌、時功玖、田桐、居正、李烈鈞、唐繼堯、閻錫山、尹昌衡等四十餘人。首請孫文演說。說明革命即造反。造者。即造世界。反者。即反對異族強權賣國政府。演說甚長。次即予演說。說明漢人亡國。韃子入主。凡屬漢人皆當驅除異族。恢復漢人江山。再次則爲黃興演說。說明革命後。如何普及教育。如何振興實業。如何整理內治。如何修睦外交。聽者皆爲奮發。演說畢。故意由同志假反對論反駁之。以探在座者之革命心理。是否堅定。予勝氣與之爭鋒。衆皆鼓掌。然後宮崎寅藏持出日本信紙一卷請衆簽名。衆皆席地而坐。靜默不動。予則憤然而起持筆寫曹亞伯三大字。曰。憑吾良心簽名。次程家樞曰。我亦憑我良心。

簽名。於是按次皆簽名矣。最後有二人年頗長。北方人。盤踞於頂。忘其名。不肯簽字。以反對予所寫之三大字太不恭敬爲由。予則謂今日之會。非考翰林。黃興補之曰。老兄欲考翰林。則請向滿州政府投考。衆則解和勸勉。二人卒簽名。會畢。孫文請大衆少待。孫文先至會所大門旁之一小室。請與會者按次傳握手秘號。并宣讀一紙誓約。宣讀時。用左手向天。文曰。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韃虜。光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因進出於大門者四十餘人。日本式之木屋。頗不堅實。大門內之地板。爲之倒塌。衆皆驚之。予則曰。異族政府必倒。以此爲兆。是日到會者四十餘人。如黃興、孫文、宋教仁、張繼、杜禹、汪精衛、馬君武、李根源、呂天民、馮自由、于德坤、程家樑、孫毓筠、黃復生、周代本、胡瑛、吳春陽、石志泉、李書城、耿觀文、但懋田、何曉柳、宮崎寅藏、張昉、陳天華、曹亞伯、秋瑾等。大約各省皆有一二。惜未抄存其名冊也。隔數日再開會於東京赤坂某日人家。各省到會者計四百餘人。由陳天華一手起草之革命方略。同盟會章程。皆逐條於此會通過。旋組織民報社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以張繼、黃興總其成。文稿則以會員之能文者自告奮勇。會計爲何天炯。字曉柳。庶務卽田

桐。出版之日。無法發行。予與蕭鐘英、陳謨、龔國輝（後改名斌）、龔國煌、馮大樹數人。將印就之民報第一期。或包捲。或寫封皮。或貼郵票。命女傭用小車推至郵局。不數小時而三千份民報皆發出。送之中國內地矣。餘則二千餘份散布於日本中國留學生中。予每日提一大包往各學校發賣。一時民報之聲價。風行海內外。

乙巳秋。清廷知提倡革命者之多。不得已宣言預備立憲。以掩天下人之耳目。首命五大臣載澤、端方、戴鴻慈、紹英、徐世昌。出洋考察憲政。革命黨知其作僞。即行暗殺主義。方五大臣之出京也。正上正陽門東車站。皖人吳樾。飾僕裝。登車親擲炸彈。中國破天荒之炸彈第一聲。即隱身於五大臣隊中之隨員。蓋製炸藥者楊毓麟（字篤生）也。製彈壳者胡瑛也。皆抱種族革命主義之最激烈者也。不幸一擊未中。身被炸死。而五大臣狼奔鼠竄。魄散魂飛。知炸彈爲不可侮之利器矣。皆逃返京廬。改期出京。在吳樾之意。以爲革命必先行暗殺。觀其決志實行暗殺之先。有致留學東京秘友意見書。及其友之論吳樾事。可得其大概矣。北京正陽門東車站之炸彈爆發於乙巳九月二十六日。其意見書發見於吳烈士炸死之後。原文云。

國民公鑒。立憲之聲囂然遍天下。以詿誤國民者。實保皇會人爲之倡。宗旨曖昧。手段卑劣。進則不能爲祖國洗濯仇恥。退亦不得滿州信任。譸張爲幻。迷亂後生。彼族黠者。遂因以欲增重於漢人奴隸之義務。以鞏固其萬世不替之皇基。於是考求政治。欽定憲法之謬說。僣僂於朝野間。哀哉我四萬萬同胞。稍有知識者。相與俯首仰目。懷此無絲毫利益我漢族之要求。謬說流傳。爲患益劇。樾生平既自認爲中華革命男子。決不甘爲拜服異種非驢非馬之立憲國民也。故寧犧牲一己肉體。以剪除此考求憲政之五大臣。其所以不得不出此之理由。敬爲我皇漢諸父老昆季陳之。

(一)唯一原理民族建國主義。世界既不能立躋大同之域。民族間之利害衝突。勢所不免。惟勢力平均者。始有和協提携之希望。凍餒其身家。而膏粱文繡其里隣者。人無智愚。均不爲也。漢之不能容滿。亦猶夫滿之不能資漢。故我輩欲滅漢以榮滿也。斯已矣。如有良知。思恢復我族之權利。斷不能不顛覆漠視漢人勢不兩立之滿州政府。而建立皇漢民族新國家。以自行意志。以自衛同胞。夫偷生苟活於異族主權之下。已失世界之名譽。歷史之光榮。而況乎其將隨腐朽異族之腐朽而同仆耶。簡言以斷之曰。

建立漢族新國家、爲吾四萬萬同胞唯一之天職。傾覆異族寄生之舊政府、爲吾四萬萬同胞唯一之手段。

(二)扶滿不足以救亡。吾國今日之行政、軍事、教育、實業、一切國家社會之事。必經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真進步。決非補苴罅漏、半新半舊之變法、足以挽此呼吸間之危亡也。以滿族而宰制中國、無論專制立憲、決不能有非常之改革。而且阻遏之。何則、專制立憲、乃形式上之變更。至根本問題、滿人抱持唯一排漢主義、寧死毋二。即能立憲、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漢人之故技。甚且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軍事界之猜疑、教育界之束縛、實業界之阻抑、必不能去。而我漢人思想能力、終無自由伸張之一日。仍復因循固陋、桎梏於其胯下。如是而欲救亡、豈可得耶。且也、凡同居一域之內、無親切之感情者。必不得有固結之團力。在滿洲政府之方面言、其視漢土本屬儻來之物。割棄土地、喪失主權、原無顧惜。人民疾苦、更不相關。在漢人之方面言、無歷史遺傳之感情、而欲官吏效忠政府、無民族團結一致之感情、而欲軍士捨身報國。此皆必不可得之數也。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欲救亡而思扶滿、真是揚湯止沸、抱薪

救火。

(三)滿洲皇室無立憲資格。言立憲者、非奉載湉爲聖主、卽奉那拉氏爲傀儡。彼滿族自彼祖遺傳奴僕漢人之政策、不肯拱手放棄權利且不論。如載湉者、童獸昏弱、生死於那拉諸權貴之手、自顧不暇、遑恤其他。至那拉氏者、縱情肆欲、日剝漢民膏血、以供宮室車服之淫樂、恃此人爲中國憲政之元首。豈不遺笑全球。至其親信之臣、如端方者、政治思想極淺陋、不足道。鐵良亦不過稍有軍事之知識、且持極端排漢族非文教主義如故。剛毅更等而下之。如奕劻載振溥倫那桐榮慶耆善輩、殖財自封、但知居積媚優狗馬、亡國賤奴。以如是人格、處如是世界、詎有組織立憲政府之資格也耶。且滿洲部民、對於愛親覺羅、素抱隱恨。推之蒙藏、更屬秦越。以彼而擬大不列顛之於愛爾蘭、奧地利之於匈牙利、尤不倫矣。

(四)滿政府對待漢人之政策、我國聖聖相承凡數千年、不待他族之鞭策、而固有獨立之資格。歷史事實、當不誣妄。彼族乘機竊取、戰爭之殘殺無論矣。薙髮之役、文字之禍、我祖被害者、其子孫惡得而忘之。此猶過去之冤仇也。且論近政、其對官吏也、漢土

碩大奴隸漢人、乃其不得已也。但漢滿人數與官缺之比例、漢員升轉、與滿員升轉之遲速、果平均耶。其對士人也、奴叱娼畜、果無意耶。其對工商也、厘金賠款、誅求無厭、顧不虐耶。其對農民也、重征浮收、且歲征漕米、養彼旗下、果國民應盡之義務耶。其對平民也、濫刑苛法、不許越訴、視彼黃紅帶子、作奸犯科、而不受漢官懲治者、果平等耶。其對軍士也、招之則來、任其鞭撻、揮之則散、且乘其飢寒、而以游勇之罪戮之。南方要塞、悉設駐防、嗚呼、其所駐者何地、而所防者果何人耶。此猶內政也。今日列強并立、國之存亡、每視外交爲轉移。吾族對於列國、不能有獨立之外交權、固已蒙政治上之奇辱。論及滿洲之代表、吾族外交也。獨有割讓土地、委棄利權、條約之簽押、爲其成績。至海外商民、坐視其塗炭、而內地商業、設重出口稅以困之。路礦條約、貪外賄以贈敵。非其外部王大臣視爲奇貨者耶。庚子之役、乃彼婦一念之私、蹂躪數省、使我十八省之漢人、擔任數十年數百兆之賠款。敲脂吸髓、十室九空。來日方長、其曷堪此。數其失政、更僕難終。皆其奴僕漢人之政策使然也。

(五) 立憲決不利於漢人。滿政府負於漢人之罪惡如是矣。而彼主張立憲者、猶曰是

固專制政體之罪惡，但能立憲，必得剷除，而使漢人享滿足之自由幸福也。惡，是何言。立憲政治，焉得如此之神聖。以日本萬世一系之立憲，奧匈雙立政府之立憲，尙有無限之缺憾。況彼奴視漢民之滿政府耶。計彼族據我華夏以來，人無賢否，罔不抱守其壓抑漢人主義。彼爲貴種，漢乃賤奴之說，身至北京，卽入於耳。若鐵良（鐵爲排漢巨魁，彼祖述剛毅人才六等之說，以不識字之旗人爲一等，讀書之旗人爲二等，讀西書之旗人爲三等，不識字之漢人爲四等，讀書之漢人爲五等，讀西書之漢人爲最下。鐵方以練兵制家奴爲急務，他種教育，均不贊成。）榮慶（榮專持漢人學堂日少，旗人學堂日多之政策。）其代表也。彼以數百萬之蠻民，馭四萬萬之名族，反側之勢，毋怪其然。誠爲滿人計，決不可使漢人雄飛獸挺，以成尾大不掉之勢。而我漢人猶懵然曰：滿廷立憲，必利於我。滿之識者，能毋嗤乎。夫立憲之利於民者，莫過於集會、出版、言論、身體、財產、諸自由權利。以彼那拉奕劻、鐵良、榮慶諸野物，而甘心以是畀吾族也。誰其信之。謂余不信，請視其近年之新政。練兵之權，必操之奕劻、鐵良之手。袁世凱甘爲傀儡，且猜嫌備至。警察之權，滿學生獨攬之。駐防未撤，又練京旗。政府要津，罔非滿產所

用漢人獨取夫耳聾目瞶、奴性深錮者、以充其數。至於外疆督撫、岑張二人、僅保殘喘。其目不識丁、貪鄙無能之滿員、動任封疆。罔以爲怪。且如斷髮改裝之嚴禁、出版言論之干涉、固司馬昭之心、人人所知矣。綜諸種之原因、可逆斷將來立憲之效果。地方自治、彼必不甘。三權分立、決不成就。滿漢權利、必不平等。如是立憲、於漢人何利。且不徒無利、而又害之。假憲政名義、加重吾族納稅之義務。以供其奴隸陸軍、爪牙警察、爲鎮壓家賊之用耳。而彼族固自擁其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利矣。吾族仰望其立憲利害如此。

(六)主張滿廷立憲者、對於國民行爲之不忠。(甲)保皇派所藉口者、合滿漢蒙回藏爲一偉大民族、奉神聖之光緒皇帝爲立憲君主。載湉童蒙、海內所知。滿洲已失、藏事已去、回部動搖、兩蒙外向、瓦解卽在旦夕。紙墨未乾、目的物業已消失。日日以要求立憲爲辭、蟄伏海外、胆小如鼠、希冀個人之富貴。拋棄民族之積恥。是爲不忠之尤。(乙)那拉氏黨、此黨皆乘時邀利之小人。數十輩劣等根性之留學生、俯仰其間、搖尾鼓掌、飽取一月一二百金之身賃。乞得不甚愛惜之學習主事、分發知縣、而其望已足。立憲

二空字、不過變形一苞苴竿牘而已。其行爲不忠、明白易曉。

綜合以上之理由。立憲主義、徒墮落我皇漢民族之人格。污辱我皇漢民族之思想。吾輩今日非極力排斥此等謬說。則吾族無良、死心踏地、歸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區區之心、貢獻於我漢族四萬萬同胞。必能協心併力、抱持唯一排滿主義、並圖建立漢族新國。則某雖死猶生（後略）并錄吳樾良友之按語曰、

按吳君名樾、字孟俠、爲桐城名家子、其個人歷史、他日自有人詳道之。吳君爲人慷慨義烈、根於天性。每與談及國亡種削之勢、輒仰泣不止。及久歷關津、種族之感情益烈。時痛四方口舌排滿之輩、不得一人之實行爲恥。犧牲其身、爲天下倡。而復活我祖國、刺聶壯美之歷史。使全世界異種人均不敢玩弄吾族也。聞其入夏以後、私瞰滿種某巨公居處動作、將有所發。適立憲狂說日益流行。吳君益痛滿政府愚弄我民族之毒計。又深恨我民族中無恥之輩。死心踏地、爲滿族奴。益鼓吹其君民一體、滿漢一家之邪說。天下淺見之士、遂信夫上下相安、仰望仁政。苟且圖存。非復昔日激昂不平之見。而吾族永久沉淪、無復脫離滿族羈絆之一日。計非以身退之不可。遂以九月二十六

日、携所蓄利器、往前門車站、加害於考察憲法之五大臣。殉義之前十日、以兩書郵寄於予。前書今姑秘之。茲所發佈者、其後書也。予於海外得是書、已去其殉義凡三十日矣。今特發布其殉義之意見、并述吳君平昔語諸同志之言曰、「我四萬萬同胞、人人實行與賊滿政府勢不兩立之行爲、乃得有生人之權利、不得權利、毋寧速死。」又曰、「我願四萬萬同胞前仆後繼、請爲之先。」悲夫、此吳君所以捨身殉義而不惑也。吳君之身往矣。吳君之志猶未得達。吾願奉遺書主義爲吳君繼、并以詔國人焉。吳君後死之友敬識。

第四章 陳天華投海

自民報爲宣傳革命機關後、留學界之革命思潮、亦漸次膨漲。滿洲政府、各省督撫、皆相謀防止之策。於是要求日本政府驅逐留日之革命黨、并取締留日之中國學生。日本外務省以六千元與孫文、催其從速離去橫濱。而取締留學生之政令、亦不久實現。日本當局亦因貪中國之利權、不惜自低聲價。代滿洲政府施行取締中國留日學生之規則。斯時中國各省之留學日本者、幾及萬人。羣起反對。而革命黨之大文豪陳天華遂投海殉

國。以堅留學生之志。於是人心愈憤激。大有與滿洲政府勢不兩立之氣。不願留學日本。以蒙數重奴隸之差。陳天華之死。全體痛悼。凡血性青年。皆起赴義。不顧身之熱誠。陳天華投海之前一夕。親寫絕命書一篇。其文曰。

嗚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國乎。今日之中國。主權失矣。利權去矣。無在而不是悲觀。未見有樂觀者存。其有一線之希望者。則在於近來留學生日多。風氣漸開也。使由是而日進不已。人皆以愛國爲念。刻苦向學。以救祖國。卽十年二十年之後。未始不可不轉危爲安。乃進觀吾國同學者。有爲之士固多。可疵可指之事亦不少。以東瀛爲終南捷徑者。目的在於求利祿。而不在於居責任。其尤不肖者。則學問未事。私德先壞。其被舉於彼國報章者。不可縷數。近該國文部省有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之頒。其剝我自由。侵我主權。固不待言。鄙人內顧團體之實情。不敢輕於發難。繼同學諸君倡爲停課。鄙人聞之。恐事體愈致重大。頗不贊成。然既已如此矣。則宜全體一致。始終貫徹。萬不可互相參差。貽日人以口實。幸而各校同心。八千餘人不謀而合。此誠出於鄙人豫料之外。且驚且懼。驚者何。驚吾同人果有此團體也。懼者何。懼不能持久也。然而日本

各報則詆爲烏合之衆。或嘲或諷。不可言喻。如朝日新聞等。則直詆爲放縱卑劣。其輕我不遺餘地矣。夫使此四字。加諸我而不當也。斯亦不足與之計較。若或有萬一之似焉。則真不可磨之玷也。近來每遇一問題發生。則羣起譁之曰。此中國存亡問題也。顧問題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學生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已。二十世紀之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爲諸君之紀念。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爲取締規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須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後。取締規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惟須急講善後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則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諸君更勿爲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爲。將來自處。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而死之。夫空談救國。人皆厭聞。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於待至事無可爲。始從容就死。

其於鄙人誠得矣。其於事何補耶。今朝鮮非無死者、而朝鮮終亡。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於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嘗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然而必如鄙人之無才無學無氣者而後可。使稍勝於鄙人者、則萬不可學鄙人也。與鄙人相親厚之友朋、勿以鄙人之故、而悲痛失其故常。亦勿爲輿論所動、而易其素志。鄙人以救國爲前提、苟可以達救國之目的者、其行事不必與鄙人合也。今將與諸君長別矣。當世之問題、亦不得不與諸君略言之。近今革命之論、囂囂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而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觀於鄙人所著各書自明。去歲以前、亦嘗渴望滿洲政府變法、融和種界、以禦外侮。然至近則主張民族者、以爲滿漢終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實。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則彼進。豈能望彼消釋嫌疑而甘心願與我共事乎。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則待之以德川氏可也。滿洲民族、許爲同等之國民、以現世之文明。

斷無有仇殺之事。故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復仇論者所云。仍爲政治問題也。蓋政治公例。以多數優等之族。統治少數之劣等族者爲順。以少數之劣等族。統治多數之優等族者爲逆故也。鄙人之於革命如此。然鄙人之於革命有與人異其趣者。則鄙人之於革命。必出之以極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蓋革命有出於功名心者。有出於責任心者。出於責任心。必事至萬不得已而後爲之。無所利焉。出於功名心者。已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則外恃外資。會黨可以偏用。而不可恃爲本營。日俄不能用馬賊交戰。光武不能用銅馬赤眉平定天下。況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至於外資。則尤危險。菲律賓覆轍。可爲前鑒。夫以鄙人之迂遠如此。或至無實行之期。亦不可知。然而舉中國皆漢人也。使漢人皆認革命爲必要。則或如瑞典諾威之分離。以一紙書通過。而無須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衆響應。其於事何難焉。若多數猶未明此義。而卽實行。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以亂中國也。此鄙人對於革命問題之意見也。近今盛倡利權收回。不可謂非民族之進步也。然於利權收回之後。無所設施。則與前此之持鎖國主

義者何異。夫前此之持鎖國主義者，不可謂所慮之不是也。徒用消極方法而無積極方法。故國終不鎖。而前此之紛紛擾擾者，皆爲無效。今之倡利權收回者，何以異茲。故苟能善用之於此數年之間，改變國政，開通民智，整理財政，養成實業人才，十年之後，經理有人，主權還復，吸收外國資本，以開發中國文明，如日本今日之輸進外資可也。否則爭之甲者，仍與之乙，或遂不辦。外人有所藉口，羣以強力相壓迫，則十年之後，亦如潰堤之水，滔滔而入，利權終不保也。此對於利權收回問題之意見也。近人有主張親日者，有主張排日者。鄙人以爲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爲可親，則請觀朝鮮。然遂謂日人將不利於我，必排之而後可者，則愚亦不知其說之所在也。夫日人之隱謀，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卽彼之書報，亦倡言無忌，固不慮吾之知也。而吾謂其不可排者何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古聖之明訓也。自有可亡之道，豈能怨人之亡我。吾無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朝鮮之亡也，亦朝鮮自亡之耳，非日本能亡之也。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強。使吾亦如彼之治其國者，則彼將親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則卽排之有何實力耶。平心而論，日本此次之戰，不可謂於東亞全無功也。

倘無日本一戰。則中國已瓜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戰。而中國得保殘喘。雖以堂堂中國。被保護於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實已如此。無可諱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利用外交。更新政體。於十年之間。練常備軍五十萬。增海軍二十萬噸。修鐵路十萬里。則彼必與我同盟。夫同盟與保護不可同日語也。保護者。自己無實力。而惟受人擁蔽。朝鮮是也。同盟者。勢力相等。互相救援。日英是也。同盟爲利害關係相同之故。而不由於同文同種。英不與歐洲同文同種之國同盟。而與不同文同種之日本同盟。日本不與亞洲同文同種之國同盟。而與不同文同種之英國同盟。無他。利害相衝突。則雖同文同種而亦相仇讐。利害關係相同。則雖不同文同種而亦相同盟。中國之與日本。利害關係可謂同矣。然而實力苟不相等。是同盟其名。保護其實也。故居今日而欲與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鮮也。居今日而欲與日本相離。是欲亡東亞也。惟能分擔保全東亞之義務。則彼不能專握東亞之權利。可斷言也。此鄙人對於日本之意見也。凡作一事。須遠矚百年。不可徒任一時感觸。而一切不顧。一闕之政策。此後再不宜於中國矣。如有問題發生。須計全局。勿輕於發難。此固鄙人有謂而發。然亦切要之言也。鄙人於宗教觀念。素

來薄弱。然如謂宗教必不可無。則無寧仍尊孔教。以重於違俗之故。則并奉佛教亦可。至於耶教。除好之者可自由奉之之外。欲據以改易國教。則可不必。或有本非迷信。欲利用之而有所運動者。其謬於鄙人所著之最後之方針。言之已詳。茲不贅及。近來青年誤解自由。以不服從規則。違抗尊長爲能。以愛國自飾。而先犧牲一切私德。此之結果。不言可想。其餘鄙人所欲言者多。今不及言矣。散見於鄙人所著各書者。願諸君取而觀之。擇其是者而從之。幸甚。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則鄙人今日之言。或亦不無可取乎。

予當日未讀佛書。極無知識。頗欲以耶教爲國教。陳君此言。確係對予而發。近幸能讀佛書。業已六年。始知世間無盡德業。必淵源於真實之宗教。而宗教莫如佛法爲最圓滿遳密。於是知陳君之卓識。誠不可及矣。

亞伯附注

又發一通知留學生總會諸幹事書曰。

幹事諸君鑒。聞諸君有欲辭職者。不解所謂。事實已如此。諸君不力爲維持。保全國體。不重辱留學界耶。如日俄交戰。倘日本政府。因國民之暴動。而卽解散機關。坐視國家。

之滅可乎否乎。今之問題。何以異是。願諸君思之。

黃興對於陳天華絕命書之跋文曰。

此吾友陳君星台絕命書。強齋每一思君。輒一環誦之。蓋未嘗不心惻惻然悲。而淚潸潸然下也。曰。嗚呼。若君者。殆所謂愛國根於天性之人。非耶。當去歲秋。湖南事敗。君與強等先後走日本。憂憤益大過量。時時相與過從談天下事。未嘗不哽咽對坐涕泣而道也。今歲春。東報興瓜分謠。君愈憤。欲北上。冀以死要滿廷救亡。殆固知無裨益。而思以一身嘗試。絕世人扶滿之望也。既而友人沮之。不遂行。然其常言曰。吾實不願久儉生於此人間世也。蓋其抱求死之目的。以埃久矣。居無何。留學界以日本人定學則。議羣起力爭。始強挽君曰。君能文。盍有所作以表意見乎。君曰否。徒以空言驅人發難。吾豈爲耶。越數日。學界則大憤。均休校議事。君猶無動。迄月之十一日。其同居者。則見君握管作文字。至夜分不輟。其十二日晨起食畢。自友某君貸金二圓。出門去。同居者。意其以所作付剞劂也。聽焉。入夜未歸。始懷疑。良久有留學生會館閣者踵門語曰。使署來電話。稱大森警吏發電至署。告有一支那男子死於海。陳其姓。名天華。居神田東新。

社者云。嗚呼。於是知君乃死矣。痛哉。天未明。強偕友人某氏某氏赴大森視之。大森町長乃語曰。昨日六時。當地海岸東濱。距離六十間處。發見一屍。卽撈獲之。九時乃檢查身畔。得銅貨數枚。與書留。（寄信保險證）餘無他物。今旣已殮矣。則率引我輩觀之。一棺悽然。倭式也。君則在焉。復采視書留。爲以君氏名。自芝區御門前郵達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幹事長者。當是時。君邑人已有往橫濱備棺衾。擬厝於華人墓地。乃倩二人送君屍於橫濱。強與某等乃返。抵會館。索其郵物。獲之。則萬言之長函。卽此絕命書也。一人宣讀之。聽者數百人。皆泣下不能仰。夫以君之所志。使其所懷抱得畢展於世。無少殘留。則吾民受其福祚。其所造於中國前途者。豈有涯耶。而乃竟如是已焉。吾人得毋有爲之悼惜不置者乎。雖然。吾觀君之言曰。以救國爲前提。又曰。欲我同胞時時刻刻勿忘此語。（放縱卑劣）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恐同胞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爲諸君之紀念。又曰。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死於今日。使諸君有所警動。蓋君之意。自以爲留此身以有所俟。孰與死之影響強。吾寧取夫死以覺吾同胞。使共登於救國之一途。則其所成就。較以吾一身之所爲。

孰多耶。噫。此則君之所以死歟。君之心則苦矣。吾人讀君之書。想見君之爲人。不徒悼惜夫君之死。惟勉有以副乎君死時之所言焉。斯君爲不死也已。乙巳十一月晦。強齋謹泣跋。

猛回頭序

俺也曾。灑了幾點國民淚。俺也曾。受了幾日文明氣。俺也曾。撥了一段殺人機。代同胞願把頭顱碎。俺本是如來座下現身說法的金光遊戲。爲甚麼有這兒女妻奴迷。俺真三昧。到於今始悟通靈地。走遍天涯。哭遍天涯。願尋著一個同聲氣。拿鼓板兒。絃索兒。在亞洲大陸清涼山下。唱幾曲文明戲。

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

羣學會主人書

猛回頭黃帝肖像後題

哭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叫一聲我的始祖公公。想當初大刀闊斧。奠定中原。好不威風。到於今。飄殘了。好似那雨打梨花。風吹萍葉。莫定西東。受過了多少壓制。做過了數朝奴隸。轉瞬間。又要爲牛爲馬。斷送軀躬。怕的是刀聲震震。戰聲隆隆。萬馬奔騰。齊到此中。磨牙吮血。橫吞大嚼。你的子孫。就此告終。哭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叫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在天有靈。能不憂恫。望皇祖告訴蒼穹。爲漢種速降下英雄。

哭一聲我的同胞弟兄。叫一聲我的同胞弟兄。我和你都是一家骨肉。爲甚麼不相認。忘著所生。替他人殘同種。

忍心害理。少不得自己們也要受烹。那異族非常兇狠。把漢族當做犧牲。任憑你順從他。總是難免四萬萬共入了枉死城。俺同胞。到此地。尙不覺醒。把仇讐認做父。好不分明。想始祖。在當日。何等威武。都只緣。這些不肖孫子。敗倒聲名。哭一聲我的同胞弟兄。叫一聲我的同胞弟兄。又是恨卿。又是想卿。棄邪歸正。共結同盟。驅除外族。復我漢京。崑崙高高兮。江水清清。乃我始祖所建國兮。造作五兵。我飲我食兮。無非始祖之所經營。誓死以守之兮。决不令他族之我爭。子子孫孫兮。同此血誠。

地理略述

普天之下。共分五大洲。中國是亞細亞洲一個頂大的國。內地有十八省。稱為中國本部。在本部東北方。有東三省。即從前宋朝時候的金國。現在的滿洲。那滿洲乘著明末的亂。佔了我們中國。改號大清國。直隸山西陝西之北有蒙古。即元韃子。滅了宋朝一統中華。明太祖把他趕歸原處。後亦為滿洲所滅。由甘肅過去有新疆省。是一個回回國。乾隆年間滅的。四川之西有西藏。是一個活佛做國主。亦歸服清朝。除了十八省以外。從前都是外國。於今都是大清國。雖然中國也不過與那蒙古新疆西藏同做了滿洲的奴隸。在中國東方的有日本國。約有中國兩省大。從前也是弱國。近來仿照西洋人的法子。不過三十年。遂做了世界第一等的強國。與山東省遙遙相對的是高麗國。近來改名朝鮮。從前也是中國的屬國。自甲午年戰敗之後。遂不歸中國管轄。在中國南方的有越南國。暹羅國。緬甸國。皆是進貢中國的。後來法國佔了越南。英國佔了緬甸。暹羅亦受英法兩國的挾制。不久也是要滅。由西藏之西南。有印度國。佛菩薩所出的地方。約有中國十二三省大。乾隆

年間爲英國東印度公司所滅。以上皆是亞細亞洲。此外又有大小國數十。都被那西洋人滅了。亞細亞洲之西有歐羅巴洲。五大洲之中。惟此洲最小。又最強。洲中大小國亦數十。第一強國是俄羅斯。他的地方小半在歐羅巴。大半在亞細亞。中國與他連界二萬餘里。國土有清國二倍之大。但人口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第二是英吉利。他的本國很小。屬地比本國大七十六倍。又有法蘭西。德意志。奧大利。意大利。皆是強國。其餘的國。大者如中國的一二府而已。歐羅巴洲的南方。有阿非利加洲。沙漠居多。天氣很熱。從前也有數十國。於今皆爲西洋人所瓜分。印度之南。有南洋羣島。約有數百。自明朝卽爲西洋人所佔。南洋羣島之中。有最大的島。名叫澳大利加洲。亦稱爲五大洲中之一。土人很少。爲英國所佔。在以上四大洲之西者。叫做阿美利加洲。從前本是一塊荒地。與這四洲東隔著太平洋。西隔著大西洋。自古與四洲不相通。自明朝中間。歐羅巴人名叫哥倫布者。始尋得是處。其後歐羅巴的人。往者愈多。遂建了多少的國。尤以美利堅爲最大。五洲萬國。除中國日本數國之外。其餘諸部。皆歸服了歐羅巴。中國又危乎殆哉。我的同胞。你們還沒有醒轉來嗎。

人種略述

天下的人。自大處言之。約分五種。亞細亞洲的人。大半是黃色種。歐羅巴洲的人。是白色種。阿非利加洲的人。是黑色種。南洋羣島的人。是櫻色種。阿美利加洲的土人。是紅色種。五種人中。只有白色種最強。黃色種次之。其餘的三種。都爲白色種所壓制。不久就要滅種。此就色面而分出五大種也。專就黃色種而言之。則十八省的人。皆係漢種。我始祖黃帝於五千年前。自西北方面來。戰勝了苗族。一統中國。今雖爲外種所征服。其人口

共四萬萬有餘。居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滿洲是通古斯種。金朝亦是此種人。其人口共五百萬。蒙古爲蒙古種。其人口共二百萬。新疆爲回回種。其人口一百二十萬。西藏爲吐番種。其人口一百五十萬。苗搖是從前中國的土人。其數比漢種較多。於今只深山之中。留了些微。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的人。從前都是漢種的對頭。無一不隄防他。其人皆是野蠻兇如虎狼。不知禮義。中國稱他爲犬羊。受他等之害不少。自滿洲入主中國。號稱中外一家。於是向之稱他爲犬羊者。今皆俯首爲犬羊的奴隸了。

猛回頭

大地沈淪幾百秋。

烽煙滾滾血橫流。

傷心細數當時事。

同種何人雪恥仇。

俺家中華滅後二百餘年。一個亡國民是也。幼年也曾習得一點奴隸學問。想望做一個奴隸官兒。不料海禁大開。風雲益急。來了什麼英吉利。法蘭西。俄羅斯。德意志。到我們中國通商。不上五十年。弄得中國民窮財盡。這還罷了。他們又時時的興兵動馬。來犯我邦。他們連戰連勝。我們屢戰屢敗。日本佔了臺灣。俄國佔了旅順。英國佔了威海。法國佔了廣州灣。德國佔了膠州。把我們十八省都畫在那各國的勢力圈內。絲毫也不准我們自由。中國的官府好像他的奴僕一班。中國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馬一樣。又有那一班傳教的教士。如狼似虎。一點兒待他不好。遂辦起教案來。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我中國雖說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那時我們漢人中有一班志士。看見時勢不好。熱心的變法。只想把這國勢救轉來。那裏曉得這滿洲的政府。說出甚麼漢人強滿人亡的話兒。不要我們漢人自己變法。把轟轟烈烈爲國流血的大豪傑譚嗣同六個人一齊

斬了。其餘殺的殺。走的走。弄得乾乾淨淨。不上兩年工夫。出了一個義和團。這義和團心思是很好。却有幾件大大的不好處。不操切實本領。靠著那邪術。這邪術乃是小說中一段假故事。那裏靠得住。所以撞著洋人。白白的送了性命。兼且不分別好醜。把各國一齊都得罪了。不知各國內也有與我們有仇的。也有與我們無仇的。不分別出來。我們一國那裏敵得許多國住。我們雖然恨洋人得很。也只好做應敵的兵。斷不能無故挑釁。說到那圍攻公使館。燒燬天主堂。尤爲無識。自古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我無故殺他的使臣。這是使他有了話說了。我們要殺洋人。當殺那千軍萬馬的洋人。不要殺那一二無用的洋人。若他們的軍馬來。你就怕他。他們的商人教士。你就要殺害他。這是俗話所謂謀孤客。怎麼算得威武呢。義和團不懂這個道理。所以弄出天大的禍來。把我們中國害得上不下。義和團真是我們中國的罪人了。當時那一班頑固的大臣。滿懷私意。利用義和團。等到八國興兵問罪。束手無策。棄了北京。逃往陝西。不顧百姓的死活。可憐北京一帶。被八國殺得屍體遍野。血流成河。足足殺了數百萬。俄國乘勢佔了東三省。無故的把六千人趕入黑龍江。列位。你道好慘不好慘。可惜這無恥無能的中國人。大家扯了八國順民旗。迎接八國的兵馬進城。還有那喪盡天良的。引八國的人奸淫擄掠。無所不至。咱家說到此處。喉嚨也硬了。說也說不出來。只恨我無權無力。不能將這等自殘同種的混賬忘八蛋千刀萬段。這真是我的恨事了。列位。你道各國佔了北京。怎麼不就把這中國實行瓜分了。不曉得各國像貌不同。言語不通。兼且離我中國很遠。那裏有許多人鎮服我們。不如留著這滿洲的政府代他管領。他又管領這滿洲的政府。漢人做滿洲的奴隸。是做慣了的。自然安然無事。我們是奴

隸的奴隸。各國是主人家的主人家。何等便當。豈不比這實行瓜分。要自己費力的好得多嗎。果然這滿洲的政府感激各國了。不得從前賠款數次。差不多上十萬萬了。此次賠各國的款。連本帶息。又是十萬萬。我們就是賣兒賣女也是出不起來的。又自己把沿海的砲臺削了。本國的軍營。請各國來練。本國的礦產。讓各國來開。本國的鐵路。聽各國來修。還有那生殺用人的權柄。都聽各國指揮。列位。你看滿洲的政府。只圖苟全一己。不顧漢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我們若不依他的。他就加以違旨的罪。興兵剿洗。比草芥也比不上。十八省中愁雲黯黯。怨氣騰霄。賽過十八層地獄。他又見從前守舊的惹出禍來。纔敷衍行了一切新政。不過是掩飾人的耳目。他且真講。京城修一個大學堂。要費三十萬銀子。政府說費用大了。至今未修。皇太后復修頤和園。數千萬銀子也辦出來了。每年辦陵差動輒數百萬。亦是有的。獨有這三十萬難道說尋不出呢。我們百姓家裏要一個錢買水吃也沒有。去年榮祿嫁女。他的門房得門包三十二萬。這銀子是那裏來的。都是那貪官剝削我們的脂膏。獻與榮祿的。榮祿之外。還有那太監李連英。皇太后最信用他。最相好的。他的家財比榮祿多了十倍。當今的官府。多半是他的門生小門生。列位。你看這個情形。中國還保得住呢。到了今年俄國就要把東三省實歸他有了。法國也要這廣西省。中國若准了他兩國。這英國少不得就要長江七省。德國少不得就要山東河南。日本少不得就要福建浙江。還有那一塊是我們的。我想這政府是送土地送熟了的。不久就是拱手奉納。我們到了那個時節。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還有什麼好處呢。咱家想到此際。把做官的念頭丟了。只想把我們的同胞救出苦海。無奈我們的同胞沈迷不醒。依然歌舞太平。大家自

私自利。全無一點團結力。真真是火燒到眉毛尖子上。尙不知痛。好欺呀。咱家閒下無事。編成了幾句粗話。叫做猛回頭。列位若不厭煩。聽咱家唱來消消閒好麼。

拿鼓板。坐長街。高聲大唱。
我中華。原是個有名大國。
論方里。四千萬。五洲無比。
論物產。真個是取之不盡。
看起來。那一件。比人不上。
爲甚麼。到今日。奄奄將絕。
這原因。真真是一言難盡。
五千年。俺漢人。開基始創。
夏商周。和秦漢。一姓傳下。
這是我祖宗們。傳留家法。
可惜的。骨肉間。自相殘殺。
到晉朝。那五胡。異常猖獗。
自從此。分南北。神州擾亂。

尊一聲。衆同胞。細聽端詳。
不比那。彈丸地。僻處偏方。
論人口。四萬萬。世界誰當。
論才智。也不讓。東西兩洋。
照常理。就應該。獨稱霸王。
割了地。賠了款。就要滅亡。
待咱們。細細數。共做商量。
名黃帝。自西北。一統中央。
並沒有。異種人。來做帝皇。
俺子孫。自應該。永遠不忘。
惹進了。外邦人。雪上加霜。
無非是。俺同種。引虎進狼。
到唐朝。裁平定。暫息刀鎗。

到五季。又是個外強中弱。宋太祖坐中原。無才無德。難怪他子孫們懦弱不振。那徽宗和欽宗。爲金捉去。朱仙鎮。殺得金片甲不返。自此後。俺漢人別無健將。元韃子比金賊更加兇狠。殺漢人不計數。好比瓜果。攻常州。將人膏。燃做燈亮。豈非是異種人。原無惻隱。想當日。那金元。人數極少。俺漢人。百敵一。都還有剩。只緣我不曉得種族主義。他們來。全不要自己費力。這滿洲滅我國。就是此策。

俺同胞。遭殺戮。好不心傷。復燕雲。這小事。尙說不迫。稱臣姪。納貢品。習以爲常。只岳飛打死仗。敵住虎狼。可恨那秦檜賊。暗地中傷。任憑他屠割我。如豕如羊。先滅金。後滅宋。鋒不可當。有一件。俺說起。就要斷腸。這殘忍。想一想。好不悽涼。俺同胞。把仇讐。認做君王。合計算。數十萬。有甚高強。爲什麼。寡勝衆。反易天常。爲他人。殺同胞。喪盡天良。只要我。中國人。自相殘傷。吳三桂。孔有德。爲虎作倀。

那清初所殺的何止千萬。

那一個不是我自倒門牆。

列位。你看中國數千年來。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斷沒有中國人殺外國人的。只有外國人到中國做皇帝。斷沒有中國人往外國做皇帝的。這是甚麼緣故。因中國地方大得很。人口多得很。大了就不相往來。多了就難於親熱。又不曉得是一個祖宗發出來的。把做別人相看。太平久了。沒有禍患來逼迫他。自然是游手好閒。不習武藝。外國地方既小。人口又少。所以最相親愛。合數十萬人爲一個人。他們又沒有別項出息。全靠著遊獵擄掠爲生。把武藝做性命。人人都操得好。一可敵十。以攻我這一人是一人。全無氣力的中國人。怎麼不有勝無敗。況且又有我這忘著自己本族的人。替他盡死。怎麼不就做了中國的皇帝呢。從前做中國皇帝的。雖然朝代屢易。總是我漢人。總是我黃帝的子孫。只可稱之爲換朝。算不得滅國。惟有元韃子滅了中國。後來賴有朱太祖恢復轉來了。於今這滿洲滅了我中國。難道說我們這些人就不想恢復了嗎。

俺漢人想興復。倒說造反。

便有這無恥的替他勤王。

列位。你道這造反二字。怎麼樣講的。他強佔了我們的國。我們自己想恢復起來。是正正堂堂的道理。有甚麼造反。好比那人家有一份產業。被強盜霸去了。到後來這人家的子孫長大了。想要報這個仇。把從前的產業爭轉來。也可說他是不應該的嗎。那人家的子孫。若是有一半倒要幫這個強盜。把自己的親兄弟殺害了。到那強盜處討功。這還算得一個人呢。列位。你看這勤王黨。豈不是與這個人殺害自己的親兄弟。到那強盜處討功的一樣嗎。列位。列位。這都忍得。還有那一件忍不得的呢。

還有那讀書人。勸言忠孝。是聖賢。應忠國。怎忠外姓。轉瞬間。西洋人來做皇帝。想起來。好傷心。有淚真灑。還有那假維新。主張立憲。這議論。都是箇隔靴撾癢。儼若是現政府。勵精圖治。俺漢人就吞聲。隸他字下。怎奈他把國事。全然不理。俺漢人再靠他。真不得了。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法蘭西佔廣州。窺伺黔桂。新日本取臺灣。再圖福建。這中國那一點。我還有分。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

全不曉。忠孝字。真理大綱。分明是殘同種。滅喪綱常。這班人。少不得又喊聖皇。這奴種。到何日。始能盡亡。略畛域。講服重。胡漢一堂。當時事。全不懂。好像顛狂。保得住。俺漢種。不遭凶殃。納血稅。做奴僕。也自無妨。滿朝中。除媚外。別無他長。好像那。四萬萬。捆入法場。英吉利。假通商。毒計中藏。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壓制我。衆漢人。拱手降洋。

列位。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還不信。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說我們與洋人做對。反說與現在的朝廷做對。要把我們當做謀反叛逆的殺了。列位。我們尚不把這個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說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麼。

俺漢人。自應該想個計策。

爲甚麼。到死地。不慌不忙。

痛只痛。甲午年。打下敗陣。

痛只痛。庚子歲。慘遭殺傷。

痛只痛。割去地。萬古不返。

痛只痛。所賠款。永世難償。

痛只痛。東三省。又將割獻。

痛只痛。法國兵。又到南方。

痛只痛。因通商。民窮財盡。

痛只痛。失礦權。莫保糟糠。

痛只痛。辦教案。人命如草。

痛只痛。修鐵路。人扼我吭。

痛只痛。在租界。時遭凌踐。

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湯。

列位。你看洋人到了中國。任是甚麼下等人。我們官府都要把做上司相看。租界雖然租了。仍是我的地方。那裏曉得到了租界內。中國人比禽獸也比不上一點兒不到。任是甚麼大官。都要送到工部局治罪。守街的巡捕。比那虎狼還兇些。中國人打死外國人。一個人要完十個人的命。還要革許多的官員。我能結案。外國人打死中國人。他就送往本國去了。中國的官府。半句話也講不得。上海的西洋人。有一個花園上貼一張字。只有

狗與支那人。不准進入。中國人當狗都當不得了。南洋羣島一帶。以及美洲澳洲。中國有二三百萬人。在那裏做苦工營生。那洋人異常妒忌。每人上岸就要抽五十圓的稅。每年還有種種的稅。少不如他們的意。他就任意打死。有一個地方。號做檀香山。有中國萬多人的街。病死一個婦人。也是常事。那洋人說是疫死的。怕傳染。他們外國人。就放火把這街全行燒了。這街的人。不敢做聲。大家都到那河邊樹下居住。列位。你道傷心不傷心。那洋人看見中國的人。仍來他國不止。又想一個法子。上岸的時候。不能寫五十個洋字的。不准上岸。把五十圓的身稅。加至五百圓。其餘的辣手段。都高漲了。差不多。中國人不能有一個配出洋的。這一條苦生路。都將沒有。還有別項生路嗎。中國尚未爲洋人所瓜分。已到這個情形。等到他們瓜分中國之後。他還准我們有一碗飯吃嗎。

怕只怕做印度。廣土不保。

怕只怕做安南。中興無望。

列位。你道印度這大的地方。怎麼滅的。說來真是好笑。三百年前。英國有幾個商人。集十二萬小小的公司。到印度通商。不上百年。這公司的資本就大了。到乾隆年間。這公司的一個書記。叫做克雷飛的。生得有文武全才。他就招印度人爲兵。就印度地方籌餉。把印度各國全行滅了。歸他公司管轄。列位。你道希罕得很罷。這印度是出佛菩薩的國。其地方比中國小不得幾多。其人口也有中國四分之三。爲什麼被英國一公司所滅。不曉得是印度人自己滅的。全不要英國費力。怎麼怪得英國。我們中國人。和這印度人好像是一桶水衝出來的。英國在我國的勢力。比當初在印度大得多。列位。試想一想。我們今日罵印度人。恐怕印度人就要罵我了。

安南是越南國。從前是進貢我中國的。和雲南廣西隔界。有中國三省地方之大。光緒十年。爲法國所滅。這安南國王仍有個皇帝的空號。只沒有權柄。受氣不過。悔恨而死。臨死的時候。叫道。歐洲人惹不得。嗚呼。晚了。只怕做波蘭。飄零異域。

怕只怕做猶太。沒有家鄉。

列位。道這波蘭是一個什麼國。數百年前。他也是歐洲一個最著名的大國。後來內政不修。貴族當權。上下隔絕。遂爲那俄羅斯德意志奧大利三國瓜分了。俄羅斯所得的地方更大。那暴虐的政府。真是筆不能述。波蘭的人民。受虐不過。共起義兵。恰好有了基礎。那貪生怕死的貴族。甘心做外族的奴隸。替俄人殺戮同胞。正如我國太平王起義兵。偏偏有這湘軍替滿洲平定禍亂。那俄人得此勢力。遂乘勢把波蘭人殺死大半。其餘殺不盡的。不准用波蘭的語言和波蘭的文字。波蘭的教門。一切都要用俄羅斯的。四處有俄羅斯的警察兵。波蘭人一言一動。都不能自由。又把這貴族富戶以及讀書的人。都用囚籠囚了。送往那常年有雪的西伯利亞。共數三萬。每一隊有兵一隊押送。起程之際。各人都捨不得自己的安樂家鄉。抱頭大哭。天昏地暗。就使鐵石人聽了。也應弔下淚來。獨有這如狼似虎的兵卒。不管你捨得捨不得。不行的用鞭子抽。頃刻間。血肉橫飛。死了無數。有一個婦人抱著孩子啼哭。那兵卒從懷中搶去。擲出數丈之外。那孩子口含饅頭。遂跌死了。那婦人心如刀割。亦就搶死在地。一路之上。風餐露宿。忍飢受打。足足行了數月。方到彼處。已只救得三分之一。滿目荒涼。悽慘萬狀。回想前日的繁華。真如隔世。都是夢也。做不到的。那波蘭人到此地步。思想早知如此。何不同那國民軍共殺異族。縱然戰死疆場。也落得個乾乾淨淨。何至如此受苦。真個悔之無及。列位。這豈非是波蘭。

人自作自受嗎。至若猶太國更與波蘭不同。是數千年前一個名國。那耶蘇即生在這個地方。其人最是聰明。文章技藝。件件俱精。尤善行商。只因行為卑鄙。沒有政治思想。張三來也奉他做皇帝。李四來也奉他做君王。誰曉得各國只要土地。不要人口。把猶太人逐出在外。不准在本地居留。可憐猶太人東奔西竄。無家可歸。縱有萬貫家財。也是別人的。即具絕頂才學。也無用處。各國都見他是一個無國的人。不把做個人相看。任意欺陵。今年俄羅斯有一個地方。住有數千猶太人。素安本分。近日俄人失掉了一個小孩子。哄傳是猶太人殺了祭神。聚集多人。把猶太人的房屋放火燒了。猶太人也有自投河的。也有自弔梁的。其餘的被俄人或砍其手。或斷其足。或把身體支分節割。又將小兒擲在空中。用刀承接。種種殘虐。慘無天日。那俄國的官府。不但不禁。反贊道應該如此。俄國的紳士以及傳教士。都坐馬車往觀。以為笑樂。列位。試想一想。人到沒有國的土地。就是這個模樣。那一個不是俄羅斯。那一個不是猶太人。好嘆呀。好怕呀。

怕只怕。做非洲。永為牛馬。

怕只怕。做南洋。服事犬羊。

列位呵。莫道中國地是很大。人是很多。任從洋人怎麼樣狠。終不能瓜分中國。這非洲也就不小了。天下五大洲。亞細亞洲最大。第二就是非洲。人口也有二萬萬。只蠢如鹿豕。全不講求學問。歐洲各國。逐漸漸把他的地方瓜分了。又將人口撈回。叫他做最粗的工。好比牛馬一樣。西洋人看待此處的人。如草芥一般。享福的是西洋人。受苦的是此處人。這是何故。都緣其人概不讀書。愚蠢極了。所以受制於人。你看中國的人。有本領有知識的。有幾個。就是號稱讀書的人。除了且夫若曰幾個字外。還曉得什麼。那歐美各國以及日本。每人到了六

歲。無論男女都要進學堂。所學的無非是天文、輿地、倫理、化學、物理、算學、圖畫、音樂，一切有用的學問。習了十餘年。還有那陸軍、海軍、文科、農科、醫科、師範、各種專門學問。他的極下等人。其學問勝過我國的翰林進士。所以造一個輪船。我只能當他的水手。他立一個機器廠。我只能當他的粗工。他們安坐而得大利。我們勞動而難餬口。此時大家尙不送子弟講求切實的學問。等到洋人瓜分了中國。一定是不容我們學他的。恐怕是求爲牛馬都不可得了。

怕只怕做澳洲。要把種滅。

怕只怕做苗搖。日見消亡。

列位。你道於今滅國。仍是從前一樣嗎。從前滅國。不過是把那國的帝王換了坐位。於民間仍是無損。於今就大大的不相同了。滅國的名詞叫做民族帝國主義。這民族帝國怎麼講的。因其國的人數太多。本地不能安插。撞著某國的人民本領抵當他不住的。他就乘勢佔了。久而久之。必將其人滅盡。他方可全得一塊地方。非是歸服於他。就可無事。這一國的人種不滅盡。總不放手。那滅種的法子。也是不一。或先假通商。把你國的財源如海關等一手攬住。這國的人漸漸窮了。不能娶妻生子。其種自然是要滅。或先將利債借與你國。子息積多。其國永遠不能還清。拱手歸其掌握。或修鐵路於你國中。全國死命皆制在他手。或將你國的礦產盡行霸佔。本國的人倒沒有份。且西洋人凡滅了一國。不准你的國人學習政治、法律、軍事。只准學些最粗淺的工藝。初則以爲牛馬。終則草芥。不如其尤毒者。則使其國的人自相殘殺。那澳洲的土人兇悍不過。英國雖佔領此處。也無法可治。最後乃想一個絕好的妙計。土人之中。有自將同類殺害來獻者。每一頭賞銀五角。那土人爲

着五角銀子。紛紛相殺。這人殺了那人。其頭又被他人取去。不上幾十年的工夫。其人遂沒有種了。銀子絲毫仍歸英人。列位。你看我們中國的人。爲著每月一二兩餉銀。便甘心爲異族殺害同種。豈不與這澳洲的土人一樣嗎。那西洋人滅人國的法子。那一條沒有向中國用過呢。就使不瓜分我們中國。但如此行去。不上百年。我們中國也沒有種了。這是何故。你看自通商以來。我們中國的人。不是日窮一日麼。每年因通商要送他四五千萬銀子。洋煙一項。又要送他無數萬。中國就是金山也要用盡。況且近來又添出五六千萬兩的賠款。那裏有這項大款呢。記得我前年在本省省城居住。市上生意尙爲繁盛。新年度歲熱鬧非常。到了去年因要出這項賠款。倒了多少錢號。及至今年新正冷淡多了。僅只一年。已是如此。再過二三十年後。可想得嗎。洋人在中國的輪船鐵路。日多一日。那靠著攬船挑擔爲生者。再有路嗎。洋人在中國的機器織布等局。愈推愈廣。那靠著手藝紡織爲生者。再用得著嗎。這輪船鐵路機器織布。最能富國。無奈中國的人。自己不做。甘心送與洋人做。豈非是自尋死路嗎。中國的礦產。隨便一省。足敵歐洲一國。也都送與洋人。還有那裏可生活呢。洋人得了中國的錢。就來制中國的命。英國施於澳洲的手段。又施之於中國。俄國在東三省。英國在威海衛。德國在膠州。法國在廣州灣。即招中國人爲兵。與中國開起戰來。把此等的兵當做先鋒。將來各國瓜分中國之後。又不能相安無事。彼此仍要相爭。此國驅這省的人。彼國驅那省的人。彼此死的都是中國的人。洋人不過在後做一個指揮官。勝了敗了。都與他無涉。各國戰爭沒有休止。中國人的死期也沒有休止。等到中國人殺完了。其實洋人終未動手。仍是中國人殺中國人。人數雖多。不過比澳洲多殺得幾年。那裏還有種呢。列位不要錯

認蒙古滿洲滅了中國。中國人種。雖當時殺了十分之九。不久又復了原。將來洋人分了中國。也不過是一例。須曉得蒙古滿洲。本國人數很少。中國人數很多。沒有中國人。他得一塊荒地。有何用處。兼且他是野蠻。我是文明。無一件不將就中國的人。這非他有愛於我。爲勢所迫。不得不然。那蒙古初得中國的時候。本意要將漢人殺盡。把其地做爲牧場。以便畜養牛馬。耶律楚材說。不如留之以出租稅。是以得免。漢種之不滅。豈不僥倖得很嗎。洋人的文明。比中國強得遠。他得了中國。除充下等的奴隸。那一項要你這個無用的東西。文明當他不住。他就不殺。也是要滅的。這中國先前的主人翁。豈不是那苗搖的嗎。這十八省那一處不是他的。我們漢族自西北方來到中國。也與這西洋人自泰西來的差不多。他們戰敗了。漸漸退出黃河一帶。讓與我們漢人。又被我們漢人由大江一帶把他趕到那閩廣雲貴等處居住。不久又被我們漢人佔了。到了今日。除深山窮谷外。尚有些少苗搖。其餘的平原大地。還有苗搖的影兒嗎。當漢人未來之先。這苗搖也是泱泱大族。他族內的事情。他也辦得井井有條。只因撞著我們這文明的漢族。就如雪見太陽。全不要理他。自行消滅。我漢族對於蒙古滿洲苗搖。自然是文明的。對於歐美各國。又是野蠻。儼不力求進步。使文明與歐美並駕齊驅。還有不滅種的理麼。

左一思。右一想。真正危險。

俺同胞。除非是死中求活。

第一要。除黨見。同心同德。

說起來。不由人膽戰心惶。

再無有好妙計。堪做主張。

列位。我們四萬萬人都是同胞。有甚麼黨見呢。常言道得好。兄弟在家不和。對了外仇。一根喉嚨出氣。我看近來也有守舊的。也有求新的。遂鬧出多少的意見。其實真守舊是很好的。他的意思。總要守著那祖宗相傳的習慣。恐怕講習時務。就變了外國的模樣。我實在佩服得很。但可惜沒有到實事上用心去想。不曉得這時務是萬要講的。比如冬天有冬天的事情。夏天有夏天的事情。一點兒都要守那冬天的樣子可行得去嗎。我們從前用弓箭交戰。他於今變了洋鎗。我還可拿弓箭與他交戰嗎。我們用手織布。他用機器織布。一人可抵得千人。我又不能禁人不穿洋布。還可不學他的機器嗎。凡他種種強過我們的事件。我那一件不要學他的呢。不把他們的好處學到手。可抵得他住嗎。猶如鄰家特著他的讀書人多。武藝高強。銀錢廣有。欺凌我到極步。我恨他是不消說得的。但任你如何恨他。也是奈他不何。少不得也要送子弟讀書習武。將他發財的道理。一切學習。等到件件與他一樣。裁可報他的仇。這樣看來。不想守舊則罷。要想守舊。斷斷不能不求新了。那真求新的。這守舊的念頭也就很重。祖宗舊日的土地失了數百年。仍想爭轉來。一草一木。都不容外族佔去。豈不較那徒守舊的勝得多嗎。至若專習幾句洋話。到那洋人處當個二毛子。遂自號求新黨。這是漢種的敗類。怎麼說得是求新呢。那守著八股八韻。只想僥倖得一個功名。以外一概不管。這是全無人心的人。怎麼說得是守舊。這兩種人都可不講。只要這真守舊真求新的會合起來。這利益就很大了。從前只有守舊求新二黨。到了晚近。即求新一黨。又分出許多黨來。有主張革命的。有主張勤王的。有主張急進的。有主張和平的。有主張陸軍的。有主張科學的。比那從前兩大黨的爭競還急烈一些。不曉得都沒有平心去想。革命固是要緊。但那

勤王的只是一時見不到。久後一定要變。除非是兩軍陣前。總不可挾持意氣。只可將真理慢慢與他講明。今日的時勢。急進是萬不可無。然沒有和平一派。一敗之後。遂沒有人繼起了。要把現在的江山。從那虎狼口中搶轉來。怎麼不要陸軍呢。但江山搶轉來了。沒有科學。又怎麼行得去呢。外國人的黨派雖多。然大宗旨都是與他國他族做對。全是爲公。並沒爲私。撞著他國他族的事件來了。他一國一族的人同是一個心。並沒有兩個心。故我等但求莫失這與外族做對的大宗旨。其餘下手的方法。也就聽各人自便。毫不能相強的。此外又有私立的黨會。算來不下數千百起。都不相連絡。此處起事。彼處旁觀。甚或彼此相仇。也是有的。列位呵。昔日有一個番王。他有十九個兒子。到了臨死的時候。把十九個兒子都喊到面前。每人賜一枝箭。叫把一枝箭折斷。就折斷了。又叫把十九枝箭札合起來。就不能折斷半毫。那番王言道。孩兒呵。你們須曉得分開易斷。合聚難拆。你們兄弟假若一人是一人。別人就不難把你們滅了。你們若是合聚起來。如一個人一般。那一個能滅得你們。這十九人聽了他父親的言語。果然國富兵強。沒有一國敢小視他。今日無數的外族。都要滅我們這一族。我們四萬萬人。就合做一個。尙恐怕敵他不住。怎麼一起是一起的。全不相關。等到各起都滅完了。難道你這一起保得住麼。依了鄙人的愚見。不如大家合做一個大黨。凡是我漢族的人。無論是爲士爲農爲工爲商。都不可絲毫擾害。都要極力保護。不使一個受外族的欺陵。方可對得祖宗住。豈不是大豪傑所做的事嗎。

第二要講公德。有條有綱。

列位。你看我們中國到這個地步。豈不是大家都不講公德。只圖自利嗎。你不管別人。別人也就不管你。你一

個人怎麼做得去呢。若是大家都講公德。凡公共的事件。盡心去做。別人固然有益。你也是有益。比如當他人窮困的時候。我救了他。我到了窮困的時候。他又來救我。豈不是自救嗎。有一個物件。因不是我的。不甚愛惜。順便破壞。到我要用那物件的時候。又沒有了。豈不是自害嗎。我看外國的人。沒有一個不講公德的。所以強盛得很。即如商業一項。誠實無欺。人人信得他過。不比中國人做生意。奸盜詐偽齊生。沒有人敢照顧。這商務難道不讓他佔先呢。列位。爲人即是爲己。爲己斷不能有益於己的。若還不講公德。只講自私。不要他人來滅。恐怕自己也是要滅的。

第三要重武備。能戰能守。

列位。今日的世界。什麼世界。是弱肉強食的世界。你看於今各國那國不重武備。每人到了二十歲。就是王子也要當兵三年。不當兵的任是甚麼貴族。也沒有個出身。這兵的貴重。比中國的舉人秀才還貴重一些。兵丁的禮信。中國的道學先生多當他不得。平日的操練如臨戰一般。到了兩軍陣前。有進無退。若是戰死了。都到死者家裏慶賀。這家也就不勝榮寵。全無哀戚的心思。假若臨陣脫逃。父遂不以爲子。妻遂不以爲夫。所以極小的國。都有數十萬精兵。任憑何等強國都是不怕。不比中國好兒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把兵看得極賤。平時操練一點沒有。到開差的時候。婦啼子哭。恐怕就不生還。一路奸淫擄掠。聞風就跑。列位。你看外國的兵是那樣子。中國的兵是這個樣子。怎麼不有敗無勝。若不做照外國的法子。人人當兵。把積弊一切掃除。真真不可設想了。

第四要。務實業。可富可強。

列位。中國從前把工藝做下等人物看待。那裏曉得各國的富強都從工藝來的。於今中國窮弱極了。若沒有人做鎗礮。何能與外國開戰。沒有人做一切的機器。何能把通商所失的利權爭轉來。鐵路輪船鑛務都可以富國。若沒有人學習此等的專門。又何以辦得呢。列位。你們有子弟的。何不趕緊送出外洋學習實業。不過費一二千金。立刻可以大富。並且有大利於國。何苦而不爲呢。

第五要。興學堂。教育普及。

列位。各國的教育。前已講明過了。中國此時尚不廣興學堂。真是無從救了。

第六要。立演說。思想徧揚。

列位。演說是開通風氣第一要著。外國有了三四個人。就要演說一番。要想救國。這是萬不可不立的。

第七要。興女學。培植根本。

列位呵。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說。真正害人得很。外國女子的學問與男子一樣。所以能相夫教子。中國的女子一點知識沒有。丈夫兒子不但不能得他的益。且被他阻撓不少。往往有大志的人。竟消磨於愛妻慈母。男子半生都在女子手裏。女子無學。根本壞了。那裏有好枝葉呢。

第八要。禁纏足。敝俗矯匡。

纏足的危害。已經多人說了。不消重述。但大難臨頭。尚不趕緊放足。豈不是甘心尋死嗎。

第九要。把洋煙一點不吃。

洋人害中國的事。沒有毒於洋煙的。然而洋人自己不吃。這是怪得洋人嗎。吃煙明明有損無益。都不能戒。也就沒有話說了。

第十要。凡社會。概爲改良。

列位。我們若不把社會一切不好的處。大加改變。無論敵不住外族。就是沒有外族。又怎麼自立呢。外國人好。非是幾個人好。乃是全國的人都好。比如一家。只有一兩個好人。其餘都是無惡不做的。那家怎麼能興呢。列位。照現在的人心風俗。恐怕是萬事俱休的景況。可痛呀。

這十要。無一件不是切緊。

勸同胞。再不可互相觀望。

還須要。把生死。十分看透。

殺國仇。保同族。効命疆場。

杜蘭斯。不及我一府之大。

與英國。戰三年。未折鋒銳。

何況我。四萬萬。齊心決死。

任憑他。什麼國。也不敢當。

看近來。怕洋人。到了極步。

這是我。毫未曾。較短比長。

天下事。怕的是。不肯去做。

斷沒有。做不到。有志莫償。

這杜國。豈非是。確憑確證。

難道我。不如他。甘做庸常。

列位呵。你看從前聽得洋人二字。心中便焦恨。不將空拳打死他。全不曉得他人怎麼樣強。只恃著我一肚子。

血氣。俺家會勸道。不要無理取鬧。恐怕惹出禍來。沒有人擔任。不意近來一變而爲怕洋人的世界。見了洋人。就稱洋大人。洋老爺。豫先存一個順民的意思。列位呵。從前的行爲。雖然有一些野蠻。尙有一點勇敢之概。照現在的情形。是做了一次的奴隸不足。又要做第二次的奴隸。真個好哭呀。這也無非因打下幾個敗陣。遂把洋人看得極重。其實洋人也不過是一個人。非有三頭六臂。怎麼就說不能敵他。近數年有一段故事。列位聽了。就不要懼怕那洋人。南阿非利加洲。有一個小小的民主國。名叫杜蘭斯。那國的地方。也有中國數府大。只是人口僅有四五十萬。不及中國一縣。這國的金鑽很多。世界第一個強國英吉利。慣滅人國的。怎麼不起了貪心。想要把這國歸他管轄。那裏曉得杜國人人都是頂天立地的大國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隸。遂與英國開戰。這英國滅過多少的大國。那裏有杜國在眼裏。不意杜國越戰越猛。鋒不可當。英國大驚。調各屬地的大兵三十萬。浩浩蕩蕩。向杜國進發。可憐杜國通國可當兵的。不過四五萬人。盡數調集。分頭迎敵。足足戰了三年。絲毫沒有退讓。英國曉得萬不能滅他。遂與杜國講和退兵。列位呵。那英國的屬地。比本國大七十六倍。個個是杜蘭斯。英國能佔得他人一寸地嗎。中國的人比杜國多一千倍。英國要滅我中國。照杜國的比例算起來。英國須調兵至三萬萬相戰。至三千年。我可與他言和。杜國既然如此。難道我就當不得杜國嗎。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兩句話。難道列位未曾聽過嗎。

要學那法蘭西改革弊政。

列位。你看於今那個不贊道法蘭西的民享自由的福。誰曉得他當二百年以前。受那昏君賊官的壓制。也與

我現在一樣。法蘭西通國只有中國一二省大。卻有十三萬家的貴族。都與那國王狼狽爲奸。把百姓如泥似土的任意陵踐。當明朝年間。法國出了一個大儒。名號盧騷。是天生下來救度普世界的人民的。自幼就有扶弱抑強的志氣。及長著了一書。叫做民約論。說道這國家是由人民集合而成。公請一個人做國王。替人民辦事。這人民就是一國的主人。這國王就是人民的公奴隸。國王若有負人民的委任。這人民可任意掉換。法國的人。先前把國認做是國王的。自己當做奴隸看待。任憑國王殘虐也不敢怨。開了盧騷這一番言語。如夢初醒。遂與國王爭起政來。國王極力鎮壓。把民黨殺了無數。誰知越殺越多。一連革了七八次命。前後數十年。終把那害民的國民貴族。除得乾乾淨淨。建設共和政府。公舉一人當大統領。七年一換。又把那立法的權柄歸到衆議院來了。議員都從民間公舉。從前種種虐民的弊政。一點沒有。利民的善策。件件做到。這法蘭西的人民。好不自由快樂嗎。人人都追想盧騷的功勞。在法國京城巴黎爲盧騷鑄一個大大的銅像。萬民瞻仰。真可羨呀。

要學那德意志報復凶狂。

列位呵。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爲人。這兩句話豈不是我們常常講的嗎。試看我們的仇。一點報了沒有。不獨沒報。有這個報仇的心思沒有。這德意志就與我們不同。法國的皇帝名叫拿破崙第一。特著他的英雄。把德國破殘到極步。那德國的皇帝威廉第一。與宰相俾士麥。想報法國的仇。用全國皆兵的制度。人民到了二十歲。即當正兵。三年退爲豫備兵。到了五十歲。方可免役。不上幾十年。人人都是精兵。到了威豐年間。把

法國打得大敗。拿破崙第一的姪兒拿破崙第三。扯下白旗。向德國投降。又割了七城。及五千兆法蘭格與德國講和息兵。德國遂做了第一等的強國。豈不真可佩服嗎。

要學那。美利堅。離英自立。

列位。你看五洲萬國最平等。最自由。稱為極樂世界者。豈不是美利堅嗎。列位。須曉得這個世界。也不是容易做得來的。這美利堅原是北美洲一塊荒土。自前明年間英國有數人前往開荒。自後越來越多。到乾隆時候。有了三百萬人。時英國與法國連年開戰。兵餉不足。把美利堅的地稅加了又加。百姓實在出不起。向那官府面前求減輕一些。不但不准。反治了多少人的罪。人人憤怒。共約離英自立。公舉華盛頓掛帥。與英國一連戰了八年。英國奈他不何。只好聽其自立一國。公舉華盛頓為王。華盛頓堅不允從。說道豈可以衆人辛苦成立的國家。做一人的私產。因定了民主國的制度。把全國分為十三邦。由十三邦公舉一人做大統領。四年一任。退任後與平民一樣。其人若好。再可留任四年。八年後任憑。如何不能留任。衆人公舉了華盛頓為大統領。後又做過一任。即住家中為農。終身未嘗言功。列位。這豈非是大豪傑大聖賢的行徑嗎。美利堅至今仍守此制。人口有了七千餘萬。荒地尚有五份之四未開。全國的鐵路一十六萬里。學堂的费用每年八千餘萬。其國的人民好像天堂一般。列位。這美利堅若不是八年苦戰。怎麼有了今日呢。

要學那。意大利。獨自稱王。

列位。這意大利從前是一統的大國。後來為奧大利佔領。分做無數的小邦。都受奧大利的節制。有多少志士

思想恢復。終是不成。前數十年有一個志士。名叫嗎志尼。因國爲人所滅。終身穿著喪服。著書立說。鼓動全國的人民報仇復國。人人都爲他所感動。又有一個深明韜略的加波里。智勝天人的加富耳。輔著那撒爾丁王。一統意大利。脫了奧大利的羈絆。於今意大利有人口三千萬。海陸精兵五十餘萬。在歐洲算一個頭等的國。豈不是那三傑的功勞嗎。

莫學那。張弘範。引元入宋。

列位呵。你看好好一個中國。被那最醜最賤的元獐子所滅。誰不痛心切齒。那曉得就是梟獍爲心的張弘範。帶領元兵滅的。這張弘範雖把他千刀萬割。也不足以償其罪。但恐怕於今要做張弘範的正是很多。何苦以一時的富貴。受萬古的罵名。也很犯不著。就是要傾倒那滿洲。只可由我所爲。斷不可借外洋的兵。那引虎進狼的下策。勸列位萬萬莫做。

莫學那。洪承疇。狠心毒腸。

列位呵。奸淫的人見了美貌女子。莫不甘言哄誘。及到了手。又嫌他是不貞的婦女。常存鄙薄的心思。那強盜取人的國。就是這個情形。要他人投降。便以高官厚爵相哄。降了之後。又要說他不忠。比如洪承疇。是明朝一個大學士。督統天下的兵馬。征討滿洲。戰得大敗。滿洲把他捉去。其初也有不降的心思。滿洲苦苦相勸。他遂變了初節。又做了滿洲的閣老。捉拿殘明的福王。唐王。桂王。都是他的頭功。那裏曉得滿洲的統帥。個個封王賜爵。獨有洪承疇白白亡了明朝的江山。一爵俱無。到了乾隆年間。修纂國史。把他放在貳臣傳第一。列位。那

洪承疇死後有知。豈不埋怨當初嗎。

莫學那曾國藩爲仇盡力。

列位呵。當道光同治年間。我們漢人有絕好自立的機會。被那全無心肝的人。苦爲滿洲出力。以致功敗垂成。豈不是那湘軍大都督曾國藩嗎。俺想曾國藩爲人也很誠實。只是爲數千年的腐敗學說所誤。不曉得有本族異族之分。也怪他不得。但可憐曾國藩辛苦十餘年。殺了數百萬同胞。僅得一個侯爵。八旗的人。絕不費力。不是親王。就是郡王。而且大功纔立。就把他兵權削了。終身未嘗立朝。僅做個兩江總督。處處受人的挾制。晦氣不晦氣。若是當日曉得我的世仇萬不可不滅的。順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漢人的。曾國藩的子孫。於今尙是皇帝。湘軍的統領。都是元勳。豈不好得多嗎。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

莫學那葉志超。棄甲丟鎗。

列位。對於自己不可爲滿洲殺同胞。對於他人又不可不爲同種殺外種。日本與我國在朝鮮國開戰。淮軍統領葉志超。帶領數十個營頭。不戰而逃。以致朝鮮盡失。又賠日本的款二萬萬兩。臺灣割送。中國自此一敗。遂跌落到這一個地步。豈不是葉志超的罪魁嗎。

或排外。或革命。捨死做去。

孫而子。子而孫。永遠不忘。

這目的總有時。自然達到。

縱不成。也落得萬古流芳。

文天祥。史可法。爲國死節。

到於今。都個個頂祝馨香。

越怕死。越要死。死終不免。
 那元朝。殺中國。千八百萬。
 洗揚州。屠嘉定。天昏地暗。
 閩典史。據江陰。當場鏖戰。
 苟當日。千餘縣。皆打死仗。
 無如人。都貪生。望風逃散。
 咸懸梁。或投井。填街塞巷。
 那丁壯。編旗下。充當苦役。
 那田地。被圈出。八旗享受。
 還要我。十八省。完納糧餉。
 看起來。留得命。有何好處。

捨得家。保得家。家園兩昌。
 那清朝。殺戮我。四十星霜。
 束著手。跪著膝。枉作天殃。
 八十日。城乃破。清兵半傷。
 這滿洲。縱然很。也不殺亡。
 遇著敵。好像那。雪見太陽。
 婦女們。被擄去。拆散鴛鴦。
 任世世。不自由。賽過牛羊。
 那房屋。入了官。變做旗莊。
 養給他。五百萬。騎驢輸將。
 倒不如。做雄鬼。爲國之光。

列位呵。你看元朝入中國以來。前後共殺人一千八百萬。這是有冊可考。那未入冊的。又不知有幾多。假若這一千八百萬人。豫先曉得這一死是不能免的。皆起來與他做敵。這元朝總共只有數十萬人。就是十個拚他一個。不過死數百萬人。他也沒有種了。又怎能滅中國呢。就是清朝自明萬曆以來。日在遼東一帶草間有數十年之久。所殺的人已不知多少了。自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二年。共四十年。無一時刻不是殺漢人。揚州

一城已是八十餘萬。天下一千六百餘城。照此算來。可以想了。現在人口四萬萬。明朝休養三百年。亦必有了此數。康熙年間查點天下的人口。僅二千餘萬。是二十個只救得一個。其餘的小半。是張李二賊所殺。大半是滿洲所殺。列位。你道可慘得很嗎。這被殺的人。都不是在陣前殺的。人人都想逃死。各人只顧各人。那滿洲殺了這一方。又殺那一方。全沒有人抗拒。僅只江陰縣有一個閻典史。名叫應元。糾集民兵數百。死守縣城。那滿洲提大兵二十五萬。日夜攻打。應元臨機應變。滿洲死了無數。直攻打八十日。其城乃破。應元手執大刀。等在巷口血戰。所殺的韃子數百餘個。始爲滿兵所捉。滿洲的頭目。苦勸其投降。許以王侯之貴。那位閻典史。只是罵不絕口。仍不敢殺他。幽在一寺。半夜間自行死了一城。的男女。都皆戰死。無一個降的。滿洲自犯中國以來。從未損兵折將。這回死了一王二貝勒。及兵將十餘萬。列位。假若人人都是應元。縣縣都是江陰。那滿洲怎能入中國呢。可惜人皆怕死。這一死是萬不能免的。殺不盡的婦女。被滿洲擄去。任意奸淫。有錢可以贖回。無錢永不相見。丁壯趕往北方。交八旗人爲奴。牛馬也比不上。如有私逃的人。匿留一晚。就要全家誅戮。往往因一人株連數千家。離北京橫直五百里。都圈做八旗的地。從前的業主。趕出本境。房屋一概入官。做爲旗莊。此外又要十八省的人。公養他五百萬。至今不農不工。只是坐食漢人。列位。這豈非是可恨之極嗎。

這些事。雖過了。難以深講。
怎奈人把生死。仍看不透。
任同胞都殺盡。只圖獨免。

恐將來。那慘酷。百倍蕭涼。
說到死。就便要。魂魄失喪。
那曉得。這一死。終不能贖。

也有道。是氣數。不關人事。這些話。好一比。猶如說夢。那滿人到今日。勢消力小。那列強。縱然是富強無敵。只要我衆同胞。認清種族。只要我衆同胞。不幫別個。

也有道。當積弱。不可輕嘗。退一步。進一步。坐以待亡。全不要。懼怕他。失弔主張。他爲客。我爲主。也自無妨。只要我衆同胞。發現天良。只要我衆同胞。不殺同鄉。

列位啊。那滿洲只有我百份之一。怎麼能壓制漢人。都因不知漢人是同祖的骨肉。滿洲是異種的深仇。倒行逆施。替仇人殘害同種。所以滿人就能安然坐了二百餘年的天下。豈是滿人的才能。乃是我漢人愚蠢極了。試問那一處的禍亂。不是漢人代他平息的。假若漢人都曉得種族。把天良拿出來。不幫他了。只要喊一聲。那滿人就坐不穩了。列位。你們也曉得家有家幫。族有族幫。縣有縣幫。府有府幫。難道說對了外國異族。就沒有幫口嗎。有人叫列位把自己的兄弟殺死。雖有多少銀錢。列位諒不願的。怎麼爲著數兩銀子。就甘心替仇人殺同胞。列位。試自問有良心沒有。他要殺人的時。就叫列位來。他沒有人殺。就不要列位了。列位有半點不是。他又叫人來殺列位。列位所吃的糧。雖說是滿洲所出。其實他吃的。都是漢人的。那裏有糧與你吃。吃漢人的糧。仍殺漢人。列位。可想得去嗎。列位。若是替同種殺了異種。那個不報你的功勞呢。列位。列位。前此錯了。於今可以轉來了。至若替那數萬里外的西洋人殺害同胞。不消說得。這是萬不可行的。

那怕他。鎗如林。礮如雨下。
那怕他。專制政。層層束縛。
猛睡獅。夢中醒。向天一吼。
改條約。復政權。完全獨立。
到那時。齊叫道。中華萬歲。
俺小子。無好言。無以奉勸。
瓜分豆剖。逼人來。
太息神州。今去矣。

那怕他。將又廣。兵又精強。
那怕他。天羅網。處處高張。
百獸驚。龍蛇走。魑魅逃藏。
雪仇恥。驅外族。復我冠裳。
裁是我。大國民。氣吐眉揚。
這篇話。願大家。細細思量。

同種沈淪。劇可哀。

勸君猛省。莫徘徊。

匈奴未滅。

何以家爲。

警世鐘

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腥風血雨難爲我。好個江山忍送人。
萬丈風潮大逼人。腥羶滿地血如塵。一腔無限同舟痛。獻與同胞側耳聽。

暖呀。暖呀。來了。來了。甚麼來了。洋人來了。洋人來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貴的。賤的。富的。貧的。做官的。讀書的。做買賣的。做手藝的。各項人等。從今以後。都是那洋人畜圈裏的牛羊。鍋子裏的魚。

肉。由他要殺就殺。要煮就煮。不能走動半分。唉。這是我們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們同胞辛苦所積的銀錢產業。一齊要被洋人奪去。我們同胞恩愛的妻兒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女們。父子兄弟們。夫妻兒女們。都要受那洋人的斬殺奸淫。我們同胞的生路。將從此停止。我們同胞的後代。將永遠斷絕。槍林砲雨。是我們同胞的送終場。黑牢暗獄。是我們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變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貴種。淪落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傷心呀。

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滿洲政府。不早變法。你看洋人這麼樣強。這麼樣富。難道生來就是這麼樣嗎。他們都是從近二百年來做出來的。真講歐美各國。於今單說那日本國。三十年前。沒一事不和中國一樣。自從明治初年變法以來。那國勢就蒸蒸日上起來了。到了於今不但沒有瓜分之禍。並且還要來瓜分我中國哩。論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國十分之一。他因為能够變法。尙能如此強雄。倘若中國也和日本一樣變起法來。莫說是小小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國恐怕也要推中國做盟主了。可恨滿洲政府抱定一箇漢人強滿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變法。到了戊戌年。纔有新機。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維新的志士殺的殺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滿人的勢力。全不管漢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間出了彌天的大禍。纔曉得一味守舊萬萬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實何曾行過。不過借此掩飾掩飾國民的耳目。討討洋人的歡喜罷了。不但沒有放了一線光明的。那黑闇反倒加了幾倍。到了今日。中國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漢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勢力。活活被滿洲殘害。弄到這步田地。亡國滅種。就在眼前。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會國藩。只曉得替滿人殺同胞。不曉得替中國爭

權利。當初會國藩做翰林的時候。曾上過摺子。說把詩賦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後來出將入相的時候。倒一句都不敢說了。若說他不知道這些事體。緣何却把他的兒子曾紀澤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兒呢。無非怕招滿政府的忌諱。所以閉口不說。保全自己的祿位。却把那天下後世長治久安的政策。丟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前次公使隨員出洋學生。不把外洋學說輸進祖國。內地的人爲從前的學說所誤。入股以外沒有事業。五經以外沒有文章。這一種可鄙可厭的情態。極頑極固的說話。也不用怪。我怪那公使隨員出洋學生。親到外洋。見那外洋富強的原由。盧騷的民約論。美國的獨立史。也曾看過。也曾讀過。回國後。應當大聲疾呼。喊醒祖國同胞的迷夢。那知這些人空染了一股洋派。發了一些洋財。外洋的文明。一點全沒帶進來。縱有幾個人著了幾部書。都是些不關痛癢的話。那外洋立國的根本。富強的原因。沒有說及一句。這是甚麼緣故哩。恐怕言語不慎。招了不測之禍。所以情願瞞着良心。做一個混沌漢。同時日本國的出洋人員。回了國後。就把國政大變的變起來。西洋大儒的學說。大倡的倡起來。朝廷若不依他們。他們就倡起革命來。所以能把日本國弄到這個地步。若是中國出洋的人。回國後也和日本一樣。逼朝廷變法。不變法就大家革起命來。那時各國的勢力範圍。尙沒有如今的廣大。中國早已組織了一箇完完全全的政府了。何至有今日。萬事都措手不及哩。唉。這些出洋的人。只怕自己招罪。遂不怕同胞永墮苦海。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頑固黨遇事阻撓。以私害公。我不曉得頑固黨是何居心。明明足以利國利民的政事。他偏偏要出來阻撓。我以為他不講洋務。一定是很恨洋人的。那裏曉得他見了洋人。猶如鼠見了貓一般。骨都軟了。洋人說一句。他就依一句。平日口口

聲聲說製造不要設。輪船鐵路不要修。洋人所造的洋貨。他倒喜歡用。洋人所修的輪船火車。他倒偏要坐。到了於今他事可把理財權。練兵權。教育權。拱手讓把洋人。開辦學堂派遣留學生。他倒斷斷不可。這個道理。那一個能猜得透哩。呵呵。我知道了。他以為變了舊政。他們的衣食飯碗。就不穩了。高官厚爵。也做不成了。所以無論什麼與國家有益的事。只要與他不便。總要出來做反對。保他目前的利權。滅國滅種的話全然不知。就有幾箇知道也如大風過耳。置之不理。現在已到了滅亡時候。他還要想出多少法兒。束縛學生的言論思想行為自由。好像恐怕中國有翻身的一日。你道可恨不可恨呢。這四種人到今日恨也枉然了。但是使我們四萬萬人。做牛做馬。永世不得翻身。以後還有滅種的日子。都是被這四種人害了。唉。我們死也不能和他甘休的。

真呀。真呀。中國要瓜分了。瓜分的話。不從今日纔有的。康熙年間。俄羅斯已侵入黑龍江的邊界。道光十八年。英吉利領兵三千六百人侵犯沿海七省。破了許多城池。到了道光二十二年。纔講和。准他在沿海五口通商。割去香港島。（屬廣東省）又前後賠他銀子二千一百萬兩。從此那傳教的禁條也解了。鴉片烟也任他賣了。照萬國公法。外國人在此國。必依此國的法律。那時中國和英國所訂的條約。英國人在中國犯了罪。中國官員不能懲辦他。就是中國人在租界。也不歸中國管束。名為租界。其實是英國的地方了。又各國於外國進口的貨物。抽稅極重。極少值百抽二十。極多值百抽二百。抽多抽少。只由本國做主。外國不能阻他。獨有英國在中國通商。值百抽五。訂明在條約上面。如要加改。不由英國允許了不可。並且條約中還有益各國均沾的話。所以源源而來的。共有十六國。都照英國的辦法。從此中國交涉的事。日難一日。一切利權都任洋人奪去。亡國滅種的

禍根早已埋伏在這個條約裏了。可憐中國人好像死人一般。分毫不知。到了咸豐六年。英法兩國破了廣東省城。把兩廣總督葉名琛活活捉去。後來死在印度。咸豐十年。英美俄法四國聯兵。把北京打破。咸豐帝逃往熱河。叫恭親王和四國講和。賠銀八百萬兩。五口之外。又加了長江三口。以後到了光緒十年。法國佔了越南國。後一年英國又佔了緬甸國。那中國的勢力。越發弱下去了。光緒二十年。日本國想佔高麗國。中國發兵往救。連打敗仗。牛莊威海衛。接連失守。遂命李鴻章做全權大臣。在日本馬關。和日本宰相伊藤博文訂立和約。賠日本銀二萬萬兩。另割遼東（即盛京省）七城。臺灣一省。後來俄國出來說。日本不應得遼東。叫中國再加銀三千萬兩。贖還七城。日本勉強聽從。俄國因此向中國索討謝敬。滿洲遂把盛京的旅順大連灣。奉送俄國。各國執了利益。各國均沾那句話。所以英國就乘勢佔了威海衛。德國在先佔了膠州灣。法國照樣佔了廣州灣（旅順在盛京省。威海膠州俱屬山東省。以上三處。俱是北洋第一重門戶。廣州灣屬廣東省）那時已大倡瓜分之說。把一個瓜分圖。送到總理衙門。（就是於今的外務部）當時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但不信的人多得很。到了庚子年。義和團起事。八國聯兵打破北京。這時大家以為各國必要實行瓜分中國了。不料各國按兵不動。仍許中國講和。但要中國出賠款四百五十兆（每兆一百萬）兩。把沿海沿江的砲臺拆毀。京師駐紮洋兵。各國得了以上各項利益。遂把兵退了。於是人人都說瓜分是一句假話。乃是維新黨捏造出來的。大家不要信他的胡說。不知各國不是不瓜分中國。因為國數多了。一時難得均分。並且中國地方寬得很。各國勢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這滿洲政府。代他管領。他再管領滿洲政府。豈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嗎。瓜分慢一年。各國的勢力。越穩一年。

等到要實行瓜分的時候。只要把滿洲政府去了。全不要費絲毫之力。中國有些人。瓜分的利害全然不知。一絲兒不怕。有些人知道瓜分的利害。天天怕各國瓜分中國。我只怕各國不實行瓜分。倘若實行瓜分了。中國或者倒能有望。這暗行瓜分的利害。真真了不得。果然俄國到今年四月。東三省第二期撤兵的時候。也不肯照約撤兵。（庚子年俄國用兵把東三省盡行佔了。各國定約叫俄國把東三省退回中國。分做三期撤兵。吉林黑龍江盛京叫做東三省。又叫做滿洲。是清朝的老家）提出新要求七款。老老實實把東三省就算做自己的了。那時中國的學生志士。奔走叫號。以為瓜分時候又到了。後來英美日本三國的公使。不准中國答應俄國七款的要求。俄國藉口中國不答應他的要求。就不肯退兵。彼此拖了許多日子。那中國的人。見俄國按兵不動。又歌舞太平起來。越發說瓜分的話是假的了。那知俄國暗地裏增兵。並且還放一個極東大總督駐紮在東三省。他的權柄。幾乎同俄皇一樣大小。俄皇又親到德國與德皇聯盟。法國也和俄國聯盟。彼此相約瓜分中國。英美兩國。看見德法都從了俄國。也就不和日本聯盟。都想學俄國的樣兒。日本勢孤無助。不得不與俄國協商。滿洲歸俄國。高麗歸日本。各行各事。兩不相管。俄國到此沒有別國掣他的肘了。就大搖大擺起來。到了八月二十八。第一撤兵的期。又違約不退。兵丁從俄國調來的。前後共有十餘萬。在九月中旬。派兵一千名。把盛京省城奉天府佔了。把盛京將軍增祺囚了。各項衙門及電報局盡派俄兵駐守。東三省大小官員限一月內出境。每人止給洋銀一百圓。逐家挨戶都要掛俄國的旗。各處的團練都要把軍器繳出。大車裝運的俄兵。每日有數千。於是俄國第一個個瓜分中國。各國都畫了押。只有美國沒畫押。近來美國也畫了押。只有各國的皇帝大統領。尙沒蓋印。極遲

不過數月的事了。這個消息。日本報章也不肯載。是從日本外務省的官吏。政黨的大員。學堂的教習。私自探聽得的。極其極確。並不是謠言。留學生也有不信的。私向日本某輿地學家。問他瓜分的事真不真。他答道。你但問俄國佔東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問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國佔東三省的事倘若不虛。這瓜分的事一定是實了。你看德國佔了膠州海口。俄國英國法國。也就照德國的樣兒。各佔了一個海口。於今俄國佔了東三省。請問中國有幾塊與東三省一樣寬的地方。將來分的時候。恐怕還不穀分哩。於今還來問真問假。真真不知時務了。列位。他所說的。不是正當不移的道理嗎。近來各報章載道。俄國把全國的海軍四份之三。調到東方。英國照會兩江總督魏光燾說。伊國也要照俄國派一個極東大總督駐紮江寧。長江七省重要的地方。都要修築砲臺。駐紮重兵。限四日內回信。又稱英國已派兵到西藏。由西藏取四川。做首尾並舉之計。德國在膠州的工廠。晝夜加工。預備開戰。日本把兵盡調到臺灣。法國把在越南的兵。盡調到廣西邊界。於今好比火線相連。只要一處放火。就四處響應。遍中國二十二行省。都如天崩地拆一般。沒有一塊乾淨土了。好險呀。好怕呀。火燒到眉毛邊了。還不知痛。真真是無知覺的蠢東西。連禽獸還不如哩。

痛呀。痛呀。痛呀。你看中國地方這麼大。人口這麼樣多。可算是世界有一無二的國度了。那裏曉得自古至今。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斷沒有中國人殺外國人的。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為中國人不曉得有本國的分別。外國人來了。只有稍為比我強些。遂拱手投降。倒幫着外國人殺本國人。全不要外國人費力。當初金鞭子。元鞭子。在中國橫行直走。沒有一個敢擋住他。若問他國實在的人數。總計不及中國一縣的人。百個捉他一個。也就捉

完他了。卽如清朝在滿洲的時候。那八旗兵總共止有六萬。若沒有那吳三桂孔有德洪承疇一班狗奴才。帶領數百萬漢軍。替他平定中國。那六萬人中國把他當飯吃。恐怕連一餐都少哩。到後來太平天國有天下三分之二。將要成功。又有湘軍三十萬人。替滿洲死死把太平天國打滅。雙手仍把江山送還滿洲。真個好蠢的東西呀。可恨外洋各國。也學那滿洲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奸計。屢次犯中國。都有中國人當他的兵。替他死戰。庚子年八國聯兵。我以為這次洋兵沒有百萬。也應該有幾十萬。誰知統共只有二萬。其餘的都是中國人。打起仗來。把中國人排在前頭。各國洋兵奸淫擄掠。中國人替他引導。和局定了。各國在中國佔領的地方。所練的兵丁。大半是中國人。只有將領是洋人。東三省的馬賊很多。俄國盡數招撫。已有一萬二三千人。這些馬賊。殺人比俄兵還要兇悍些。俄國又在東三省北京一帶。招那中國讀書人做他的顧問官。不要通洋文。只要漢文做得好。已有許多無恥的人去了。巴望做洪承疇一流的人物。將來英國在長江。德國在山東。日本在福建。法國在兩廣。一定要照俄國的樣兒來辦。各省的會黨兵勇。盡是各國的兵丁。各省的假志士。假國民。盡是各國的顧問官。其餘的狗奴才。如庚子北直的人。一齊插順民族。更不消說了。各國不要調一兵。折一矢。中國人可以自己殺盡天呀。地呀。同胞呀。世間萬國。都沒有這樣的賤種。有了這樣的賤種。這種怎麼會不滅呢。不知我中國人的心肝五臟是什麼做成的。為何這樣殘忍。唉。真好痛心呀。

恥。恥。恥。你看堂堂中國。豈不是自古至今。四夷小國。所稱爲天朝大國嗎。爲甚麼到於今。由頭等國降爲第四等國呀。外洋人不罵爲東方病夫。就罵爲野蠻賤種。中國人到了外洋。連牛馬也比不上。美國多年禁止華工上岸。

今年有一個譚隨員。無故被美國差役打死。無處伸冤。又梁欽差的兄弟。也被美國的巡捕陵辱一番。不敢作聲。中國學生到美國。客店不肯收留。有一個姓孫的留學生。和美國一個學生相好。一日美國學生對孫某說道。我和你雖然相好。但是到了外面。你不可招呼我。孫某驚問道。這話怎講。美國學生道。你們漢人是滿洲的奴隸。滿洲又是我們的奴隸。倘是我國的人。知道我和做兩層奴隸的人結交。我國的人一定不以人齒我了。孫某聽了這話。遂活活氣死了。美國是外洋極講公理的國。尚且如此。其餘的國。更可想了。歐美各國。與我不同洲的國。也不怪他。那日本不是我的同洲的國嗎。甲午年以前。他待中國人。和待西洋人一樣。甲午年以後。就隔得遠了。中國人在日本的。受他的欺侮。一言難盡哩。單講今年日本秋季大操。各國派來看操的。就是極小的官員。也有坐位。日本將官十分恭敬。中國派來看操的。就是極大的官員。也沒有坐位。日本將官全不理會。有某總兵受氣不過。還轉客棧。放聲大哭。唉。列位。你看日本還把中國當個國嗎。外國人待中國人。雖是如此無禮。中國的官府仍舊絲毫不恨他。撞着外國人。倒反恭恭敬敬。猶如屬員見了上司一般。唯唯聽命。這不是奇事麼。租界雖是租了。仍是中國的地方。那知一入租界。猶如入了地獄一般。沒有一點兒自由。站街的印度巡捕。好比閻羅殿前的夜叉。洋行的通事西仔。好比判官手下的小鬼。叫人通身不冷。也要毛髮直豎。上海有一個外國公園。門首貼一張字道。狗和華人不准入內。中國人比狗還要次一等哩。中國如今尚有一個國號。他們待中國已是這樣。等到他瓜分中國之後。還可想得嗎。各國的人也是一個人。中國的人也是一個人。爲何中國人要受各國人這樣欺侮呢。若說各國的人聰明些。中國的人愚蠢些。現在中國的留學生在各國留學的。他們本國人要十餘年學得成。

的。中國學生三四年就够了。各國的學者莫不拜服中國學生的能幹。若說各國的人多些。中國的人少些。各國的人極多的。不過中國三份之一。少的沒有中國十份之一。若說各國的地方大些。中國的地方小些。除了俄羅斯以外。大的不過如中國的二三省。小的不過如中國一省。若說各國富些。中國窮些。各國地面地內的物件。差不多就要用盡了。中國的金各礦。不計其數。大半沒開。並且地方很肥。出產很多。這樣講來。就應該中國居上各國居下。只有各國怕中國的。斷沒有中國怕各國的。那知把中國比各國。倒相差百餘級。做了他們的奴隸。還不算。還要做他們的牛馬。做了他們的牛馬。還不算。還要滅種。連牛馬都做不着。世間可恥可羞的事。那有比這個還重些的嗎。我們於這等事。還不知恥。也就無可恥的事了。唉。傷心呀。

殺呀。殺呀。於今的人都說中國此時貧弱極了。鎗砲也少得很。怎麼能和外國開戰呢。這話我也曉得。但是各國不來瓜分我中國。斷不能無故自己挑釁。學那義和團的舉動。於今各國不由我分說。硬要瓜分我了。橫也是瓜分。豎也是瓜分。與其不知不覺被他瓜分了。不如殺他幾個。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兒。俗語說的。趕狗逼到牆。總要回轉頭來咬他幾口。難道四萬萬人。連狗都不如嗎。洋兵不來使罷。洋兵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衆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着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着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手執剛刀九十九。殺盡仇人方罷手。我所最親愛的同胞。我所最親愛的同胞。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殺。殺。殺。殺我累世的國仇。殺我新來的大敵。殺

我嫌外的漢奸殺殺殺。

奮呀。奮呀。奮呀。於今的中國人。怕洋人怕到了極步。其實洋人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我怎麼要怕他。有人說洋人在中國的勢力大得很。無處不有洋兵。我一起事。他便制住我了。不知我是主。他是客。他雖然來得多。總難得及我。在他以爲深入我的腹地。我說他深入死地亦可以的。只要我全國皆兵。他就四面受敵。即有槍砲。也是寡不敵衆。古昔夏朝有一個少康皇帝。他的天下都失了。只剩得五百人。終把天下恢復轉來。又戰國的時候。燕國把齊國破了。齊國的七十餘城。都已降了燕國。只有田單守住即墨一城。到後來終把燕國打退。七十餘城又被齊國奪回。何況於今十八省。完完全全。怎麼就說不能敵洋人呢。就是只剩得幾府幾縣。也是能够獨立的。阿非利加洲。有一個杜蘭斯哇國。他的國度只有中國一府的大。他的人口。只有中國一縣的多。和世界第一個大國英吉利連戰三年。英國調了大兵三十萬。死了一半。終不能把杜蘭斯哇國做個怎麼樣。這是眼前的事。人人曉得的。難道我連杜蘭斯哇國都不能做得嗎。杜蘭斯哇國的人。敢把這麼樣小的國。和這麼樣大的國打仗。這是何故呢。因爲杜蘭斯哇國的人。人人都存個百折不回的氣概。人人都願戰死疆場。不願做別人的奴隸。所以能打三年的死仗。中國的人。沒有堅忍的志氣。一處敗了。各處就如鳥獸散了。須知各國在中國已經數十年了。中國從前一點預備都沒有。槍砲又不完全。這起頭幾陣。一定是要敗的。但敗得多。閱歷也多。對付各國的手段。也就精了。漢高祖和楚霸王連戰七十二陣。陣陣皆敗。最後一勝就得天下。湘軍打長毛。當初也是連打敗仗。後來纔轉敗爲勝。大家都要曉得這個道理。都把精神提起。勇氣鼓足。任他前頭打了千百個敗仗。總要再接再厲。那美國獨立。也是苦戰了八

年纔能够獨立的。我如今就是要苦戰八十年。也應該要支持下去。怎麼要膽小。怎麼要害怕。這個道理。我實在想他不透。俗語說的。一人捨得死。萬夫不敢擋。一十八省。四萬萬人。都捨得死。各國縱有精兵百萬。也不足畏了。各國的兵很貴重的。倘若死了幾十萬。他就要怕中國。不敢來了。就是他再要來。漢人多得很。死去幾百萬。幾千萬。也是無妨的。若是把國救住了。不上幾十年。這人口又圓滿了。只要我人心不死。這中國萬無可亡的理。諸君。聽者。聽者。捨死向前去。莫愁敵不住。千斤擔子肩上擔。打救同胞出水火。這方算大英雄。大豪傑。怎麼同胞不想做呢。

快呀。快呀。快呀。我這人人笑罵。個個欺陵將要亡的中國。一朝把國勢弄得蒸蒸日上起來。使他一班勢利鬼。不敢輕視。倒要恭維起來。見了中國的國旗。莫不肅然起敬。中國講一句話。各國就奉爲金科玉律。無論什麼國。都要贊歎我中國。畏服我中國。豈非可快到極處嗎。我這全無知識。全無氣力。要死不死的人。一朝把體操操得好兒的身子。活活潑潑。路也跑得。馬也騎得。槍也打得。同著無數萬相親相愛的同胞。到了兩軍陣前。一字兒排開。噼聲隆隆。角聲嗚嗚。旌旗飄揚。鼓聲雷動。一聲喊起。如山崩潮湧一般。衝入敵陣。把敵人亂殺亂砍。割了頭顱。回轉營來。沾酒痛飲。豈非可快到極處嗎。就是不幸受傷身死。衆口交傳。全國哀痛。還要鑄幾個銅像。立幾個石碑。萬古流芳。永垂不朽。豈非可快到極處嗎。世間萬事。惟有從軍最好。我勸有血性的男兒。不可錯過這個時代。照以上所說的。列位一定疑我是瘋了。又一定疑我是義和團一流人物了。不是。不是。我生平是最恨義和團的。洋人也見過好多。洋國也走過幾國。平日極要人學習洋務。洋人的學問。我常常稱道的。但是我見那洋人心腸

很毒。中國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漢人一定不得了。所以敢說這些激烈的話。提醒大家。救我中國。但是。要達這個目的。又有十個須知。

第一須知道瓜分之禍。不但是亡國罷了。一定還要滅種。中國從前的亡國。算不得亡國。只算得換朝。（夏商周。秦唐宋明都是朝號。不是國號。因為是中國的人。）自己爭鬭。只有元朝由蒙古。（就是古時的匈奴國。）清朝由滿洲。（就是宋朝時候的金國。）打進中國。這中國就算亡過二次。但是蒙古滿洲的人數少得很。只有武力。勝過漢人。其餘一概當不得漢人。過了幾代。連武力都沒有了。沒有一事不賸就漢人。名為他做國主。其實已被漢人所化了。所以中國國雖亡了。中國人種的澎湃力。仍舊大得很。近來洋人因為人數太多。無地安插。四處找尋地方。得了一國。不把敵國的人殺盡死盡。他總不肯停手。前日本人某。考察東三省的事情。回來向我說道。那處的漢人。受俄人的殘虐。慘不可言。一日在火車上。看見車站傍邊。立著個中國人。一個俄人用鞭抽他。他又不敢哭。只用兩手擦淚。再一鞭。就倒在鐵路上了。却巧有一火車過來。把這人截為兩段。火車上的人。毫不在意。我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一個中國人在傍答道。沒有什麼緣故。因為俄人醉了。到後來也沒人根究這事。這中國人就算白死了。一路上中國的人。被俄人打的半死半生的。不計其數。雖是疼痛。也不敢哭。倘若哭了。不但是俄國人要打他。傍邊立的中國人。也都替俄國人代打。倘若打死了。死者家裏也不敢哭。倘若哭了。地方官員。就要當最重的罪辦他。討俄人的好。路上不許中國人兩人相連而行。若有兩個人連行。俄國的警察兵。必先行打死一個。恐怕一個俄國人。撞著兩個中國人。要遭中國人的報復。所以預先隄防。俄兵到一處。就把那處的房屋燒

了。奸淫擄掠。更不消講。界外頭的漢人。不准進界。界裏的漢人。不准出界。不出三年。東三省的漢人。（東三省的
人口共有一千六百萬。有漢人十份之七。）一定是沒有了。將來中國瓜分之後。你們中國人真不堪設想了。照
他所說。這等境遇。不是可怕到極處嗎。試看英法德美日本各國。那一國不像俄羅斯。各國瓜分中國之後。又不
能相安無事。彼此又要相爭。都要中國人做他的兵了。各國的競爭沒有了時。中國人的死期也沒有了時。或者
各國用那溫和手段。假仁假義。不學俄國的殘暴。那就更毒了。這是何故呢。因為各國若和俄國一樣。殺人如麻。
人人恐怕。互相團結。拚命死戰起來。也就不怕了。只有外面和平。內裏暗殺。使人不知不覺。甘心做他的順民。這
滅種就一定不免了。他不要殺你。只要把各人的生路絕了。使人不能婚娶。不能讀書。由半文半野的種族。變為
極野蠻的種族。再由野蠻種族。變為最下的動物。日本週報所說的中國十年滅國。百年滅種的話。不要十年。國
已滅了。不要百年。這種一定要滅。列位若還不信。睜眼看看從通商以來。只有五十年。已弄得一個民窮財盡。若
是各國瓜分了中國。一切礦山。鐵路。輪船。電綫。以及種種製造。都是洋人的。中國人的家財。中國人的職業。一齊
失了。還可想得嗎。最上的做一個買辦通事。極下的連那粗重的工程。都當不得。一年辛苦所得的工資。納各國
的稅還不夠。那裏還養身家。中國的人日少一日。各國的人日多一日。中國人口全滅了。中國的地方他全得了。
不在這時拚命捨死保住幾塊地方。世界雖然廣大。只怕沒有中國人住的地方了。不但中國人沒有地方可以
住。恐怕到後來世界上。連中國人種的影子都沒有了。

第二須知各國就是瓜分了中國之後。必定仍舊留着滿洲政府。壓制漢人。列位。你道今日中國還是滿洲政府

的嗎。早已是各國的了。那些財政權。鐵道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洋人全不要費力。要怎麼樣。只要下一個號令。滿洲政府遂立刻奉行。中國雖說未曾瓜分。其實已經瓜分數十年了。從前不過是暗中瓜分。於今却是實行瓜分。不過在滿洲政府的上。建設各國的政府。在各省督撫的上。建設各國的督撫。到那時我們要想一舉一動。各國政府就要下一個令。把滿洲政府。滿洲政府下一道電諭。把各省督撫。各省督撫下一道公文。把各府州縣。立刻就代各國剿除得乾乾淨淨了。爾等食毛踐土。具有天良。當此時勢艱難。輕舉妄動。上貽君父之憂。殊堪痛恨的話。又要說了。我們漢人死到盡頭。那滿洲政府對於漢人的勢力。依然還在。漢人死完了。滿洲政府也就沒有了。故我們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從何處勤哩。有人說道。中國於今不可自生內亂。使洋人得間。這話我亦深以為然。倘若滿洲政府從此勵精求治。維新變法。破除滿漢的意見。一切奸臣。盡行革去。一切忠賢。盡行登用。決意和各國捨死一戰。我也很願把從前的意見丟了。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同政府抵抗那各國。怎奈他拿定事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隸的主見。任你口說出血來。他總是不理。自從俄國復佔了東三省之後。瓜分的話。日甚一日。外國的人都替中國害怕。人人都說中國滅種的日子到了。那裏曉得自皇太后以至大小官員。日日在頤和園看戲作樂。全不動心。今年謁西陵。用銀三百萬。皇太后的生日。各官的貢獻。比上年還要多十倍。明年皇太后七旬萬壽。預備一千五百萬銀子做慶典。北京不破。斷不肯停的。馬玉崑在某洋行買洋槍三千桿。要銀數萬兩。戶部不肯出。皇太后修某宮殿。八十萬銀子又有了。你看這等情形。還可扶助嗎。中國自古以來。被那君臣大義的邪說所誤。任憑什麼昏君。把百姓害到盡頭。做百

姓的總不能出來說句話。不知孟子說道。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君若是不好。百姓儘可另立一個。何況滿洲原是外國的鞭子。盜佔中國。殺去中國的人民無數。是我祖宗的大仇。於今他又將我四萬萬漢人。盡數送入枉死城中。永做無頭之鬼。尚不想個法子。脫了他的羅網。還要依他的言語。做他的死奴隸。豈是情願絕子絕孫。絕後代麼。印度亡了。印度王的王位還在。越南亡了。越南王的王位還在。只可憐印度越南的百姓。於今好似牛馬一般。那滿洲政府。明知天下不是他自己的。把四萬萬個人。做四萬萬隻羊。每日送幾千。也做得數十年的人情。人情是滿洲得了。只可憐宰殺割烹的苦楚。都是漢人受了。那些迂腐小儒。至今還說忠君。忠君。遵旨。遵旨。不知和他有甚麼冤孽。總要把漢人害得沒有種子方休。天天。天天。那項得罪了他。爲何忍下這般毒手呀。

第三須知事到今日。斷不能再講預備救中國了。只有死死苦戰。纔能救得中國。中國的毛病。平時沒有說預備。到了臨危。方說預備。及事過了。又忘記了。自道光以來。每次講和。都因從前毫無預備。措手不及。不如暫時受些委屈。等到後來預備好了。再和各國打仗。那知到了後來。另是一樣的話。所以受的委屈。一次重過一次。等到今日各國要實行瓜分了。那預備仍是一點兒沒有。如今還說後來再預備。不但是說說謊話罷了。就是要預備。也無從預備了。試看俄人在東三省。把中國兵勇的槍礮。盡行追繳。不許民間設立團練。兩人並行。都要治罪。還有預備可說嗎。要瓜分中國。豈容你預備。你預備一分。他的勢子增進一丈。我的國勢墮落十丈。比如一爐火。千個人添柴添炭。一個人慢慢運水。那火能打滅嗎。兵臨境上。你方纔講學問。講教育。講開通風氣。猶如得了急症。打發人往千萬里之外。買滋補的藥。直等到病人的屍首都爛了。買藥的人。還沒有回來。怎麼能救急呢。爲今之

計。惟有不顧成敗。節節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等到有了基礎。再講立國的道理。此時不把中國救住。以後真想恢復了。滿洲以五百萬的野蠻種族。尙能佔中國二百六十年。各國以七八萬萬的文明種族。分佔中國。怎麼能恢復呢。我聽過多少人說。國已亡了。惟有預備瓜分以後的事。我不知他說預備何事。大約是預備做奴隸罷。此時中國雖說危急。洋兵還沒深入。還沒實行瓜分。等到四處有了洋兵。和俄國在東三省一般。一言一語。都不能自由。縱你有天大的本領。怎麼用得出呢。那就不到滅種不休了。所以要保皇的。這時候可以保了。過這時沒有皇了。要革命的。這時可以革了。過了這時沒有命了。一刻千金。時乎時乎不再來。我親愛的同胞。快醒。快醒。不要再睡了。

第四須知這時多死幾人。以後方能多救幾人。於今的人。多說國勢已不可救了。徒然多害生靈。也犯不着。不如大家就降了各國爲兵。唉。照這樣辦法。各國一定把中國人看得極輕。以爲這等賤種。任憑我如何殘暴。他總不敢出來做聲。一切無情無理的毒手段。都要做了出來。中國人種那就亡得成了。此時大家都死得轟轟烈烈。各國都知道中國人不可輕視。也就不敢十分野蠻待中國人了。凡事易得到手的。決不愛惜。難得到手的。方能愛惜。這是的確的道理。你看金國把宋朝徽宗欽宗兩個皇帝捉去。宋朝的百姓。不戰自降。後來元世祖滅了宋朝。看見中國人容易做別人的奴隸。從沒報過金國的仇。遂想把中國的人殺盡。把中國做爲牧牛馬的草場。耶律楚材說道。不如留了他們。以納糧餉。後來纔免。雖因此中國人僥倖得生。但是待漢人殘酷的了不得。明末的時候。各處起義兵拒滿洲的。不計其數。那殉節錄所載拒滿的忠臣。共有三千六百個。所以清朝待漢人。比元朝好。

得多了。到了乾隆年間。修纂國史。把投降他的官員。如洪承疇等。盡列在貳臣傳中。不放在人數上算賬。明朝死難的人都加諡號。建立祠堂。錄用他的後裔。譬如強盜強姦人的婦女。一個是寧死不從。被他殺了。一個是甘心從他。到了後日。那強盜一定稱獎。那不從他的是貞節。罵那從他的是淫婦。那淫婦雖忍辱想從強盜終身。這強盜一定不答應。所受的磨折。比那貞節女當日被強盜一刀兩段的。其苦更加萬倍。那貪生怕死的人。他的下場一定和這淫婦一樣。故我勸列位。撞着可死的機會。這死一定不要怕。我雖死了。我的子孫。還有些利益。比那受盡無窮的恥辱。到頭終不能免一死。死了更無後望的。不好得多嗎。秦西的大儒。有兩句格言。犧牲個人。（指把一個人的利益不要。）以爲社會。（指爲公衆謀利益。）犧牲現在。（指把現在的眷戀丟了。）以爲將來。（指替後人造福。）這兩句話。我願大家常常諷誦。

第五須知種族二字。最要認得明白。分得清楚。世界有五個大洲。一個名叫亞細亞洲。（又稱亞洲。中國日本高麗印度都在這洲。）一個名叫歐羅巴洲。（又稱歐洲。俄英德法等國都在這洲。）一個名叫阿非利加洲。（又稱非洲。從前有數十國。現在都被歐洲各國滅了。）一個名叫澳非利加洲。（又稱澳洲。被英國佔領。）以上四洲。共在東半球。（地形如球。在東的稱東半球。在西的稱西半球。）一個名叫阿美利加洲。（又稱美洲。美利堅墨西哥都在這洲。）獨在西半球。住在五洲的人。也有五種。一黃色種。（又稱黃種。）亞洲的國。除了五印度的人。（印度人也是歐洲的白色種。但年數好久了。所以面上變爲黑色。）皆是黃種人。二白色種。（又稱白種。歐洲各國的人。及現在美洲各國人都是這種。）三紅色種。（美洲的土人。）四黑色種。（非洲的人。）五櫻色種。

（南洋羣島的人）單就黃種而論。又分漢種。（始祖黃帝於四千三百餘年前。自中國的西北來。戰勝了蚩尤。把從前在中國的老族苗族趕走。在黃河兩岸。建立國家。現在中國內部十八省的四萬萬人。皆是黃帝公公的子孫。號稱漢種。）二苗種。（從前遍中國皆是這種人。於今只有雲貴兩廣稍爲有些。）三東胡種。（就是從前的金。現在的滿洲。人口有五百萬。）四蒙古種。（就是從前的元朝。現在內外蒙古。人口有二百萬。）其餘的種族。不必細講。合黃種。白種。黑種。紅種。纓色種的人口算起來。有一十六萬萬。黃種五萬萬餘。（百年前有八萬萬。現在減了三萬萬。）白種八萬萬。（百年前只五萬萬。現在多三萬萬。）黑種不足二萬萬。（百年前多一倍。）紅種數百萬。（百年前多十倍。）纓色種二千餘萬。（百年前多兩倍。）五種人中。只有白種年年加多。其餘四種。都年年減少。這是何故呢。因爲世界萬國。都被白種人滅了。（亞洲百餘國。美洲數十國。非洲數十國。澳洲南洋羣島各國。都是那白色種的俄羅斯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奧大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美利堅墨西哥巴西秘魯各國的屬國。只有中國和日本等數國沒滅。中國若亡了。日本等國也不可保了。）這四種人不曉得把自己祖傳的地方守住。甘心讓與外種人。那種怎能不少呢。這種族的感情。是從胎裏帶來的。對於自己種族的人。一定是相親相愛。對於以外種族的人。一定是相殘相殺。自己沒有父。認別人做父。一定沒有像親父的恩愛。自己沒有兄弟。認別人做兄弟。一定沒有像親兄弟的和睦。譬如一份家產。自己不要。送把別人。倒向別人求衣食。這可靠得住嗎。這四種人。不曉得這個道理。以爲別人佔了我國。也是無妨的。誰知後來就要滅種哩。所以文明各國。如有外種人要佔他的國度。他寧可全種戰死。決不做外種的奴隸。（西洋各國。沒有一國不是這

樣。所以極小的國。不及中國一縣。各大國都不敢滅他。日本的國民。現在力逼政府和俄國開戰。那國民說道。就是戰了不勝。日本人都死了。也留得一個大日本的國現在世。不然。這時候不戰。中國亡了。日本也要亡的。早遲總是一死。不如在今日死了。日本是一個很強的國。他的人民顧及後來。還如此激昂。怎麼我中國人身當滅亡地步的。倒一毫不動哩。唉。可歎。只有中國從來不知有種族的分別。蒙古滿洲來了。照例當兵納糧。西洋人來了。也照例當兵納糧。不要外種人動手。自己可以殺盡。禽獸也知各顧自己的同種。中國人真是連禽獸都不如了。俗話說得好。人不親外姓。兩姓相爭。一定是幫同姓。斷沒有幫外姓的。但是平常的姓。都是從一姓分出來的。漢種是一個大姓。黃帝是一個大始祖。凡不同漢種。不是黃帝的子孫的。統統都是外姓。斷不可幫他的。若幫了他。是不要祖宗了。你不要祖宗的人。就是畜生。

第六須知國家是人人有份的。萬不可絲毫不管。隨他怎樣的。中國的人。最可恥的。是不曉得國家與身家有密接的關係。以爲國是國。我是我。國家有難。與我何干。只要我的身家可保。管什麼國家好不好。不知身家都在國家之內。國家不保。身家怎麼能保呢。國家譬如一隻船。皇帝是一個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資本的東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要着急。東家越加要着急。倘若舵工水手不能辦事。東家一定要把這些舵工水手換了。另用一班人。纔是道理。斷沒有袖手旁觀。不管那船的好壞。任那舵工水手胡亂行駛的道理。既我是這個國的國民。怎麼可以不管國家的好歹。任那皇帝官府胡行亂爲呢。皇帝官府盡心爲國。我一定要幫他的忙。皇帝官府敗壞國家。我一定不答應他。這方算做東家的職分。古來的陋儒。不說忠國。只說忠君。那做皇帝

的。也就把國度據爲他一人。的私產。這那人民忠他一人。倘若國家當真是他一家的。我自可不必管他。但是只因爲這國家。斷斷是公共的產業。斷斷不是他做皇帝的一家的產業。有人侵佔我的國家。即是侵佔我的產業。有人盜賣我的國家。即是盜賣我的產業。人來侵佔我的產業。盜賣我的產業。都不大家出來拚命。這也不算是一個人了。

第七須知要拒外人。須要先學外人的長處。於今的人。都說西洋各國。富強得很。却不知道他怎麼樣富強的。所以雖是恨他。他的長處。倒不可以不去學他。譬如與我有仇的人家。他辦的事體很好。却因爲有仇。不肯學他。這仇怎麼能報呢。他若是好。我要比他更好。然後纔可以報得仇呢。日本國從前很恨西洋人。見了西洋人。就要殺他。有藏一部洋書的。就把他全家殺盡。到了明治初年。曉得空恨洋人不行。就變了從前的主意。一切都學西洋。連那衣服頭髮。都學了洋人的裝束。（日本從前用中國古時的裝束。）從外面看起來。好像是變了洋人了。却不知他恨洋人的心。比從前還要增長幾倍。所有用洋人的地方。一概改用日本人。洋人從前所得日本人的權利。一概爭回來。洋人到了日本國。一點不能無禮亂爲。不比在中國。可以任意胡行。這是何故呢。因爲洋人的長處。日本都學到了手。國勢也和洋人一樣。所以不怕洋人。洋人也奈何他不得。中國和日本。正是反比例。洋人的長處。一點不肯學。有說洋人學問好的。便罵他想做洋鬼子。洋人的洋烟。（日本一切洋人的東西都有。只有洋烟沒有。）及一切沒有用的東西。倒是沒有不喜歡的。更有一稀奇的事。各國都只用本國的銀圓鈔票。不用外國的銀圓鈔票。就是用他的。亦只做得七折八折。只有中國倒要用外國的銀圓鈔票。（日本一元的銀圓。本國

不用通行中國。自己的銀圓鈔票。倒難通行。這也可算保守國粹嗎。平日所吃所穿所用的東西。無一不是從洋人來的。只不肯學他的製造。這等思想。真真不可思議了。有人口口說打洋人。却不講洋人怎麼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一經事到臨危。空拳也要打他幾下。平時却不可預存這個心。即如他的槍能打三四里。一分時能發十餘響。鳥槍只能打十餘丈。數分時只能發一響。不學他的槍。能打得他倒嗎。其餘洋人的長處。數不勝數。他們最大的長處。大約是人人有學問。（把沒有學問的不當人）有公德。（待同種却有公德。待外種却全無公德）知愛國。（愛自己的國。決不愛他人的國）一切陸軍。海軍。（各國的將官。都在學堂讀書二三十年。天文地理。兵法武藝。無一不精。軍人亦很有學問）政治。工藝。無不精益求精。這些事體。中國那一項不應該學呢。俗語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學。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學他。越學他。越能報他。不學斷不能報。就是這時不能學得完備。粗淺也要學他幾分。形式或者可以慢些。精神一定要學。（精神指愛國。有公德。不做外種的奴隸）要想學他。一定要開學堂。派送留學生。於今的人。多有仇恨留學生的。以為留學生多半染了洋派。喜歡說排滿革命。一定是要扶助洋人的。不知外面的洋派。不甚要緊。且看他心內如何。（於日本可知）他說排滿革命。也有不得已之苦衷。（前已說過。不是故意要說這些奇話）想得利益。（留學生若是貪圖利益。明明翰林進士的出身。不要倒要做斷頭的事。沒有這樣蠢了。至於忍恥含羞。就學仇人的國。原想習點本領。返救祖國。豈有為洋人用的理。即有此等人。也只有待他敗露。任憑同胞將他捉來。千刀萬剮。比常人加十倍治罪。此時却難一筆抹殺）同胞。同胞。現在固然不是為學的時候。但這等頑固心思。到了這個時候。尚不化

去也就不好說了。

第八須知要想自強。當先去掉自己的短處。中國的人。常常自誇爲文明種族。禮義之邦。從前我祖宗的時候。原是不錯。但到了今日。奸盜詐僞。無所不爲。一點古風也沒有了。做官的只曉得貪財愛寶。帶兵的只曉得貪生怕死。讀書的只曉得想科名。其餘一切的事都不管。上下中三等的人。天良喪盡。廉恥全無。一點知識沒開。一點學問沒有。迂腐固陋。信鬼信怪。男吸洋烟。女纏雙足。遊民成羣。盜賊遍野。居處好似畜圈。行爲猶如蠻人。言語無信。愛錢如命。所到的國。都罵爲野蠻賤種。不准上岸。不准停留。國家被外國欺陵到極處。還是不知不覺。不知恥辱。只知自私自利。瓜分到了目前。依然歡喜歌舞。做農做工做商的。只死守着那古法。不知自出新奇。與外國競爭。無恥的人。倒要借外國人的勢力。欺壓本國。隨便什麼國來。都可做他的奴隸。一國的人。都把武藝看得極輕。（俗話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全不以兵事爲意。外兵來了。只有束手待斃。其餘各項的醜處。一言難盡。醜不可言。大家若不從此另換心腸。痛加改悔。恐怕不要洋人來滅。也要自己滅種了。

第九須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蠻排外。文明排外的辦法。平日待各國的人。外面極其平和。所有教堂教士商人。盡要保護。內裏却刻刻提防他。如他要佔我的權利。一絲兒不能。（如他要在我的地方修鐵路。買礦山。及駐紮洋兵。設立洋官等事。要侵我的利權的。都不可許。）與他開起戰來。他用千萬黃金請我。我決不去。他要買我糧餉食物。我決不賣。（俄國在東三省出重價向日本商民買煤。日本商民硬不賣與他。）他要我探消息。我決不肯。在兩軍陣前。有進無退。已不得把他殺盡。洋兵以外的洋人。一概不傷他。洋兵若是降了擒了。也不殺。

害（萬國公法都是這樣。所以使敵人離心。不至死戰。若一概殺了。他必定死戰起來。沒有人降了。）這是文明排外的辦法。（現在排外。只能自己保住本國足了。不能滅洋人的國。日後仍舊要和。故必定要用文明排外。）野蠻排外的辦法。全沒有規矩宗旨。忽然聚集數千百人。焚燬幾座教堂。殺幾個教士教民。以及遊歷的洋員。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盡了。洋兵一到。一哄走了。割地賠款。一概不管。這是野蠻排外的辦法。這兩種辦法。那樁好。那樁歹。不用講了。列位若是單逞着意氣。野蠻排外。也可使得。若有愛國的心腸。這野蠻排外。斷斷不可行的。第十須知這排外事業。無有了時。各國若想瓜分我國。二十歲以上的人不死盡。斷不任他瓜分。萬一被他瓜分了。以後的人。滿了二十歲。即當起來驅逐各國。一代不能。接及十代。十代不能。接及百代。百代不能。接及千代。漢人若不建設國家。把中國全國恢復轉來。這排外的事。永沒有了期。有甘心做各國的奴隸。不替祖宗報仇的。生不准進祖祠。死不准進祖山。族中有權力的。可以隨便將他處死。海石可枯。此心不枯。天地有盡。此恨不盡。我後輩千萬不可忘了這二句話。十個須知講完了。又有十條奉勸。

第一奉勸做官的人。要盡忠報國。我這報國二字。不是要諸君替滿洲殺害同胞。乃是要諸君替漢人保守疆土。因為國家是漢人的國家。滿洲不過偶然替漢人代理。諸君所吃的俸祿。都是漢人的。自應當替漢人辦事。有利於漢人的。必要盡心去辦。漢人強了。滿洲也無憂了。（滿洲寧以天下送之外國。只恐怕漢人得勢。實在糊塗極了。因為各國與滿洲有甚麼恩愛。各國斷不肯保全滿洲。）漢人不存。滿洲一定要先滅。為漢人就是為滿洲。專為滿洲。就害了滿洲。（張之洞所以是滿洲的罪人。）至於愛財利己。害國傷民的事。一概做不得。更不消說。我

看近日做官的。又把趨奉滿洲的心腸。趨奉洋人。應承洋人的意旨。比聖旨還要重些。洋人沒來。已先預備做洋人的順官。不以爲恥。反以爲榮。我以為諸君的計太左了。諸君的主意。不過想做官罷了。不知各國那裏有官來把你們做。他得了中國。一定先從諸君殺起。諸君不信。你看奉天將軍增祺。從前誠心歸服俄人。俄人講一句。他就依一句。那知俄人今年再佔奉天。遂把他囚了。如今生死還不能定。東三省的官員。平日趨奉俄人。無所不至。都被俄人趕逐出境。利益一點沒得。徒遭千人的唾罵。有甚麼益處呢。我勸諸君切不可學。官大的倡獨立。官小的與城共存亡。寧爲種族死。不做無義生。這方算諸君的天職。

第二奉勸當兵的人。要捨生取義。列位。這當兵二字。是人生第一要盡的義務。國家既是人人有份。自應該人人保守國家的權利。要想保守國家的權利。自應該人人皆兵。所以各國都把當兵看得極重。王子他要當兵三年。其餘的人更可想。平日紀律極嚴。操練極勤。和外國開起戰來。有進無退。就是戰死了。那家也不悲傷。以爲享了國家的利益。就應當擔任國家的義務。至於賣國投降的人。實在少得很。不比中國把兵看得極輕。一點操練沒有。替滿洲殺同胞。倒能殺得幾個。替同胞殺洋兵。就沒有用了。聽說洋人口糧多些。那心中躍躍欲動。就想吃洋人的糧。甘心爲國捐軀的。很少很少。於今中國的兵都是這樣。怎麼不亡呢。漢種的存亡。都在諸君身上。諸君死一個。漢人就救得千個。諸君怎麼惜一人的命。置千個同胞不救呢。人生終有一死。只要死得磊落光明。救同胞而死。何等磊落。何等光明。千古莫不敬重大宋的岳爺。無非因他能替同胞殺鞑子。諸君若能替同胞殺鬼子。就是死了。後人也是一樣敬重。怎的不好呢。

第三奉勸世家貴族。毀家紓難。世家貴族。受國家的利益。較常人多些。國家亡了。所受的慘。也要較常人重些。明朝李闖王將到北京的時候。崇禎皇帝叫那世家貴族。各拿家財出來助餉。各人都吝嗇不肯。及李闖王破了北京。世家貴族。都受了砲烙之刑。活活拷死。家財抄沒。當時若肯把少半家財。拿出來助餉。北京又怎麼能破。北京沒破之前。武昌有一個楚王。家貲百萬。張獻忠李闖王兵馬將到。大學士賀逢聖告老在家。親見楚王道。人馬儘有。只要大王拿出家財充餉。楚王一金不出。張獻忠到了。先把楚王一家。放在一個大竹籃內。投到江心。張兩面長圍。盡把武漢的人。驅入大江。打入楚王府中。金銀堆積如山。獻忠歎道。有如此的財。不把來招兵。朱鬍子真庸人了。又有一個福王。富堪敵國。也不肯把家財助餉。被賊捉去。殺一隻鹿。和福王的肉（福王極肥胖）一同吃了。名叫福祿酒。後來滿洲到了南京。各世爵都投降了。只想爵位依然尚在。那知滿洲把各人的家財。一概查抄。充公。有一個徐青山。係魏國公徐達的後代。後來流落討飯。當了一個打板的板子手。辱沒祖宗到了極處了。明末最難的是餉。倘若各世家貴族。都肯把家財拿出來。莫說一個流寇。十個流寇。也不足平哩。先前以爲國家壞了。家財仍舊可以保得住。誰知家財與國一齊去了。性命都是難保。雖要懊悔。也懊悔不及。真真好蠢呀。波蘭國被俄與德三國瓜分。俄國把波蘭的貴族。盡數送至常年有雪的西伯利亞。老少共三萬餘口。在路死了一半。既到那處。滿目荒涼。比死去的更慘萬倍。庚子年聯軍進京。王爺尙書。被洋人捉去當奴隸拉車子。受苦不過的。往往自盡。瓜分之後。那慘酷更要再加百倍了。我看現在的世家貴族。實在快活得很。不知別人或者還有生路。只這世家貴族。一定是有死無生。外國人即或不殺。本國的兵民。斷難饒恕你。況且外國人也是不放手的。近看庚

子年。還看波蘭。就可曉得了。只有把架子放下來。每年要用一萬的。止用一千。所餘的九千。來辦公事。降心下氣。和那平民黨。維新黨。同心合德。不分畛域。共圖抵制外國。一切大禍。可免。還有保國的功勞。人人還要愛戴。沒有比這計更上的了。如若不然。我也不能替諸君設想了。

第四奉勸讀書士子。明是會說。必要會行。我看近來的言論。發達到了極處。民權革命。平等自由。幾成了口頭禪。又有甚麼民族主義。保皇主義。立憲主義。無不各抒偉議。都有理信可執。但總沒見有人實行過。自瓜分的信確了之後。連那議論都沒有人發了。所謂愛國黨。留學生。影子都不見了。從偏僻之處。尋出一二個。問他何不奔赴內地。實行平日所抱的主義。答道我現在沒有學問。沒有資格。回去不能辦一點事。問他這學問資格何時有呢。答道最遲十年。早則五六年。問這瓜分之期何日到。答道遠則一年。近則一月。呵呵。當他高談闊論的時候。怎麼不計及沒有學問。沒有資格。到了要實行的時節。就說沒有學問。沒有資格。等到你有了學問資格的時候。中國早已亡了。難道要你回去開追悼會不成。這學問資格。非是生來就有的。歷練得多。也可長進。試看日本當年傾幕的志士。有什麼學問資格。只憑熱心去做。若沒有這等熱心。中國從前也曾有有學問。有資格的人。可曾辦出什麼事來。所謂瓜分之後。也要講學問。是爲瓜分以後的人說話。不是爲現在的人說話。若現在的人。不多流些血。力救中國。不瓜分。只空口說說白話。要便後來的人。在數百年之後。講民族。講恢復。那個肯信。只有現在捨死做幾次。實在無可如何了。那後輩或者體諒前輩的心事。接踵繼起。斷沒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那諸葛武侯出師表上。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漢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以待亡。不如伐之。又謂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的話。我們應該常常誦。有人謂大家都死了。這國一亡之後。遂沒有人布文明種子了。這話我也以為然。但總要有一半開通人先死。倘若大家都想布文明種子。一個不肯死。這便不是文明種子。乃是奴隸種子了。布文明種子的人。自有人做人所不爲的。我便當先做。這方算是真讀書人。

第五勸富的捨錢。世間之上。最能做事業。最能得名譽的。莫過於家富的人。蓋沒有資本的人。隨便做什麼事。都是力不從心。譬如現在要拒洋人。槍砲少得很。如能獨捐巨款。買槍砲千枝萬枝。或因軍餉不足。助軍餉捐。那功勞比什麼人都大幾倍。其餘開辦學堂。印送新書。以及演說會。體育會。禁煙足會。戒洋煙會。警察團練等事。都是沒錢不辦。有能出錢辦的。其功德大得很。更有不要助捐。於自己有重息。於國家有大利的一樁事。如集資設立公司。修設輪船鐵路電綫。及各種機器局。製造局。採煉各礦。這些事體。多有利可得。爲何不辦呢。把銀錢坐收在家。真是可惜。把這錢會用了。就能取名得譽。不會用了。就能招災惹禍。你看自古換朝的時候。受盡苦楚的。不是那富戶嗎。揚州十日記上所載。滿兵將到揚州。那些富戶一文錢不肯出。及城破了。爭出錢買命。一隊去了一隊又來。有出過萬金。終不免於死的。我鄉父老相傳明末的富戶。被滿兵捉去。把竹絲所做的大簍繫。中穿一心。戴在頸上。周圍點火。要他說出金銀埋在何處。盡行說出。仍舊以爲不止有此數。就活活燒死。又某小說書所載。有一富翁。積金百萬。不肯亂用一文。恐怕人偷去金銀。四布鐵菱角。因此人喊他做鐵菱角。滿兵一到。把驢馬裝運金銀。不上半天。就乾乾淨淨。那人見一世辛苦所積。一朝去了。遂立時氣死。滿洲入關的時候。有什麼餉。偏偏有人替他積着。早若是拿出來打滿洲。滿洲那裏還有今日呢。猶太人會積財。只因沒有國。所有的都被別人得

去。英國佔印度。所有富戶的田租。一概充公。於今印度每年有賦稅二萬八千萬兩。（中國只有賦稅八千萬兩。）三份之一。是從前富戶的田租。日本佔臺灣。有一個姓林的紳士。有數千萬的家貲。用他一家。也可敵住日本。私地向日本投降。獻銀數百萬。日本一入臺灣。他在臺灣的產業。日本一概查抄。現在臺灣的富戶。盡變了窮民。新出的財主。皆是日本人了。諸君當知國保了。家財自在。國若不保。家財斷不能保住的。列位此刻尙見不透。沒有日子了。

第六勸窮的捨命。中國的窮民。最佔多數。於是他們常常想天下亂了。以爲天下亂了。這些富戶。與他一樣的受苦。更有不肖之輩。存一個乘濁水捉魚的心事。不知天下亂了。富戶固然吃虧。窮民也沒有便宜可佔。平時尙能用。力掙幾個錢。刀兵四起。那一個請你來做工。況且洋人佔了天下。愈加了不得。他最重的是富戶。最賤的是窮民。他本國的窮民。不把在人內算數。何況於所征服的敵國。一定見富者窮。窮者變牛馬。我聽見多少人說。洋人也要人抬轎擔擔。那怕沒有工做。要擔什麼心。不爭主權。只要有奴隸做。我也沒有話和他說了。但是洋人一切都用機器。人工一定不要。一般窮民怎麼得了。他因爲本國人多。無地安插。所以遠遠搶佔別人的土地。中國的人住得無處安針。最多的又是窮民。不把你們害盡。叫他到那裏去住。我曉得洋人初到。一定用巧言哄誘。還要施一點小恩惠。但是到了後來。方曉得他很。試問他費了許多的金銀。用了許多的心力。不是謀害你們。他爲別的什麼呢。他有恩惠。怎麼不施在本國。來施你們。把餌釣魚。不是把餌給魚吃。乃是要魚上釣。你吃了他的餌。他一定要吃你的肉。今日沒有別法。洋兵若來。只有大家拚命死打。洋人打退了。再迫官府把各人的生計。想一個好

法子。必定要人人足衣足食。這方是列位的道理。

第七勸新舊兩黨。各除意見。於今的時候。有甚麼新舊。新的也要愛國。舊的也要愛國。同是愛國。就沒有不同之處。至於應用的方法。總以合時宜爲主。萬不能執拘。即有不合。彼此都要和平相商。不可挾持私見。詩經上說得好。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現在甚麼時候。還可做那鬩牆之事麼。我有新舊之分。在洋人看起來。就沒有新舊。只要是漢人。一樣的下毒手。故我剖心泣血。勸列位總要把從前的意見捐除。纔是好哩。

第八勸江湖朋友。改變方針。那些走江湖的。種類很多。就中哥老會。三合會。各省游勇。最佔多數。想做大事。也有不少。沒有志氣。只想尋幾個錢度日的。也有好多。這等人就是起事。也沒有什麼思想。不過圖奸淫擄掠四字。或者借個名目。說是復明滅清。或者說是扶清滅洋。一點團體沒有。上的上山。下的下水。一切事做不出來。窮而無計的時候。喪滅天良的。也就降了洋人。替洋人殺起同胞來。和東三省的馬賊一樣。我不怕洋人。就怕這等不知祖國只圖一己的人。我實在要吃他的肉。但江湖的豪傑。一定是愛國的男兒。平生憤恨外族侵陵中國。所以結集黨羽。無非是想爲漢種出力。打救同胞。決不是爲一人的富貴。做洋人的內應。須知做事以得人心爲主。若是紀律不嚴。人人怨恨。這怎麼能行得去呢。我起初恨各處鄉團。不應該違拒太平王。後來曉得也難怪他。太平王的部下。不免騷擾民間。人心都不順他。因此生出反對來。若太平王當日。秋毫不犯。這鄉團也就不阻抗他了。所以我勸列位起事。這人民一定不可得罪的。又現在各種會黨。彼此都不通。不知蚊子最小。因爲多了。那聲音如雷一般。獅子最大。單獨一個。也顯不出威風來。各做各的。怎麼行呢。一定是要互相聯絡。此發彼應。纔行。我更有

一句話奉勸。我們內裏的事情沒有辦好。輕舉妄動。或燒教堂。或開租界。好像請洋人來干涉。這也是犯不着。暗地組織。等到洋人實在想侵奪中國了。大家一齊俱起。照着文明排外的辦法。使他無理可講。我有理可說。不使他佔半點便宜。生爲漢種人。死爲漢種鬼。弄到水盡山窮。終不拜那洋人的下風。這方算是大豪傑。大國民。我所望於列位的。如此如此。不知列位都以爲是否。

第九勸教民當以愛國爲主。教與國不同。教可以自由奉教。國是斷斷不能容別人侵奪的。歐洲各國。一國之中有數教。毫不禁制。無論何教的人。都愛自己生長的國。譬如天主教皇在羅馬。倘若羅馬人要侵奪各國。這各國的天主教人。一定要替本國抵拒羅馬人。就是教皇親來。也是不答應的。日本國從前信奉儒教。有一個道學先生。門徒很多。一日有個門徒問先生道。我們最尊敬孔子。倘若孔子現在沒死。中國把他做爲大將。征討我國。我們怎麼做法呢。先生答道。孔子是主張愛國的。我們若降了孔子。便是孔子的罪人了。只有齊心死拒。把孔子擒來。這方算得行了孔子的道。各國的人。不阻止行外國的教。所以別人的好處。能够取到手。沒有自尊自大的弊習。但是只容他行教。却不容他佔本國的土地。所以國國都強盛得很。中國人有些拚命要與洋教爲仇。有些一入了教。就好像變了外國人。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反要仗着教的勢力。欺侮我們中國人。不知這中國是自從祖宗以來。生長在此的。丟了祖宗。怎麼可以算人呢。一入了教。還有些人平素相愛的朋友親戚。都不要了。只認得洋人。洋人要他的國。他也允許。洋人要殺他的朋友親戚。他也允許。唉。世間之上。那有這樣的教呢。各教的書。我也讀過看過。無一不說國當愛的。倘若信耶穌的道。人不要愛本國的。這真是耶穌的罪人了。我也曉得各位

有因爲被官府欺侮。不過。所以如此的。但是中國人極多。少數人得罪了你。未必中國全數人都得罪了你。祖宗也沒有虧負你。怎麼受了小氣。遂連祖宗都不要了。好人家請先生。不論何國都可請得的。這先生一定要敬重他。但是我這父母兄弟也是不可丟的。先生若是謀害我的家起來。我也可答應他嗎。教士好比是一個先生。中國好比是我的家。教士滅我的國。怎麼可應允他呢。況併不是教士。不過教士國的人呢。（各國教師不管國政。）我勸列位信教是可以信的。這國是一定要愛的。

第十勸婦女必定也要想救國。中國人四萬萬。婦女居了一半。亡國的慘禍。女子和男子一樣。一齊都要受的。那救國的責任。也應和男子一樣。一定要擔任的。中國素來重男卑女。婦女都纏了雙足。死處閨中。一點學問沒有。那裏曉得救國。但見現在是擴張女權的時候。女學堂也開了。不纏足會也立了。凡我的女同胞。急急應該把腳放了。入了女學堂。講些學問。把救國的擔子。也擔在身上。替數千年的婦女吐氣。你看法蘭西革命。不有那位羅蘭夫人嗎。俄羅斯虛無黨的女傑。不是那位蘇菲尼亞嗎。就是中國從前。也有那木蘭從軍。秦良玉殺賊。都是女人所幹的事業。爲何今日女子就不能這樣呢。我看婦女們的勢力。比男子還要大些。男子一舉一動。大半都受女子的牽制。女子若是想救國。只要日夜聳動男子去做。男子沒有不從命的。況且演壇演說。軍中看病。更要女子方好。婦女救國的責任。這樣兒大。我女同胞們。怎麼都拋棄了責任不問呢。我的話講到這裏也講完了。我願我同胞呀。

醒來。醒來。快快醒來。快快醒來。不要睡的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我知道我所最親最愛的同胞。不過從前深處

黑闇。沒有聞過這等道理。一經聞過。這愛國的心。一定要發達了。這救國的事。一定就要勇任了。前死後繼。百折不回。我漢種一定能够建立個極完全的國家。橫絕五大洲。我敢爲同胞祝曰。漢種萬歲。中國萬歲。

是時留學生反對日本之取締規則。因陳天華之死。更加激烈。相率歸國者日衆。汪精衛、胡漢民等。組織留學維持會。風潮漸平息。予憤而離日本。適日本東洋宣教會主教中田重治渡英。予卽偕行。過上海。并引中田主教游武昌四日。住高家巷聖公會胡蘭亭收師家。藉以與日知會重要幹部劉敬安、馮特民等秘商。潘善伯亦來與中田主教相見。當時潘善伯充武昌軍中譯員。與中田主教亦屬師生之誼。潘善伯入日知會。漸與劉敬安、馮特民參加革命之運動矣。予在日知會。將東京同盟會之組織。一一介紹於劉敬安、馮特民二人。并請劉、馮二人爲同盟會之主盟人。自此同盟會與日知會之聲氣。息息相通矣。是年劉敬安僅二十八歲。尙未娶。有聖公會某女教習。欲與訂婚。劉敬安詢之予。予曰。君欲爲國犧牲。而忍遺孤兒寡婦受無窮之苦痛乎。敬安遂不娶。予因有遠行。引中田主教同行回鄉。見老母并妻子於曹家灣。僅一夕而出。次晨離家。小子文錫僅一歲。大聲呼爹爹不已。予與中田主教。因赴上海渡歐之船期迫。亦無暇戀戀於家庭也。抵上海後一二

日即乘法國郵船作無等艙之客。因予旅費不足。而中田主教之旅費亦僅敷三等艙之用。故同搭無等艙。船中遇同志張繼往南洋爪哇。受邱心榮之聘。而充邱燮亭所辦華僑公學之教員。過香港時。謁老同志陳少白。斯時少白主持中國報於香港。作南方鼓吹革命之惟一機關。馮自由亦在中國報辦事。招待予與張繼甚歡。予與張繼謁陳少白後。馮自由送予二人返法國郵船。陳少白并托予在倫敦作中國報之通訊員。

第五章 孫文革命之追記

先是甲午中東之役。廣東三合會會員乘機密購兵器及彈藥。并暗中募兵於汕頭西河香港三處。既而清兵累戰皆北。李鴻章至日媾和。結馬關條約。賠款二萬萬。又割我臺灣一省。無人更不能耐。因潛招諸地兵入省垣。謀一舉奪廣東。不幸於舉事前一夕洩謀。陸皓東以下數人就擒。（青天白日旗乃陸皓東所製）孫文僅以隻身遁澳門。因再至香港。渡日本。當時香港華字日報曾登有懸賞購拿廣告。以緝孫逸仙諸人。其文如下。

懸賞購匪。欽命廣東提刑按察使兼管全省驛傳事務。加三級記錄十次張。爲懸賞購匪事。照得土匪孫文。糾結夥黨。暗運軍火。約期在省城滋事一案。當經拿獲匪犯陸皓

東等多人審辦。惟尙有首要名匪孫文等，在逃未獲。亟應懸賞緝拿。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諭。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如能拿獲後開賞格有名匪犯解案。一經訊明定奪。即如數給與花紅銀兩。銀封存庫。犯到即給。慎勿懷疑觀望。至此外案內被誘匪徒。准其改過自新。免予深究。如能拿獲後開首要各匪解案。仍一律給賞。各宜凜遵勿違。特示。

計開

孫文、卽逸仙、香山縣東鄉翠微人、額角不寬、年約二十九歲、花紅銀一千元。

夏亞伯、新會縣人、肥矮面微麻、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一百元。

李亞舉、香山縣隆都鄉藍下村人、身高眼大、髮多白、年約五十三歲、花紅銀二百元。

李芝南、南海縣佛山人、年約三四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楊衢雲、香山縣人、本籍福建、右手共缺三指、年約三十九歲、花紅銀一千元。

劉秉祥、清遠縣人、身高、年約三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朱浩清、清遠縣人、年約二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陳少白、卽夔石、新會縣外海人、年約二十八、九歲、花紅銀一百元。

王質甫、江西人、身中面白、年約三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湯亞才、花縣人、身高微麻、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三百元。

吳子才、潮州人、身高額窄、年約四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莫亨、順德人、身矮、年約二十五、六歲、花紅銀一百元。

陳煥州、南海縣西樵鄉人、身胖微麻、年約三十二、三歲、花紅銀二百元。

侯艾泉、香山縣隆都鄉人、身高瘦、髮禿、年約五十歲、花紅銀二百元。

魏友琴、歸善縣南真村人、面圓有髮、年約三十七、八歲、花紅銀二百元。

黃麗彬、清遠縣人、矮瘦、年約二十四、五歲、花紅銀一百元。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示。

孫逸仙既抵橫濱、剪髮易服、經夏威夷以游美、轉至倫敦、一日偶游街市、途遇一中國人、問以足下爲中國人否、孫遽答曰、然、我廣東人也、其人曰、我亦廣東人、願過我寓一顧乎、則答曰、諾、因偕入一大廈、孰知卽清國公使館、其人卽偵探、孫遽被囚禁、其師康德立適

歸倫敦。聞之竭力援救。其事遂爲中英外交問題。時英國總理大臣沙利斯波。屢向清公使交涉。卒釋孫。於是孫逸仙之名大噪。孫爲中國革命黨首領之名。遂闢傳於世。

附錄一

孫中山先生年系

(吳稚暉)

丙寅 清同治五年。西一八六六。中山先生一歲。

生於是年十月六日。在香港縣之鄉間。洪楊軍被銷滅才三年。英法聯軍入北京焚燬圓明園剛過六年。

丁卯 清同治六年。西一八六七。二歲。

戊辰 清同治七年。西一八六八。三歲。

己巳 清同治八年。西一八六九。四歲。

庚午 清同治九年。西一八七〇。五歲。

普法戰爭。法國最後共和成立。

辛未 清同治十年。西一八七一。六歲。

壬申 清同治十一年。西一八七二。七歲。

癸酉 清同治十二年。西一八七三。八歲。

甲戌 清同治十三年。西一八七四。九歲。

乙亥 清光緒元年。西一八七五。十歲。

丙子 清光緒二年。西一八七六。十一歲。

丁丑 清光緒三年。西一八七七。十二歲。

以前曾從美教士克爾習英語。

戊寅 清光緒四年。西一八七八。十三歲。

入其叔所設之私塾。聞講洪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旋赴夏威夷入耶教學校。

己卯 清光緒五年。西一八七九。十四歲。

庚辰 清光緒六年。西一八八〇。十五歲。

辛巳 清光緒七年。西一八八一。十六歲。

由夏威夷回國。尋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在校識鄭士良弼臣。與談革命。士良悅服。

壬午 清光緒八年。西一八八二。十七歲。

轉學於香港阿賴斯醫院。又識陳少白、楊鶴齡、陸皓東。與陳、楊、昕夕談革命。澳間親友呼爲四大冠。

癸未 清光緒九年。西一八八三。十八歲。

甲申 清光緒十年。西一八八四。十九歲。

是年中法啓釁於廣西安南間。

乙酉 清光緒十一年。西一八八五。二十歲。

自傳曰：「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復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借醫術爲入世之媒。」據此。先生畢業香港醫校。懸壺澳門廣州在此年也。

丙戌 清光緒十二年。西一八八六。二十一歲。

丁亥 清光緒十三年。西一八八七。二十二歲。

西人記載謂先生以本年方入香港醫校者。誤也。

戊子 清光緒十四年。西一八八八。二十三歲。

己丑 清光緒十五年。西一八八九。二十四歲。

庚寅 清光緒十六年。西一八九〇。二十五歲。

辛卯 清光緒十七年。西一八九一。二十六歲。

壬辰 清光緒十八年。西一八九二。二十七歲。

癸巳 清光緒十九年。西一八九三。二十八歲。

自傳曰：「及予卒業之後。懸壺於澳門香港兩地。爲革命運動之開始。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聯絡防營。門徑既通。端倪畧備。予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又別傳曰：「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洋子江。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輩辭。」

據以上一說。先生遊武漢及京津。但知在甲午前。未能定在何年。終之自二十歲至二十八歲。除遊武漢京津外。終在澳門及廣州運動革命。自傳所謂「借醫術爲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者。即指此等年也。

甲午 清光緒二十年。西一八九四。二十九歲。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開始宣戰。自傳云。「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出洋後郵上李鴻章一書。所以知其爲郵上者。因書中有「文於回華後……」云云也。郵書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萬國公報已登載該書矣。又此書首言「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於私邸。必不作此開端。則別傳冒險晤李之說。必係傳聞之誤。其書又云。「文生二十有八年矣。」乃以西法計算。

在檀島創立興中會（該會宣言及章程見後）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

乙未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一八九五。三十歲。

清兵既敗。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函促歸國。乃偕鄧蔭南等三五人同歸。開乾享行於香港。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主之。設農學會於廣州。陸皓東、鄭士良與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助之。先生則往來兩地。九月九日因運械不慎。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洩。陸皓東與丘四、朱貴全死之。被捕七十餘人。程璧光之兄奎光與焉。瘐死獄中。此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十餘日先生從間道至香港。與鄭士良、陳少白同至橫濱。少白留日。士良回華。先生再去檀島。

康有爲者。長先生數歲。甲午以前名祖詒。止以談公羊作孔子改制攷等。稱怪於八股士人中。（彼耆長輩目號長素。卽比素王爲長。取賢於孔子之義。後乃割鬚尊孔。便於保皇。已非其本來面目矣。）甲午中舉人。乙未與其徒梁啟超（梁中舉在其師前）同在北京會試。康草一書論改革救亡。徧傳各會館簽名。卽所謂公車上書是也。是年康中進士。康之活動於政治舞臺。自其上書始。

自此年始。國人皆知有孫文其人。謀亂如洪秀全。官書報紙皆稱「孫汶」。視與強盜囚徒相等。康有爲則舊日險怪之名頓銷。卒目爲愛國志士。

丙申 清光緒二十二年。西一八八九。三十一歲。

先生在檀島。推廣興中會。進行遲滯。乃至美洲住有華人各處運動。惟美洲華僑之風氣閉塞。比檀島尤甚。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然已大觸清廷之忌。陰歷八月由美至英。遂爲英使館誘拘。欲私送回國。幸在檀島渡美時。遇見香港醫校之教師英人康德黎夫婦。知其倫敦住處。先生在使館賄侍者。投書康氏。康氏乃爲之發布於報紙。促英政府之注意。英政府乃強公使龔照瑗釋出。按龔照瑗。有人作龔照璦誤也。照瑗曾爲上海道。後充駐英使者。照璦乃其弟。中日戰爭時在旅順失機下獄幾死。先生被囚駐英使館。乃光緒二十二年之事。別傳繫之於二十三年後亦誤。此事有先生自著之英文「英使館遇難記」。亦有譯本。特所譯姓名亦有誤。最近曾爲荷蘭公使之吳宗濂。當時彼爲總使隨員。實於龔姓今內務部總長心湛。同奔走於偵探及預備雇船解送先生回國等事。吳有隨轅筆記。曾記此事。今錄吳記中記事一通於下。略窺當時官樣文章。亦一趣聞也。

吳記云。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祕大臣楊子通星使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奉總署電令。確查該犯行蹤。並飭電知龔星使。援香港緬甸交犯約。轉懇英國代拏等因。並附節畧。敘其面貌年歲籍貫。八月十九日復准通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即華八月十七日）由紐約搭船。至英國梨華埔海口登岸……等語。時星使臥病已久。神志甚清。當遣參贊馬格里（英人）婉詢英外部。擬援香港及緬甸交犯約。請拏該犯。外部答以二約祇能行於安南。緬甸不能施之他處。設意代拏。必爲刑司駁阻。星使之猶子仙舟司馬心湛。乃僱包探赴梨花埔守候。旋據該探密報。孫文翦髮作洋裝。於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車至倫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隨行。九月初四日。孫文行經使署之門。遇學生宋芝田（學生者。使館學生也）詢其有無粵人在署。宋曰有之。孫即請見。乃進署門入廳事。四等翻譯官鄧琴齋刺史廷鑑。粵產也。遂與接談。該犯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愜意。自言姓陳。號載之。繼出金表以觀時刻。刺史索觀。則鑄有英文拚切之孫字。刺史恍然。不動聲色。孫約翌日再來。同赴海口。探望粵商。刺史欣諾。孫既去。急密告仙舟。轉稟星使。星使與馬格里。王鵬九兩參贊密商辦法。皆曰可拏。初五午前。孫果貿貿然來。飯後。鄧刺史請孫登樓。先至首層。觀星憲之會客廳。簽押屋。繼至二層。入李琴伯明府盛鐘臥室。坐談良久。適馬參贊到。刺史遂告孫曰。君能再上一層。柱顧弟房乎。孫曰甚好。遂隨刺史拾級而升。馬參贊在前引導。先入預備之空房內。待開門侍客狀。鄧指曰。此即弟房。請君先進。孫剛涉足。錯愕間。馬參贊即將房門關閉。告曰。奉有總署及駐美楊子通星使密電。

捉擊要犯孫文。爾即是也。既經到此。請暫留一日一夜。靜候總署回電。孫見已識破。無可如何。唯唯應命。星使遂飭鄧刺史。武弁車煥章。謝邦清。造礮學生宋芝田。及洋僕二名。日夜輪守。初七日接總署回電。力囑慎密。辦理不可爲英所知。致被反噬。應如何措手。悉聽主裁。初八日星使囑宗濂代擬電稿。言惟有專雇一船。徑解粵省。否則祇可釋放。派探密跟。窮其所往。請示祇遵。此電去後。總署無復。十三日星使又發電云。釋放宜早。免有痕迹。仍無復電。時署外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日英國格羅李夜報忽刊其事。不直使署所爲。他報訪事人接踵來訪。鄧刺史力辨其無。馬贊參直認不諱。翌晨各報刊布。指爲使署拐騙監禁。譁然而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繪爲圖畫者。亦有以此事標題。特印大字告白。兜銷報章者。使署門口。自朝至於日中。聚衆至百數。英外部沙候聞此消息。即東請參贊去。婉告曰。中英交犯約。曾經前大臣議而未成。刻既無約可援。如解犯潛過英地。殊與公例不符。宜將孫文即日開釋。馬贊參諾諾連聲而退。急即回稟星使。不移時而外部總辦及巡捕頭。果皆戾止。索領孫文。馬贊參遂將孫文放出。交該總辦及巡捕頭。由後門坐車而去。蓋避前門聚觀之衆也。是夜各報刻有孫文對答之辭。殊形荒謬。據謂。鄧刺史告以擬將其裝入箱中。運至船上。或先行毒死。解華戮屍。此蓋該犯臆造。藉以駭人聽聞也。西國久無此等刑法。見此數語。益笑中國之教化毫無。十八日接總署覆電。內稱。僱船解粵。甚是。電款六千餘磅。即令匯豐撥解等因。惜其時孫文已爲英廷索去。無可挽回。當即據實電復。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僕查耳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著伊送信。優給金錢。伊皆一律繳呈馬格里參贊。未得分毫獎賞。嗣孫復許酬英金五百磅。送一密信。並囑其事。後離開使署。隨孫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

報孫文坎特立（卽康德黎）門森兩英醫。兩英醫因卽在外設法。派人伺守。並報外部及巡捕房。各報聞之。遂亦附和作不平鳴。致貴署不能不將孫文釋放。曷勝悵悵。馬參贊當時恫嚇。謂如有走漏風聲。當送官嚴辦。予是以照實供明。聽候懲治云云。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贊。馬參贊無計可施。徒形憤憤。各報議論紛如。痛斥馬參贊及中國使署者又數日。而孫則致函日報。徧謝英廷。英報英民。文過飾非。傾動衆聽。英國議紳之不明事理者。且舉以詰責政府。擬請轉令使館。不得再用馬格里。幸沙講相顧全大體。片言解紛。星使又無所聞見。得以怡然養病。更幸外部允照星憲照會中所請各節。移知香港總督。嚴查不法。以戢亂謀。而杜後患。卽日由星憲咨報總署。此案遂結。然傳遞密信之奸僕。以孫文所酬止有英金二十五磅。控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孫逆亦以港督懸有厲禁。不敢回華。以身試法。故輾轉竄匿。溷迹東瀛。而我中國東南半壁。卽藉此得以謐安。則我星憲與公之一紙公文。保全者誠大而遠哉。粵民有知。尙其鑄像以祝也可。時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吳宗濂追識於漢皋鐵路局之牟隱廬。」

吳挹青先生雖詞氣不大客套。然知孫文回華。東南半壁。不得謐安。不可不謂能識英雄於未遇時。我們在公團社稷壇大殿見龔仙舟先生代段執政對殭臥之孫文。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想見其得意。然畢竟吏部尙書變了內務總長。頭銜不華貴了許多。還是孫文作祟一笑。

先生見釋後。卽客居英倫。

是年國內在四五月間。康有爲歛動了張之洞。立起一個強學會。然因發刊一強學報。上題孔子降生二千幾

百幾十年。張之洞駭得屁滾尿流。連夜禁止發行。七月康之弟子梁啟超、麥孟華、徐勤等始出時務雜誌於上海。時人大歡迎。梁啟超之名始叫國人認識。

丁酉 清光緒二十三年。西一八九七。三十二歲。

先生仍居英倫。

梁啟超之時務報益風行於時。尤令時人愛讀者。末附李維格所譯之福爾摩斯包探案。莫不詫爲新奇。

是年北洋學堂已開。總辦王修植。一通品之翰林。與候補道嚴復、孫寶琦等。在天津侯家後。妓寮妓榻上縱談太西學問及時事。其後杭州夏曾佑亦在津主育才學堂。語嚴復等以周秦學術。嚴復遂譯赫胥黎天演論。作國聞雜誌登之。與時務報南北相應。國中所謂維新黨者。因而日多一日。是年秋間上海亦開南洋公學。（其時名師範學堂）張敬甫作『警警警』歌。俾師生期望。謁孔歌之。亦羣目爲怪。

冬間康有爲忽潛入北京運動。朝士略有往還者。而多數皆詫爲妖異。予在天津北洋學堂教國文。十二月十七日年假入京。曾偕廉南湖、陶欣皆同至米市胡同南海館與康談話。論當除三害。八股、洋煙、小腳。然自此以後。直至於今。予未與康氏遇見一次。可笑章炳麟之章氏文鈔中亂說我曾拜康爲師。大約章之年事太少。與世人相見又晚。彼在丁酉間尙非師康不可。故疑人必師康也。時人知章之名。已在庚子年。據彼自說。言在時務報館。曾揮拳擊梁啟超一掌。所以中山先生死後。段祺瑞在國務會議席上欲認孫文有提倡革命之功。席上有人偏說提倡革命。章太炎還早。然今細按年月日。中山先生乙未舉事。丙申拘入英使館。其時章太炎者

何在乎。

戊戌 清光緒二十四年。西一八九八。三十三歲。

先生仍居英倫。

是年爲康梁大出風頭之年。卽有名之戊戌政變是也。予四月前在天津。尙聞康有爲將被逐。予則因學生罵皇帝爲公奴僕。不善其說。遂南下至南洋公學爲學長。六月忽在報紙每早見維新之上諭雪片而下。事後聞同時將禮部六堂官革職之上諭。乃康有爲在南海館用客人名片。在反面寫好遞入。光緒照抄。後被西后在光緒處檢得。故憤怒尤甚。禮部尙書懷塔布卽居現時東廠胡同黎元洪之宅。其母係西后長親。入宮作腐受之懣。西后遂重新聽政。戮譚嗣同等六人。八月新政告畢。梁啓超逃日本。作清議報罵西后。康有爲遂去南洋立保皇黨。然「保中國。不保大清。」又自誇華僑信從之衆。乃言「雖無土地。却有人民。」決不及現在之忠貞也。

是年冬北洋學堂派六人。南洋公學。與廣方言館亦各六人。湖北武備學堂又派若干人。皆去日本。日本有中國留學生自此始。歐美除華僑與使館。偶有少數學生西去外。美之童生一百。歐之北洋水師學堂學生二十人。皆派於光緒初年。此時歐洲甚少學生在彼。故先生自傳亦云「兩年之中……時歐洲尙無留學生」也。

己亥 清光緒二十五年。西一八九九。三十四歲。

不知在去年之末。抑本年之初。因在英倫曠廢革命之時日。故往日本。始與犬養毅。宮崎寅藏等相見。其時日本雖有華僑萬餘人。附和排滿革命之說者。止得百數十人。自傳云。『自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今知先生所感痛苦。實無如當時之人心何。明明我輩亦皆直梁啓超而笑孫文。必至庚子以後乃覺悟也。但先生死時之情形。仍如曩昔。反對之者。進步黨甚於北洋派。自己之國民黨尤甚於進步黨也。先生哭『大破』乎哉。抑所謂先覺歟。止能異日論定矣。

是年梁啓超之清議報。且用日本學生打邊鼓。大吹大鬧。甚觸清廷之忌。

庚子 清光緒二十六年。西一九〇〇。三十五歲。

先生前四年至日本後。即派陳少白。史堅如。鄭士良等。至香港長江等處活動。香港發刊中國日報。長江閩粵之會黨皆并合於興中會。

秋間北方義和團起後。先生擬入粵舉事。至香港不得登岸。謀從臺灣趨惠州。亦不可得。鄭士良在惠州稱兵。初甚得手。即有名之惠州大發動也。後以無援而敗。日本人山田良政等殉焉。旋史堅如在廣州謀用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炸發不中。被擒。爲南海縣官裴景福所殺。

去年除夕。西后突命端王載漪之子。立爲大阿哥。（即太子）爲上海商人經元善等通電反對。未能即行廢立。故西后與端王皆恨新黨入骨。遷怒及於洋人。適有義和團以槍礮不能轟傷自誇。西后信之。決計使之扶

清滅洋。七月攻圍東交民巷使館。遂引八國聯軍進京。西后母子遁西安。賠款四百五十兆兩。盡燬東交民巷民居。作爲使館界。才算免却瓜分。

義和團方起之時。八月初唐才常等至武昌舉事。爲張之洞所覺。槍殺多人。皆日本學生。安徽之大通秦力山等響應。亦不成。

嚴復避聯軍南下至上海。開保國會。開會之日。有人當衆忽翦去其髮辮。卽所謂章炳麟是也。章爲時人所知。始此。

辛丑 清光緒二十七年。西一九〇一。三十六歲。

先生居日本橫濱。其時與梁啓超同爲失敗之人。故時時相見。然議論終不能合。惟自義和團一起。國人恨西。后者日多。唐才常舉事被戮。史堅如炸官被殺。空前之惠州革命。亦爲世人所重。自傳云。『當初次之失敗也。』（指乙未）舉國輿論莫不目予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呪咀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惟庚子失敗之後。（指惠州）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當時情形。千真萬確。予三月去東京。五六月間。鈕惕生偕吳祿貞、程家槐、去橫濱晤先生。我雖未以爲甚合。却認見見亦不妨矣。及聞惕生言彼氣度如何之好。我始驚異。』是年梁啟超另刊新民叢報。

冬間陶模欲設廣東大學堂及武備學堂。予與惕生同去粵。代草章程。其時胡展堂方爲嶺南報主筆。爲述史堅如如何烈死。同深太息。彼亦未與先生相遇也。

壬寅 清光緒二十八年。西一九〇二。三十七歲。

先生在日本。

五月留學生入東京使館與公使蔡鈞爭鬧。予與孫道毅以擾亂治安罪名被逐歸。十一月南洋公學全體罷學。另立愛國學社。

癸卯 清光緒二十九年。西一九〇三。三十八歲。

先生從日本至安南。

上海愛國社教員學生始於正月間在張園演說革命。予與蔡子民、徐競吾等。屢被巡捕房傳詢。惟每次皆言儼不藏軍火。必予保護。不聽華官捕人。然至閏五月傳章炳麟等去。遂不釋。章後在看守所函囑鄒容、龍積之到案。亦被繫。最後雖未交華官。卻分別禁西牢兩三年。時人所知之蘇報案是也。其實蘇報實際之主筆。則爲今日司法兼教育總長之章行嚴先生。自傳言「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實未盡合。其事當別有記載。今不辱說。

甲辰 清光緒三十年。西一九〇四。三十九歲。

先生又從安南去日本。旋赴檀島美洲。且去歐洲。

自傳云「自惠州失敗後……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李洪之事。吾不知其確期。馬福益則被殺在本年也。

乙巳 清光緒三十一年。西一九〇五。四十歲。

先生至歐洲。自傳云。『乙巳春間。今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之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歐洲再有學生。自一九〇二始。恒於一九〇三之八月至英。英止有南洋公學學生數人。聞法比德皆有湖北張之洞之學生派往。）因於是乃揭發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按自傳雖接敘東京之同盟會爲第四會。然在歐所集之三會。其名仍爲與中會也。集此三會時。有一小小佳話。即在柏林之十餘人中。有王發科者。湖北學生。彼加盟於中山先生之與中會後。有一滿洲學生告之曰。我將通信內國。撤汝之官費。取汝之性命。王大窘。允私隨先生至巴黎設法。至巴黎後。尋同鄉學生湯蘊銘相商。湯亦新加盟。聞之色沮。遂偕王共候於先生所居之旅館外。伺先生出門。以朋友名義。直入先生之房。創其皮包。取加盟之名冊出。共趨駐法使館。向公使孫寶琦涕泣自承。孫時號開通。乃不直湯王所爲。且恐又生倫敦使館之同樣笑話也。揮湯王使起立。斥之曰。速返名冊於孫文。否則我當先撤爾等之官費。遲或孫文亦訴法警。將逮汝等。湯王大慙。急返先生寓。又涕泣自承。創包。先生溫言慰之。後南京政府成立。先生反以海軍次長任湯。冀其不搆亂也。先生由法赴英。彼訪我寓所。爲我與中山先生相見之始。』（已載猛進第三期中。惟作彼文時。誤記年月爲甲辰一九〇四。）彼雖介紹我同去康德黎家吃飯。殷殷相待。我亦口談革命。然彼未欲我加盟。且知英國學生亦

無可加盟者。先生蓋灼見我等程度未到也。

夏間道美去日本。其秋則空前之同盟會。遂出現於東京。自傳云。『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想見先生之滿意。於是空前之革命報。所謂民報亦出世。民報最有名之人物。卽汪精衛。胡漢民是也。胡於一九〇三以速成師範入東京宏文學院。汪則又後一二年。由官派至東京習法政。當革命未成功。人皆以多盡義務爲尙。故當時汪胡以少數人獨向先生多盡力。人豔稱相得之益彰。以爲學生無先生不醒。先生無汪胡不盛。迨畧有基礎。實則革命尙未成功。而權利義務已夾雜縈繞。雖仍以舊同志盡向來之義務。亦有少數包圍之嫌矣。此所以古今之革命。多敗於垂成也。然反言之。以「共患難。易共富貴難」之原理播弄於人間。反革命派之容易倒敗。亦幸而其同惡之程度。也不堅強。所以少積時日。卽倒敗隨之。有如昔之津呀保呀。今之安呀福呀。皆互相水火。足令他人流連慨嘆。同一理也。

當日先生在倫敦。不與予言加盟之事。想見予之頭巾氣。足以隱拒先生於千里之外。予之入同盟會也。在是年之冬。由曹亞伯自東京來。向予提議。出盟書見示。有『當天發誓。平均地權』等語。予大笑。且作惡揚言曰。我輩革命。則革命耳。豈亦學康有爲造作富有票之所爲。忽同座孫鴻哲徐冷語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先生亦聞其說乎。予已先書此盟書矣。恒聞言大詫。頓卽大悟。立書盟詞一紙給曹君。自此乃打破紳士式之觀念。至今竊笑梁啓超等之狼狽周章。無他。皆頭巾誤之而已。予今爲此言者。正因與中會同盟會印刷

兩件。鑑讀皆不甚高明。故不恤開罪許多朋友。亦欲讀者勿草草看過而已。先生年系亦暫止於此。因予作年系。僅欲爲興中會同盟會兩印刷物說其當時環境之因緣。非敢草率爲先生作年譜也。錯誤之處甚多。幸知者正之。

附錄二

興中會及同盟會宣言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恥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憤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然賄賂。官府則剝民括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吾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切仰諸同志。盡自勉旃。

興中會章程

- 一 會名宜正也。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設各地。
- 二 本旨宜明也。本會之設。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團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強鄰輕侮百姓。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爲

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憤憤。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發憤。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以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爲推廣。曉諭愚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遭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救挽。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甯也。

三 志向宜定也。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皆唯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倘有藉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 人員宜得也。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爲總辦。一人爲幫辦。一人爲管庫。一人司華文之案。一人司洋文之案。十人爲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舉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善。然後施行。

五 交友宜擇也。本會收接會友。務由舊會友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爲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樂填名冊。並即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以昭信守。是爲會友。若各處支會。

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取到憑照。然後交換。

六 支會宜廣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爲一。又凡每處新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爲轉達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

七 人才宜集也。本會需材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爲中國盡力。皆得收於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臂助。故今日謹爲搜集。乃各會之職司也。

八 款項宜籌也。本會所理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資鉅集。用濟公家之急。兼爲股友生財捷徑。一舉兩得。誠善舉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是視。集腋成裘。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每股科銀十員。認一股至萬股。皆隨所便。所科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即彙寄至總會收入。給發銀會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圖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九 公所宜設也。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爲會員辦公之處。及使各友時到敘談。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奕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

十 變通宜善也。以上各款。爲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仿照辦理。至於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會支會

可隨地變通。別立規條。務盡妥善。

同盟會軍政府之宣言

天運歲次年月日中華國民軍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布告國民。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蘇二百六十年之膾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爲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爲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爲其機關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大經。暨將來治國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 驅除韃虜。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爲邊患。後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迫我漢人爲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洲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爲滿奴作漢奸者。亦如之。

二 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殘虐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爲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爲者。天下共擊之。

三 建立民國。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

四 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爲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棄之。

右四綱。其處分之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爲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爲人民戮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寧。既破敵者。及未破敵之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辦髮之屈辱。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畜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縣以三年爲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第二期爲約法之治。每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於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遵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定後六年爲限。始解約法。布憲法。第三期爲憲法之治。

全國行約法六。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憲法中行之。此三期。第一期爲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爲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爲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以上爲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爲國戮力。失信矢忠。終始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須踴躍堅忍。共成大業。漢族神靈。久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祈人人各發揚其精神。我漢人同爲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閭閻不惜其力。即革命可成。令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

孫逸仙出倫敦清使館後。親致一書於香港道濟會長老區鳳墀。時清廷大興黨獄。凡與革命黨通者。莫不羅織之。故本函首尾未署名。殆防株連也。又自著英文書一冊。名曰：
Sun Yat Sen Kidnaped in London。書中歷叙囚禁顛末。並略表謝忱。辭別英國。再至日本。時光緒二十三年也。是時日本宮崎寅藏及民藏。可兒長一、平山周數人。因大養毅之推舉。以調查民黨游中國。實則日本自有秘密運動。道經上海。至香港。聞孫由英之利物浦返日本。宮崎等即束裝返國。訪孫於橫濱逆旅。握手言歡。當時日本尙爲租界制度。

不許外人雜居內地。數人以聘華語教習爲名。得引孫居租界外。復因犬養平岡二氏之庇護。孫得獨與平山周僑居東京之麴町。後復遷至早稻田。明年秋。宮崎及平山復欲連絡中國各省志士。再游中國。遷孫寓於橫濱。二人抵上海。卽分向南北。宮崎向香港。平山向北京。平山過煙台。遇畢永年。因偕入北京。又結納山田良政。會戊戌政變。康有爲遁香港。梁啓超逃塘沽。日本平山、山田及小村俊三郎、野口多內等。偕梁至橫濱。後五日。宮崎亦偕康自香港至。平山欲調和孫與康梁。因勸孫訪之。康梁匿不見。旣而畢永年至東京。唐才常因晤康。亦至東京。是時康欲煽動哥老會。謀恢復政權。使唐返兩湖。平山氏則以爲革命軍欲起事。必四方并起。謀緩其事。遂偕畢同來中國。過漢口時。遇林述唐。因偕游長沙瀏陽衡州各地。晤哥老會頭目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李堃山諸人。并與言孫逸仙之爲人。欲孫與哥老會連絡也。後平山回日。適菲立濱事起。孫欲援助菲律賓濱獨立。卒無成。至光緒二十五年。畢永年偕湖南哥老會頭目七人抵香港。與三合會頭目及興中會領袖晤。相約組織興漢會。推孫爲首領。推陳少白爲龍頭之龍頭。後畢與哥老會之徒不和。適康有爲由美國至香港。哥老會徒欲利用康之資財。畢則不忍而去。畢去後。康復招

致平山。卒無成。光緒二十六年，康離日本至新嘉坡。唐才常在上海設東文社。會庚子義和拳起事。各國聯軍入北京。孫文謀再起革命軍。同志日人亦竭力謀孫唐之結合。然康獨在港。康徒中無可與言者。忽廣東劉學詢致孫一書，大致謂兩廣總督李鴻章欲因足下謀廣東之獨立。惟所最惡者。惟康有爲。足下如得壯士暗殺之。大事卽成。請速來廣東可也。孫明知誘己。亦將計就計。先偕日本諸同志至香港。既抵港。李鴻章遣一砲艦迎之。孫恐中其計。令日人宮崎等至廣東。與劉學詢議。而自向柴棍。是時康在新嘉坡。劉乃先付三萬元。待宮崎及孫等至新嘉坡。再送三萬元。實則孫欲因以與康連合。無如橫濱康黨探知孫劉之交涉。未究其實。以爲孫真欲殺康也。特電康令預防之。宮崎等既至新嘉坡。求見康。匿不見。并告新嘉坡市政廳。謂日本到有刺客。故派警兵捕二日人投之獄。獄起而孫至。出二人。而孫康亦終難合作。初康之在廣東也。頗主共和政體。未幾一變而組織強學會。提倡變法自強。強學會被禁。復組織保國會。志在助清廷行新政。適光緒親政。被不次之擢。一躍而爲總理衙門章京。事敗後。仍感恩知遇。雖流寓海外。不忘光緒。於是設保皇會。謀復光緒政權。孫則反對之。專主共和。傾覆異族。故兩派政見。遂如冰炭。既而

孫等自新嘉坡抵香港。香港英人預接新嘉坡之密電。防範極嚴。禁孫登岸。於是卽舟中議事。遣鄭弼臣舉義旗於惠州。平山、山田等佐之。是時畢亦在香港改名普航。則令操縱哥老會一面復致請願書於香港總督。書中大意。要求英人贊助。所宣布各條：（一）遷都於適中之地。（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三）公權利於天下。（四）增添文武官俸。（五）平其政刑。（六）變科舉爲專門之學。在孫之意。蓋欲因港督實行劉學詢前議。乃孫友某忽傳港督意。謂「港督曾自說李鴻章提議兩廣獨立。任足下以行新政。李頗然其說。大有更新之志。惟此次義和團之亂。外交糾紛。清廷促李北上。李不得已。定於卽日啓行。港督現正擬止其行。設李竟幡然變計。或得與足下共聚一堂。未可知也。」後李竟北上。孫再渡日。無何孫更至上海。居一日。適漢口唐才常事破。容閔容星橋等均逃至上海。表面設東文社於上海。實則陰創中國獨立協會。以康梁爲海外運動員。容閔任外交。沈克誠任內政。狄平子任財政。林述唐任漢口事件。哥老會李和生附益之。并連絡湖南哥老會馬福益。鎮江青紅幫徐寶山。別有香港歸來之哥老會李雲彪、楊鴻鈞。號令長江一帶爲策應。廣發富有票。昌言揚子江沿岸之

哥老會將於漢口起事。然黨徒意見不一。李楊二人先離。辜鴻恩則發貴爲票。李和生則發回天票。各自爲謀。及漢口機謀一洩。唐林等被捕。而傅良弼（字致祥）黎科諸人同被難。長江一帶異常戒嚴。孫於上海亦不能有所舉動。惟吳祿貞與秦力山借大通王文豹之兄所統巡防營之兵。與清兵一戰而遁往上海租界。復返日本士官學校。孫再至日本。由長崎折回台灣。欲在台灣與惠州連絡。因偕平山寓台北新起街。通電惠州革命軍。向澳門進展。六七日後。忽日本政府下逐革命黨之令。孫於是離台灣。初鄭弼臣之起革命於惠州也。壯士羣集大鵬灣之三州田山寨。靜以待命。乃舉事之期。一再遷延。風說傳至廣州省城。兩廣總督德壽。滿人。派兵深圳淡水以備之。已而清兵進至沙灣。將攻三州田之山寨。於是革命軍乘夜襲擊清兵二百潰走。會孫有電命因取道東北向澳門。破敵佛山均。擒清將杜鳳梧。奪獲洋槍七百枝。是時投効者之多。幾及五千。然肩槍者僅千餘人。餘皆持竹槍戈矛以從。進至永湖。破敵五千。提督劉萬貫傷。奪獲洋槍五六百枝。子彈萬顆。復進攻至白芒花。同志投効者益多。約萬餘人。再進至崩崗。與清兵七千隔河而陣。交戰徹夜。擊走之。正擬向三多祝進攻。至梅林。忽自香港傳孫電命。謂形勢一變。外援難

期到澳門後。恐無接濟之途。軍事乞司令自決進止。於是鄭留肩槍之兵千餘人。餘則概行解散。隱以休軍。清軍探知之。猛加追擊。卒全軍潰散。方惠州革命軍之未潰散也。有同志史堅如。謀牽制。潛入廣東省垣。炸總督衙門。斃官吏二十餘人。德壽未死。史堅如親往視察。爲巡捕所擒。總督得之大喜。欲刑訊。逼供革命黨之內容。及同志諸人之姓氏。史堅如不吐實。從容就義。惠州革命軍潰散後。兩廣總督購緝首謀。翌年鄭陳二人皆病死。畢入羅浮山出家。惟楊飛鴻在香港爲英文私塾教習。一日正授課。忽來一刺客以手槍擊之。楊將手中書籍擲刺客。卒被彈死。此惠州一役最後之悲劇也。義和團而後。中國受辱太重。國內稍興教育。留日學生亦漸衆。孫欲乘此注入革命主義於留學生中。浙人章炳麟字太炎。游日本。亦鼓吹民族革命主義。湘人秦力山亦開中國亡國紀念會以激發之。但其會爲清使蔡鈞。借日警之力禁止。此後留學生提倡革命者益多。如陳天華。楊毓麟等。鼓吹最力。人數亦漸衆。而內地革命失敗之徒。爲黃興。宋教仁。張繼等。紛紛集合。會孫由歐美游歷復歸橫濱。遂爲黃興等迎入東京。組織中國同盟會。舉孫爲首領。發民報月刊。以爲革命黨輿論之機關。陳少白發行中國日刊於香港。

第六章 歐洲學生之革命潮

予自香港啓行。船行五日。卽抵新嘉坡。孫文先抵新嘉坡三月。住張永福、程楚楠所安排之一洋樓。予與張繼謁之。快甚。并寫介紹書數通與予之同學。留學巴黎者。胡秉柯、魏宸組、李藩昌、王鴻猷、石鴻翥等。又寫一介紹書於留英之林行規。因林曾與孫同船相識也。予與孫別後。張繼則往爪哇。予歸舟行。臨行。張繼贈予新嘉坡紙幣四十元。予偕中田主教過錫蘭、越紅海、經地中海、安抵法之馬塞。換火車至加黎。過巴黎時。停留一日。訪胡秉柯、魏宸組之寄寓。適李藩昌、王鴻猷亦在巴黎。相見極慰。招待予與中田主教入浴并晚餐。晚間登車至加黎。過英國海峽。遇大風。全船搭客俱吐。清晨抵杜娃。登車至倫敦。黎發坡車站。旋偕中田主教同寓於倫敦西南角之友人家焉。予抵倫敦後。卽與巴黎同學通信。而巴黎同學胡魏等已通知留德法比之各同志。一致勸予留學倫敦。諸同志擔任學費。汪大燮任駐英公使。亦暗補予爲使署津貼學生。於是與中田主教分別。中田主教自倫敦渡美募資。以擴充東洋宣教會之事業。予則留學倫敦。仍爲中國革命之運動。丙午夏。歐洲留學生監督吳一清。聽王鴻猷賀子才等之請求。曾電兩湖總督張之洞。代請補

予官費以學海軍。得張之洞覆電云。該生曹亞伯。前在湘省充當教習。宗旨悖謬。去歲留東風潮。該生使強有力。性情尤屬乖張。所請萬不能允。且海軍一節。尤非外省督撫所能主持。暫無庸議。但官費雖未補。而留歐同志之扶助。固按月寄款。先是孫逸仙在巴黎時。與魏宸組胡秉柯留德之朱和中。賓步程留比之王鴻猷賀子才黃大偉劉文貞等。共七十餘人。組織一興中會。各簽名單。交孫。而湯薌銘王發科王相楚向國華四人。忽生異由。湯薌銘主謀。同至孫逸仙所寓巴黎旅舍。竊割孫之皮包。將名單七十餘張。持至駐巴黎清使孫寶琦前告密。孫寶琦見此名單。令一一寄還。而告密之四人。亦失意而返。孫文并不之知也。自經此變。留歐團體另組織一公民黨。以維繫之。同志助予學費。公民黨亦在其內也。丙午夏。王鴻猷石鴻翥來倫敦。吳稚暉亦由蘇格蘭至。孫鴻哲亦來。吳稚暉寓。予偕王鴻猷訪之。比請吳孫二人入同盟會矣。是年夏再游巴黎。而石瑛亦加入同盟會矣。巴黎同志張人傑（字靜江）李石曾組織一週刊。名新世紀。聘吳稚暉主筆。政。予亦按期投稿。自是留歐學生中革命主義亦普及矣。不久馬君武張繼蔡元培褚民誼輩亦齊至焉。

第七章 武昌日知會之破案

予至倫敦數月後。聞因反對日本取締留學生規則返滬。倡辦中國公學之姚宏業。亦因國事憤激。投黃浦死。遺有絕命書於世。而劉敬安之在武昌。則努力散布其絕命書及一切革命書報於軍學紳商各界。藉以廣播革命種子。俾我漢族不爲異族政府之專制所愚。宗教機關。固以德育智育爲救世之先鋒。而耶教宣傳之法。尤爲適合時宜。故劉敬安得於日知會勤奮宣傳。不遺餘力。血誠所感。有情皆應。丙午春。胡厚齋牧師自九江至武昌。聽劉敬安在日知會之演講。大受感動。亦於返九江後。設一開化閱書報室。邀李獻彬。查冠英。陳義山。楊器之。劉慶雲相助。并請九江紳商開會於新安會館。議開辦書報室之法。蒙一致贊成。捐助款項。買各種新書新報於開化閱書報室。武昌日知會劉敬安所暗散之各種革命書籍。亦漸分布於九江。故九江軍學兩界。及紳商有志之士。與海關人員。受書報之益而秘謀革命者亦日多。并附設平民學校。日夜授課以開風氣。自此開化閱書報室之革命宣傳發起後。影響漸達於南昌。而黃茂才復奇。字大可。曾留學東京。見此公益。更加提倡。將其所居房產。捐爲開化閱書報室之基業。其親房反對。彼則懸一字條。

於門。謂此屋已捐與開化閱書報社管業。如有阻撓之者。余當變厲鬼以擊其腦云云。此知書報感人之深也。世之頑梗不化。腐舊自甘。而與新世界爲仇者。究非其罪。實其有所不知也。焉得劉敬安化身千百萬。使舊腐之人物。一一覺悟哉。敬安作事最機密而沈靜。與日知會幹部諸同志常開會議。秘授宣傳革命之方法。設印刷革命機關於黃州。凡運動革命之出版品。皆使黃州殷子衡吳之銓廣爲印送。學界則易於散播。兵士則傳播頗難。每於夜間或兵士出動之時。由營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冊子於各兵士之床。更介紹同志入營以求普及。各兵士每每讀猛回頭警世鐘諸書。即奉爲至寶。秘藏不露。思想言論漸漸改良。有時退伍散至民間。則用爲歌本。遍行歌唱。其効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學堂之青年。亦時以偷看猛回頭爲樂。但大多數尙不知出自日知會之所散布也。於是同志日多。日知會極形發達。每逢禮拜假期。至日知會閱書報者更多。兵士學生。習以爲常。因而做禮拜作基督徒者亦不少。劉敬安擴充武昌日知會之成績。於法人歐吉羅未來演說之前。軍學兩界之入會者。數約萬人。其每月捐款之簿記。於日知會破案時。俱爲中西牧師輩焚去。而劉藩侯會長尙保留捐冊一本。今抄出以誌盛。其原冊字跡。係劉敬安親

筆也

姓名 趙聽秋

住址 黃土坡武防三營內第一鎮砲兵一營三哨四棚

月捐三百文 九月起

盛中漢

月捐百文 八月起 百文收

魯士植

月捐百文 八月起 百文收

鄭作坤

月捐百文 八月起 百文收

范幼卿

月捐百文 八月起 百文收

九月 同收

金家欽

月捐百文 八月起 百文收

趙茂卿

月捐百文 八月起 百文收

劉紹材

月捐百文 八月起 百文收

張南山

月捐百文 八月起 百文收

朱克林

月捐百文 八月起 百文收

蔣

良軒介紹

月捐三角 十月起 三角收

邢則寬

良軒介紹

月捐五角 十月起 五角收

熊元勛

良軒介紹

月捐五角 十月起 五角收

蕭石菴

南師範

月捐二百 十月 二百文收

袁銘勛

南師範

月捐百文

十月 一百文收

李國芳

南師範

月捐三百文

十月 三百文收

周進先

南師範

月捐百文

十月 百文收

黃文凱

南師範

月捐三百文

十月 三百文收

馮孝友

南師範

月捐二百文

十月 二百文收

陳道章

南師範

月捐一百文

十月 百文收

羅定邦

南師範

月捐一百文

十月 百文收

葛鄂屏

南師範

月捐一百文 十月 百文收

劉祖榮 南師範

月捐一百文 十月 百文收

劉治馴 南師範

月捐一百文 十月 百文收

舒仁敬 南師範

月捐一百文 十月 百文收

朱子鑣 南小學

月捐一百文 十月 百文收

先是與清廷不兩立之上海蘇報被封後。四川鄒容死於上海西牢。其所著革命軍一書。甚有價值。而蘇報主筆之蔡元培章士釗。則避往日本。吳稚暉則避至英國。章炳麟（字枚叔一號太炎）則自投案。拘禁三年。鄒容死不甚明。太炎文學甚優。尙不爲官僚所忌。出獄之期。東京民報社先派同志來滬歡迎。及出。即登日本船。至東京民報社以主筆政。太炎抵民報社之日。開會歡迎。到者甚衆。太炎發揮種族大義。轟動一時。

萍鄉醴陵革命軍起。本日知會之秘謀。主持最力者。卽易本義。湖南湘鄉人。聲勢大振。同志歸國襄助者頗衆。江西湖南湖北三省震動。無如萍醴偏僻之地。軍餉器械。無所取材。烏合之師。未經訓練。其氣雖壯。其力無援。加以江西湖南兩省之新軍。又無聯絡。數日無一響應。敵人來襲。朝發夕至。張之洞利用漢冶萍之小輪三十餘隻。運輸靈便。遂因衆寡不敵。革命軍旋即消滅。損失同志頗多。被捕而禁於長沙武昌之監獄者亦衆。易本義吐血數升而死。革命不發生於久練之軍。不得形勝之地。以爲根據。未有不失敗者。自此失敗。清政府之暴力更形伸張。而武昌日知會之秘密運動。不得不更加慎重。以劉敬安之鎮靜。作事之機警。各同志之團結。雖外間稍有風聲。官場對於日知會暗中注意。但因教會機關。僅學生軍人閱書報之所。官場亦無隙可乘。

當時日知會分會密布於軍隊。尤以黃岡軍學界講習社爲重要。先是鄂中軍人與學子不相聯絡。軍界中只有少數志士陰投身於其間。以無結合之故。不得大生影響。丙午春日知會會員黃岡熊十力、熊飛宇、鍾大聲、邱介甫、馮羣先、張海濤、張其亞、易介三、涂詒童、澍等。始倡議聯合黃岡人之肄業武昌各學堂（如兩湖學堂、文普通學堂、武普通學堂、

陸軍特別學堂及四路高等小學堂等。及在駐省充各軍兵役者。組成黃岡軍學界講習社。每星期日爲大規模之集會演講。多根據孟子與王船山黃宗羲諸家之說。闡發民族民權思想。而亡國之痛。實爲人類最痛心之境。每每發揮無遺。又時援周禮倡地方自治之論。軍隊中則陰合十人爲一組。各組隨時私聚。而爲革命之計劃。又密結同志謀團體之擴張。更廣佈宣傳文籍。如民報及警世鐘。猛回頭。革命軍。孔孟心肝。諸書。幾於各軍兵士人手一本矣。初爲黃岡人之結合。迨成立半月以後。則不分縣界。而廣結同氣。故其宣傳甚有力。蓋以外縣人而首先加入此團體。居主幹之列者。則有荊門季雨霖。沔陽趙光華。（起義時佐季雨霖收復荊襄大有功。元年病卒。）圻春郝可權。（後在新疆伊犁間傳播革命思想甚力。辛亥舉義伊犁爲伊犁軍政府之參謀總長。）鄂城徐叔淵。（後在新疆伊犁間傳播革命有力。）圻水畢振英。孝感李實栗等。是年清廷命南北軍會操於河南。熊十力欲乘機舉事。創議陰結荊襄巴蜀及河南秘密會黨。如洪門與哥老會等。使之發難於各地。清廷必遣軍隊往勦之。而軍中同志。即可乘機以舉義旗。中原不難定也。時熊十力肄業武昌陸軍特別學堂。以此奔走軍中甚力。又嘗在同學中鼓動風潮。監

督劉邦驥言之總兵張彪彪立命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捕之。陸軍特別學生皆就各營兵士挑選。熊十力故隸黎元洪部下。及黎元洪將捕十力。季雨霖時爲黎元洪部下督隊官。密白十力得先遁。黎捕十力不得。懸賞五百金購其頭。時丙午夏四月也。（熊十力原名定中，字子真）而黃岡軍學界講習社亦由此封閉。因此團體本日知會之分會自丙午春成立。卽於是夏破壞。爲期不過三四月。然當時倡始諸人努力傳播革命思潮於軍隊。終有相當之成績。又此創辦諸人在當時皆青年朝氣。其後或以勞鬱早死。或因年事稍長。而因循委靡。終於碌碌無所表見。或志大而厄於機運。不獲用其才。或因頓挫太多。而捨棄事業。以專向於學術。要其當時一段之勞苦。不可沒也。又黃梅宛思演君亦日知會之忠實會員。乃革命之先覺。其對於湖北革命之功德頗大。而名不彰。被其陶冶者如詹大悲、何海鳴等。反有名於時。宛思演年十五。卽有革命思想。始肄業武昌兩湖師範。及黃州府中學。卽努力向同學宣傳。嘗傾其家產。先後創辦商務報、大江報於漢口。而劉堯激（武昌起義前一日被瑞澂所殺三烈士之一）、詹大悲等主筆政於其間。嘗爲各軍兵士登載軍官惡濁之事。以此益得軍士歡。而軍人遂無不樂入革命黨者。此辛亥之事所

以易易也。詹大悲以此成名。而世乃不知詹大悲由宛思濱之所陶成也。（後詹大悲附和共產革命軍，被其後輩所殺，同時被殺者，更有共產學者李漢俊）又黃岡張統，字潤三，亦日知會之健將。年少投筆從戎，在軍中密謀革命頗久。（武昌起義時，頗有勞績，時鄂軍政府用五權分立制，設總監察處，內分參議稽查二部，張統爲稽查部軍務司長，北軍之下漢陽也，都督黎元洪遁退洪山，張統率同僚彈之，記黎元洪大過一次，南北和議成，張統逆料袁世凱必叛，心惡黎元洪附袁，日謀所以除之，黎元洪密電袁，下令通緝，癸丑三月，黎元洪捕殺張統於武昌江岸，投其屍江中，統無子，有妻改嫁北人，如是類者甚多，不忍詳記）

湖北軍界隱藏各省之志士，不乏濟世之才。如貴州之王憲章，河南之李濟川，廣東之許崇灝等，皆得與劉敬安同立大願，分途進行。而各省新軍中，亦多有日知會會員插足其中。陰爲結合同志。湖北各縣之有新學知識者，以及縉紳先生，多暗助日知會之宣傳，其名雖不彰，其功自在天壤也。

先是孫逸仙托法國友人歐吉羅氏，調查中國內地革命黨之組織。蓋歐吉羅由孫逸仙

介紹至東京同盟會。是時東京同盟會重要分子。皆分途奮鬥。散往各方。東京黨部。僅屬宣傳機關。努力於民報之出版。及各方之通訊而已。同盟會會員山西喬義生。乃伴歐吉羅入中國內地游歷。兼作譯員。先游京津。次游長江。再游南服。丙午五月初四。歐吉羅自山東烟台電武昌日知會劉敬安。謂定於五月初八日蒞鄂。至貴會參觀。劉敬安即約同殷子衡、朱子龍、吳崑、季雨霖、馮特民、李亞東等。預備歡迎。屆時法人歐吉羅果偕喬義生、鄧家彥至漢口。劉敬安自武昌高家巷日知會渡江至漢口迎之。行近漢口一碼頭。歐吉羅迎面而來。街上行人頗擁擠。歐吉羅忽問劉敬安曰。汝乃劉敬安先生乎。敬安答曰。汝即歐吉羅先生乎。握手言歡。親如兄弟。以素未謀面之交。相隔數萬里之客。言語不同。面貌迥異之友。邂逅相逢。彼此相識。豈真前世因緣乎。於是相率渡江。至武昌高家巷日知會。時到會歡迎者。軍學兩界。已數百人。會場亦布置整潔。彼此相見極歡。歐吉羅演說。朱作梅爲之翻譯。說法國革命之由。世界革命之勢。中國不能不革命之所以然。條理井然。人心大震。而會中學界軍界之青年。聞之熱血怒潮。莫不奮興也。時巡警道馮啟鈞（字少竹廣東人）派有秘探在座。特別注意。會畢。攝影而散。適八月醴陵萍鄉起義。勢甚洶

湧。鄂中清吏。遂注意於日知會。

是時高家巷聖公會會長胡蘭亭。已赴日本東京青年會。主高家巷聖公會堂者。乃劉藩侯會長。適長沙聖公會會長黃吉亭亦派往日本。劉藩侯即由吳德施主教調往長沙。而高家巷之會長。即派余文卿。其子余日章。乃日知會會員。素與馮啟鈞之同事朱通往來。朱通暗洩馮啟鈞捕拿日知會會員劉家運（即劉敬安）等之消息。余日章歸告其父余文卿。余文卿詢之劉敬安。謂萍醴案中牽連之劉家運。是否君之別名。馮啟鈞捕之急。劉敬安隱約其詞。轉商之胡蘭亭會長之夫人。胡夫人命其甥某引劉敬安避往黃陂某鄉胡蘭亭之大姐家。而馮啟鈞派偵探日至高家巷聖公會小學堂審問小學生。有一小學生謂前日有某學生請假回黃陂某鄉去矣。該偵探問汝知往某鄉乎。該生答曰。有一親戚知之。於是介紹其親戚引馮啟鈞之兵往黃陂。適黃吉亭牧師自長沙渡日。經過武漢。知此案破。急與美人孟良佐會長謀救之之法。Rev. A. A. Gilman 孟良佐之先人。固華盛頓離英獨立時之有功者。對於中國革命黨極表同情。願親往黃陂救劉敬安。其意甫定。而劉敬安已戴枷鎖由兵士押解入武昌城矣。此皆由於日知會內部有漢奸。

郭定安（字堯階，沔陽人）向馮啟鈞告密。欲藉以升官發財也。是時會員朱子龍、梁瀛洲同寓漢陽青蓮寺。郭堯階引馮啟鈞之兵數十人圍之。梁瀛洲他往。其弟梁鍾漢與朱子龍同捕去。胡瑛、李亞東、李雨霖則由郭堯階引捕於漢口名利棧。劉斌（即劉權，字玉堂）開設新大方棧於名利棧間壁。聞此案破，即避往上海。郭堯階又率馮啟鈞之兵數十人乘夜往捕其表兄張難先於其寓。旋派兵輪往黃州捕吳貢三、殷子衡二人下之獄。是役被捕者九人。被牽累而未敢逮捕者軍官數十、學生甚衆。而日知會之名冊俱爲聖公會外人收毀之。

張純一，字仲如，漢陽人。自甲午敗於日本後，痛外侮之頻仍，由於內政之不修。實由於官僚之惡劣。故對於官僚極賤惡之。戊戌政變後，國事日非，每與其尊翁潤五先生談及國步之日艱，則相對泣下。庚子之役，及至唐才常之失敗，益用痛心。而謀政治之大改革，結納有志之士益亟。甲辰乙巳間，任武昌文華大學格致室（即研究院）講席。在在以革新道德、革新人心與學子相勉勵。時黨人集於省垣者日衆，張君即與馮特民、劉敬安輩謀日知會之擴充。日知會所有籌畫，劉敬安必諮詢之。嘗爲日知會徵求同志，作宣言書。

并以白話作軍歌。便於軍學兩界爲革命之鼓吹。旋游日本。意在覘其國情。以爲吾國利病之比較。適同盟會成立於東京。予深知張君愛國血誠。約同田桐往晤。勸其入會。張君云。革命在精神。不在形迹。凡真能愛國愛民之事。吾必生死以之。決不退怯。以辱同志。若必舍日知會。入同盟會。是以人爲強制之結合。重於血性至誠之契合。甚無取也。予猶強勸之。田桐云。設吾國人皆如張君。具足革命之神理。雖不入同盟會。無非同盟會之健者也。張君因對予與田桐。祝願同盟會之發達。相與暢談而散。蓋張君之卓識與其堅苦之行。有爲予萬不及者。於此可見一斑。丙午秋。張君自日甫歸。劉敬安知之。卽至其家。略叙數語。相邀渡江。至日知會。爲竟夕之談。皆規畫時局事。時醴陵事起。武昌黨人咸欲響應。敬安急不暇擇。張君以準備未齊。力遏止之。且謂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蒞止。如果有軍餉接濟。可操勝算。然後動作。未及數日。胡瑛果至。開會籌議。胡瑛亦以未可輕舉爲言。無幾。醴陵事敗。黨人復專爲秘密之運動。有沔陽人郭堯階。久聞張君之名。欲敬安介紹以相見。并已詳悉張君住址。將往訪之。一日。敬安以郭意告張君。張君卽詳詢郭之爲人。敬安述郭頗以革命首席自命。張君叩其近執何業。用度何出。敬安答曰。彼未有職業。而

往來必乘轎其用欺聞借自某嫖婦云。張君即惡其輕浮。且斷定其心術不正。不願與之相見。請敬安婉言拒之。未幾。郭果向巡警道馮啓鈞告秘。親領巡兵逮捕劉敬安等。及往黃州捕吳貢三。殷子衡至省垣時。適黃吉亭會長由長沙聖公會到漢口。將往日本之東京。聞知吳殷被捕。係由孔孟心肝一書。書中詳言攘夷事。吳貢三所手編。殷子衡所秘印。并無著者姓名。而書末附載軍歌（見前）獨刻張純一名。恐將被捕。特遣人至漢陽城內張君家告以詳情。適張君往漢口某戚家弔喪。不遇。乃張君至友夏清泉聞知。特往漢口尋覓。見張君以實告。即偕張君至英租界四碼頭聖保羅堂。該堂會長王理堂亦富具革命思想者。見張君至。問知其故。即慰之曰。姑安住此。可保無憂。旋黃吉亭會長至保羅堂。見張君極欣慰。即與王理堂會長商議萬全之策。設清吏有公文至租界逮捕。必知會美領事。可預托領事館辦公事者。如見有此項公文至。請先遣人來堂報告。即視其時間之延促如何而定辦法。如時過促。則暫匿聖衣房以避之。如時長。可請吳德施主教或孟良佐會長（均美國人極贊成中國革命者）送往美國軍艦中。即可保無事。因中國官吏不能至外國軍艦中捕國事犯也。自是張君漢陽居宅前後。常有巡兵窺伺。歷月餘而後

已。張君匿居聖保羅堂月餘。其至友夏清泉間日輒來堂問訊。且至張君家通消息。安慰其眷屬。夏君亦血性人也。迨捕黨人風聲稍息。遂出堂。因夏清泉至漢口下游之潯口。湊迹於建築隄防之路工中。時至聖保羅堂探詢劉敬安殷子衡等之消息。聖公會中西諸會長（即牧師）均明達。頗器重敬安等。聞其受刑甚酷。羣欲營救。會青年會總幹事穆得（美國人）博士蒞漢演講。聞劉敬安爲信徒。欲赴北京爲之寬解。時張純一匿居聖保羅堂。即同余日章孟良佐三人預備呈詞。因請馮特民來詳詢敬安被訊情形。遂分述十九條。爲敬安辯護。時孟良佐夫人在旁伺候。頻以茶進。且以食點進。足見其賢也。詞稿擬定。繕畢。穆得即携之赴京。請美公使爲之寬於清外部。九人均得減死刑。當時被逮者九人。而受刑最酷者爲劉敬安。次則朱子龍殷子衡。以劉敬安爲日知會會首。故首救劉敬安也。張純一湊迹路工。時或運米。路爲水淹。輒去長衫。肩囊赤足而涉。蓋力矯腐朽之習。鍛鍊筋骨。以便接近衆工也。工暇。則集工人講個人社會衛生事。且講中國亟應改革一切之理由。聽者莫不詡詡欲動。工畢。即同夏清泉罄所獲資。在漢陽沌口購地八十餘畝。捐於聖公會以爲孤貧工藝學校之基址。戊申春。温州孫詒讓（字仲容）開辦師範學校。張

君聞秋瑾之獄。株連不已。幸得仲容先生致書於端方。張之洞始止。張端均以孫著作等身。極敬重之。故爾。又聞孫嘗致書日本。敦請章炳麟至其家。可保無憂云云。知其富於革命思想。且欽佩其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等著述。往任教育兼倫理講席。大施其革命之工作。適光緒西后相繼死。幼主宣統立。大好材料。足資講演。學生二百餘。每遇張君授課。莫不欣欣然。先時入堂。靜坐以俟之。凝神注聽。恒不覺其晷之移。而甚恨其時之短。蓋張君能以革命之身教。非僅以革命之言教。故感人獨深也。及將去校。諸生痛切哭泣者二十餘人。全體排列禮送。畢。更趕至海濱送行。待至輪船已開。始各揮淚而返者十餘人。張君亦爲之墮淚焉。己酉。張君在上海廣學會任編纂。兼辦大同報。自是專用文字爲政治革命之先導者。前後凡十年。辛亥八月二十日辰間。聞友人報告云。武昌革命軍已驅逐清督瑞澂。佔領省城。喜出望外。卽與廣學會哈文藻（字筱泉。漢陽人）商於英人李提摩太博士。電致漢口英領事。聯合各國領事。創議保護武漢各國人民生命財產。如革命軍與清兵有戰事。須離開武漢二十里以外。李博士富具愛心。慨然應允。盡力爲之。卽往晤上海英領事。并美領事。得其同意。會同致電漢口焉。此所以維持革命軍之勢力。亦使各國

嚴守中立也。乃在上海盡力奔走。凡有利於革命軍者。雖勞苦不少懈。至清室退位。張君鑒於政治革命之紛擾。絕不與聞。以爲非弘揚佛化。無以爲制治清濁之原。於是專心著述。自苦以利他。繼見黨人無行。袁世凱盜國。益痛心焉。更於教育界。主張道德革命。人心革命。以爲根本之解決。乃著墨子閒詁箋等。革學者執我自利之命。又以基督教之上帝。爲帝國主義之大原。教義陋劣。不能止西人侵略之心。著佛化基督教。福音秘義等。革天魔外道之命。使此全地球上未來無盡人類。悉歸於無上正等覺道。真能福利世間。又著國學闡微等。破除儒道諸家門戶之見。圓成孔老諸說。凡以革地獄餓鬼畜生之命。使皆止惡修善。永得爲人。且革人間一切凡夫溺於愛河。陷於有獄者之命。使皆得解脫。爲賢爲聖。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乃至成佛。庶幾除盡貪瞋癡闇。無難變此五濁惡世。成爲極樂淨土。蓋世間衆生無盡。殺盜淫無盡。革命功德亦無可盡。是其清淨無漏革命之弘願。惟圖報衆生恩。決不容有我之見存。可謂得其究竟矣。嗚乎。安得天下侈言革命者。皆如張君。足爲不才今後革命之師範耶。

馮一字特民。與劉敬安同爲日知會運動革命之有力者。案既破。馮亦自危。適楊續緒調

往新疆爲陸軍統帶。特民與馮大樹李輔黃郝可權李克果等乃隨楊往。分布於新疆伊犁間。暗爲聯絡漢回軍隊。作西北之革命運動而去矣。

九人下獄之後。謠言蠶起。刑訊逼供。時聞有斬決之訊。黃吉亭牧師與孟良佐牧師吳德施主教急圖挽救。不承認劉敬安爲劉家運。必出證據證明之。方可任中國政府自由處置。如無證據。則教會自有權衡與清政府交涉也。吳主教每與北京美公使通電。并親往北京與清政府交涉。

劉敬安被酷刑逼出之供詞

(一) 接辦日知新會。專爲聯絡軍學兩界中人。以爲革命之預備地位。

(二) 由吳崑引見法國洋人。是我請至日知會演說法國皇帝路易十四殘虐國民羣起而攻之。謂中國亦當如是。

(三) 友人由東京帶回民報二三十份。由我銷售出去。

(四) 訓兵談一書。由熊芷香帶至黃岡秘密印刷所。請殷某刻印。是我所作。

(五) 朱元成(卽朱子龍)告訴我已經會見孫文。他回湖北運動軍界中人。

(六)郭堯階見我。謂籌銀一萬兩。可以運動下等社會。以準備革命。

(七)熊芷香逢人說我是會首。

(八)會長胡蘭亭、劉藩侯演說人朱作梅、余德沅。

聖公會諸人主張。謂劉敬安既爲聖公會信徒。革命乃改良治政之不二法門。何得誣爲匪首。官場既誣劉敬安爲匪首。則妨害聖公會之名譽。故吳主教等與駐漢美總領事。駐京美公使。及美京外交部。郵電往來。一致與清外務部抗議。郵電極多。不克備載。特摘其要者數件。以明真相。(一)西歷一千九百零七年十月十七號。駐北京美公使樂克希。復駐漢口美總領事馬丁先生之信曰。此間附上北京外務部來文。關於劉敬安一案。連累武昌聖公會者。但外務部已電湖廣總督。從速布告劉敬安革命之案。與武昌聖公會毫無關係。本使署願得此種布告一紙。得以證明有無傷害武昌聖公會名譽之處。附譯慶親王致本使之原函。公使閣下。關於劉敬安或劉貞一之案。我已收到閣下陽歷九月十號之信。謂劉係武昌聖公會所辦大學之教員。對於劉敬安革命之犯案。不無連累。但劉充教員已八閱月。毫無過犯。無傷聖公會之美名。對於此點。外務部已開會議。務期對於

貴聖公會之名譽無損。并電湖廣總督查明速覆。今得二十號覆電如下。劉貞一所犯之案。毫與武昌聖公會無關。已屢次申明。再於各處捕獲革命黨到案。皆於劉貞一有共謀之證。則劉貞一之犯革命是實。自美公使數次要求保護聖公會以來。我已盡友誼與該會周旋。從劉貞一捕到之始。即未傷及聖公會美名。今又令按察司出示曉諭。說明劉貞一之秘密運動革命。非聖公會所及知。湖北官場之對於基督徒。素來尊重。湖廣總督對於聖公會之令譽。尤所欣悅。調查劉貞一案件種種事實。俱與聖公會無涉。聖公會之美名。決無損傷。請轉告美公使。盼覆。本部接到上電。知劉貞一犯罪。乃個人行為。無關武昌聖公會。不知聖公會感何困難。茲據湖廣總督報告。彼已出示宣布劉貞一案。完全與湖北聖公會無涉。則聖公會之美名。可以滿貴公使之意而無損。是以特爲照會貴公使。并請將此意轉達武昌聖公會。外務部印。緊要公文。原文如下。

Copy of Letter from

American Legation, Pekin.

To Amer. Consul-gen., Hankow.

140

Oct 17, 1907.

Wm. Martin, Esq.

American consul-General,

Hankow, China.

Sir:

Enclosed herewith is a copy of a note received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with reference to the case of Liu Chin-ngan, in whose trial on the charge of treason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at Wuchang became involved, in which it is stated that the Viceroy of the Hukwang provinces has directed that proclamation be issued stating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s reputation was of the highest order and that the said Mission was in no way connected with the case of Liu Chin-ngan.

The Legation would be pleased to receive a copy of this proclamation when issued, in order that it may be ascertained whether it is sufficiently clear and emphatic to be accepted as a refutation of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the mission by the Hupoh Judge.

Of (Translation.)

Prince, Ch'ing to

Mr. Rockhill.

Foreign Office Sep. 23, 1907

Your Excellency:

Referring to the case of Liu Chia-yua, Or Liu Chen-i, I have the honor to acknowledge the receipt of your letter of Sep. 10 saying that this man had been a teacher in the college of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in Wuchang; that the good name of the Mission has therefore been involved in the charge of treason brought against him; that said mission still labored under these charges although nearly eight months had passed since you first asked that it be publicly cleared of them.

In reply I have the honor to state that the Ministers of my Board recently held a conversation with your excellency with regard to the method of clearing the good name of the Mission and that after that conversation my Board telegraphed to the Viceroy of Hukwang urging him to give the matter his early attention, and to reply. on the 20th, inst. an answer was received as follows:

"The case of the Criminal Liu Chen-i does not involve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as I have repeatedly stated. Furthermore, many more revolutionists have been apprehended in various places, and Liu Chen-i is found to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many other affairs of the kind. It i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the evidence against him in the case in question was undoubtedly true.

Since the American Minister has repeatedly asked that the name of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be protected, since I have always been upon the most friendly terms with the said Mission; and since the case of Liu Chen-i does not injure their good name; now, therefore, I have directed the provincial Judge to issue a proclamation clearly setting forth with regard to the case of Liu Chen-i, that he commonly did things in secret,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that the officials in Hupeh have always been very fair in their dealings with the Christians; that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enjoyed an excellent reputation in the province; of which fact the viceroy is very glad; that an investigation made after Liu Chen-i's crime was committed showed that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was not concerned therein at all; and finally that there was abund-

and proof that the Missionaries were actuated by friendly motives entirely.

Their action will certainly preserve absolutely uninjured the good name of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Please notify the American Minister and reply.

Having received the above , my Board finds that the crime in this instance was committed by the accused Liu Chen-i in his individual capacity, that it did not reflect upon the Mission in the least, and consequently it is not evident how its good name has suffered. Now, however, the Viceroy reports that he has directed proclamations to be issued stating that the Mission's reputation in the province is of the highest order, and that the said Mission' was not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the Liu Chen-i affair.

The name of the Mission is thereby preserved absolutely unharmed, which is in accord with your excellency's wish.

It becomes my duty therefore to communicate the fact to your Excellency and request that you will transmit the information to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A necessary despatch.

自聖公會與北京清外務部交涉後。馮啓鈞羅織要功之獄。捕去劉敬安等九人。刑苦萬狀。張之洞究不敢以一匪字斷去九人之生命。然永不判決釋放。故聖公會吳德施主教等更致書馮啓鈞。爲劉敬安伸冤。函云馮司馬大人閣下。賜鑒敬啓者。前數日閣下在文華書院時。我等未曾問明。刻要請問閣下。劉敬安業已被捉。其父親兄弟。現還在押。是因何故不肯釋放。他等父子在監中。敬安母親在家受大苦。屢至書院求恩惠幫助他。還有一要事。好藉此機會提起。審判如此遲遲。是使人疑惑。生出謠言來。在閣下官場與我等教會兩不方便。我等望速判定。如此過年後。我等可以平安辦理教會中事。閣下日前謂不能自己定此案。如是看來。不若我等趨赴督轅。恭求宮保大人快定。却我等不好意思如此。恐有碍閣下。所以我等請問閣下。看此事能否自主判斷。閣下捉劉。是所本分。因其被人供出之故。若自己釋放劉。明說已經審問。知其憑據不足。如此。凡百姓及教會。莫不歌功頌德。都覺得閣下公道審判。是講情講義之官。閣下聲名自然傳揚中外。按我等所看。閣下可以公道釋放劉。并其父親兄弟。都是因爲此故。閣下云。劉家運并無其人。但北

邊外國人道其名字。恐外國口音致有錯誤。刻我等不用提貞一與家運。只問此外國人所說是真言。是假語。除外國人所說外。現被押之劉貞一。果有匪首憑據否。前談日記簿中所載一節。已函乞閣下與我等一閱。至今尚未奉到。務求擲下爲要。我等查此三禮拜當中。他所有憑據。已另繕呈電。我等看他此等憑據。實在顯明其無罪。閣下看他此等憑據。亦可曉得他幼年在鄉讀書。交往無多。直至前兩年投營。方在黎統領帳下充當書記。未必與匪人有來往。後雖或有往來同情。不能長久。因我等知其過了四個月。他往宣道會聽道理。常與會中人談道。再閱兩月。他即在本公會受奉教禮。從爾時直至於今。我等熟識他。詳細查看他。在日知會派他招呼書報。我等恐其裏或有歹人來往。我等更加查看他。到底屬匪的漸漸離開本會。他等覺教會與之無益。惟有敬安一人不離開本會。他於道理日有進益。後定其志。思學聖品。謂若是拯救中國。惟基督道理爲要。非匪人所能爲也。此時凡他一切友人。都離開他。他所管夜課學堂。各朋友皆不服。以故各人另開學堂。輕看劉。謂他只想教會。不想我等。求閣下細思此事。能否設法釋放他父子兄弟。愈快愈妙。專此兼請政安。名另肅。此函送去。馮啓鈞回一名片。此名片紅紙木戳。似梁鼎芬字。

跡。劉敬安未得釋放。吳德施主教因事返美國。武昌聖公會事並劉敬安事則委託雷德禮牧師代理。而雷德禮牧師對於挽救劉敬安亦極盡力。雷德禮牧師致駐北京美公使樂克希函云。西歷一千九百零七年九月二十一號自武昌發。樂克希先生惠鑒。吳德施主教回美之時。劉敬安案及一切事皆委託於予。予願劉敬安一案早得佳音。因張之洞已奉召入閣。趙爾巽將來兩湖。但兩人俱在北京。切盼公使至北京外務部特爲劉敬安事與兩人相見。但廣東張興閣一案。了結甚易。而劉敬安案辦理極遲。不知何故。我輩當援例請求也。我已覓得一人代理劉敬安教授之職。因此案連累頗重。劉敬安已經長夏受苦於獄。并致病極篤。此不公平之處置。對於劉敬安與聖公會兩不合也。敢問尊意對於此案有何良法。謠傳此案將由五年牢獄改爲永遠監禁。感君費神。并祝健康。雷德禮原文如下。

To the Hon. W. W. Rockhill

Minister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ep. 21 st. 1907.

at Peking.

My dear Mr. Rockhill

When Bishop Roots left for America, he committed to my charge all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case of Liu Chin-ngan.

I have been hoping you might have some communication to make, - some good news in the matter. The fact that our Viceroy has been called to the Grand Council and another sent in his place leads us to wonder if at this time something cannot be done, either through Chang Chih-t'ung himself, who is now in the Capital, or through Tsao Rh-sen, who is also there but soon to come here? Could anything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a personal interview between (e.g.) the Viceroys and the Waiwu Pu?

It seems to us here curious that the case of Tsung Hsin-k'o, from Canton, could be so easily settled, while this of Liu, which seems quite parallel, should be so difficult. Was there anything done by his friends which Liu's friends here have not thought of and in which we might learn a lesson from them?

I have succeeded in finding a temporary substitute for Mr. Liu in the work of the

Divinity school, so that, though we are involved in double expense, the work is going on. But Liu himself, meanwhile, has endured the long summer in prison, and his health is suffering, and the injustice to him and the reproach on our name, of course, remain undressed. May I ask your own opinion as to whether there is any way out of the present cul-de-sac, or whether we must simply make up our minds to let the matter drag on, and the man endure to the end the imprisonment determined on by the authorities, which, by the way, it is now rumored, has been altered from "five years" to "imprisonment for life".

Thanking you for all your constant interest in the affair, and hoping you have had a good rest this summer and are returning refreshed to your labors in the Capital again, I remain.

Very truly yours 簽名

西歷一千九百零七年十月二十二號。美使署頭等參贊佛利喬君復雷德禮牧師之書。曰。接君二十號秘電。關於劉敬安之案未能詳解。但我於二十一號復君一電。曰。來電難解。今接君二十一號之電如下。劉獄已決。腳鐐手扭。五卒看守。恐速斬。禁閱聖書。雷德禮。

本使署極不安。恐難再干涉。佛利喬原信如下。

D.

No. 767 (Misc).

October 22 1907.

Rev. L. B. Ridgely,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Wuchang, China.

Sir:

As your code telegram of the 20th instant relating to the case of Liu Ching-an could not be deciphered, I telegraphed you under date of the 21st as follows:

"Telegram unintelligible. (sgd) Fletcher".

I now have to acknowledge the receipt of your telegram of the 21st, reading:

"Liu in condemned cell manacled fettered five guards fear speedy execution bible forbidden. (Sgd) Ridgely".

The Legation regrets that it is unable to interfere further.

I am,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Chargé d'Affaires.

總辦

二十四號佛利喬。又復雷德禮書曰。接讀十九二十一兩號來書。關於劉敬安案。禁讀聖書。是否有關中美條約。今將條文第十四節譯出如下。基督要義。無論新舊兩派。無非勸人爲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種真理宣傳。應竭力保護。凡中美信徒。實行教條。都無可干涉。凡屬中國人民。無論教內教外。皆當遵守法律。敬重官長。和穆相處。若教徒犯法。於未入教之先。或既入教之後。當革除之。并不可使之恃教爲護符。而有抗稅等類之舉。地方官對於教內教外人等。一例看待。教士無干涉地方官之權。方能相安無事。條約如此。昨日所告。恐不便再行干涉。君九號致樂先希公使之書。已達華盛頓外交部。我必待其命令而行。但此案前途如何。尙不明處置方法也。佛利喬原文如下。

F.

No. 768 (Misc).

October 24, 1907.

Rev. L. B. Ridgely,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Wuchang, China.

Sir:

And 21st

Replying to your letters of October 19, 1907, in further reference to the case of Liu Chingan, and asking if i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reaties that prisoners be not allowed to have Bibles I quote Article XIV. of our treaty with China: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s professed by the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churches, are recognized as teaching men to do good and to do to others as they would have others do to them. Those who quietly profess and teach these doctrines shall not be harassed or persecuted on account of their faith. Any person, whether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ese convert, who, according to these tenets, peaceably teach and practice the principles of Christianity shall in no case be interfered with or molested therefore. No restrictions shall be placed on Chinese joining Christian churches. Converts

and non-converts, being Chinese subjects, shall alike conform to the laws of China; and shall pay due respect to those in authority, living together in peace and amity; and the fact of being converts shall not protect them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any offense they may have committed before or may commit after their admission into the church, or exempt them from paying legal taxes levied on Chinese subjects generally, except taxes levied and contributions for the support of religious customs and practices contrary to their faith. Missionaries shall not interfere with the exercise by the native authorities of their jurisdiction over Chinese subjects; nor shall the native authorities make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converts and non-converts, but shall administer the laws without partiality so that both class can live together in peace".

As the Legation informed you yesterday, it regrets its inability to interfere in this case as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prisoner. Your letter to Mr. Rockhill of the 9th instant has been communicated to the Department and I will hold myself in readiness to carry out any further instructions I may receive from Washington, but as the case now stands I do not see my way clear to take any action which can be construed as

an interference

I am,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Chargé d'Affaires

鄭君

九人被捕情狀甚慘。今特將殷子衡獄中日記載出。可想中國亡於滿州二百六十餘年之苦痛。一班官僚大都自殘同種。以媚異族。而於愛國志士。每每加一匪字而處死刑。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日知會案破。因教會關係。官場尙不敢十分猖狂。否則九人生命。尙不知有何希望也。

第八章 殷子衡之日記

武昌日知會被捕人所受刑具及獄中生活。讀殷子衡日記可見一斑。茲錄之如左。

何季達是時藏匿省垣探聽消息。見日知會破案。連夜買舟東下。次晨抵黃岡之團風鎮。予因萍體事敗。即投入團風高等學校充輿地教習。一入校門。不及坐。携予手至院落一隅。密告予曰。武昌機關已破。劉敬安朱松坪等均已被捕。昔日我輩與歐吉羅所謀從安南運輸軍火起義之說。恐今無望矣。吾儕宜遠逃以避其鋒。時丙午十二

月十三日也。予聞此言。心中難安。欲逃之遠方。恐被捕之諸同志無人看顧。鄂事無人提倡。欲不逃。恐已又被拘。於事亦無濟。實處兩難之地。不能自決。十二月十八日。有瀏海兵輪一艘。由黃州拘予舅父吳貢三。復至團風鎮。予在是鎮之紫荊山廟中。與霍雄飛。秦少溪。商籌一切。捕兵二人迎面而來。問予曰。殷先生在此否。予疑係來捕己者。卽應之曰。他已回鄉去矣。隨應隨走。已與秦君離去廟門百步之外。見操場站立兵士多名。予疑益甚。走更急。突有二兵士搶步近前。大聲呼曰。那前面一位是殷先生否。請先生站着。我有話與你說。予見兵士跑步來追。卽止步。以目示意。囑秦君遁去。兵士近前曰。張宮保有命令。特派兵輪下來。請先生往省城去。旋兵士飛步俱來。舁予左右脇。牽予長辮。予卽叱之曰。何用此爲。男兒謀救國。豈愛惜生命乎。由是捕予至兵輪。時舅父吳貢三已在艙中坐定矣。薄暮開輪。斯時夕陽隱樹。愁雲點空。鼓浪之聲。不絕於耳。予兀坐舟中。百感交集。（後聞是處學生見予被逮。蠶擁江干。望船痛哭。如羣羊之失牧人。哀號不已。）上望蒼天。回思漢族。不自知涕之從何而出也。乃喟然長嘆曰。吾輩若死。我黃帝神明之胃。卽我最親愛之父老兄弟姊妹。有誰救援於陷溺中乎。我若不死。

以予病後孱弱之身。又何能受專制酷毒之刑杖。左右躊躇。願爲其易。遂於白濟山下。躍入江心。效魯仲連之蹈東海。楚屈原之投汨羅。以一死了予畢生事。孰知天不死予。身隨浮水。欲沈不得。眼觀月華。似有物扶持左右然。予此時心頗清白。尙記憶我之老母弱弟及我之學生同族。乃翹首對天曰。我已不能再作人世間事矣。忽而測海兵輪轉舵反行。將予鈎起。脫去溼衣。取煖於火艙。稍溫。覆以被。守以健卒。予如醉如夢。不知東方之既白。十九日晨五句鐘。捕兵促予起。予驚醒。張眼四顧。起而坐。予舅父亦起。肩輿二乘。已抵船側。兵士以雨衣披予身。牽予下船。予與舅父各坐肩輿一乘。壯丁堵於前。以防逃逸。輿行甚急。直入漢陽門。逕至馮啓鈞寄廬。予步行入門。忽見左右排列刀斧。威武異常。過一花廳。轉入後花園之一小客房。兵士環列。俄有一人自內出。不知爲誰。面白無鬚。衣皮裘及緞馬褂。口啣烟管。戴金絲眼鏡。來予與予舅父前。甘言誘之曰。你們原不要緊。不過要你們證實劉敬安是日知會匪首足矣。你們將劉敬安的罪狀一一說出。卽可以放你們回去。此案與你們原無干涉。予思劉敬安是予同志。何忍以千鈞重擔。推之於一人之身。使其有用之軀而爲毒吏所殘害。予旣來此。當共同生死。

全無憂懼。伊見予堅不肯言。即出紙筆。令予詳書。日知會始末。予以關係甚鉅。既被捕。無法可逃。未被捕者。豈忍令其羅織乎。予乃信手塗鴉。支吾其辭。所答非所問。其人莫得真情。不悅而去。有頃。又來一人。不知姓氏。面色微黑。頭顱碩大。身材魁梧。著軍服。手持三尺棒。來予前。以各種言語恐嚇。予仍緘默不作聲。伊即帶予與予舅父吳貢三至警察總局。聞衛士云。胡瑛已在此。他善賦詩。可惜可惜。緣胡瑛被捕之後數日。有擬斬之訊。故於獄中賦一詩以示絕筆。詩云。崑崙雲氣鬱蒼蒼。底事無端競白黃。仗劍十年悲祖國。橫刀一笑卽仙鄉。河山寂寂人何在。歲月悠悠恨最長。我願乘風歸去也。衆生前路苦茫茫。予詢該衛士曰。先生記得其詩否。請爲我一述。伊出門環顧。返而述之。予聞之心甚不安。胡君係與予同案者。渠在獄中。出此哀聲。不知予異日又作如何悲感也。是日午後一時。持棒者導予與予舅父前往。坐人力車。行至長街。遇同邑之馮羣仙。予不與語。怒目示意。促之走。而何季達熊子貞已走江西。忽至武昌府署前之旁廳。衆人聚問所犯何案。看守者應曰。昨日在黃岡縣拿獲二革命黨。係與劉家運朱子龍同犯一案。於是觀衆擁擠。有云可憐。有云他們想殺皇帝。有云如此好人。何故要犯此種

之事予默不出聲。惟憐多數同胞。日受縛於專制異族政府之下而不之覺。俄而提入堂內。靜候廊下良久。不覺紅日西墜。人影在地。呼喊之聲不絕。予自忖度。以予病後珊珊弱骨。何能抵擋彼之酷刑。爲予一身計。寧可死於刀下。若爲漢族計。予不得不於萬死之中而求一生。孔子云。死生有命。耶穌云。殺身體。不能殺魂靈。於是生大無畏心。前後縈思。當今之世。微革命莫由改造。我輩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不過順天以救人耳。語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予之氣壯而膽益雄。晚六時許。各處燈燃。署中皂隸。往來如織。或三五成羣。以手代語。聲音莫辨。越一小時。差役導予舅父吳貢三至東花廳。堂上燈光照耀。中設長案。鋪以綠毡。瓜燈一對。筆架籤筒各一。壯丁數人左右侍。上坐者爲馮啓鈞。雙壽側坐者爲王思位。先提予舅父審問。予離甚遠。不辨其所供。問後將予舅父另押一處。復提予上堂研鞫。始由馮啓鈞提問曰。你是殷子衡否。予跌跣而坐。對曰。是。馮曰。你住黃岡否。予曰。不錯。馮曰。你年幾何。予曰。三十二歲。馮曰。你執何業。予曰。生平愛讀書。馮曰。你何故同劉敬安倡革命。予曰。我國被滿州佔去二百六十餘年。政治腐敗。已達極點。人民顛沛流離。執政權者。全無知識。所以吾輩欲改革專制政體。建設

共和。馮曰：幾時起事？予曰：不過思想如是。尙無準備。馮曰：劉敬安是劉家運否？予曰：不是。他名貞一。馮曰：辦日知會是劉敬安否？予曰：是。馮曰：他辦日知會是何作用？予曰：其宗旨欲將世界文明輸入內地。故日知會對於軍學兩界無不接洽。冀有以交換智識。多購書報。任人查閱。爲開通民智之助。馮曰：八月萍鄉醴陵起革命軍。是劉敬安的黨羽否？予曰：不是。馮曰：你何以知其不是？予曰：從未聽其說過。馮曰：你袒護他。馮卽喚皂役抬礮子刑具來。他不直招。只好將他弮起。看他如何。於是左右將予扛至礮上。以予辮髮繫於橫木之孔。兩手拴於兩旁木柱中。折予雙膝。跪於鐵鏈。復以長棍壓於兩脚之頸。用二人以力上抬。痛不可耐。雙壽前來問曰：你招供詞。你只供萍醴革命軍是劉敬安的黨羽。劉敬安即是劉家運數語。我卽釋你回去。予默不語。伊再向予曰：這痛苦難受。你說你說。我就放你下來。予忍痛不語。約四五分鐘之久。始將予解下。予伸足坐地。脚脛痛、雙膝痛、兩膀痛、頭痛、骨肉皆痛。心中焦灼如火中燒。悲憤交集。遂不欲生。王思位斜坐案旁。先以好言勸慰曰：你放明白些。此案與你毫無干涉。聽說劉敬安是長江上下游匪首。勢力很大。軍學兩界。他已聯絡就緒。預備何時發動。你必知之。你若直

供。即可將你釋放。予見彼甚無聊。用此種騙術。誘予入彀。予憤怒不能自禁。乃大聲曰。你門想把別人的血。染自己的頂子。（因韃靼官制。能多殺漢人立功。升級至頭品頂戴者。賞紅頂。）那是不能的。甚麼長江匪首。我一概不知。王思位聞予辭鋒甚厲。迥變常態曰。我與你說好話。你還動氣。再弭起。拿籐條來鞭他的背。看他招供不招供。於是將予衣服脫盡。只留單褲在身。依然弭起。隸卒左右環伺。束細竹枝爲鞭。二壯丁用力怒擊予背數百。血流如注。痛入肝脾。王思位及雙壽馮啟鈞三人先後笑謂予曰。你照直說。免再受刑。予終不忍說出同黨之一人。更何忍說劉敬安是匪首。伊等見予堅忍。用刑愈毒。予背肉橫飛。血流溼褲。額上冷汗。涔涔然滴與淚合。氣息奄奄。四肢百體均失作用。予心以爲必不能再生。活於世。彼等見予將死。稍發一綫天良。囑隸卒將予解下。予復甦。又伸足坐地。侍役以手擦予之膝。予心跳躍不止。血輪停滯。身體麻木。不知疼痛。忽有警士向馮啟鈞報告。謂某處牆倒。壓斃多人。請快去相驗。以免途人堵塞。致起驚慌。故即刻退堂。隸役扶予至簾外。就矮坐。給飯湯合一盂。予僅飲湯數口。飯則粒難下咽。徐覺氣息稍長。心跳畧緩。天心莫測。在人以爲必死者。而復有以生之。斯亦不

幸中之大幸矣。時鐘鳴三下。差役四人押予出。二人提燈。一人揪予辮髮。一人導於前。喚坐人力車。車行頗疾。不覺至一衙署。入旁門。過深巷。抵一柵欄。守衛者啟門放予入。人聲譁然。禁卒拆予辮繩。脫予衣襟。摸予襪履。搜予全身畢。然後開一號房門鎖。將予推入內。又用大鍊一端鎖予頸。一端繫於便桶。鍊長不過三尺。站立不能。睡眠亦不得。獄房縱橫纔六尺。內住九人。有吸鴉片者。有捫鼻蝨者。有咳唾涎涕不止者。有大小便於予所繫之桶者。有出惡聲鬥罵者。且有用各種方法敲詐新犯者。（名曰桶子老板。）予欲就桶邊之地而坐。然四周盡溼。其腥膻臊臭之氣。撲鼻而來。不可嚮邇。予嘆曰：此何地。（後聞老囚人云。係江夏縣獄。）非十八層活地獄乎。哀我同胞。受此慘苦。而不之覺。猶自相魚肉。如以色列人之作埃及奴。毒哉專制政體之遺害於生民也。二十日早九句鐘。朱松坪聞予入此獄。即從彼之獄室來見予。曰：汝何來。予用佛語答之。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松坪慰予曰：汝其少安勿躁。我已在此十八層地獄中閱歷十八日矣。汝來此。我可爲汝照應。朱君旋遁去。予兀坐良久。有頃朱君命同難者送來稀飯一罐。饅頭兩個。醬菜數片。予勉強食之。如是者閱數日。二十三日清晨。提予與朱松坪。

復審。各乘肩輿至武昌府署。坐西花廳之走廊下。予與朱君雖傍欄杆小步。而看守森嚴。不敢對語。予舉頭見廳前木柱上有聯云。看階前草綠苔青。無非生意。聽牆外鳥啼鵲噪。恐有冤魂。予腹誹之。滿人入關。殘戮我國民。霸佔我國土。二百六十年來。冤聲載道。鬼哭神號。爾猶未之聞耶。爾之眼光。僅及於階前牆外。無怪乎爾等之自戕愛國志士。向異族邀功也。十句鐘。予飢甚。向差役求食。伊即買鍋塊數枚。予與朱松坪分而食之。然渴尙不得一滴水也。梁鍾漢則因飢渴大罵。亦同免於餓。正午十二時。復將予與朱松坪提入後花廳。使各坐一室。俄而胡瑛手鎖鐵鍊。從予所坐之室門經過。未幾。予舅父吳貢三亦鎖入予對面之一小房。斯時劉敬安、季雨霖、梁鍾漢、李亞東、張難先皆分別禁坐。以待會審。此次鄂中大吏。齊集武昌府署。馮啟鈞爲司門之役。門前衛兵數百人。異常嚴厲。承審員計十三人。梁鼎芬、陳樹屏、馮啟鈞、趙以楠、楊壽昌、王思位、熊家麒、程笙。餘六人不素識。梁鼎芬因杯酒酬酢。至則極遲。午後八時。始將予等提審。惟劉敬安受刑極重。死而復活者數次。蓋官場急求保案。刑逼劉敬安爲匪首。直供劉家運。以求其所大欲。故以人命爲草菅也。鞭背見骨。撲面青腫。卒無所得。餘則按次刑訊。尙

無大傷。審張難先時。張索紙筆直供千餘言。大意卽吾不革命誰革命。吾不革命。不僅負吾筆墨。吾且負天下人也。投筆厲聲曰。斬便斬。索供何爲。馮啟鈞曰。久聞先生名。革命黨首屈一指。郭堯階向爲我言之矣。謂屬表親。素稔先生事。果不爽。審梁鍾漢時。梁鍾漢笑罵官場曰。幹天下事。我輩天職也。豈有畏死之革命黨乎。李亞東則手書一卷。閔堂大笑。氣壓斗牛。松坪則曰。我爲革命而來。來無他事。元璋天下失之胡兒。卽不還之元璋。亦當還之漢人。問官欲推出斬之。朱子龍厲聲曰。革命黨徧天下。殺之難。殺盡尤難。不殺不多。不多不速。不速則革命不成。革命黨之血。卽灌溉漢人自由之肥料也。固求之不得。伸頸大呼曰。殺殺殺。審過午夜十二時。猶未退堂。當鐘鳴四點。而上座梁鼎芬忽腹瀉滿座。衣冠俱臭。會審者相對不言。梁鼎芬提褲下堂。會審者俱散。予等仍分別入監。未久天亦放曉。此次會審後。預備分別治罪。或梟首。或永遠監禁。予等九人。惟有靜待其決斷執行之耳。各自處理後事。賦詩見志。自輓鳴哀。預備家書。與世長別。聞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外務部忽來電云。關於聖公會之日知會劉敬安案。從緩辦理。蓋美公使既抗議。而吳祿貞程家樾等亦暗中於慶王肅王前有施救之術也。翌

年春。予與朱松坪同住一監房。并且同榻。正月二十日。予病日篤。朱君殷勤照料。予恐其傳染。請朱君另搬一房。朱君不忍離予左右。敦促再四。然後搬出。自朱君出後。予病更重。三胞弟子平來。是夜同予宿。未解衣帶。時嗚嗚哭。終夜不已。以爲予必不能久於人世。予心猶未亂。囑三弟曰。你暫歸家。請奚壽益先生來。爲予診治。時大雪霏霏。行人沒膝。三弟冒雪歸里。越數日。予二伯父年七十餘。引奚先生來。館於劉宅。二伯父一人入獄視予病。一見輒淚盈兩頰。謂予曰。奚先生來武昌。不肯進獄。彼聞劉宅中人謂獄中大疫。每日死人。最易傳染。予始悟歲寒知松柏。患難識親朋。於是七十老人不忍捨予而去。看護獄中。不勝悲憐。幸有方言學堂李西林。湖南鄭先聲之甥也。精岐黃。聞予病。特來醫治。予金告罄。李君典衣爲予買藥。予輾轉床褥者七十餘日。李君間日必來視。又有同獄室之患難朋友胡潤。扶持左右。待予如手足。予病稍痊。而朱君松坪又染疫極重。血痢不止。予扶病勉侍湯藥。洗滌污垢。竟不能治。口占數語云。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滿清竊國歸烏有。到此天心合我心。擲筆咯血數升。面盡赤。淚如雨下。謂予曰。吾不敢云詩。留與人間表吾心之血痕耳。歷一小時而逝。目不瞑。五月初

予病漸愈。食量日增。予母聞之悲而且喜。嘗備豚鴨及各種食物。命予二弟子林送來。予家素貧。母親已老。未能朝夕承歡。菽水反令高堂時刻爲我憂傷。病後食饒。食此恩物。涕淚如洗面也。是時有日知會會員先予而遭難者熊麗堂。常來照料。且烹鼈饋予。歐陽澤垠。湘人。萍醴革命軍之參謀長。時爲予煎茶。不離予側。張難先聞予病後太弱。典衣買雞以餽之。胡瑛托周蘭陔送來銀洋數元。以作湯餌之費。至於予舅父吳貢三及李亞東。季雨霖。梁鍾漢亦均於患難中時有贈遺。惟劉敬安則禁錮臬司獄。不易通訊。亦自危苦萬狀也。是年秋。予用竭。獄中只有口糧錢五十文。每日之需。時虞缺乏。九月中旬。予母與二弟來獄視予。并擔米數斗入。予母見面。淚從咽吞。許久不作聲。徐徐云。汝勿急。聽天安排。予即以好言慰之而去。閱數日。母欲歸。復携弟來。予送之獄門。不敢出。予母回頭屢顧。慈悲不忍去。予心滋痛。潛然流涕。是年冬。留學日本之同志夏占奎、吳志清、馮維周、陳鳳池、孫少泉、吳崑、鄒屏山、鄒大霆、祝蘭亭、吳錫疇、殷盤等。憐予在獄。各竭力贖資。從海外寄回。且派程起陸親遞獄中。皆由愛國心長。本愛屋及烏之義焉。胡國楨亦爲予奔走。自病愈後。每早俟開鎖後。卽移便桶火爐於門外。捲鋪掃地。以

冷水盥漱。竟設案端坐。展書誦讀。平生最愛南華道德金剛諸經。以養心性。凡新書新報。從未入目。恐動念煩惱。激起思潮。在獄不能一朝居也。閒日亦作詩習字。以自遣。有同難余幹卿之子。名庭香者。甚聰穎。曾就予學書。熊麗堂亦時來問字。按時自炊。日日如是。惟夜間臭蟲魚貫而來。其勢洶洶。如千軍萬馬。或從房頂木柵下落。或由地板攀緣。如四面楚歌然。掀被細察。有飽如大腹賈者。有色紅如明珠者。有飢如餓孍者。東西南北。各自奔馳。但未見其有蝸角蠻觸之爭。效羣蟻同根之戰。此種衆生。撲之不勝撲。滅之不勝滅。噬人則肉腫。奇養刺骨。若再搔之以手。則皮立破。痛不可耐。實令人煩悶。夜不能寐。無已。用水一盂。捕而投之水中。或用竹床一具。以孟盛水。墊於四足。然一經入臥。而臭蟲仍不稍減。予苦甚。乃大聲嘆曰。臭蟲之害人。如民賊之害國。非去莠不能安良。予乃終日不作事。專致力於捕蟲。雖經數月之久。而蟲勢仍未少衰。有客謂予曰。子愚甚。夫治臭蟲如治國。然中國數千年來。凡據有天下者。對於民賊。未嘗不欲剷除。清淨。沿至今日。不惟不能澈底澄清。且上下皆爲民賊。實國民莫得正本清源之道耳。子之治臭蟲。毋乃類此。予於是恍然頓悟。求獄中之善裱糊者。用紙四壁。堅韌。不留餘。

隙。所謂堅壁清野。大眾又安。予自後稍得安枕。予在此江夏縣獄。受盡痛苦。無異地獄。若不改良。幾如活埋生命。乃將內中情弊。逐條詳述。函告湖廣總督。聞彼即傳江夏縣面斥。且出予信示江夏縣。命其速將監獄改良。後竟撤其職任。另委一人。戊申春。予由江夏縣獄轉入湖北模範監獄。入監門時。守衛兵脫去予之外衣。另換獄衣。初至是獄。予頗自喜。以表面觀之。西式高樓。大如殿宇。各處電燈。入夜輝煌。自來水。喚人鈴。浴室病室。無一不備。而內容之腐敗。殊非筆墨所能形容。予先住外監。未及七日。即轉入內監。經過站崗處。守衛室。工廠。始抵內監。一入巷道。即遇同案受苦最毒之劉敬安。見予即起身爲禮。不敢作聲。俟予入獄室。守衛兵離去時。劉君啟門入。與予握手爲禮。曰。你也轉入模範監獄來。予曰。我們不來問誰來。相談良久。聲淚俱下。劉君恐守衛兵至。潛出。以手掩門。勸慰予曰。汝其平安勿煩。予是夜口渴不成寐。求水不得一滴。五中焦灼。如酷暑之迷路大沙漠。注目電光。百感交集。回思祖國沈淪。人民塗炭。安得天生聖人。出而爲之一援手乎。次日九時。獄中號房門始開鎖。十一時雜役送飯至。每人飯菜各一分。米極粗糲。有穀稗沙四分之一。菜則有數寸長之黃豆芽少許。爛蘿蔔一二片。老

可作薪之紅菜苔數段。臭豆豉或馬料蠶豆幾粒。油則無着。鹽尙可鹹。飢不擇食。藉以度命。房則縱橫丈餘。有高窗一。編以鐵柱。窗下剖地板約二尺。以木作盒。置環於一端。從牆外可以抽出。大小便均在其中。便後臭聞於天。腦爲之暈。號門深鎖。無法可避。若雜役間日不來傾潑。則此身如在糞坑。其最難堪者。莫如炎夏。加以是年某犯越獄後。凡囚於其中者。均帶腳鐐。一日守衛兵迫予戴鐐。予甚不願。旋自審思。昔耶穌救世。釘在十架。不出怨言。佛體寸解。仍有慈悲。中國自亡於胡虜以來。二百六十年中。漢族之圖光復革命而斷頭流血者。指不勝屈。吾儕受此區區械鐐。何苦之有。心爲之寂。但終日兩足不得自由。步移不能過五寸。褲甚窄小。不破其襠。不能着也。睡則如守冰窖。冷沁骨寒。時屆嚴冬。彌天大雪。自來水管結冰。水不得出。予每晨早起。飢渴異常。乃取陳飯一團。搏雪啖之。夜間時聞祈禱之聲。自窗櫺入。傾耳細聽。乃劉敬安之聲浪也。蓋人急呼天。痛則呼母。司馬遷受肉刑。卒成史記。聖約翰受永禁。能作默示錄。成湯有夏臺之厄。文王遭羑里之拘。天厄賢豪。所以鍛鍊其精誠。使之代天行道耳。次晨。予問劉君曰。昨夜聞君祈禱之聲。何爲。劉君曰。維摩詰病在斗室。佛法及於三千大千世界。耶穌

降生馬槽。福音遍傳於南北二極。予持耶穌之名。求救中國之苦。身在縲絏。心在天堂。汝未覩新舊二約乎。三界唯心。有所歸依。卽不亂也。自度度人。汝急信道以求解脫。患難中之業障乎。予自此常恒心從劉敬安學道。殷勤祈禱。於極苦中求至樂。與予同居江夏縣獄年餘之歐陽澤垠。字篤初。湘鄉豪傑士也。性剛直而不能下人。亦轉禁於此。見予與劉敬安研究福音。早晚禱告。彼甚異之。時相討論。彼亦覺悟。教主慈悲。立教以普度衆生爲任。聖經賢傳。哲理名言。皆可爲灌溉靈性之資糧。吾輩與中外教主本屬一體。日月所照。四大所成。作聖作哲。是在人有宏願否耳。一日歐陽澤垠正與予談道中。適副典獄蕭繼昌清查獄房人數。歐陽潛返其囚室。蕭見之大呼歐陽澤垠。威風可畏。歐陽應之曰。予頃至他房借書讀之。蕭云。你太不守規則。讀甚麼書。辱罵不已。且命衛兵拿鐐子來。加以手鐐。歐陽因受道陶鎔。頗能隱忍。毫無抵抗。蕭復以藤鞭鞭之。此時歐陽實不能耐。乃出言責蕭爲之已甚。并以手推蕭於後。大鬧一場。有守衛兵目某曾受基督教感化者。卽將歐陽澤垠移於予之囚室。從此更得劉敬安之教益。朝夕熏陶。如親師長。是年六月。劉敬安大病發熱如焚。予移與同居。左右看護。其唾壺溺器及

不潔衣服。予親爲洗滌。劉君垂危床褥七十餘日。予未忍一刻離。又有從劉君學道之守衛兵曰潘季貞。每日潛餽藥餌。依世界文明國獄章。凡犯人生病。須移居病室。派人診治。必准其親屬看顧。無如此模範監獄有名無實。獄中病人極多。無人注意。有生病數日便死者。有因病重太苦自縊者。予屢托守衛兵轉求典獄廷啟胡人。將劉君移至病監醫治。堅不之許。且不准食物養料運入。劉君忍痛耐苦。至中秋後稍痊。是年八月。誤斬獄中五人。予不知其入獄之罪。應死與否。但就此次而論。其罪決不至於死。其致死之因。由獄中愚囚欲得典獄之歡。要功求釋。向與五人互有口角。遂誤告彼等五人在獄中開立山堂。拜名拈香。預備謀反。時王思位爲江夏縣。黃以霖爲武昌府。王思位本知此事盡屬于虛。乃故意鋪張。以博幹員之譽。邀上官之寵。竟將五人斬首。冤沈三字矣。更有五六人亦擬問斬罪。黃以霖天良發現。不肯多結來生債。生命關天。而百里長官。不問其事之虛實。有無證據。僅憑一人好惡之私。信人栽誣。將一班可憐無辜。肆行枉殺。毋乃太酷乎。古人畫地爲獄。圓土爲垣。以懲奸宄。歷數千百年而弊生。至今日始有改良監獄之說。如太侮辱人權。不教而誅。安知所誅者。非國家大有用之人才。且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一念悔改。卽成仙佛。南洋羣島之富豪。大半廣東欲捕之罪犯。澳洲繁盛之地主。皆昔日英國徒刑之凶囚。憶昔法國有一巨盜。囚於獄中。忽越獄而逃。復被逮。定刑期二年。期滿出獄。適日暮。人咸知其劣名。不留其宿。彼深恐深夜再遇巡捕。又生誤會。默念福音堂甚邇。該堂教士素具博愛心腸。乃至彼處叩門求宿。竟延入。欸以酒膳。杯盤器具。均係銀質。食畢。引入寢室。使之安眠。盜之貪念復萌。披衣而起。先至廚室。席捲銀器。復至教士寢室。竊取貴重珍品。開門私逃。遇警士於途。斥之立。攘器盤查。盜無以對。見器上鐫有教士姓名。警士知其竊自福音堂者。捕盜至堂。該教士云。此器係予給彼作貿易之資者。無庸干涉。警士去。盜感悟痛悔。立志爲善。卒成第一流人物。中國法律。非定案者不能下監。內有湖南人譔義思。因人命案牽涉入獄。禁錮十八年。尙未定案。一日對予曰。我若有罪。卽當死。我若無罪。卽當釋。不死不釋。遷轉於湖北省城各監牢。十八年中。足跡殆遍。其故安在。予用好言安慰之。閱數日。適譔義思因食饘而向守衛兵有所言。毒遭謾罵。譔義思不能忍。亦出言不遜。守衛兵稟典獄。又加杖笞。禁於暗室。譔義思更憤怒不息。遂送至江夏縣王思位處。此時王思位有新發明。

之一轎子監。其構造之法。以青磚圍其四周。高約三尺。寬約二尺。門一。用鐵棍栽於左右壁中。使犯人作坐狀。又用鐵棍二。一橫於胸前。一堵於背後。兩端均拴固於木柱。頭上壓以厚板。凡受此刑者。腰不能伸。身不能轉。足不能動。每日僅給稀飯二碗。便溺亦遺於此。雖身體極強健之人。亦難受一句鐘之久。譔義思在此罰坐四星期。然尙未死。仍轉入內監。但面呈土色。骨瘦如柴。氣息奄奄。艱於言語。不數日而譔義思竟因受酷刑死矣。予舅父吳貢三。李亞東。梁鍾漢。季雨霖。俱押於武昌府候審所。季雨霖入獄未一年。即被黎元洪營長保出。張難先於丁未三月病於此獄。幾死。被獄官熊家騏稟釋調治。胡瑛仍繫臬司獄。李亞東則招陳紹武辦一白話報於漢口。常作白話文以抒憤。予舅父吳貢三與李亞東。梁鍾漢得獄官熊家騏之庇護。組織一中華鐵血軍於獄中。得以與日知會會員變名分設之各種機關通聲氣。如武昌省垣之閱書報室。溢中書局。明新學社。集賢學社。容光照相館。共進會。文學社。民社。以及沔陽之羣進會。黃州之明明德社。皆以中華鐵血軍爲日知會破案後之中堅。作鐵血軍之壯士。以鄂軍三十一標。三十二標。及陸軍學堂之翹楚生最多。時彭養光設鍾祥學社於玉皇閣。極力贊

成此舉。并請吳貢三作革命檄文口號。以爲異日起義時之用。蓋熊家驥乃抱種族革命思想而隱於官者。江西鄞城人。字希麟。滿清舉人。典獄武昌候審所。愛護吳貢三李亞東梁鍾漢極周密。時請此三人飲食於其署內之內室。并請其夫人親自烹飪。曾秘謂三人曰。中國亡國之慘。非革命無可挽救。汝輩組織鐵血軍。以結合愛國青年。軍中志士。凡屬漢人。具有血氣者。當馨香禱祝。以期大事告成。力爲贊助。吾雖作官。吾心固與諸君一致也。努力圖之。胡瑛在臬司獄中。尙不十分痛苦。因北京有吳祿貞程家樞之照應。海外有楊毓麟黃興之關心。武昌各同志機關中。又有詹大悲爲之代理一切。故管獄者談國華。對於胡瑛特別優待。并以其女許之。孫昌敬時贈書籍以縱其觀覽焉。

殷子衡轉入夏口縣獄之日記錄之如下。

宣統元年五月初十日。予由武昌模範監獄轉入夏口縣禮智司監獄。先至夏口縣點名。戴上撐筒及手鐐脚鐐。係由模範監獄帶來。差役二人導予入獄。經一長巷。至一獄室。室中黑闇無光。地則潮溼如泥。予飢渴甚。不得飲食。入夜更於鎖上加封。置予雙足

於札板中。其製乃破厚木板爲二。脊縫中鑿洞如滿月式。開板之一端。插雙足於洞內。復合之。鎖以鐵鑰。於是脚不得出。全身臥地。脚手鍊鎖。依然如故。少頃。蚊蟲臭蟲排陣而來。吮血吸膏。飽而不去。自頂至踵。任其擇食。手揮不得。體曲不伸。奇痛奇癢。心爲之裂。人生至此。不如速死。如是者越數日夜。獄中惡習。凡新加入之犯人。須納資禁卒及老囚。否則受其酷刑。迄無止境。予家素貧。薄田數畝。因予入獄後。典賣俱盡。故不忍稟告老母。加老母之憂傷。惟有默禱上帝。解我苦痛。忽有同難之俞慶餘。浙江紹興山陰人。與予素不相識。特使人告予曰。先生所受刑具。今夜可幸而免。俞先生代出錢若干。以還公事。（新犯獻資獄中。名詞稱還公事。又稱還規矩。）且私給錢與火夫。爲予作飯。俞君好善樂施。有任俠風。凡獄中之貧苦者。無不竭力周濟。彼因牽累被拘。助予年餘飲食衣服。皆受其賜。真患難之交也。夏口爲南北孔道。每年春秋冬三季。由北而南發之罪囚。幾乎無日蔑有。亦有拘留於此獄者。內有直隸劉七。從北方解來。頗悉北方監獄情狀。曰。河南以北之監獄。不及湖北遠甚。其種種刑杖。有過於此處之木狗膝枷者。畧舉一二。以證殘酷。有所謂稱人者。有所謂吃水烟者。有所謂開大鋪者。更有所謂打

花鼓者。何謂稱人。卽用木狗銜犯人兩足。使不得脫。然後將犯人之辮髮和兩手。懸於一橫木之上。離地約二尺許。木狗兩端。用二人站立。用力下壓。此之謂稱人。何謂吃水烟。用木作丁字形。約高三尺。鑿一孔於上。將犯人之辮髮緊拴於孔中。使人作懸空而坐之勢。頭面仰望。欲伸不能。欲臥不得。此之謂吃水烟。何謂開大鋪。每於日暮加鎖之時。將犯人一排。均仰臥於地。頭與頭齊。脚與脚齊。用大鐵鍊二編織。各人頭脚。緊束挨擠。不許展轉。寒暑無間。此之謂開大鋪。何謂打花鼓。用繩繫便溺器於頸。使溺器之口。對於犯人之鼻。臭氣息息得入。左右有人監視之。不准擅脫。此之謂打花鼓。中國監獄之凶惡。實爲世界人類之羞。若不從速掃除。則人道絕。人種難於生存也。宣統三年春。詹大悲蒞律。誠來獄視。予曰。吾儕昨日由胡經武處所聞。謂胡之刑期。由永遠監禁。改爲長期十二年。君可援例請減。詹君代予作稟。呈遞後。杳無影響。不多日而詹大悲同何海鳴亦被囚於此。聞辛亥五月十六日。劉公敬安竟死於武昌模範監獄。痛哉。咫尺天涯。牢門深鎖。其疾未能視。其死未能知。徒具救國苦心。竟未能親見義旗之高舉。推翻數千年帝國之專制。恢復漢族獨立無恙之山河。飲恨而終。不知其目能瞑否。劉公

敬安平日一念慈悲。與受難之衆囚。感情甚厚。死時皆撫尸痛哭。如喪考妣。且貲託獄吏。報告高家巷聖公會。中西牧師。聞耗哀痛。迅至獄中。清尸殮葬。蓋恐獄吏暴戾。棄尸於野也。獄官初不之允。固請而後許。遂昇至武昌聖馬可堂厚殮之。入棺之頃。劉之老母。撫棺痛哭。暈死者再。幾不知其子之真相。蓋骨瘦如柴。年僅三旬餘。而鬚髮盡白。其爲國所受之苦。可以想見。今尙窀穸於聖公會之塋地焉。劉公敬安。名貞一。道號保羅。家運其別字也。籍湖北安陸府潛江縣。生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父麒辛卯貢生。母金氏。兄弟四人。敬安居長。世代書香。敬安未娶。以其弟之子劉應松繼承之。七月晦。鄂軍砲隊特派代表夏洪勝來夏口獄告予曰。先生可屏左右。我有語向先生秘談。予會其意。以手掩牢門。彼曰。我們軍隊將於八月十五起義。先生知之乎。予曰。未也。彼一一爲予詳述。至十八日。少有變動。十九日。瑞澂逃。張彪遁。武昌恢復。二十日。收漢陽。救出同難李亞東於漢陽獄。以李亞東權漢陽知府事。二十一晨。杜文炳來。謂今日午後有民軍來此迎接先生。予心忤忤動。憂喜交集。予即托人出外偵察獄門衛兵撤否。偵者回報。衛兵皆有餒氣。予即聚同難而曉之曰。我國之仁人志士。提倡革命。奔走海內外。垂

數十年。今日漢幟一揮。復我故土。吾儕當整衣束帶。排隊而出。以効奔走。雪漢族亡國於淫胡。二百六十七年之大辱。何必望民軍之來迎乎。同難聞予言。皆勇氣百倍。欣欣然喜相告曰。我等此時當聽殷先生命令。於是振臂一呼。大聲告誡曰。同難諸君齊出獄。或渡江投軍。或歸家省視父母。切不可再犯法紀。由是帶領數十人魚貫而出。各自分散。不知其所。予出獄後。先至同難周大榮家。再至聖公會劉玉階李馬太尹陞庭處。小子愛生。小女昭素均在此。惟弱妻祁氏。因予入獄。則憂苦成疾。神經昏亂。終身不治矣。

第九章 被難各人略述

劉敬安在武昌模範監獄之苦痛。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而李亞東與吳貢三梁鍾漢在熊家騏典獄庇護之下。所組織之中華鐵血軍。時得以與三十一三十二標張聘安梅鼎洲鍾劍林所辦之集賢學社。四十一標趙鵬飛賀公俠輩所辦之自治團往來。尙有多數同志如樊學海柯大瓊等。看顧獄中傷心人也。一日陸軍特別學堂學生鄭國棟。字挽瀾。方克光。字漢農。蕭興漢。字立中。與三十一標之兵士李岳崧。字峻如。烹數種時菜。送至武昌。

府候審所。交李亞東等以解其獄中苦悶。適獄中戒嚴。不得入。僅得由監外小孔傳進。歸途李岳崧約鄭國棟方克光蕭興漢題詩言志。并於句中表出各人名號。各聯一句曰。巍巍崧岳峻如天。欲挽狂瀾何懼焉。克復河山光漢族。重興漢室立中原。蓋集賢學社之宗旨。在結合軍學兩界同志。分往各省。作同時革命之準備。而主持其機關之張聘安。廣濟龍坪人。本儒生而經商。專籌各志士出行之旅費。梅鼎洲字冶逸。黃梅人。則由安徽新軍隊官。而往雲南充講武堂教授。及武昌起義之日。助唐繼堯克復貴州。後被其部下魯某所殺。其餘分往各省響應武昌起義者甚多。多被各省之反民國派所害。當日之秘密運動。尚有李長齡曹振武等分往各省軍隊。然至今幾無從紀錄也。日知會自丙午破案後。被捕九人中。季雨霖則由黎元洪保出。張難先則由熊家駒保出。朱元成字子龍一名松坪已疫死於江夏縣獄外。尚有六人困苦獄中。案久未定。至第三年方定此六人之罪。今將其定案全文錄出。以供參攷。敬稟者。卷查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前府趙守任內。奉閣前督憲張批。飭會同現任巡警道馮道等審訊匪犯劉貞一。等一案。先後叙錄供詞。稟沐閣前督憲張咨呈外務部定案。知府前以恭逢恩詔。查辦各項罪犯。稟奉北臬司轉奉督

憲飭發咨稿兩件到府。知府伏查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咨呈內聲叙劉貞一朱元成胡瑛梁瀛洲等罪狀。至爲詳盡。并有劉貞一之罪。與朱元成胡瑛梁瀛洲相等各等語。劉貞一一犯。已奉閣前督憲定以永遠監禁之罪。胡瑛一犯。聲明與劉貞一之罪相等。應請一併予以永遠監禁。其朱元成一犯。已在江夏縣監內病故。應請勿庸置議。梁瀛洲一犯。現尙在逃。應請獲日另結。以外尙有吳之銓、殷子衡、李斌、梁鍾漢四犯。尙未定擬。茲查吳之銓、殷子衡均爲劉貞一等秘密印刷悖逆書籍。吳之銓并曾自行編纂。李斌爲日知會閱報室稽查。閱看悖逆書報。梁鍾漢曾與朱元成同船回國。住漢陽青蓮寺。又爲梁瀛洲之胞兄。皆與劉貞一、胡瑛等同爲匪黨。此案劉貞一等陰謀大逆。查有實據。本應立置重典。惟業蒙閣前督憲法外施仁。貸其一死。劉貞一、胡瑛均只定以永遠監禁。吳之銓、殷子衡、李斌、梁鍾漢自應以次遞擬。知府查核供詞。吳之銓印刷逆書。兼編纂情罪較重。擬請定以監禁十五年。殷子衡只爲印刷逆書販賣。李斌只爲日知會稽查。閱看逆書報。均當量從末減。殷子衡擬請監禁十年。李斌擬請以監禁五年。梁鍾漢與朱元成同在日本游學。回國時又同船同寓。朱元成等密議悖逆之事。梁鍾漢朝夕與共。不能諉爲不知。未

便因其狡供避就。遞予輕縱。擬請發回原籍漢川縣。定以監禁三年。各該犯等年限屆滿。由各該管官察看情形。另稟辦理。定該犯事在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恩詔以前。均在部議條款不准援免之列。均應不准援免。除將各犯原訊供詞繕具清摺隨稟。資呈外。所有遵飭酌擬監禁緣由。是否有當。理合稟請俯賜查核批示。祇遵。再查吳之銓供係生員。是否屬實。擬請將該犯發回原籍黃岡縣就近移學查明詳革。再行收禁。依限監禁。合併聲明。謹肅具稟。自此案定。而湖廣總督陳。北臬司楊。皆批准照所擬執行。劉敬安永遠監禁於武昌模範監獄。胡瑛永遠監禁於臬司獄。李斌字亞東以監禁五年移轉於漢陽府獄。殷子衡以監禁十年移轉於夏口縣獄。梁鍾漢以監禁三年解回原籍漢川縣獄。吳之銓字貢三以十五年監禁解回原籍黃岡縣獄。俱有原案移文。但不可得。惟吳貢三於武昌首義之次日。卽響應於黃州。故關於吳貢三之全案。皆彙集成冊。絲毫未失。而定案全文。是以得窺全豹也。更將宣統元年五月初十日武昌府正堂黃。札飭黃岡縣原文錄之如下。爲札飭事。本年四月廿六日奉臬憲楊札開案奉督部堂陳（夔龍）批據該府稟匪犯劉貞一案內從前未擬各犯。遵飭分別酌擬請示遵由。奉批稟及供招均悉。查核

所擬尙屬允協。仰北按察司卽行復核分別飭遵具覆。等因奉此。并據該府併稟到司。本司查所擬各犯罪名。均尙允協。應卽如稟辦理。除呈覆督憲外。合亟札飭。札到該府。卽便遵照辦理。勿違。等因奉此。本府查吳之銓一犯。已於原稟指明發回原籍在案。茲奉前因除行江夏縣遞解外。合亟抄稟札飭。札到該縣。一俟吳之銓解到。卽行查照抄稟。將吳之銓查明詳革。依限監禁。仍將收禁日期。通報查考毋違。此札。計抄府稟一紙。吳之銓供單一分。宣統元年五月初十日承啟官署武昌府司獄劉惲蓋印。又移文如下。江夏縣正堂王。爲遞解事。奉府憲札。仰該縣卽將現收候審所之匪犯吳之銓一名。刻日提至。當堂驗明正身。加上刑具。簽派勇役。解赴黃岡縣衙門投收監禁。等因奉此。擬合備文遞解。爲此合移貴縣煩收監禁給照回銷。須至移者。計遞解吳之銓一名。刑具口糧一分。右移黃岡縣正堂。宣統元年五月十三日移。訊錄吳之銓供單如下。據生員吳之銓。供堵城對岸新洲人。光緒十五年趙學憲任內入學。今蒙提訊。蒙將生員先行收押。只求格外生全。諭先行收押。俟移學查明詳革。再轉監依限收禁。并申報各憲可也。此諭。五月十四日訊。黃岡縣正堂熊。移請黃岡縣儒學查照。希將吳之銓三代年貌開錄以憑詳革。依限收禁之文。

不錄外。更將回牒記出如下。黃岡縣儒學正堂任。爲移送年貌事。案准貴縣移開原文有案不錄外。尾開查照希將吳之銓三代年貌開錄移覆。以憑詳革等因。准此。敝學遵將該生吳之銓三代年貌開明備文牒送。爲此合牒貴縣。請煩查照詳辦。須至牒者。計開吳之銓現年四十二歲。曾祖鳳。祖定邦。父光喜。光緒十五年入學。右牒黃岡縣正堂熊。宣統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牒。關於此案詳革文件。由黃州府正堂麒。提學使高之札飭頗多。茲不備錄。特將吳之銓提堂釘錄收禁之苦。與地方紳士求保之狀。揭出數篇。以明真相。宣統元年七月初六日。附貢生姜元楷。巡檢舒鈞。封職朱澤霖。生員張鴻漸。教職杜樹森。職員邱沅。職員潘福潤。廩生何春浩。生員廖春華。生員邱紱。職員洪潤生。世職張鴻恩等。本城二三甲。公爲苦極乞恩。公懇通詳請減。以賜生全事。竊查已革優增生吳之銓。前經上憲擬辦發解原籍。功令森嚴。生等何敢率瀆。第念銓世居外嶺。去城僅三十里許。其生平事實。聞見較真。自束髮受書以來。雖無卓卓善行。前此幸無劣跡可指。以故鄉鄰子弟爭師事之。奈文章憎命。困頓名場。弗能以詩書啓家。惟以舌耕得粟。藉爲仰事俯畜之資。此次蒙恩收押。迄有三年。墨渴毫乾。生計日蹙。惟思伊父已八十有三。僅此獨子。又無長次之

可依。伊又孑然一身。嗣祧莫續。所存者兩幼女耳。一梅仙。九歲。一蘭仙。四歲。雖慰情聊勝於無。然輾轉流離。情殊無告。現值大水爲災。宅成魚窟。伊又抑鬱成病。時染咯紅。可憐父哭於途。子病於獄。女號於室。妻竄於城。哀鴻嗷嗷。夫何至於此極耶。竊維聖朝恤老有政。留養有條。況當恩赉三頒。厚澤深仁。覃敷無暨。仁憲化雨仁風。遐陬遍被。懽欣歌頌。感切肌膚。銓雖罪無可原。然亦屬憲之赤子。其家口無依。死生莫保。知必有以老老幼幼之懷。而法外施恩者也。生等誼屬戚鄰。目擊斯艱。忉怛無主。故敢冒干功令。公叩大老爺台前。恩憐作主。賞將吳之銓。是否通詳遞減。抑或別有原宥之處。原出恩裁。生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上呈。此呈既上。而黃岡縣正堂批曰。吳之銓係應監禁十五年。所請應毋庸議。初九日批。又族長職員吳紹燮、職員吳鳳翥、房首監生吳瑞卿、監生吳聯芬、經管吳運庚、經管吳兆慶、職員吳步陞、監生吳懷蕓、文童吳子受、文童吳兆桐、吳兆桓、吳光漢、吳甫臣、吳正順、吳正元等。自爲貧苦無聊。豪懇詳請原宥事。竊職族吳之銓。前蒙上憲發解回籍。迭荷厚恩。過蒙曲全。自應仰體憲心。靜候憲示。何敢冒昧率瀆。惟銓素守一經。拳拳自愛。鄉里且有稱爲恂恂者。自入泮而後。終歲不履戶族之庭。歷二十餘年。惟以課徒爲業。其鄰

族子弟。無不賴以陶成。以故人皆愛之。丙午歲應本城福音堂之聘。承充國文教員。按時授課。勤懇有加。又爲西人所信任。不料比年黨案發。委提省訊。始押警察總局。繼押武昌候審所。雖歷有三年之久。究案之起伏。情之有無。職等俱不得而知。亦不敢置辨。惟念銓家無恒業。素以筆墨營生。自羈押以至於今。墨渴毫乾。生計因以日蹙。上有八旬老父。龍鍾顛倒。乞告無門。下有兩幼女。啼飢號寒。慘聲交作。今歲洪水爲災。禾苗淹盡。素封之家。尙難爲活。況貧苦如銓。其家口將何以生理耶。且銓病骨支離。吐紅并發。氣息奄奄。僅存一綫。如此慘狀。職等實不忍聞。伏思仁憲聞德昭彰。恩慈夙著。因仁風之久被。賴惠澤之旁敷。故敢不揣愚頑。縷情豪叩大老爺台前。矜憐作主。法外施恩。其將吳之銓或有原宥之處。仰賴恩裁。不但銓闔家感戴不忘。職等亦啣結無暨矣。望光上呈。此呈上後。黃岡縣正堂熊賓批曰。已於附貢生姜元楷等初六日呈內批示矣。復有陳汝慈保狀如下。四川補用知府陳汝慈。四十一歲。原籍圻州。自爲功令。難恕曲全在人。破指血結。懇恩交保。以全生命事。竊查已革增生吳之銓。自丙午被逮。迄有三年。今夏武昌府按擬通詳。復經督憲批准在案。榜其罪則監禁矣。定其限則十五年矣。一紙文書。森嚴可憚。則不敢請保。發

解回籍。移學詳革。再行收禁。則不得請保。吳族邑紳迭上公稟。蒙批所請應毋庸議。則更不能請保。然職所以亟亟欲保者。非不愛惜身家性命而勉強爲之也。昔蘇子有言。死讀書。活看律。職雖不才。竊奉此爲圭臬矣。況銓廉隅自守。生平尙無過犯。惟嗣續維艱。宗祧莫繼。父已年逾八十。家無次丁。則所謂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外無期功強近之親。門衰祚薄。孤苦零仃。景況之艱。夫孰有如銓者哉。夫刑法之設。原以懲既往而惕將來。人能自新。即可率以共由之路。非謂在監可以見善。出監卽見惡也。際今監獄改良。酌造新律。仁煦之恩。彌綸天地。何非赤子。孰不在矜鑒之中。銓雖有外生成。何嘗無可原情之處。職維李陵失守。史遷下蠶室而不辭。李綱下獄。陳東哭宮闕而不去。義之所在。旣知必爲。情之可鄰。雖死必救。況讀仁憲三縣治略。不冤一民。不借一勢。慈愛之心。藹然可揭。職所恃而敢請保者。徒以此耳。伏乞鑒察愚衷。惻憐寒餒。多方婉轉。立沛深恩。或援獨養之例。或援擬贖之條。暫行交保。以賜生全。倘日後衆論不孚。則請治職以阿好之罪。察明品學不正。則請治職以欺飾之罪。或經人指控。不惟送銓究辦。并請治職濫保之罪。爲此出具血結。粘叩大老爺台前。憐情作主。賞將吳之銓開釋。不獨銓闔家戴德靡涯。職亦頂恩無暨矣。上

呈保結一紙呈上。黃岡縣正堂熊批曰。吳之銓經武昌府憲訊。擬監禁十五年。詳奉督憲批准解回原籍監禁。案情重大。何能輕率交保開釋。惟現在既據該紳出具甘願連坐加等之保結。并前據本城各紳朱澤霖等及戶族吳瑞卿等聯名呈請通詳宥減。姑候據情詳請各憲核示遵行。甘結暫存。二十四日批。陳汝慈字慧泉。蘄州人。今改蘄春。乃吳之銓門下士。品高學博。有大志。吳犯國事。被繫。爲謀解脫不成。走重洋。以謀天下事。武昌起義。隨孫中山自南洋歸南京。力主北伐。爲袁世凱所恨。南京政府取消後。卒被反對民國者槍斃於南京。後由盧鶴琴及蘄春知事黃厚焱於蘄春建有陳公祠焉。又吳之銓自求開釋。其妻孫氏稟請代夫受罪。均不得邀准。復在獄中大病。危在旦夕。而大監禁卒李才謝主龍海謝和及黃岡縣典史熊樹藩皆稟求查驗核奪。而吳族士紳吳紹燮等又出保狀如下。公爲病危情慘。公懇鑒憐。暫保原詳事。職族革生吳之銓。曩蒙上憲遞籍限禁到縣後。職等及紳耆數十人。前後聯名。會將銓苦實稟。當荷前熊憲通詳在案。茲銓忽染重病。醫藥罔效。銓妻孫氏。稟懇詳請仁憲核驗。荷飭延福音堂華牧師到監醫治。師至投劑無驗。次日師復約其醫院雷醫同至視疾。咸謂銓文弱書生。染監內疫氣過深。非就彼醫院

法調氣息。萬無生理。故孫氏復哀懇憲天生全。未荷批示。迨職等見銓。察其形。則瘦損不堪矣。與之言。則昏臥不省矣。詰其食。則多日不沾矣。及至見其相聚之人。八十五歲之老父。丐食歸而哭。子欲絕。數齡之幼女。學績哀而求代父苦。其妻孫氏。更惶懼無主。呼天告化。莫知所之。職等皆誼屬一本。憐其病之危。憫其情之慘。觀其事之急。遂不揣冒昧。聯名公叩大老爺。俯察病情。鑒憐作主。賞懇立將吳之銓暫交職等保送本城福音堂醫院就華牧師醫治。恩予通詳。俟病愈後。如上憲札飭要銓。職等仍願將銓交禁守法。實公德兩便。上呈保狀一紙不錄。而黃岡縣正堂潘批曰。卷查該犯吳之銓。奉發遞籍監禁之後。嗣據該職等以吳之銓上有老父。下有幼女。環懇詳請宥減。卽經熊升前任據情轉詳。旋奉督憲批示。查該犯吳之銓。原犯情罪甚重。前由武昌府審擬監禁十五年。已屬從寬。該縣何得率據該戶族等所稟爲之轉請。殊屬冒昧等因。轉行到縣。現在該犯在監患病。雖屬實情。所請交保。必致仍干駁斥。碍難照准。候撥醫加緊調治可也。上錄數條。皆得之於吳之銓遞解黃岡後之全卷。武昌起義之次日。吳之銓卽出獄。率杜芳等響應於黃州。更名保春。爲軍政分府首領。垓下囚。卽座上客矣。

附錄吳貢三著孔孟心肝之前半 後半已佚

序

新書之出。近來不知凡幾。如浙江潮新湖南諸編。議論之宏。筆墨之富。固爲衆目共賞。然其字句高深。僅可供文人學士之賞鑒。若商賈之流讀之。其味如同嚼蠟。讀者惜之。石決明先生。亞東志士也。恐中國人長眠不醒。爰用俚語。著爲此編。字求其淺。句求其明。使識字者讀之。皆可悟其理而警於心。發聵振聵。誠至妙之法也。其可以不文而笑之乎。中國亡國後二百十一年歲。在乙巳常山黃著謹序。

管仲相桓公。尊周室。攘夷狄。孔子直稱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讀其書可知孔子有攘夷之志。何謂夷狄。卽外國人也。攘字作逐字解。言外國人皆宜逐去也。

嗚呼。我中國之地。現被滿洲人佔去二百六十餘年矣。照孔子之書。理應將滿洲人趕逐歸去。

仲尼祖述堯舜。孔子之學。無一不是堯舜之學也。故欲知孔子之爲人。當先知堯舜之爲人。

堯舜者。以天下爲公共之天下也。故堯以天下讓舜。舜見禹賢。亦以天下讓禹。孔子祖述堯舜。亦欲以天下爲公共之天下也。

何也。以國君賢能。則一國之政治必善。政治好。則夷狄自不能來欺中國。夷狄既不能來。則中國之君。萬世皆是中國人自做。斷不致有外國人來中國爲君也。

自後世之人。以天下爲自己之天下。不傳於賢能之人。而傳之於子。子傳之於孫。此中國人所以有爭奪天下之

事也。自中國人自相爭奪之後。則中國之君。每多昏暴。國無賢君。則政治必不能善。政治不好。則夷狄即來。此前明崇禎時。所以有滿洲人奪我中國也。

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何謂南面。言爲君者。南面而立。爲臣者。北面而朝。南面即爲君也。孔子言雍也之才。可以使他爲君。是中國之君。無人不可爲之也。

或者曰。君臣之分甚嚴。孔子之爲人。豈無君無父者乎。此亦或人不思之甚也。此或人未知歷史之故也。

滿洲之建國。固中國之臣也。當前明萬歷年間。我中國曾封奴兒哈赤爲建州都督。給龍虎將軍印。每歲賞給他俸銀八百兩。奴兒哈赤者。即清朝順治皇帝之祖也。豈滿洲人爲中國之臣。可以奪中國之天下。我中國之人爭回中國之地。豈有不合之言乎。

即以君臣而論。吾且以君臣言之。

孔子曰。民之父母。康誥曰。如保赤子。言君之視民如子。民之視君。一如其父也。設有人來我家中。將我之父殺死。將我之母佔去爲妻。將我家之田地房屋產業。一概佔去。還要我們叫他爲父。我年少不知。亦叫他爲父。此所謂父不父子不子也。

滿洲人來我中國。將我中國之土地佔去。將我中國之皇帝殺死。自立爲君。還要我中國人爲臣。他本來是個夷狄。不是我的君。要我稱他爲君。此所謂君不君臣不臣也。

明朝崇禎皇帝死後。滿洲人遂將京城佔去。

南京人乃立福王爲君。卽宏光皇帝是也。順治二年。被滿洲人所殺。

福建人見宏光皇帝被殺。又立唐王爲君。卽隆武帝是也。順治三年。又被滿洲人所殺。

厥後兩廣人又立桂王爲君。卽永歷皇帝是也。清朝乃叫令吳三桂捉之。桂王逃至緬甸國。又爲滿洲人所殺。

鄭成功者。桂王封其爲延平王。桂王死。鄭成功不肯投降。與其死戰。戰敗。逃至臺灣。其後又爲滿洲人所殺。

清朝佔我土地。要我中國人剃去頭髮。打起辮子。換了他們韃靼的衣服。此是披髮左衽也。此夷狄之俗也。中國人不從。卽將我中國人殺了。爲了剃頭一事。不知殺了中國幾千萬人。

揚州人不肯從他。滿洲人就帶了兵來。一連殺了十日。共計殺了八十二萬四千餘人。

嘉定人不從他。滿洲人亦帶兵來屠城。其餘如義烏諸處。被他屠城的地方。不知其數。

現在剃頭擔上。猶有一枝旗杆。此旗杆卽是明末清初時。殺人之令也。嗚呼。我孔子嘗言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今

滿洲之韃靼逼我中國人剃去頭髮。是毀傷髮膚也。我中國人讀孔子之書。何不再想一想。仍然養起頭髮焉。孝

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是衣服不可不慎也。今滿洲人要我穿他韃靼之服衣。是披髮左衽也。是棄先王之

道也。我中國人讀先聖之書。何不再圖改換。仍然穿我中國之衣。

滿洲人來佔中國。姦淫婦女。殺人放火。無所不至。此固無處不有也。

嗚呼。滿洲人所殺之人。卽我漢族之祖宗也。滿洲人姦淫之婦女。卽我祖宗之妻也。卽我祖宗之女也。卽我祖宗之姊妹也。

夫然。則滿洲人非但不是我的君。實是我中國人之大仇人也。

既知滿洲人是我中國人之冤仇。我中國人固當報此大仇矣。何爲乎鼓上睡不醒也。

俗語云。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爲人。既欲做人。此仇不可不報。或者曰。我既奉之爲君。若以君臣而論。我又不敢如此也。此未讀孔孟之書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言一國之中。以民爲最貴。社稷又次之。若所謂君者。固甚輕也。況且滿洲人是個夷狄。不是我中國之君。孟子曰。君子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今滿洲人殺我祖宗。姦淫我祖宗之妻女。非但視我中國人如草芥。實視我中國人如讎敵也。彼既視我如讎敵。我中國人猶不知自思自反乎。

自明朝萬歷三十八年起。至康熙二十二年止。清朝與我中國。共計戰爭七十四年。共計殺死我中國人一萬八千萬。嗚呼。滿洲人與我中國漢種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中國人固當同心協力。驅逐此滿洲之韃靼也。或殺此滿洲之韃靼。以報其仇也。何爲乎有仇不報。猶且奉之爲君。甘心作爲滿洲人之奴僕。我中國人固亦無恥之甚矣。

或曰。爲人宜忠。爲人宜孝。爲人宜愛國。嗚呼。我中國之君已死。滿洲人是個夷狄。是我中國之仇。又非我中國之君。孟子曰。非其君不事。我欲忠君。我已無君可忠。奈之何謂我不忠也。

嗚呼。父之仇不能報。乃囑付於子。子不能報。乃囑付於孫。今滿洲人爲我祖宗之大仇敵。我不能報復其仇。我中國人固是不孝也。

嗚呼。我中國已被滿洲人強佔。我中國之國。已亡去二百餘年。我欲愛國。我已無國可愛矣。如欲愛國。其必爭回中國之土地乎。

或者曰。我欲起兵爭回中國。人皆以我是造反。人皆以我是大逆不道。如何則可。

嗚呼。中國者。中國人之土地也。今被滿洲人強佔。我欲爭回土地。是我自己取我自己之土地也。何得謂之造反。何得謂之大逆不道。謂之光復可也。謂之殺韃靼可也。謂之攘夷狄可也。

昔者武王伐紂。孟子直稱之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讀其書。是暴虐之君。即可起兵伐之。況滿洲人是個夷狄。不是我之君乎。

或者曰。此事甚難。皇帝亦不知何人可做。

嗚呼。此亦不知古代之歷史也。皇帝是無人不可不做也。

昔者漢高祖是一個泗上亭長。漢朝的亭長。即今之地保也。他們家中甚貧。後來機會湊巧。只是用人得當。不過五年之中。漢高祖就做了皇帝。一統天下。

昔者朱洪武是一個小和尚。後來因劉伯溫。徐達等人幫助他。朱洪武將元朝的韃靼趕歸蒙古。就做了明朝的皇帝。一統天下。

現在只要中國人自己。和氣。中國人不要殺我自己中國人。

滿洲人。共計五百萬。我中國漢人。共計三萬七千五百餘萬。比他們已多至七十七倍。只要中國人不幫助滿洲

人。則滿洲人即可趕逐歸去。

奉勅中國之兵。不要殺自己中國人。奉勅中國人。不要殺自己中國之兵。夫然。則當兵之人。可以不死。中國之人。可以爭回中國之天下。中國之皇帝。可以中國人自做。

滿洲韃靼之來歷

滿洲在中國北京之東。其人種類。是一個夷狄。與中國之漢族不同。當堯舜之時。中國人稱滿洲人爲肅慎。至漢朝唐朝時。稱滿洲人爲奚契丹。當宋朝時。中國人稱滿洲人爲契丹。後契丹爲滿洲之女真國所滅。女真國又改名金國。當宋朝之時。我中國岳飛去打金兀朮。卽是滿洲人之祖宗也。後金國降了元朝。厥後朱洪武將元朝趕歸蒙古。中國之土地。仍歸中國人自管。明朝永樂皇帝。將元朝韃靼子掃除之後。又帶兵打遼東。於是女真遺種。皆降明朝。遼東者。卽滿洲也。滿洲人自投降我明朝之後。歷代受封。明朝至萬曆皇帝。乃封奴兒哈赤爲建州都督。給龍虎將軍印。每年賞他俸銀八百兩。奴兒哈赤者。卽清朝順治之祖也。奴兒哈赤雖然受封明朝。嘗帶兵謀反。屢次平之。奴兒哈赤之子皇太極。亦屢次謀反。來打明朝。入山海關四次。殺我山東直隸山西百姓數百萬人。至崇禎時。中國有李闖之亂。滿洲人遂入山海關。佔我中國之京城。我中國在南京立福王爲君。被滿洲人所殺。又在福建立唐王爲君。又被滿洲人所殺。又在兩廣立桂王爲君。又被滿洲人所殺。鄭成功者。桂王封其爲延平王。桂王死。鄭成功不肯降清。與其死戰。戰敗。乃逃至臺灣。其後康熙二十二年。又被滿洲人所滅。至此。中國之國遂亡。中國之土地。皆爲滿洲之韃靼爭去。嗚呼。此仇不報。我中國人真是無恥之甚矣。

忍令上國衣冠。

淪於夷俗。

相率中原豪傑。

還我山河。

第十章 禹之謨之死難

禹之謨。湖南湘鄉人。少任俠。工書法。能文章。壯遊江浙。懷遠志。甲午之役。君憤士氣之弱。投筆從戎。任轉餉。出榆關。歷遼東西。經敵壘。冒重圍。卒完所事。以勞績保知縣。君見國事日非。蹇裳去之。專究新猷。學實業。在滬考察半年。復遊日本。歷千代田大阪各工場。躬操作。尋以其尊人春軒公病。急歸國。戊戌政變。知異族僭主。爲惡不悛。力圖革命。庚子秋。與唐才常謀武漢事。敗。君至尙不知。入唐寓。邏騎滿室。君從容作寄信人得脫。往還南京。時與同志錢維驥及共心腹者。睹故國河山。潸然流涕。癸卯返湘潭。設毛巾廠。甲辰。予邀移長沙。附設工校。乙巳。擴充實業工場。整理機織。皆親自操之。又藉湘鄉會館。創設唯一學校。是時各學校賴君成立者甚多。適日俄媾和。清政府謀以閩易遼於日。於是湘人羣電樞府抗爭。君之血誠所激。湘中教育商會。皆推君爲會長。丙午夏。殉國烈士新化陳天華。益陽姚宏業。歸櫟湖湘。君主塋嶽麓。以表崇報。清大吏禁之。至日。君約全體學生制服行。

喪禮。萬人整隊。送之山陵。一時官紳屬目。以爲民氣伸張。清政府危。而官紳之富貴不保矣。遂恨君。更有湘教育界敗類俞誥慶。字飭華等。暗害君。俞飭華爲長沙學務處總監督。常以學務處燈籠爲前導。狎妓嫖土娼。爲學生所窘。捕至濂溪閣。黥其面。裸其體。拍其照。於土娼胯下。君開會辱之。叱其無恥。因告密。謂君爲革命黨魁。將結軍學兩界謀起事。清大吏憚君名。遲遲不敢發。會六月湘鄉士子爭鹽商浮收。君以爲食鹽加稅。已違人道。浮收巨額。民命更危。不得已爭浮收之款辦學。免入貪囊。湘鄉知事陶上詳。坐君率衆塞署罪。清撫下令捕君急。長沙聖公會黃吉亭牧師勸之避。君執不可。曰。吾輩作事。死義也。列邦改政。孰不流血。吾當爲先導。竟於丙午六月二十一日被捕。捕後爲君申辨者。日數十起。清吏格於清議。監致常德。又移靖州。靖州牧金蓉鏡。極殘酷。雖已定君永遠監禁之罪。金牧欲殺君以媚上官。故抵靖後。酷刑十餘日。始以鍼刺爪甲。君不怯。繼倒懸之。熏椒烟於口鼻。君仍無語。金憤甚。自燒烙鐵。烙君肉。全身焦爛。胥役皆不忍睹。又值八月萍醴革命軍起。全省戒嚴。更速君死。金牧刑訊君。其酷爲世界所絕。無斷君指。割君舌。求死不得。身無完膚。乃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縊君於靖州之東門。就義之先。猶手書絕命詞。拇指早

爲繩斷。字迹仍端好如恒。臨死之頃。指金牧曰。我要流血。爲何絞之。吾熱血不流。辜負我滿腔心事矣。嗚乎。痛哉。禹君之壯烈。將與岳武穆文天祥並駕矣。今記其遺書數通。以悲其遇。致友人書云。淮蓀介人。蘆山同志。謨自六月二十一日遭此橫禍。八月初二日抵靖州。卽日入獄。究不知因何定罪。有無期限。世界黑闇。學界亟欲其光明。危乎難矣。謨入黑闇獄。將編黑暗史。適高等學堂申生建藩。字鐵琴。暑假歸里。正在籌資東渡。日前靖州師範學生與人爭鬥於市。鐵琴見之。從旁解勸。而師範生竟與鐵琴反對。誣爲糾毆。愬於州牧。郭牧本昏憤貪吏。以申爲奇貨。不減咸陽之索。祇得暫避野蠻凶鋒。專制虎威。現用去百金有奇。其禍猶未已也。必欲得而甘心焉。嗚乎。險哉。謨居囹圄。來慰問者日有人。得聞茲事之大概。告我學界同志。爲之評議。乞學務處行文銷案。毋使昏吏上下其手。藉飽欲壑。庶僻遠萌芽之學風。去其奴性蠻俗。自重人格。進爲有秩序之團體。不亦幸乎。與同學諸君書云。同學諸君御覽。捧讀來書。感愧交增。汗淚并下。敬譁諸君學有根底。琢磨益光。亞東之華盛頓。其在諸君乎。謨本不學無術。動多窒碍。未能於社會建毫末之利益。致增一層阻喪。死罪死罪。至湘學會卽能成立。必含多分的奴性。藉奴勢以伸權力。行壓制。

可預知也。滿奴亦得利用之。嗚乎危哉。學子其在殼中矣。猗歟。幸哉。學子已能自立矣。我所希望之學生自治會。幸諸君之大魄力於大風潮大勢力興大獄之際。放大光明於黑暗世界。獄中人聞之喜而不寐。更望諸君以百折不回之氣概。振刷精神。整齊秩序。力求進步。毋少懈怠。毋少退讓。以自治會爲政黨會。新國會之基礎。其責任之重且大也如此。諸君勉之。吾輩可爲清廷之囚犯。不可爲自治會之罪人。願諸君務其大者遠者。若目前之小害無畏焉。今學生自治會成立矣。請再進一步。創立羣治大會。爲各省倡。亦惟諸君是賴。鐵路初歸官辦。既而紳辦。兩年之久。毫無影響。今春商會成立。謨於會中再四演說。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有此大權大利之鐵路機會。商界當急取之。勿徬徨也。幸而見信。是以有四月電達商部允歸商辦。兩期即集股二百萬有奇。近有官督商辦之說。是皆前此紳辦者。因事權不己屬也。陰地唆弄。必破壞商辦之局而後快。商界無人才。無魄力。祇可居被動之地位。無原動之資格。湘路之能否專歸商辦。必得學界爲之援助。否則一爲官辦。資本無着。人皆慳而不前。勢必借洋款。以數百萬贖回之路權。又將去矣。且湖南與之俱亡。謂余不信。試觀甲午三千萬贖回之遼東。隨轉而送之俄人。遼東爲建虜發祥之

地尙爾。有何愛於湖南。嗚乎怨哉。欲存湖南。必爭路權。爭路權者。商界學界之天職。責無旁貸。諸君以謨言爲千慮之一得歟。請於學界開會之際。爲謨宣布此意。以俟大多數國民採擇。是爲幸。承諸君存問。惠贈。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學生自治會成立。之謨敬捐銀二元。以答盛情。又書云。斗衡梓卿心滌鐵錚。漢援仙霞。松藤大國民御覽。謨不學無術。自謀不臧。被羣小構陷。致勞諸君多方營救。及松藤回國運動。昨讀洞庭波。又承諸君表曝。過當。感愧交增。入獄情形。松藤已知梗概。當爲之述及。此不贅。昨讀松藤長沙之信。知佩初在上海爲中國公學諸君判以卸責之罪。佩願每年以二百四十圓爲謨獄中及家中之用。至出獄之日止。在公學諸君之判爲不固團體者戒。佩初之私和鹽案。爲王龍文所愚。既和。不請陶令銷案。有疏忽之咎。無構陷之心。在佩之出資。有通財之義。謨請作爲借款可也。至湘路又有官督商辦之說。是皆前此紳辦者因事權之不己屬也。暗地播弄。必破壞商辦之局而後快。湘省商界無人才。無魄力。祇可居被動之地位。無原動之資格。今也督者執其權。辦者僅供資財。欸歸中飽。資本無着。人皆慳而不前。勢必大借洋欸。路權去矣。而湖南與之俱亡。嗚乎危哉。欲存湖南。必爭路權。是所望於諸君。又函云。松藤賢弟如

握。二十六日接弟八月二十六日手書。敬悉賢弟歸來。爲我運動。愛逾同胞。感甚愧甚。兄與滿奴各處一端。自不兩立。捕拿下獄。不遂我殺身之志。幽居無聊。又不能盡建設之義務。恨何如之。吾輩所希望之人才。其在學界乎。若湘學界之價值。已在數十兩牙帖之下。以全縣之力。不能去一擅收陋規之行戶。且異族之奴隸。隨意以一紙公文。不由理論而鉗制之。雖有對付之議論。恐無對付之事實。縱有一二度之對付。其不能收最後之效果。有斷然矣。何哉。彼賤奴以提款興學。恐學界發達。漢族有生機也。其摧之不遺餘力者。効忠於虜廷。冀固其位。勢所然也。嗟乎。世固有希望賤族立憲者。試觀數十級下行之奴隸。尙縱其霸食。欲望政治之平得乎。以知一縣事之奴隸。一紙具文。卽大加捕拿。等學界若草芥。以牙行爲神聖。不可侵犯。此開明專制。假空談之學術。行牢籠之方畧。今稍有識者。無不研求學術。思想發達。破網冲飛。不可牢籠。而惟學校以一紙條封閉之。靖州牢獄役卒。向來非常凶殘。苛求犯人。備歷苦楚。必須重賄。方能免禍。真不堪之慘。其無錢者。如欲打草鞋度日。卽割斷其繩索。且終幽閉籠內。雖至親不得面晤。於今年有犯人吳翰臣。劉禦堂（尙在禁）陸玉堂。蔣南賓。各持尖刀一柄。將禁卒田貴殺死。馮喜。盧吉。楊某受重傷。

又致全中國國民書曰。我所最親愛之在世同胞鑒。世局危殆。固由迂腐之舊學所致。亦非印版的科學所能挽回。故余之於學界。有保種存國之宗旨在焉。與若輩以摧殘同種爲手段者。勢不兩立。於是乎有靖州之監禁。不百日而金牧提訊。所發不成論理之問題。無非受人意旨。陰謀秘計。橫爲成見。是以所答動遭無理之駁結。不能置詞。且曰爾輩牛馬耳。人欲食則食之。有何愛焉。禹之謨正告同胞曰。身雖禁於囹圄。而志自若。軀殼死耳。我志長存。同胞同胞。其善爲死所。寧可牛馬其身而死。甚勿奴隸其心而生。前途茫茫。死者已矣。存者誠可哀也。我同胞其圖之。困心衡慮。終必底於成也。禹之謨。四十一歲。丙午十一月十九日靖州獄中遺書。又致諸弟書曰。蓉立澤蔚健康六弟如見。昨二十夜親筆所書之信及遺言。已封妥託帶。尙未發行。二鼓後。金牧提訊。至二堂。椰子已具。金牧卽呼上椰子。裸其體。照昨信所書情形。而加用大椒末熏口鼻。金牧親持線香一大把。燒吾背。約二時之久。無所供。抬至戲廳。吊吾右大指及大脚指。懸高八尺。數刻繩斷。大指已經破爛。尋亦斷。又換繫左大指懸之。再用香火灼吾背及膊。徧體無完膚。所訊無非是要供稱孫文。又曰。爾昨天所講認得這個譚心休。究竟是孫文使來的否。余曰。我只知伊爲中國

公學回湘籌款。金牧曰：你不實供。分明他是孫文的黨羽。你爲何不說？又用香火亂燒。余曰：既說是他的黨羽。即是他的黨羽。我不得清楚。金牧曰：譚心休是幾時來通約你們的？余曰：是四月籌款時會過的。金牧曰：我聽說他有個甚麼票據。余曰：不知。金牧曰：昨天你認說是孫文的黨羽。爲何不知他的憑據口號？又拿火來燒。余祇得誣供有口號。金牧曰：是何口號？從實供來。余曰：記不得清楚了。言未了。卽用火亂燒。余卽誣供曰：口號叫做中國人。金牧曰：不止此一號。尙有何號？我見他勢又執香火近前。余又誣供曰：以手加額爲相見之禮。金曰：楊懷三你到底認得否？余曰：認不得。金牧曰：他說你在湖南是個頭目。究竟你是何等頭目？余曰：我不是頭目。又拿火來燒。不得已又誣供曰：我是上等頭目。然則你是頭目。你之下還有些夥計。是些甚麼人？我說無。金牧曰：總有些。你不說。我又要你上火坑。我見其勢凶猛。曰：同志即是夥計。金牧曰：你同志有多少？我說不計其數。金牧曰：是何姓名？我說無姓。問：有孫文叫你們做甚麼事情的？我說救國保種。金牧曰：如何救法？我說是殺人放火。金牧曰：你要殺那一個？予曰：應殺者卽殺。金牧曰：你們幾日起事？余曰：我不知期。金牧又來燒。余信口曰：十月間。然則在何處起事？余曰：在上海相會。金牧曰：何必

要到上海。我想卽是湖南。你不見瀏陽醴陵之事乎。你關在禁裏。不然你也是一個。又曰。你與孫文同黨。有何好處。余曰。好處就是革命。金牧曰。民報是你發行否。余曰。我不曾發行。然則是誰發行。答曰。不曉得。金牧曰。你曾看見民報乎。我說看見一本。金牧曰。報上說的是甚麼道理。我說無非中國被外國欺壓。政府不能保護。總要百姓曉得救國。金牧曰。尙有何言。余曰。一時記不起來。我求他釋放下來。徐徐講出。金牧曰。放下來不講。再上火坑。衆役放下。不知有無四體。時俯臥在地。氣息奄奄。金牧催說曰。我曉得放下來就不講了。他說就要把你打死。我卽述說一些救國的話。時已五鼓。金牧卽標牌收押。兵役抬下。不省人事。遺尿在床。至今二十一早七時始蘇。求友書此。普告同胞。要知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凶暴政治。有進無已。將來四億的同胞。其苦慘可想而知。我死矣。哀哉同胞。丙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書於枕邊。禹之謨遺言。容澤蔚諸弟鑒。兄被捕之翌日。清吏會訊。劉令曰。學界在天心閣開秘密會。所議何事。禹曰。天心閣開會。其常也。先行傳知。惟恐人之不衆耳。無論政界軍界警察工商界皆得旁聽。恨不得吾輩宗旨大義。家喻戶曉。印入人人之腦中。何秘爲。且也下學期必開學界軍界警察工商界羣治大會。以聯感情。

一洗從前陌路之弊。如今夏蘇省徵兵募兵。南京徵兵警兵之閔。皆因彼此無感情。致有此等怪象。我湖南其爲之防。今也我遭傾陷。無能爲矣。能繼我志者。學界必有人。劉令曰。學界之人。聯絡軍界。意將何爲。禹曰。交換智識。調和養氣。申明大義而已。王令曰。幸而未也。有干法紀云云。容弟如見。前月由長沙轉來手書。字耶淚耶。使我不能竟讀。手足之情。固如是乎。兄入獄以來。幸靖地本家及鄉人。存問絡繹。尙不寂寞。賤軀無恙。請釋遠念。昨接澤蔚來信。知省垣工廠。勉強撐持。所成貨色。甚爲暢銷。且蔚弟之知識。較往年大有進步。若澤弟之種族思想。秉於天性。邇來研求學理。琢磨益光。康弟天性純良。入校數月。思想頓開。爲人心進化是本來有的。惟立弟性極因循。無藥可醫。爲之奈何。吾弟德性最厚。惜爲家計所迫。降志因人。良用浩歎。吾意俟年終工廠澈底稽核。盈絀若何。倘敷衍得來。明年可專立一女工廠。擬令純卿帶詠月兩姪學習織工。吾意澤弟明年宜在省垣學堂辦事。可兼顧一切。容弟其靜思之。能否將家眷移省。從事實業乎。且吾弟之飄零無定。又非社會生利之道。弟能改轍爲社會增幸福爲安家之長策乎。又致諸伯母書。姪不肯。致使堂上各位大人驚憂。罪無可贖。但事已至此。祈勿過慮。致重姪罪也。姪自六月二十一

日遭此橫禍。住善化獄。縣令待姪尙不虐（臨行時并送姪花邊八元爲零用）至七月初間。因省城學生來者漸多。官吏恐學生等爲姪抱不平。致滋大事。卽於七月初六夜四更時。派委顧令并哨官二人。兵勇三十餘人。輪船一舢。卽刻出城上船。往常德進發。初八日午刻。過龍陽縣。申刻抵常德。三更後始坐轎進城。住武陵縣署花廳之側。縣令廖芷才待姪甚優。臨行送姪錢六千。且殷勤慰送。十七日下午。坐巴干船向上游駛行。河中灘多水陡。至二十九日始抵洪江。八月初一早坐三名夫轎上岸。原來之委員哨弁兵勇一同護送。初二日下午進靖州。卽時入獄。獄中老犯供姪飯食甚恭。初三日下午姪書一信與原來兵勇帶回省城。交澤亭。想中秋時可以交到。是日三點鐘時。禹弼臣四叔茂林五叔同來獄中問候。初四日早九點鐘時。益軒表弟同友三人來獄中探問。下午益軒又同禹家友及四友人來問候。初六日。益軒又同順章叔來。下午李贊皋來。又有自省城暑假回靖之學生數人來探問。以後在靖之本家及湘郡諸君。每日必有數人來問候。時值中秋節。送月餅來者十餘人。十七日茂林叔引黃裕義來云。明日起身往湘潭。姪卽托帶信下省。專送澤淳蔚亭。仰帶衣服書籍等件來靖。十八日弼臣四叔與家友來云。在靖本家籌

資十九千。交姪零用。二十一日下午陳敏軒同青樹坪祥茂和蔡恒祥厚生祥蠡湘義來問候。日來問者絡繹不絕。至二十七日下午陳樹人與王益三來。詢悉堂上大人福安。滿門清吉。慰甚。樹人自省帶來衣被花邊。均收到。樹人不辭勞苦。徒步千里。患難相顧。有古人風。可佩可敬。省中一切情形。樹人所述甚詳。姪心稍安。澤淳景棠爲姪事奔走常湘。可感之至。世有爲私罪下獄。誠可羞也。姪十年以來。不甘爲滿洲之奴隸。且大聲疾呼。喚世人無爲奴隸。近來所喚醒而有國民志者。可萬數計。宗旨甚正。程度漸高。思想甚大。犧牲其身。無所惜也。且不計當日之毀譽。祇求達其目的。於是守財虜。井底蛙。竊幸余遇禍。已得從旁非笑之。評論之。嘻。燕雀豈知鴻鵠志。無足怪也。祈大人轉憂爲喜。喜吾家甘爲國民死。不爲奴隸生。并望立志早脫奴籍。幸甚。各位弟媳及姪兒女勿挂念。四祖母以次各位伯叔父母兄弟姊妹不要挂念。鄰居各位親戚長老及親愛之姊妹不要挂念。鄰居愛友不要挂念。尙有數人必挂念。我岳母也。六妹也。金兒也。亦不要挂念。聞六妹之兒媳自盡。用費數百串。姪甚爲焦慮。想六妹在家。不堪憂苦。能下省看繼母。與其嫂妹居一年半載。以解憂愁。並學工藝。歸而自辦。不亦可乎。陳樹人尙住靖州。今便原來王益三帶此信。

回面送家中。可就便面詢一切細情也。餘容續稟。又致諸弟書。蓉立澤蔚健康六弟如見。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時。靖州牧金蓉鏡提予問訊。毫無意義。所問人名多不知者。余之腳鐐。自八月二十六日託人具保狀於吏目。始開去。故提訊可不帶鐐。是日金牧亦未詰予之去鐐。五日入獄。十八日三時。金牧又提予訊問曰。汝爲何到這裏來。余曰。爲湘鄉學堂提鹽行陋規事。金牧即曰。此非原因。可將原因說來。余曰。其爲葬陳天華姚宏業乎。金牧曰。不是。尙有原因。余曰。長沙周守所詳亦不過此二事。他非所知也。又問曰。你認得楊某乎。陳某乎。所問之人皆向所未聞。余曰。都不認識。金牧曰。你會作對聯乎。你認得報館的人乎。余曰。我不能作對聯。亦不識報館之人。金牧曰。曾聞禹之謨三字。如雷貫耳。何以這些人都不認得。然則你所認識者又是些甚麼人。余以各學堂監督教員及商會之人對。金牧曰。僅識此等人。亦不算上等人。所答動遭無禮之斥駁。謂左右曰。拿長刑來。卽當面釘鐐。且曰。你既不說出原因道理來。卽如牛馬一般。牛馬之肉。人欲食則食之。何愛焉。押下去。金牧此訊。心橫成見。不知受誰意旨。余之生死。久已置之度外。乃於十九日遺書在世同胞。附回公鑒。帶鐐坐牢又一月。不聞動作。余日以羣學肄言一書。玩索而有得焉。

歎我國民智之劣。於羣德羣情。雖以萬倍的顯微鏡。亦不見有影兒。十二月十八夜三鼓睡中。聞提禹之謨。余乃著衣前進。至二道之右側小廳。金牧云。湘撫鄂督有來文云。陳某供稱孫文派你在湖南爲虛無黨。你從實供來。還有些甚麼人。余曰。余在湘省辦紡織事。三年於茲。不知孫文陳某爲何許人。金牧卽呼拿椰子來。礮去余衣。跪於鐵鍊之上。兩手左右伸開。於膝後灣處橫壓一棍。兩端入柱之孔。又以棍橫於脚背灣處。板上三疊。計一尺高。使重壓力盡在膝蓋。胸前橫一棍。使不得移動。金牧卽呼打以荆條。鞭背至九百。血耶肉耶。余不得見。金牧卽問你是孫文黨乎。余曰。孫文之黨可也。余卽是孫文亦可也。請速殺。此苦不能受矣。金牧曰。何必殺。就是這樣打死。復曰。你認得譚心休否。余曰。譚心休自四月爲上海公學派回湖南籌款。曾會過面的。金牧又曰。聽得陳統領說你爲陳天華作了一副輓聯。殺同胞是湖南。救同胞是湖南。云云。余曰。我不曾作輓聯。金牧曰。聞有一種民報。是你代爲發賣。余曰。我不開書舖報館。何能賣報。時轉五鼓。有管禁董某在側。余託其至金牧前代求。余能書願死狀。請釋此刑。久之使籤牌放下。自三更至五鼓。赤身跪壓。加以鞭背。幾遺矢溺。數兵扶之下架。腦雖未死。而四肢已不知誰屬。比抬入禁。置於床。

至十九日午刻。自膝而下。尙冷如冰。同禁張福二以酒磨三七按摩之。不知有痛。至晚輕摩之。猶麻木不知。重按之始覺有痛。不能步行。如廁必負之而入。聞尙欲提死耳。夫復何言。祈諸弟代爲余稟堂上諸位大人。謝撫鞠之恩。悔不孝之罪。丙午十二月二十日兄之謨靖州獄中遺書。次日。卽被金蓉鏡所縊殺。此禹公之謨爲革命捨身之大略也。

丁未二月七日。端方殺黨人楊卓霖於東市。楊卓霖字公僕。一名恢。湘東醴陵人也。魁梧有勇力。以俠聞。曾鬻販鄉里以自給。里有鬥爭。輒往勸解。謂不宜同種相仇。事親孝。事師以禮。嘗夜借隣燭讀兵書及諸戰爭稗史。時拍案狂呼曰。大丈夫生不封萬戶侯。當赴鋒鏑死耳。安能與鄉里小兒討無謂生活哉。遂投張春發軍爲目兵。庚子之役。隨春發防禦京津。與八國聯軍接戰。奮勇爭先。手刃倭卒數人。連發數十彈皆命中。軍雖敗而未至覆沒。統軍者莫之知。楊亦不自言。聯軍旣捷。津沽爲墟。楊憤清廷無狀。民氣不振。兆茲大禍。乃遍走諸省。求江湖豪俠。如山東之响馬。長江之鹽幫。江西之洪江。廣東之三點。皆欲結其魁傑。旣而察其時機未至。會黨不足與有爲。轉學陸軍。乃入南京將備學校。是時周馥督兩江。德意志要求以金陵之獅子山爲租借地。馥將許之。都人士集會議反抗。卒休刑。

威莫敢發言。卓霖則首倡殺馥。謂國家土地。不可以尺寸與人。否則以賣國論罪。況獅子山乃長江險要耶。聽者皆驚。自是常以手槍自隨。事稍爲馥所聞。欲致之死。寧鄉陶森甲乃將備學校提調。密告卓霖。謂當留此身以有待。徒死無益。幸勉學焉。乃資使東渡日本。而獅子山租借之議亦遂寢。卓霖至日本。入鐵道學校。每遇困乏。則賴陶森甲及杜雲秋助之。時黃興擁孫文創中國同盟會。卓霖介紹入會者不下千數百人。及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事起。全體激昂。陳天華投海以厲之。卓霖益思有所爲。乃居橫濱製炸藥。刻苦逾恒。是時益陽姚宏業爲歸國代表。道過橫濱。與卓霖別。相對泣下。各以死相助。翌年宏業以上海中國公學事投黃浦。卓霖旋內渡。會萍醴舉義。卓霖則居滬日夜運籌。然倉卒集事。轉瞬即敗。卓霖乃大呼曰。吾將覓死所矣。揚州某鎮。故會黨叢集之地。卓霖密結其渠魁。欲謀刺端方以舉事。部署既定。卽挾炸彈及其友二人以行。事爲湘人劉復權蕭子翼所聞。遣告端方。遂與二人中途被逮。端方固日以殺漢人爲事者。委長沙朱恩黻鞠其獄。朱報楊卓霖罪涉疑似。必欲誣殺。寧免我職。獄久不決。而警監何黻章欲要功。力言卓霖有罪。并及同逮者二人。乃故遣恩黻之滬上。親訊卓霖及其二友。卓霖知禍已迫。二人且

不免。乃一以自任。且罵且起。前掀案。案折。謂事與彼二人無涉。我志不遂。死耳。天下豈有畏死楊卓霖耶。速殺我。毋累及無辜。遂於二月七日就義。而二人卒得脫。死前四十日。請其友傅熊湘寄書其母。溫問有加。不知其母死已久。人未之告也。卓霖死後。無敢視其尸者。萍鄉葉鈞與邑人潘晉獨收之。葬之金陵。

第十一章 徐錫麟刺恩銘

丁未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刺皖撫胡人恩銘。徐公浙人。初立復古會於上海。徐及秋瑾女士陳伯平倪映典等爲會員。其事稍爲世人所知。更立光復會。杭辛齋章炳麟陶成章等皆與焉。其會員以金牌爲徽章。中鏤一復字篆文。旁刻真楷。其口號卽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胃是天驕。首領則鏤一黃字。協領鏤一河字。分領鏤一源字。如是次第。共分十七部。更於紹興府設大通學堂。專重兵式體操。以爲革命之備。徐復納資爲候補道。會辦安徽巡警學堂。欲攬軍警之權。以圖大舉。然恩銘訪拿革命黨亟嚴。徐因爲先發制人計。殺恩銘。陳伯平馬宗漢秋瑾被株連。先後就刑。清廷達官。人人自危。謂革命軍不足畏。惟暗殺實可畏也。自恩銘被刺後。清廷震驚。世界注目。

大官咸惴惴自保。其當時被刺情狀。及株連黨獄。中外各報。無不詳載。今節錄數條如下。陰曆五月二十六日。安撫恩銘蒞巡警學堂行卒業式。被會辦徐道錫麟突以手槍轟擊。致受重傷。司道各員。爭先潰散。某營杜管帶捕獲徐於軍械所。當徐錫麟奪入安慶軍械所時。該所總辦周家煜。見來勢洶湧。知事不諧。登時逃避。徐竟直入。欲將所中所存巨砲。一律開放。以壯聲威。不期砲係新式。起事者人才缺乏。不知運用。遍索槍彈。大小懸殊。隨見抗義之師蜂擁而來。四面包圍。徐卽開槍擊斃營勇數名。卒因子彈不繼。陳伯平死之。遂與馬宗漢及學生二十一人同被捕。徐既被捕。解至撫署。由司道各員訊取供詞。（惟安慶府龔鎮湘因受傷未到。）徐卽直供以排滿爲惟一宗旨。司道問何以要捐官。徐曰。捐官到皖。專爲滿人恩銘而來。司道又問。旣係排滿。則兩捕及顧松均屬漢人。何爲殺之。徐曰。顧係漢奸。兩捕曾拿我漢族愛國黨人。如爾輩之殘同媚異相等。我甚恨之。殺之已晚。又問。汝於平時恩撫待爾不薄。汝何忘之。徐曰。恩銘待我甚厚。乃屬個人私惠。我殺恩銘。固是排滿公理。又問。汝平日常謁恩撫。何不擊之於署中。而至今日始擊之。徐曰。署中私室也。學堂公地也。大丈夫作事。須令衆目昭彰。又問。餘黨共有若干。徐曰。凡屬漢人。亡

國數百年。欲救國而不願爲外人奴隸者。皆是餘黨。司道命寫親供。徐欣然直書於後。我本革命黨大首領。捐道員。到安慶。專爲排滿而來。做官本是假的。使人無可防備。滿人虐我漢族。將近三百年矣。觀其表面立憲。不過牢籠天下人心。實主中央集權。可以膨脹其專制力量。滿人妄想立憲。所以使漢人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國人的程度。急在獨立。以我理想。滿人立憲是萬萬做不到的。漢人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權爲立憲。越立憲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抱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時而起。殺盡害我中國的滿人及助滿爲虐之漢奸。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不遲。我蓄志排滿已十餘年。今日始達目的。本擬殺恩銘後。再殺端方、鐵良、良弼。爲漢人復仇。乃竟於殺恩銘後。卽被拿獲。實難滿意。我今日之意。僅欲殺恩銘與毓鍾山耳。恩銘想已擊死。可惜便宜了毓鍾山。此外各員。均係誤傷。惟顧松係漢奸。他說會辦謀反。所以將他殺死。趙廷璽他欲拿我。故我亦欲殺之。惜被逃脫。爾等言恩銘是好官。待我甚厚。誠然。但我既以排滿爲宗旨。卽不問滿人作官好壞。至恩撫厚我。固屬個人私恩。我殺恩銘。乃是排滿公理。此舉本擬緩圖。因近日稽查革命黨甚嚴。彼又當面教我拿革命黨首領。恐遭其害。故先爲同黨報仇。且要當大衆將他

打死。以表我名。只要打死了他。此外文武百官。不怕不降順我所主持之主義。然後直下南京。可以勢如破竹。我從此可表正義於天下。此實我最得意之事。爾等再三言我密友二人。現已一併拿獲。均不肯供出姓名。將來不能與我大名永垂不朽。未免可惜。所論亦是。但此二人皆有學問。日本均皆知名。以我所聞。在軍械所擊死者。爲光復子陳伯平。此實我之好友。另被獲者。或係我友宗漢子。向以別號傳。并無真姓名。若爾等所已獲之黃福維。浙人。我不認識。衆學生程度太低。無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你們殺我好了。將我心剖了。兩手兩足剝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殺學生。是我誘逼他去的。革命黨本多在安慶。實我一人。爲排滿事。欲創革命軍。助我者。僅光復子宗漢子兩人。不可拖累無辜。我與孫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我自知必死。可拿筆墨來。將我宗旨大要。親書數語。使天下後世。皆知我名。不勝榮幸之至。

恩銘受彈時。即請西醫啓視。曰。非先取彈丸出。不可。除左右手腿腹部三傷外。左右膀首及下部亦有槍傷四五處。皆已前後洞穿。彈丸均皆取出。惟腹部一傷甚深。彈子未出。醫生不能保險。遂剖腹。於二十六日未刻死矣。

清藩臬司道見恩銘已死。即請令箭將徐提至撫署東轅門側。先剖徐心。祭滿人恩銘。再斬首。徐臨刑時。神色不變。毫無懼容。大呼排滿不止。嗚乎。漢族英雄。又弱一個。徐公可謂丹心照千古矣。

清督端方自南京電發安民告示曰。革命逆黨。徐道錫麟。槍傷撫院。罪惡貫盈。業經拿獲。供認罪名。按例懲辦。萬難姑容。所有脅從。一律從輕。罪在禍首。勿牽旁人。軍民人等。皆可安心。因徐籍紹興。即將其前集資創辦之大通學堂搗毀。并槍斃學生數名。且搜捕徐之家屬。浙撫張委陳翼棟至紹郡督辦勦捕事宜。陳輕信揭帖誣控之辭。帶隊擎槍。將同仁學堂搶掠一空。檢查二小時。毫無實據。遂將該學堂董事八人拘提至府署。大同學堂女教員秋瑾。被紹興府滿人貴福派兵拘至府署。並不訊供。即綁赴市中用刑。死時書秋兩秋風愁殺人數字。紹郡居民。迭經搜捕。學界風潮。紛紛遷避。在城門中被扣留者不少。寄生君評之曰。昔張汝祥刺馬新貽。其事慷慨。使人泣下。特其所以出此。爲友仇而已也。友仇非不當復。止足以爲後世澆薄者法。若於民生關係休戚。或抱神州陸沈之痛。雖磨頂焚身不恤。思以一擊而伸野人之憤者。在昔上古。人情淳朴。引繩墨以較量分寸間。

猶不多合。況於道德墜地。術詐是尙。如今之世耶。則幸比年來。時俗趨向。競效歐美。於斯固善惡分割。互相雜糅。而敢死之風亦漸扇。吳樾爲世家子。廁列僕隸。求進身於五大臣之前。遂其所欲。事卒壞滅。已足震動一世。迨徐氏出。而天下之人始相驚以言曰。中國非無人焉。觀吳氏之將赴難。序其書曰。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爲千萬我。前者仆。後者繼。不殺不休。不盡不止。而徐之自道。蓄志排滿已十餘年。夫吳氏懼一己之徒死。而人莫我繼。則反以資敵。故其勗之至深遠。徐氏有鑒於世情之久。始崇朝而志於是。食頃以輟。則若告之躬爲此事。其辛勤惕勵有若是者焉。二公之用心。初未嘗殊。而成敗若反。顧世雖多有因其成敗以私意爲崇黜。就其勢導之行。以指爲歸。則苟有追跡二公者。又各自必有其成敗在也。於二公會何損毫髮。恩銘之罪。徐氏既以暴於天下。然徐氏欲殺四人。其一卽恩銘。三人者。爲端方。鐵良。良弼。是皆滿人之雄。而漢民之所以集怨也。特吾謂端方鐵良。其爲患猶稍次。何者。其虐民之政。顯而易知。其卒左右瞻顧。靡弗爲敵。且將不能一夕安枕。彼徒自苦耳。良弼貌似陰柔。爲毒甚於蠶刺蠶尾。方其留學日本。居東京。專司偵察。際偶有建立青年會者。投身其中。聆激烈之談。拊掌贊詡。實則是黨之一舉一動。周悉而

審思之。僞爲輯睦。陰相殘破。又其時諸生志勿堅確。口以殺身流血爲談資。而心實眩乎
高車駟馬之榮名。良弼深中其隱。上書當道。請以爵號翎頂爲羈縻黨人之具。自是政府
始行其策。流毒至今。致令英俊之士。湛陷湫澤中。以爲至樂。今且有作文字以易金幣者。
名節不講。於是爲極。徐氏察其術之柔媚。而實漢人腐腸之藥也。誠不可以不加之提撕。
乃持以與鐵良端方並告當世。孰有深知其意。肯擔負其未竟之責。以爲滿人懲儆者哉。
顧吾對於恩銘之死。雜感在胸。析而講之。則有三類。一曰。滿政府之脆薄而易破也。自恩
銘被刺後。封疆大吏。背不貼席。有設軍隊以自衛者。有深居簡出。諭道府以下免迎送者。
大抵論今之疆吏。莫不獻諛於袁世凱。張之洞。端方三人。袁夙以雄傑自命。則頌之者亦
曰精明練達。治世之能臣也。張喜文學。能著書。於是又羣以古之歐陽修。近之曾國藩爲
比擬。端亦提倡新學。接人惟謹。而人且習習以滿人中高瞻遠矚。英爽不拔之才歸之矣。
端不足論。袁爲人獷悍而狡。馭下以術智。殆所謂小有才者。若擬張以歐陽修。邈不相似。
曾與胡賂。斬掘本根。以取富貴。與張若符節之翕合。然端嚴謹微。潔行忤俗。非張之所得
儔匹也。而大要是三人者。皆爲僞朝所倚重。異時撐拒義軍。必藉其力。乃可以懸揣得之。

不幸畏縮若此。何以慰其君父之心。而副顛倒輿情之仰望耶。吾聞端自汽車遇險。遂亡精魄。其攷察日本。舟抵港口。天色蒼然。及暮則不敢登陸。宴於橫濱之中華會館。某校生徒習操步伐。擎槍而過其門。端遽倉皇變色。齒牙上下相擊有聲。出語人曰。某非敢惜死。將欲有以盡力於國家。夫彼之所謂國家。舍滿洲莫屬。其有所盡力。非空言也。歸任兩江總督。淫威是逞。株逮黨人。不能以數計。則實示其盡力之徵。及徐氏事發。畏心復熾。見一屬官凜然若蹈虎尾。至以形迹疑似。遽令縛人。外國傳爲笑柄。望其於戎馬間。賭擲肝腦。以爲勝負之注。不亦遠乎。則彼所云盡力。其能力亦至有界限而易盡者耳。張之入京。盛置儀衛。（其所遣某游歷官來東京後。宣言張氏震懼實甚。某日啜茗聞警。杯自手墮。）袁氏飭屬不得至驛旁窺視兵仗。凡平常得出入者。皆刻木作符。俟閱者驗而後進。其怯懦之態。章章莫能掩。顧欲與民氣競。如枝葉將槁。一遇驚風震盪。能不飛落者幾希矣。滿人本不足慮。光復諸軍前乎此者。未嘗有成。有漢人以輔翼擁戴之也。今張與袁。無將兵之才。無御羣之德。無慶忌之捷。無賁獲之勇。徒以機詐逢迎。求固其恩寵於婦豎。倚爲城郭。尙不如築土壘石之堅。而環顧朝士。終無能出其右者。人才之疏。蓋未有如今日清朝。

者也。徐氏爲刺客。徒黨落落。非有萬人之衆。鎗纔盈把。弗敵攻城之器。殺恩銘一人。亦流血五步間耳。非有漂杵之烈。然而舉國戒嚴。乘輿不出。如大數已壓四境。苟億兆民衆。齊壹心志。雖徒手可奮。鐃鋤可擊。況有堅甲利兵。以爲憑藉者。顛覆滿洲政府。其易已甚。引烈火以燃蘆絮。激海波以淘蟻穴。豈足以爲喻焉哉。一曰株連之甚。不可以不報也。徐氏既受縛。翌日緹騎四出。越境紛擾。下其家族於獄。閉浙江某中學。殺學生二人。未幾又殺女士秋瑾。留學日本。以此被疑者。尙三十餘人。夫恩銘。漢民之蠹也。徐氏爲民請命。於吾民則有功而無罪。雖然。漢人之蠹。斯滿人之鷹犬。而有功於民。斯大獲罪於政府當道。且殺人者死。載諸刑書。則亦尸行事者。一人以償至矣。奈何今者連累以及鄉人。淫威加乎女子。無辜被僇。動以百計。此朝不謀夕。昔人所以興嘆也。又況斷頭之制。雖列典章。剖心之刑。實惟倡見。攀附爲前例者。僅張汝祥一事。夫固不得爲經常。暴政是則。非蠻夷盜夏。惡能有是。矧又數十年以後。於今之塗飾文明之世耶。稽自滿洲僭竊之始。卽專恃刑罰。濫興大獄。終於近代。何止百數。然猶有人頌虜聖德。謂其遠逸湯禹。夫禹之用刑。一見於誅防風而已矣。道遇皋人。下車涕泣。以爲己治。不若堯舜湯之伐夏。以禁暴爲宗義。戢武

不用。卽不聞其妄殛一人。必謂今世省刑過於往昔。非狂癡者孰從而和之。非朦瞽者孰從而聽之。特今所云報。豈必權度重輕。毫厘不讓以行報施哉。彼有所動。我亦未能嘿爾。故作文字以相非難。爲報之一道也。短劍搏刺。踵徐氏而起。亦一道也。飭治軍旅。平原列陣。虜其渠帥。繫其名王。斯無不盡報也已。過此以往。無所用報。如元清之第尊卑。如哲人之遇黑種。世有公例。吾無取耳。至若怡悅顏色。甘爲臣僕。由之不二者。厥惟要求一途。旣爲要求。非屈膝泥塗。叩頭階陛。此何以稱。要求不遂。而兵力非可以向主家。度惟有伏劍廟堂之側。抉眼胥子之門。此以爲報。則孔丘所譏以德報怨之謂。嗚乎。徐氏有靈。請爲厲鬼擊之。勿令吾子之冤。抑於若裴。徒歷歲年。而終無以報也。一曰。知反對黨之情僞。將不足以惑人也。恩銘旣死。留東滿洲學生爲開追悼會於八旗會館。且得某氏贊同之。某氏長在好武之鄉。夙知自愛。嘗與日本知名之士。意氣論難。謂一國之內。種族交尅。雖欲治理。其又安能。未嘗不傾動一世。推爲知言。退而作詩見志。則思舉其鄉爲斯巴達。雖語雜背戾。而雄武之風。固在。泊處世日久。染慕富貴。不惜揚阿曲學。以取容悅。使桑梓蒙垢。武德掃地無餘矣。夫鄉里束身自好者。雖與銅山以易名節。猶不肯爲。不意某氏數年之前。

倨傲可風。曾不胥時。而至於此。吾不能不重爲之弔也。惟其有朝三暮四之德。則收拾人心。暫而不久。黨人烟散。孑然寡和。其末路亦甚可悲矣。滿洲學生。傷其同類。無所致責。然其筆之於書。謂滿漢之界宜撤。惟取國民主義以共對於上。天奪其魄。忽藉恩銘之死。而使自白於衆。假令不論滿漢。恩氏猶爲民害。不以民族主義重徐氏。猶當以其有造於民而愛重之。今也追悼恩銘。必斥徐氏爲狂妄。恩銘旣無功德可頌。徒以死於漢族之手。乃出此者。是彼雖日言消融滿漢。徒見其不由於衷耳。然則其爲此言。猶是政府之故技。思以愚弄人心。指而出之。人皆憬然。其術乃不售。是故由前之說。可以知其黨力之薄。無慮作梗。由後之說。而滿人之肺肝如見。終不可與一朝處也。及時不奮。將樂貽悔於無窮耶。天下之大。有智者焉。請爲吾民卜之。南史氏作徐錫麟傳曰。自丙午以來。清廷昇端方鎮江南。方遣馬販米占元。優人夏月恒。刺探黨人陰事。捕縛入獄者踵相接。米夏故端狎客也。故革命黨人愈憤。丁未五月二十六日。遂有會稽徐錫麟鎗斃。皖撫恩銘事。警耗遙達。北廷駭驚。而徐卒以救援梗絕。力竭而死。嗚乎烈哉。謹按君諱錫麟。字伯蓀。會稽東浦人也。少讀書。通大義。然恒失愛於其父。乃益自刻厲。應試輒冠其曹。郡邑吏欽其才。以收君

門下爲榮。君研精數學。善製儀器。曾手構星球儀。見者嘆爲莫及。後以諸生中副榜。既復悔之。乃集資設書肆。假以物色豪傑。繼乃從事教育。尤熱心桑梓公益。創辦之始。邑人嘖有煩言。繼乃欽其識。紹興中學校。亦延君任教授。曾乘間至日本觀察博覽會。益有志於經世。繼念宗邦削弱。原於祖國之陸沉。適邑人某某旅上海。結合某暗殺團。君緣某君之介紹。於滬入會。歸乃運動紹屬會黨。盡交其酋豪。旁及金華諸府。由是草澤間。往往知君名。繼念浙省會黨知識淺闇。莫若稍事教練。以兵法相勸。乃與陶煥卿、龔味蓀、沈馥生、陳子英、陳淑南、陳墨峰等。謀創設大通師範學校於紹興。以普通科目外。尤重體操。六閱月而課畢。由是綠林之豪。如竺紹康、王金發等。麇集其間。而勢力亦益盛。然爲官吏者莫知也。繼念非握兵柄。不足舉大計。乃同某君等共假金某氏。得數萬金。以捐納得道員。又得俞廉三爲之助。僞設奇策。以干張之洞、袁世凱。欲假官力東游。投身陸軍學校。俟畢業以後。反握重兵。乃束裝再渡日本。適日本振武學校。以君體質素孱。禁其肄業。然君固嫻習武事者。雙日雖短視。顧精於槍術。所發罔不中。皖事之成。卽肇端於此。君旣反國。乃取某氏所貸餘金。運動滿洲政府。盡罄其資。昔與君同事者爭怨之。顧莫能測君所爲。然君竟

因是得安徽候補道。君之蒞皖也。亦賴俞廉三之助。并得清慶王及杭州將軍長某薦函。慶長均皖撫恩銘戚也。君得其函。持謁恩銘。恩銘大器之。立命會辦警察學堂事務。於是君遂得發揮其意見。蒞校後。鼓勵諸生。殫竭勞動。每赤日中戎裝劍佩。躬自督練。儀觀偉然。皖撫以爲能。立奏請加二品銜。而不知君報國熱忱。日益歎薄。固將食其肉而寢其皮也。端方既仇殺黨人。皖撫心動。亦下命戒嚴。君聞之。竊獨悲憤。謂禍根不除。終且滋蔓。則神州黃胤。寧有重見天日之期耶。乃密約海內外同志。迅疾赴皖。共圖舉事。期以五月二十八日。會警察生將畢業。君乃遍邀皖中官吏。蒞堂觀禮。亦期五月二十八日。而恩銘欲速。君對以未集。恩銘乃召其校執事顧松問之。松唯唯從命。遂改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畢業禮。君慮堅持。則謀將洩。而從之。則後援尙未至。顧業已無可如何。不如先發以待天命。遂從之。期近。君日召諸生。討厲綦切。繼之涕泣。諸生咸爲動容。又密與其同志陳伯平馬宗漢嚴爲戒備。二君皆諾之。至日恩銘以下皆戾止。君始終慮謀洩。坐既定。君諭教員某君下鍵。某君承命遠遁。嗣命顧松下鍵。顧松固知情。至是忽不從。君大憤恨。立擊殺之。遂還擊恩銘於堂。鎗連發皆中之。並傷及其左右。藩學臬以下官吏。皆紛紛奪門逾垣遁。恩

銘尙未死。其左右急牽之去。君復擊之。洞其腹。及巡撫署而死。臨死猶謂人曰。徐道擊我。徐道擊我。故其下遂發兵擊君。君知事敗。急率衆據軍械局。放槍槍子竭。發砲砲機關絕。遂被圍。陳伯平死之。或曰斃於君手。君復走。爲追者所及。卒就禽。至按察司署。官吏咸臨詢問。君侃侃不諱。詞氣甚正。遂殺之。剖其心以祭恩銘云。南史氏曰。長江流域。自張汝祥以私憾刺江南總督馬新貽死之。迄今之數十年。俠風慘淡。亦幾幾不聞有荆聶之儔矣。至甲辰之冬。春申市上。乃始有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事。固皎然皖北之民也。然不成而敗。聞者惜之。顧殺機一開。刺客踵起。至踰年春日。爰有王漢刺鐵良不成而自殺之事。風潮所播。警鐘不鳴。舞台摧倒。（時警鐘報館以登王漢事被錮。而予所作大舞台雜誌亦同詰問銷毀。）蓋亦烈矣。然而吳樾以一介書生。因之感激。（見其自序。）逕懷炸彈。以入北廷。力投汽車。期盡殲其渠。志氣勇甚。乃天禍中國。滿酋無恙。而終殞厥身。悲夫傷哉。兩歲以來。胡塵蔽日。天地不明。漢朝男子。終若甘心降虜矣。迺端方返國。來我江南。不務安集。而日爲酷虐。天乎人乎。固有人焉。思剗刃於其腹矣。而徐君乃毅然突起其間。先掠小醜而殲之。雖曰傷勇輕生。殺之不武。而其效已著。夙願畢償。要可含笑入地。傲文祥而慙

福華。慰王漢而憫吳樾。軒然岸然。悚其魂爲厲鬼。以褫擊胡虜之魄。降其靈爲天神。以昭告漢族之民。陰佑默相。俾我生者盡集。巨憚而殲之。重扶漢室。歸於中州。永奠河山。長覩日月。則徐君之賜我多矣。故傳其略。以勗吾黨。更有留東同志。開會追悼。而章太炎等祭徐公等之文如下。年月日。餘杭章炳麟。儀徵劉光漢。滄洲張繼等。謹以立酒。茱萸香奠。志士徐君陳君馬君烈女秋氏之靈曰。專諸聶政。死二千年。刺客之傳。鬱堙弗宣。泰士有士曰張文祥。睚眦報仇。新貽是創。期死雖勇。未登明堂。觥觥徐君。會稽降神。十三俶儻。遁形桑門。既返初服。天發芝菌。矯捷善算。跳丸如輪。手造渾儀。上捫星辰。刑天舞干。騰蛇致雲。有不吾擾。要領祝分。蠶爾東胡。爲蚋爲蟲。薦食上國。炎黃之孫。君曰小醜。臘毒盈屯。大命將至。爾惟游魂。惟我東越。昔有莫邪。麾劍城上。白頭盈闔。鬱此神秘。待時其葩。仡仡秋子。風霆流形。不卹其緯。而討不庭。諸于大招。左杖青萍。部勒子弟。爰方啟行。懷怒赤若。帝天見靈。既刑白馬。要誓則成。伯孫曰咨。咨汝烏桓。汝饕嗜肉。飛狸野干。余有金版。以賂市官。既入爾阻。黃龍授權。仲夏將苗。材官角力。挈提死士。二人作翼。郊雉三响。東方辨色。胡帥蹶起。蟠腹徑入。衲服千夫。列人爲塹。坐席未溫。倨牙在側。左手把袖。右射其臆。彈丸四發。肝

脾魄黑。百吏怔忡。穿牆跳匿。衛侯猶厲。狗懷桀德。桓桓陳君。壹發則殪。遂襲軍府。畢力以
戛。正氣湛掩。城門晝塞。蒼鷹擊殿。畢昂爲蝕。援師枳橈。二良斯誠。脰腹解支。爲滌昏食。亦
有馬君。就塗未極。訶吏旁布。斷頭登陟。嗚乎哀哉。泰風羊角。下吹浙江。眈眈越女。劍客無
雙。方乘素車。上迎伍公。揮斥八極。執戈以撞。曠騎奄至。烟霧蔽蒙。衆寡不當。柅壁洞通。曳
髮反接。琅當其胸。逆立郡廷。雖虜不降。蘆灰未積。喪此元躬。嗚乎哀哉。韓良狙擊。乃中副
車。豫讓漆身。杆刀割虛。漸離矐目。慶卿斷股。劍術蠱犢。卒何云補。未若君曹。風行霆舉。鉛
丸部發。踣僵胡虜。二十一代。勇夫消阻。剝牀斯腹。今乎反古。浙雖海濱。寶興項楚。其亡其
亡。繫於三戶。誰云黃鵠。讖書無語。嗚乎哀哉。尙饗。秋瑾著有秋瑾集一卷。章太炎序之曰。
山陰爲少康枝子之地。箕帚作而婦道成。曹娥以死其父。未足以多。最後有秋瑾變古易
常爲刺客。將其德合於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
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瑾素自豪。語言無簡擇。嘗稱其鄉人某爲已死士。聞者銜之。次骨。
徐錫麟既誅恩銘。黨禍浸尋及紹興。遂牽連以告有司而賊之。瑾死。傳其詩詞有餘首。都
爲一集。余觀其語。婉嫵若不稱其性情者。人之志行。或深固不見於詩。然瑾卒以漏言自

隕。悲夫。余聞古之善劍術者。內實精神。外亦妥儀。則喋喋騰口者寡。讀吳越春秋。有袁公越女之事。惜乎瑾之不志此也。定哀之世。於是乎有微言。丁未七日章炳麟序。

第十二章 各地紛起革命軍

丁未七月。黃興起事於欽州。先是數月前。劉恩裕爲萬人會首。在廉州之三那抗苛稅。與清防營戰於那彭墟。敗退欽州。與欽州張得清之黨徒會合。黃興遂用之。進據防城。無如外援不至。防城旋得而復失。黃興親領數十人。與清兵黎天才鏖戰於十萬大山中。支持兩月。糧則自携。彈不虛發。風餐露宿。依石爲營。有時米糧告匱。加嫩草和細沙炊之。欲成佳飯。勢所不能。有時遇見村莊。而鄉民爭餉酒肉。緣兩廣百姓。皆以抗異族爲榮。黃興留東時所得之腳氣病。至是亦不藥而治矣。湘人郭人漳。是時擁兵廣西。與黃興素聯絡。本約響應。但其人凶而狡。反覆無常。卒殺黨人之與接洽者於其軍。趙聲兵力不足。未能爲助。且幾遭郭人漳之害。故衆寡不敵。潛退安南。十月十三。黃興又與孫文田桐居正胡漢民輩自安南收復鎮南關。以鎮南關附近那模村游勇爲先鋒。連克鎮南鎮東鎮北三砲臺。次晨清兵陸榮廷率防營攻之。孫文黃興皆親據砲台督戰。陸榮廷不支。將全隊潰走。

而清兵龍濟光復率三千人與陸榮廷會合。協攻七晝夜。黨人卒因餉彈不繼。加以內地約響應者又失敗。於是仍退入安南。田桐居正輩皆被安南法人所捕。孫文則重至新嘉坡。謀釋黨人於安南獄。兵則由安南法人用輪船押解至新嘉坡。由英國新嘉坡居留政府遣散。

戊申二月。黃興又起革命軍於馬篤山。并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大小數十戰。所向無敵。清兵皆畏之。然彈援盡絕。又不得不退。三月。黃興又與黃明堂起事於雲南之河口。更聯絡雲南邊境之清兵內應。誅其邊防督辦。遂得河口南溪數處。并佔領四砲臺。清兵降者甚衆。斯時錫良督雲貴。張皇失措。出據通海縣。不敢抗義。革命軍聲勢日大。雲南幾入掌握。但法人據有安南。爲之梗塞。且欲繳黃興之槍。復因餉彈無繼。不半月仍歸失敗。黃興黃明堂率衆六百餘人再退安南。被法國武官指爲日本人。拘之河內。旋逐之出境。往新嘉坡。

是年七月。熊成基反正於安慶。因湖北及南洋之常備新軍定期於七月二十六日會操於安徽之太湖。熊成基與薛澤獨留守於安慶城內外。遂乘機於是晚起事。卒被不明種

族大義之余大洪所敗。熊成基不得已退入皖北。將其部下遺散。化裝釋子。遁入關東。欲與馬傑健兒再舉大事。後因清廷緝捕日急。端方督南京。更懸重賞十萬元以購其頭。竟被漢奸所賣。被殺於白山黑水間。慘矣。其壯烈之氣。今尙彌綸於東三省也。是時日知會會員吳祿貞練兵於東三省。同志徐竹平。徐于商震。柏烈武輩皆往助。得以與蔣大同（字衛平）結合。大刀濶斧。開闢榆關以外之新天地。熊成基敗後往投之。所謂具英雄之慧眼者也。熊成基字味根。江蘇維揚人。童年由揚州高小學校畢業。充南京第一期徵兵。潛心力學。獨出儕輩。懷救國之大志。緘默安靜。從不發一言。讀歷代興亡典故。過目不忘。善屬文。亦工書法。其年幼。其貌端。敬謹讀書。絕少遊戲。而兵操尤擅第一。與朋友交。言必有信。溫良儉約。有大度。師長皆器重之。每年試驗。輒冠軍。不三年超遷安慶砲兵營隊官。且安慶爲愛國志士產生最多之地。武備練軍之學生。如倪映典。馬林輩。曾開革命之風氣於新軍。熊成基既握砲兵於安慶。竊喜英雄有用武之地。更因丁未五月二十六徐錫麟實行排滿革命殺恩銘。滿人端方。毓鍾山剖徐心以祭。成基聞之痛哭。漢人遭異族之凶殘。甚至生剖其心。以致祭國仇。恨未早與同謀。生則同復漢家。敗則同歸於盡。適戊申

七月二十六日太湖舉秋操。各軍俱發。惟熊成基與薛澤留守省會。成基即於是夜與薛澤及范烈士諸人起義。成基指揮城外留守軍隊攻城。薛澤指揮城內留守軍隊內應。謀既定。成基首發難。管帶官某聞變。左手持手槍。右手揮刀。哀跪營門。呼衆中止。衆幾爲動。成基手刃之。衆大驚愕。始整隊從之。成基帶隊出。威脅騎步各營。進逼城下。向內開砲。轟擊四十八發。惜彈落撫署。均未爆裂。城內僅步兵一營。即薛澤所管帶。當時薛澤僅派兵一排往開城。排長余某。忽遇協統余大洪於途。大洪用術反令守城。并挾薛澤面皖撫朱家寶。范烈士等見事不諧。乘余大洪巡城時狙擊之。不中被擒。守兵感其義。請偕亡。烈士嘆曰。數年經營。敗於一日。同志被難。舉國爲奴。生而忍痛。不如死。遂遭害。時熊成基引兵堅城之下。初以爲無抵抗。故未作持久戰之準備。及至相持一晝夜。清之援兵四集。提督李準又率兵艦夾攻。腹背受敵。加以糧彈不濟。肌餓疲勞。勢遂不支。不得已向正陽方面潰退。瀕行。成基留於後。伏蘆葦中。伺大洪出城。因以排槍擊之。大洪顛馬下。從弁皆死。以爲大洪必不免。正偵察間。大洪隻身突起。反奔入城。成基乃從容去。嗣以清廷購之急。改名張建勳。易服乞食。繞道數千里至長春。投蔣大同。大同捉其襟。見其肘。憔悴之狀。不忍

入目。爲之相抱哭。更召徐于商震來長春與之會。以決進行。議既定。成基之東京協商再舉。同盟會因俄動員令案。復令成基返東三省。時蔣衛平已去榆關。徐于商震亦北去。成基欲就商俄案。隨至哈爾濱。不意漢奸臧貫三。利其賞格。乘載振過滿洲。因告密於吉撫陳昭常。遂被逮。并收黨人長春日報主筆徐竹平於獄。因車過長春。桎梏綦嚴。道尹顏世清喝押解衛士曰。此非盜案。何用械鎖。爲之親解鎖鐐。成基猶令先攝影。親題數語於影上。始允除刑。繫吉垣法署。滿守德頤視獄所曰。爾輩食毛踐土。焉用革命。語侵成基。被成基擲茶碗破其額。德頤鼠竄而出。由是人益加敬。臨刑前。吉撫陳昭常設筵祖餞。吉撫以下咸列席。成基居上座。談笑自若。食量倍常。惟酒不沾唇。陳昭常勸以酒。熊答曰。余革命黨也。光明磊落。來去清白。不可以酒亂性。餐畢。自座起。登車出巴爾虎門。赴刑場。觀者如堵。成基囑刀手少待。敬立向大眾曰。你們大家來看殺人。要知殺的是我熊成基。熊成基是一個革命黨。不是殺人越貨的紅鬍子。紅鬍子不怕死。是禍國殃民。我不怕死。是愛國救民。人誰不死。我死不足惜。我死只要前仆後繼。再接再厲。排滿革命。必定成功。我縱流血。亦當含笑九原。若我死後。繼起無人。大家都畏難苟安。貪生怕死。甘心異族專制。坐受

外人宰割。我縱復活。亦恥與同中國。人之愛國。誰不如我。請你們大家莫怕死。莫怕我死。莫哀我死。莫可憐我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我今日死得其所了。望你們大家好自爲之。從此告別。與世長辭。說畢。直立受刑。死後顏色如生。觀者皆爲之墮淚。

附錄熊成基供詞

吾生平磊磊落落。言無不吐。既經明問。直書胸臆以答。

宗旨 推倒野蠻專制之政府。重行組織新政府。俾我同胞永享共和之幸福。以洗滌我祖國歷史上莫大之恥辱。

理由 滿人自吞我土地以來。待我漢種之手段。異常陰毒。入關之初。殺我漢族。彼時尸骨已積成一大地氈。蓋於中原之全部。鮮血已積成一大紅海。滿於支那之本部。當時稱爲白骨山紅澤國。殆非虛語。然最慘者。惟我揚州。滿兵入城。連殺十日。靡有孑遺。揚州如此。他處可知。其後歷年來待我漢人之尤陰毒者。歷舉如下。

一海陸軍權不與我漢人也。自滿人入關以來二百餘年。兵權專屬之滿人之手。偶有不肖漢人。殘殺同胞。圖媚彼族。如曾國藩等。而彼必仍派滿人官文等。從中箝制之。卽如近年來。創設海陸軍。關係何等重要。彼果有改良軍事之意。中國之大。豈無人才。如彼所派管理之員。如載洵。載濤。鐵良等。何嘗稍有軍事上之知識。而彼利用之者。誠不知其是何居心。

二政權不與我漢人也。從前各行省督撫監司。中心有一二滿人。暗行監督。而省會及邊防險要之所。無不有其

將軍都統副都統監視之。近年利用中央集權主義。假意融化滿漢。裁撤將軍都統。試一觀之。自改定新官制以後。軍機爲樞密重地。而奕劻領班。外交爲聯合機關。而那桐用事。財政爲辦事之母。而載澤常權。資政爲議院之基。而溥倫尸位。其他如民政部之用善耆。農工商部之用溥頤。理藩部之用壽耆。法部之用廷杰。大理院之用定成。學部之用榮慶。無非滿人。僅餘無關重輕之吏禮郵傳三部。委之漢人之手。豈真才智不相及歟。吾不得而知之矣。

三不問我漢人之生活也。我漢人終歲勤苦。所得幾何。罄其脂膏。不足供皇室之揮霍。而至疏且賤之旗丁。每月必給口糧。現知月餉不能久持。日爲八旗籌生計。而我漢人之生計。又如何耶。其尤甚者。一遇災年。僅予區區數千金之款。動侈謂深仁厚澤。抑知此數千金之內帑。係漢民之脂膏乎。其重滿輕漢之意。不待智者而後決矣。

四不開我漢人之智識也。現在學堂雖漸設立。而宗旨不正。不願以國民教育爲目的。其所陶鑄者。非利祿之夫。卽庸儒之輩。間有奇材異能。魁傑卓犖之士。必多方挫折之。使不得行其志。甚至農工商最有益民生之學堂。亦不肯偏設。嗟我漢人。何堪設想耶。

西人常言。支那人有四萬萬之多。竟爲五百萬之野蠻滿洲人。壓制二百餘年。仍未恢復。此可見支那人之奴性。甲於各種人矣。苟實行瓜分中國。必不敢拒制。又聞歐西以一時受制於人。雖以海水尙難洗盡歷史上之恥辱。而我漢族歷史上二百餘年之恥辱。當如何洗之耶。

以上之理由。故有種族革命之決心。現在處於競爭之時代。強者存。弱者亡。人所共知。而我中國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何以不能立於優勝之地步耶。要知月先暈而後風。礎先潤而後雨。吾中國之所以弱者。由於政治不良故也。或云。現在預備立憲。一經實行。則中國之病根。必可消除矣。噫。此乃不知根本上之解決也。譬如人生一癰。徒以藥敷其外。不肯將此腐敗肉挖去。能期全愈乎。況君主立憲。乃特別專制之代名詞。非人民得有參政權也。夫在未立憲時代。助政府壓制人民。皆不過官府而已。設已立憲。反多各省之議員。爲政府助矣。君主立憲時之議員。乃非禽獸之蝠。日則入於獸類。以買獸之歡。夜則入於禽類。以騙禽之食。然謂爲非禽獸之蝠者。猶屬良善名詞。其實與御者等。不過爲貴族執鞭策馬而已。有以上之理由。故又有政治革命之決心。綜此兩念。比較參觀。種族革命開其先。尤必有政治革命繼其後。何以言之。推倒滿政府。固爲今日除一大障害。而政治不能改良。仍蹈數千年專制之弊。則難以漢易滿。亦未必彼善於此。吾同胞當知我今日之革命。不僅爲種族問題。尤注重政治問題也。

處置 前日南洋湖北兩軍赴皖秋操之時。適逢那拉母子命終之日。人心騷動。我處先發。他處必相繼而起。且秋操之軍。皆係皖之鄰省軍隊。我若得安慶重地。隨赴秋操地。招撫南洋湖北兩軍。該兩軍既爲我得。則兩省亦在我掌握之中。既有此天然根據地。一面宣佈獨立。一面攻取他省。值此人心思動之際。其勢如破竹必矣。兵力既厚。再行北上。我之目的可達。因有以上之希望。故於十月二十六日。約同志數人會議。幸彼時全數贊成。遂於是日午後四時。頒發命令如左。

一與我反對之軍隊。(甲)水師一營在西門外。(乙)巡防一營在北門內附近。(丙)城內外火藥庫有巡防兵兩隊。(丁)撫院及各衙門之衛隊約兩隊。

二我軍決於今日午後十時齊發。先取城內外兩火藥庫。後全隊進城。各盡任務。於次日午前五時。在五里廟齊合。再俟命令出發。

三一標同二標第三營先赴北門外火藥庫。得有子藥。後一標第二第三營進城。助城內各營攻擊。其第一營攻擊西門外之水師營。得收撫卽收撫。否則攻潰其兵。收其軍械。二標第三營留守火藥庫。

四二標第二營同工程隊。先赴其營旁之軍械局。得有子藥。後工程隊留守軍械局。二標第二營以兩隊攻破巡防營。以一隊先開西門。待馬營進城後。再赴北門開城。留守北門。又一隊攻擊撫院。

五礮營先徒手出營。至馬號舉火。以作全軍出發之號令。舉火後。至北門外陸軍小學堂奪取步槍。得槍後旋至該小學後取子藥進城。以一隊守南門。兩隊巡街。

六馬營由西門進城。直赴軍械局。得有子藥。後以一隊守西門。一隊開東門。後留守東門。餘兩隊奪取電報局。七輜重隊直赴軍械局。得有子藥。後保護教堂及外國人。

八講武堂各生充衛生隊之任。隨時搜尋城內外死傷兵士。歸入該堂調治。

九各標營隊之出力人員。次日午前論功封賞。

十各標營隊之兵士及民人等。如有乘機搶掠等事。由巡衛隊臨時照軍法從事。

十一巡警兵如有願降者。嚴營收納之。編入隊內巡街。

十二各文衙門之官員。不准任意殘殺。

十三無論軍民人等。不准出入藩司衙門。

隊官熊成基在城內軍械局。

變局 處置既定之後。於十點鐘嚴營齊集站隊。陳昌鑄首先梗阻。不得已刃斃之。出營後至馬號舉火爲號。先至陸軍小學。取得槍枝。又至火藥庫。取得子彈。率衆入城。不意薛澤失約。以致進城之目的未達。斯時馬營亦遵命而行。獨步營因無首領。未及出發。嚴營見步營未出。不得不以槍恐嚇步營。破後其兵有逃遁者。有跟隨者。復至火藥庫取其礮彈。在臨江寺附近高埠射擊城內撫院。斯時各營隊雖有攻城之心。而恨無內應。衆之一晝夜未得飲食。城既未能攻破。而兵船之礮彈又來。各兵平時雖深受教育。堅忍刻苦。奮勇無前。無如官長已歿。指揮攻城時。亦無暇編制隊次。我令稍稍退卻矣。且我之希望在收撫太湖之軍隊。既一晝夜不得皖城。秋操之兵。必先得信。端方蔭昌雖屬無能。彼必預備巡防營及衛隊與我抵禦。秋操兵必另調他處。我雖決志死戰。不能得秋操之軍隊。秋操之軍隊既不得。我僅有千餘人能期成事耶。故次日午後設計保護各兵。向西北退走。並命各自回家。再謀機會。過桐城時。約有千餘人。至廬州。仍有三百餘人。衆心依附。不肯遠離。斯時姜桂題兵又追至。我反擊姜軍潰逃。更多方百計。遣退衆人。間關跋涉。由豫而魯。竟成一不可思議之變局矣。

是年東三省革命黨魁蔣大同。亦爲國事被殺於黑河。蔣大同。字慕譚。亦名衛平。直隸永

平府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考入永平師範學校。恒讀文天祥黃梨洲王船山顧亭林諸先生文籍。輒慷慨悲歌。興故國河山之感。戊戌政變後。見瀏陽譚嗣同所著仁學一書。因慕譚嗣同之爲人。改號慕譚。於是正覺頓悟。救世爲心。不忍危亡。力圖革命。遂嫌師範迂腐。轉入永平中學。適保定創立陸軍速成學校。卽棄文就武。專習兵學。同校五百人。無出其右。丁美人排斥華工。違反人道。海外同志。悉寄虐待華工攝影。以告國人。慕譚見之。悲傷過度。糾合校中同志。提倡公言。以求援救。并抵制美貨。製油印器。發印刷品。現身說法。喚醒羣迷。而京話日報主筆彭翼仲。浙江人。深表同情。聯合鼓吹。是以抵制美貨之人心。激動全國。不期爲駐京美使偵知。以共和民族。行帝國外交。屢向清廷交涉。指名懲治。而清外務部固以順承外人意旨爲生活者。卽電馮國璋捕之。時馮國璋爲保定軍校總辦。愛惜蔣大同之才。陰使脫險。答外部以先事逸去。會趙爾巽出任盛京將軍。馮暗中推薦之。彭翼仲與趙亦有交誼。更爲之游揚。值甲辰日俄戰後。關外猶未建行省。慕譚蒞奉。趙極推重。乃爲之擘畫新政。培植教育。振興實業。與陳幹商震徐于等創辦遼陽陸軍小學。更辦瀋陽勸學公所。商業專門學校。官話字母總塾。種種教育。關外地廣人稀。滿清入僭。

以來。其發祥之地。禁止漢人移植。二百六十餘年中。而山東直隸流民。每每因乞食流亡。混入亦衆。但與土著雜處。語言亦異。自蔣大同之官話字母總塾成立。僅六閱月。卽分設六十餘處。語言統一。成績極優。樹關外建設之基。開國民進化之路。趙爾巽愛其才。勸其入仕。爲設勸學所總辦。無如蔣大同志行高潔。祇求作事。不願作官。竟辭而去。徧歷關外及蒙古各地。藉販書爲業。輸入海內外關於革命救國之書報。實行內地之宣傳。旅行黑河。賣書於齊齊哈爾。宋小濂聆其言論。觀其風采。知其非書報小販。留爲上賓。求其襄助。倡辦教育。蔣以不作官拒之。并謂凡作滿清之官者。皆爲無恥之尤。宋小濂愈對之加敬禮。及東京同盟會成立。蔣大同與商震徐于劉乾一等俱一致加入。慕譚痛胡人之陰毒。奴我漢族。并滅去蒙藏。僞爲信佛。獎勵蒙藏兒女爲僧。徵取太監。忍令蒙古嬰孩割腎。使數千萬強壯無倫之蒙藏民族。不三百年而有絕種之憂。以致朔漠肥美之關河。自烏拉嶺以東。迄濱海諸省。北抵北極。版圖數萬方里。三倍中國。悉被俄人侵佔。若不恢復故物。何以生存。競爭生存。必出於戰。戰必熟悉敵情。知己知彼。然後乃有備而無患。於是隻身遠游。步行於西伯利亞一帶。蔣固精通俄語者。沿途觀察形勝。調查風土人情。及

俄帝國之侵略東方布置。將近俄境。俄吏偵之。見其形迹可疑。拘留於警所。檢其日記。繪有各處險要略圖。指爲國事秘密偵探。收之。世界著名之西伯利亞大鐵獄。獄中萬餘人。非俄國虛無黨。卽中國紅鬍子。紅鬍子待新犯極凶刻。慕譚初入。卽以國語向數千老犯演說。紅鬍子皆奉之如神。日夜派人守衛。食必先進蔣先生。獄中禁閱書報。蔣卽每日口講指畫。教老犯讀四書禮記。不一年而江湖大盜。皆化爲孔門弟子矣。獄卒亦向蔣先生致敬。獄中俄犯。亦延請蔣先生授課。蔣先生又以俄語法施。俄囚大半政治犯。尤易於感動。不半年皆感格。奉蔣先生爲東方聖人。功德所傳。俄人皆爲之崇拜。沿西伯利亞各城鎮紳商。聯名向俄皇具保。諭令開釋之日。蔣先生將出獄。俄官吏宣告出獄狀。老犯萬餘人。同聲痛哭。如失慈父母。哭聲震鐵柵。俄官吏相戒失色。據實電奏俄皇。俄皇電諭曰。以後蔣大同再入俄境。特別注意。己酉釋歸。又創辦長春日報。旋因熊成基案。黨禍株連。慕譚不得已。又走黑河。是時宋小濂已遷黑河道尹。正與俄界起四十八旂屯交涉。束手無策。見慕譚至。驚喜若狂。以爲今得熟悉俄情之人。爲之折衝其間。國界自可不受侵畧。慕譚亦慨然以艱鉅自任。允與俄周旋。甫入俄境。俄吏見其名刺。卽動目相顧曰。此曩年出

西伯利亞大鐵獄。全獄號哭敬愛不忍其去之蔣先生也。亟捕之。經宋小濂交涉至再。俄官佯允送還。舟過黑河。俄派哥薩克騎兵一隊。乘其半渡而要擊之。死時慕譚猶高呼殺我一人。毋累舟子。聲未歇而舟已沈。土人哀之。收其尸。瘞於黑水之濱。張知本曰。近人侈言革命。然非具有不爲利誘。不爲威脅之精神。烏足以言革命。慕譚見重於趙爾巽。在奉襄理新政。勤勞備至。而不願爲滿官吏爲國奔走。致被囚於俄監。猶默書以教獄人。至全監感化。震動俄廷。屢瀕於危。曾不稍懈。其矢志之堅。謀國之忠。待友之誠。守身之嚴。均足爲革命家之模範。卒因異族嫉視。沉溺以死。悲夫。曹亞伯曰。蔣大同。中國軍人中之聖賢也。明乎國亡種辱之恥。爲世界鄙棄。決志以革去僞朝。爲漢族爭存人格。知烏拉嶺以東之數萬里錦繡河山。被強鄰侵畧。以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毅然興恢復疆土之壯志。實行其是。以救國人。尤足爲北方軍人之模範。且國家養兵。所以保國衛民。若自相殘殺。以爲威武。外人視之。等於不開化之生番。卽暗行操縱。以爲滅爾家國之妙法。分崩板蕩。種族流離。老弱轉溝壑。幼稚繼天亡。所謂骨肉相殘。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其味良無恥孰甚。苟能澈底覺悟。效法蔣大同之爲人。則仁被天下。不難立致。否則利令智昏。蔣大同先生

之英魂。必化爲無量數厲鬼。附於無量數學生軍士之良心。坑爾漢奸割據販烟爲匪作亂之外人虎倭而不少愛惜也。己酉春、東京同盟會黨員因經濟困難。自相離異。重要黨員。非深入內地。卽避身歐美。民報宣傳機關。亦不能按期出版。章太炎主民報筆政。與亡命南洋羣島之陶成章田桐輩。皆以孫中山逍遙海外。不接濟東京同盟會總部。憤而宣布孫中山罪狀。遍傳海內外。斯時予任倫敦中國留學生會館會長。傳單寄至。予皆毀之。石瑛與孫中山在倫敦發起抵制德貨。抵制德之助滿州政府以行其侵略中國之謀。終亦失効。而滿州政府之摧殘同盟會更急。派唐紹儀至歐美爲調查財政大使。特過日本。奉清旨與日本政府交涉。封禁民報。不許繼續發行。黨人之德智稍薄者。多匿跡喪氣。惟黃興與趙聲則更勇猛精進。運動兩廣之新軍。至己酉之冬。而廣州常備新軍表同情於黃興趙聲二人者。已十居八九。

庚戌正月初一日。倪映典發難於廣州。先是黃興趙聲二人。約定於庚戌正月初二發動。不期己酉十二月三十夜。常備新軍第二第三兩標有兵士二人。與巡警因細故口角。傷巡尉朱某於市。二兵被拘。各標營兵動公憤。派代表至巡警局詰問理由。巡警局深爲戒

備。觀者千餘人。勢頗嚴重。而巡警道及廣州協副恐生事變。到局勸諭。立將二兵釋放。迨二兵回營後。極言警卒欺侮新軍太甚。激起新軍全體不平。即於初一日辰各執木器入城。毀警局。毆警士。一時風聲鶴唳。全城戒嚴。粵督袁樹勳傳令關閉大東門小北門二處。派隊彈壓。事始安靖。但第一標統劉雨沛恐軍警再生衝突。秘請統領張哲培將年假初二初三兩日。改爲兵士運動會。不准出營。黨人倪映典暗爲指揮全體兵士。向標統要求放假。劉雨沛執不可。兵士漸譁噪。十時許。有步兵約三百人。盡擁而出。長官不能遏止。忽多數闕回。謂警兵派隊攻營。當準備防禦。不一時全營嚴裝出。入軍械庫。劉雨沛大聲喝止。力說巡警無來襲之事。無効。張哲培聞變。由後門遁。劉雨沛出而力阻。被目兵槍傷頭部倒地。斯時各兵已將庫械取出。但機柄均被長官收去。無槍可用。不得已又擁至砲工輜各營搶奪。然各營之槍支機柄亦被長官收去。正用馬車裝運入城。遂奪得砲仍無彈。僅步槍千數百支起事。隨分一隊佔領北校場錢局後之小山及橫枝岡各地。又分一隊佔領東校場茶亭附近。再北一隊擬奪取講武堂槍械。其勢已不可侮。袁樹勳立派水提李準與張哲培親率大隊出東郊。勸各兵回營聽命。新軍不服。李準即入城調大軍備。

戰。袁樹勳又會商駐粵將軍將各城門緊閉。又令旗兵運砲登城守禦。於是派都統守東門。將軍守歸德門。李準守小北門。各衙門皆放步哨嚴加護衛。一面電調虎門要塞防營。及惠州陸提秦炳直。火速調大隊來援。城內巡警皆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以十人或八人爲一隊。防堵街市要口。防營則乘馬列隊。憲兵持令。日夜分巡街巷。省河各炮艦亦生火退去砲衣以待戰。至午後一時。新軍入東隍陸軍講武堂。卸下各槍機柄。復携至二三標營配置於各槍之上。出發與防營作戰。而佔領錢局後小山上之新軍。於李準自東郊入城時。卽有撲城之勢。但頻以槍向東門城垣上亂射。流彈常掠過都統之頭。都統卽命城上旗兵回擊。互戰數分鐘。新軍彈竭。向燕塘退去。初三日晨。水提李準及防營統領吳宗禹。各率所部共約二千人。由大東門大北門小南門三路進攻。午後一時至東門茶亭前與新軍相遇。新軍全隊約千餘人。由倪映典指揮。吳宗禹至軍前命新軍棄械歸降。許貸其一死。倪映典馳馬搖手示不降。并鼓勵其衆。偕新軍首領王占魁等躍馬而出。痛數清政府之罪。并勸清兵歸順。清兵多動容。吳宗禹復派代表來勸降。倪映典亦派王占魁往勸清兵來歸。如是四次。均無結果。清軍最後限半小時答復。不從卽戰。倪映典竟不答。

督隊向清兵猛擊。吳宗禹立命所部分佔牛王廟一帶四小山。以步隊前攻。以退管砲掩護於後。伏師山上。另派別動隊一支由楊箕村至黃岡。抄新軍之後。新軍伏於牛王廟前之兩小山脚。倪映典親率一隊身先士卒。進至橫枝岡。爲清軍所截。倪映典大呼衝鋒。爲敵彈所中。滿腔熱血。爲漢家流。無數英魂。向天哀泣而已。是時新軍因彈盡腹饑。已傷亡枕籍。萬不能支。故仍退至燕塘。回故壘者約二三百人。清兵追至沙河。是夜九時。第一步隊營中有內奸縱火。新軍又出大隊向清軍猛撲。清軍頑強抵抗。新軍卒以彈絕不得志。清軍追至瘦狗嶺。新軍被殺者三十餘人。而首領王占魁於未開戰之先已易服至清軍內探敵情。并運動敵兵勿爲異族政府効死。不幸又被吳宗禹識破。被其所執。初四日新軍殘敗之餘。退守白雲山石牌東圍一帶。清軍分隊搜捕。并分電各路攔截。是日午吳宗禹命將一標內二營營房焚毀。以防新軍藏匿。又調防軍千人。以五百守流花橋。以五百守長堤。堵新軍西下之路。更調佛山安勇四百名至省城以爲後援。陸路提督秦炳直亦由惠州率大兵至。於是將新軍包圍。勒令繳械。新軍烈士被殺者甚多。當新軍敗退白雲山石牌東圍等處時。雖兩日未食。不入民家。子彈雖乏。猶極力抵抗。不爲所屈。附近鄉民

對於此次敗殘之軍士。多憫其寒而予以衣。憫其飢而予之食。且殷勤慰勉有加。并有給資斧者。軍士皆婉却之。其義勇實足以動天地泣鬼神矣。是役之敗。黃興趙聲皆非常悲傷。更加憤激。汪精衛則憤東京民報之被封。黨人之意見紛岐。經濟之無由接濟。決志犧牲其生命。邀同志數人秘密入北京以謀暗殺。并致書其廣州之未婚妻。請其擇配。表示不復偷生於世。而埋沒於亡國之奴。但書被其妻兄所得。亦未示知於其妹。故該女士至今亦不嫁。汪精衛雖文弱書生。而心頗堅定。且能製造炸彈。與黃興趙聲楊篤生輩同爲革命之實行家。固不僅以文章見稱於世界也。

是年四月。汪精衛名兆銘。與川人黃復生等。入北京謀刺清攝政王載醇。不成。被捕。據朱師晦所撰清肅王墓誌銘序文中。關於汪兆銘等謀刺載醇一案。言之頗詳。今摘錄之。清宣統二年夏四月。汪兆銘黃復生謀殺監國。伏炸彈於監國趨朝所經橋。橋在北京後門什剎海畔。其彈性烈。旦晚觸之即發矣。步軍統領獲焉。當時步軍與巡警廳不相容。統領烏珍兼民政部左侍郎。監國意以可調護。自兆銘案出。清肅王愠甚。日督兩廳清查戶口。密探踪跡。未數日。捕得汪兆銘等。汪與其同志設一照相館於西華門大街。以作秘密機

關。兆銘固文士。負時譽。清肅王親臨審訊。兆銘從容陳詞。無幾。微露乞恩意。肅王且憤且憐之曰。此書生不曉事。何庸殺也。飭內警廳看管汪兆銘。不交法部。法部尙書廷杰愠。訴諸奕劻。監國爲人亦不勇於殺。而章宗祥願鼐朱還倡爲弭亂之策。日奔走公卿間。公言殺一汪兆銘何益。不如留爲將來周旋地。（後果墜其計。武昌倡義。南京政府成立。汪出獄。與袁克定輩周旋。逼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總統名位。原由選舉。私相授受。已違反民國。非倡改革而求救國保種者之初衷也。）京師輿論。大贊其議。謂不殺國事犯。爲東西各國通例。顧國度何如耳。肅王既取兆銘等供詞。將具奏。先一日見監國。首謝奉職無狀。請交部議處。且曰汪兆銘文人。不得意。欲殺身成名耳。庸詎知神聖不可侵犯哉。監國默然良久曰。已交法部未。曰未也。監國曰。無庸。何必汪某。卽如熊成基。陳昭常。自不請旨殺之。非余意也。肅王乃盛言弭亂策。兆銘聲名籍甚。貸其一死。必爲我用。翊日疏上。奉旨交法部永遠監禁。肅王黎明自內廷歸。至內警廳。啓密室。君兆銘分庭與抗禮。肅王曰。從此改矣乎。兆銘稱謝曰。不殺之恩。不敢忘。若朝政清明。自當效奔走。否則不能爲一身撓大計也。肅王心壯之。兆銘亦面頰有人色矣。頃之。派願鼐送交法部。廷杰卽命加桎梏。且欲

置盜犯一室。賴許世英一言乃免。兆銘喟然嘆曰。朝爲坐上客。暮爲階下囚。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自汪精衛被捕後。孫中山自美洲來書。請予籌款援救汪精衛於北京。寄香港胡展堂。又托予爲孫科籌學費。斯時孫科已在美洲留學也。回憶己酉之夏。孫中山自倫敦赴美之時。請予籌旅費。予則函致石鴻勳將留比法之公民黨員歷年所捐集之款。已全數付與孫中山矣。當日孫中山曾百感交集。并言其高堂老母在香港病已垂危。無法侍疾。言時聲淚咽。予與石瑛皆以國事慰其心而行。至倪映典失敗。汪精衛被捕。又不知其若何不安也。是年五月。湖南開米荒。富豪屯積居奇。貧者無從得食。長沙百姓羣起暴動。而官場素與資本家狼狽爲奸。遂激起大變。搶米店。焚衙門。外國教士。皆上各國兵船。巡撫以下皆走避。日知會會員本欲利用民氣起義師。奈與湖北黨人接洽未周。致爲停頓。後窮民被捕者極多。皆賴黃吉亭牧師一人之力。轉旋挽救。官民妥洽。中外相安。武漢報章多頌黃吉亭牧師功德。而倫敦社會黨機關報紙。并著論說與長沙百姓表同情。謂黑鐵已傷中國黃漢之心。赤血將灑神州白日之下。自此世界耳目。知中國滿漢之界已明。不復作助桀爲虐之言論矣。

辛亥三月初十。溫生才槍殺駐防於廣州之將軍孚琦。是日有飛行家馮如在廣州東門外燕塘試演飛機。此發明未久之利器。初次飛行於廣州。而飛行家又爲中國人。故居民皆爭以先觀爲快。駐防廣州將軍孚琦。携其子盛儀衛。前往參觀。溫生才亟欲手刃一旗人以報國仇。懷手槍俟之於諮議局前。俟孚琦返。行至彼處。溫生才卽近孚琦所乘輿。拔手槍擊之。卽命中。孚琦倒斃輿中。輿夫護從聞槍聲已逃。無人抗拒。乘勢更發數響。從容而去。其子輿旋至。撫尸歸。溫生才刺孚琦時。爲巡警鄭某所窺見。及溫生才向東校場厚新街行。鄭某跟蹤隨之。至永勝街。并知會值岡巡警。方將溫生才捕獲。孚琦被刺。旗人皆震驚。立卽運砲登城。如臨大敵。至次日毫無變動。始解嚴。粵吏旣獲溫生才。逼供同黨。便其按索。以圖升官發財。溫生才旣決一死。只供一人自動。如是者四日。粵督張鳴岐復會同文武諸吏。在督署二堂親自嚴訊。問係何人主使。溫生才指張鳴岐曰。是你教我的。各官聞之。相顧失色。懼其信口指攀。釀巨禍。張鳴岐亦暗驚。不敢復訊。故此案未牽累一人。遂於三月十七日。被害於廣州東校場之孚琦受死處。

辛亥三月二十九。革命黨大流血於廣州。自黃興於庚戌十二月十八由星嘉坡籌款至

香港。寓陳少白處。即與趙聲秘謀取廣州爲革命根據地。南洋各埠所集之資。由鄧恩（字澤如）數月奔走之勞。共得十四萬餘元。而芙蓉之同志。甚至有毀家盡數資助黃興者。在南洋之大資本家。大半受康有爲之騙。以圖異日得一虛銜。絕不助革命黨一文一粟。而熱心革命之同志。非經營小錫鑛與種植橡皮園之中等商紳。即勞動於錫鑛橡皮園之工人。若輩皆按月量力出款。不圖酬報。并每於革命之役。願捨其性命以報祖國。而留學東京之各省同志。學最優而心最熱者。皆與黃興趙聲等一致。願爲國作最後之犧牲。可圖大舉。無如此次失敗。英賢死去過半。實爲中國極大之損失也。親與是役之。莫紀彭。著有三月二十九之革命史。記載甚詳確。尙未出版。予關於此事。多方搜訪。有所記述。然不如鄒魯所記條暢詳實。茲採錄之。以便留心史料者。得其真相焉。

第十三章 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當庚戌廣州新軍之失敗也。孫文在三藩市。取道檀香山日本而至庇能（即檳榔嶼）。寓四間街。乃約趙聲、黃興、胡漢民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畫。時各人以新敗之餘。破壞最良好之機關。失却最利便之地盤。加以新軍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爲力已窮。

而吾人食住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將來計畫。莫不噫嚅太息。相視無言。孫中山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則已甚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以後。只慮吾人之無計畫。無勇氣耳。如果衆志不衰。財用一層。吾當設法。趙聲以爲欲卽再舉。必當遣人攜數千元回國接濟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繼續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則日內須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爲。則非數十萬元不可。孫乃函約南洋各埠黨員於庇能開會。庚戌九月二十六日致鄧澤如書云。

貴伴李夢生并民鐸社員楊君惜吾到檳。接讀來示。並二君所言。得悉各節。足下關切大局之深。良足深感。弟今另有所見。必須足下犧牲數禮拜之時日。親來商助。則事可望成。見信之日。無論如何匆忙。必請早臨爲禱。至急至要。餘容面談。

各埠同志齊集後。十月十二日。遂開秘密會議。與議者黃興、趙聲、胡漢民、孫眉及庇能黨員黃金慶、吳世榮、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鄧澤如等。中山乃謂現在時機既迫。吾人當爲破釜沉舟之謀。款項多一分。則籌備足一分。吾黨不乏熱心之士。前

此力分而薄。且未先事爲備。每有臨渴掘井之患。今舉全力以經營。鑒於前車。故爲充分欸項之籌集。事濟與否。實全繫之。擬發捐冊。以中國教育義捐爲名。免居留政府之干涉。衆皆贊成。并決定在廣州舉義。先定欸項十萬元。英屬、荷屬、各籌五萬元。暹羅、安南、三萬元。美洲未計。卽席捐得八千餘元。其餘由各黨員分頭捐集。至於此次大舉。以新軍爲主幹。但鑒於從前運動軍隊或民軍。難於擇一發難。乃決定擇同志五百人爲先鋒。任發難責。以領導軍隊及民軍。蓋將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之也。廣州一得。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以黃於湖南曾辦華興會。黨羽甚多。趙曾任南京新軍統領。與新軍感情甚厚也。初黃興於河口之役敗後。對雲南仍積極計畫。加以雲南地偏。清軍難於進攻。至是亦一致改在廣州舉義。

庇能會議既以籌欸爲要着。計畫已定。中山擬遍歷南洋各處。乃荷屬拒絕。不許前往。日本、南安、暹羅復有孫逸仙出境之令。英屬則因孫在庇能演說籌欸。丘哲卿將演說詞投登報紙。並譯刊西報。復有林某報告當地政府。謂孫演說革命運動籌欸。恐於地方治安有礙。當地政府乃限孫出境。孫乃委諸黃興與胡漢民等。卒經艱難困苦。得各地華僑同志

踴躍輸將。籌得之款。竟溢乎原定之額。

南洋華僑至多。同志等至其地。一方爲革命之鼓吹。一方爲機關之設定。以故加盟者日衆。支分部之設定者日多。籌款人員。遂因地分派。茲分述籌款情形於左。

(甲)英屬

南洋英屬。地廣人多。同志之居其地者。亦比較多數。鄧澤如任英屬籌款之責。卽以捐冊分發各埠同志。同志領捐冊者。亦分任籌款責。茲列舉於左。

地名	領捐冊者	捐冊號數	日期
太平	陸文輝	八號	一〇月一五日
太平	陳志安	九號	同上
怡保	鄭螺生李源水李孝章	一一號一二號一六日	
和豐埠	(霹靂所屬以下同) 劉植芝	一〇號	一七日
布先	蔡卓南張錫銘	二二號	同上
波賴	王月洲曾榮祥	二七號	同上

噶乞埠

曾國樑彭維綱王書仰鄧星南

二六號

同上

咖啡山

林金福李佐漢

二〇號

同上

暗邦

葉競爭李耀南李定山羅剗胡

二五號

同上

萬里望

葉飛龍黃梓堂古植山

二三號

同上

德華

楊復漢陳守一

二四號

同上

文明閣俱樂部

郭應章胡榮寶

一九號

同上

金寶

楊朝棟陸秋露

一八號

同上

吉隆坡

陳占梅

一五號

一九日

芙蓉

譚德棟朱赤霓黃心持

一六號

二二日

麻六甲

李月池

一七號

二八日

胡漢民在星加坡籌款。華僑態度。量力爲助。凡十餘日。不及萬金。漢民急。乃致書鄧澤如。約其赴星。共商進行。書曰。

弟入日里。以十月初四出送中山先生行後。適有香港友人來。有所商議。待之二日。卽

赴太平。留一夜。出壩羅。諸同志攀留二日。秋露邀入金寶。因此地表同情者頗多。要請演說。與之聯合。一時果得二十餘人。今夜尙有數人。皆屬此地有力者。故明日始得他行。本擬往吉隆坡。入芙蓉晉謁。因有同志謝良牧兄。自巴城至。聞渠運動頗得手。以初二到星加坡。候弟商榷。以其延待過久。又深信先生於芙蓉壩羅庇能等處。熱力已足。勝於他埠。無待弟之贊助。是以卽由金寶出星。俟到星後。再發電通知。秋露稍後出。亦擬得本電後。赴星共商。屆時望先生撥冗一會。總計弟所經行各處。籌定之款。尙不滿萬金。離中山先生等預算。相去殊遠。蓋各同志於此次之舉措。未嘗不傾動贊成。然皆量力爲助而止。破家爲國。誠憂乎其難也。

漢民之信。自十三日發。澤如十七日至星加坡。與漢民會。李登同及星報各同志均在焉。漢民道籌款之難。有素所屬望。詎往訪之。則畏避而不願見者。有贊成而力不足副者。故應者殊寡。澤如以星加坡同盟會。雖始勤終懈。然同志中不乏熱心者。所以深閉固拒。或其中情有未解者耶。遂決議二十四日在晚晴園開會。是園張永福之別墅。胡漢民、周之貞等之所託寓者也。會李孝章、陸秋露至。挾鄭螺生與沈聯芳書。沈蓋星加坡巨商。故鄭

以書勸其協助黨務進行。二十三日。胡鄧諸人。持鄭書見沈。勉以大義。並以明日到會爲請。沈諾之。

二十四日開會。同志至者百餘人。會長張永福未到。副會長陸秋露代之。宣布開會理由。竟。同志相繼演說。胡漢民以此次孫先生決定大舉計畫。實漢族存亡所關。現內地同志均竭力籌備。待機而動。尤望海外同志。竭力資助。以底厥成。澤如報告數旬內。遍歷十餘埠。同志甚爲踴躍。之貞繼謂星洲同志。不可讓人專美。凡演說均由郭淵谷譯潮福語。於是沈聯芳首捐一千元。各同志亦量力認捐。得三千餘元。衆舉沈聯芳任財政事。翌日。胡鄧等向未與會之同志募捐。應者絕鮮。盧禮明號殷實者。與語歷二時。捐二十元。

十月三十日。鄧澤如至麻坡。會同志於啓智書報社。報告籌款事。衆推劉靜山、湯壽山分任籌餉。十一月初三日。至壩羅庇勝。沿門勸捐。初四日。約譚德棟、曾德水至麻六甲。運動譚佑初、譚巨商也。語革命事。極贊成。語籌餉。則以近狀窘。不肯應。其他巨商多同。二十七日。澤如、崔文燦又自麻坡至。見李日池、劉翼鵬。開會於楊振海山園。與會者五十餘人。二十九日。澤如返壩羅。三十日。黃興亦至。初。黃興由仰光至星加坡。會漢民。以所得款。距預

算額遠甚。意沮喪。嗣知澤如在麻六甲。往訪之。至則澤如已回芙蓉。乃偕鄧壽如至芙蓉。至則澤如又回壩羅庇勝。黃等更至壩羅。至是會焉。適澤如舉一男。黃興爲之名曰光夏。並持胡漢民致鄧澤如書。詞曰。

昨日黃克強從仰光出。因弟與中山伯先之要求。欲其在兩粵共事。至雲南之經營。雖有可爲。而不及粵之重要。且其臨時布置。亦與粵相先後。克強兄亦聞謝良牧君籌得數萬盾之消息。以爲大款易應。可不孟浪犧牲。是以復出。惟聞荷屬泗水之款。似不可靠。望梅止渴。無裨實際。統英屬州府合計除庇能之款已收支外。不過萬一二千元。去題太遠。而事情又復極迫。中山在美洲。縱能籌得十萬之半數。然爲期必遲。大抵須南洋之款。先有把握。然後可着手行事。其中尙有許多軍事理由。克強兄當面爲兄述之。且南洋僅得此數。卽有五萬左右。仍不足用。萬一再少。不堪設想。而同事各人。則勿論如何。只得勉強拚身一擲。言念及此。豈真如陸祐所云有天意耶。此間同志。固無足語。卽南洋各埠。亦何不然。惟先生真知革命之理勢。復深察黨中之事實。而寢饋之。故克強兄特入埠相候。欲求設法解決此生死之問題。

黃興以庇能會議時。預算英屬五萬元。荷屬五萬元。惟荷屬之款。似不可靠。而英屬僅得一萬元。現在事勢已迫。如英屬不能籌足預定之額。則全局瓦解。余亦不必返港。惟有決心行個人主義。步精衛後塵耳。言畢。淚下。澤如以連月來。遍歷十餘埠。與各機關辦事人討論。均極贊同。惟吾輩所求。未能滿足。然各同志之熱心。仍未稍懈。因勸黃興同至各處籌款。黃諾。隨同朱赤霓等乘原電車出芙蓉。寓礦務會館。與譚德棟等商焉。

十二月初一日。開會議於安泰店。到會者三十餘人。譚德棟、朱赤霓、黃心持、伍熹石、林作舟、蔡質三、黃堯、王鏡波、陳序機、李雄華、鄧培生、容祝三等與焉。黃興力言時機已逼。需款孔急。苟非英屬各州府集得五萬元。則事不可行。同志聞之。極爲踴躍。初譚德棟允助五百元。及鄧澤如由星加坡回芙蓉。與言籌款困難。譚遂捐至一千元。至是又捐五千元貨物。餘各同志亦量力認捐。初二日。鄧譚如等至吉隆坡。與陸秋傑商。陸助二百元。其他有力者。均藉詞推諉。無所得。午後。乘車至龍邦埠。訪張碧天。認捐者。量力而已。及晚。黃鄧諸人宿於塾中。蚊喧蟲擾。不得眠。乃相與踞學童書案。作竟夕談。翌日。往怡保。會鄭螺生於決醒園。螺生應李源水、李孝章、黃怡益、陳增坡、郭應章、陸秋露等宴叙。黃興以此次籌餉

大舉。英屬各埠。以五萬元爲預算額。現籌得之款。相差甚遠。我與趙聲等。身命何足惜。爲大局計。不能不籌畫稍備。冀以不敗。方今瓜分之局。將見實行。若冒險以爲。徒苦民耳。心何忍也。望各同志有以救之。於是鄭螺生、李源水、李貴子、黃怡益。均認千元。黃妻柯氏認五百元。螺生並允變賣福建江蘇鐵路股票。源水亦允變賣打滿鑛股助餉。黃等以一席之間。而認捐之數如此。感而且慰。初四日。至霹靂。集各埠分會辦事人。開會於華成之樓。到會同志。不下百人。黃興以近日各處同志認捐。極爲踴躍。籌得之款。相差甚遠。尙望會中同志。竭力鼓吹。以符原算。均願任提倡之責。螺生源水因語黃曰。英屬各州府。務以籌足五萬元爲度。現計募得之數。所差不遠。准年內悉數匯至香港。決不愆期。黃然而感之。初五日。黃鄧等至文明閣。會鄭應章、胡榮寶、適陸文耀自太平至。商籌款事。陸曰。礙於乃兄。不能多助。若一二百元。可量力爲之。初六日。黃鄧等往金寶。鄭螺生、李源水、黃怡益、陸秋露偕行。將以運動巨商余某也。初。中山有函致余某。求助款事。黃鄧等與會於中西別墅。交中山函。余某不應。且出惡語。初七日。鄭李黃等回怡保。黃興、鄧澤如、譚德棟、朱赤寬等。返吉隆坡。某俱樂部者。反對吾黨者也。譚德棟知之。故往求其助。卒無效。初八日。黃鄧

等返芙蓉。初九日。黃興乘車出星加坡。將回香港。翌日。致澤如書曰。

握別後。車行至畢帝釘丁宜。而車頭損壞。急爲修復。至午十二點六分。始前抵星加坡。應律站。則已九時四十分矣。漢民兄於初一日赴西貢。留書云。誓死必有所得。返時。再往星。或更能相助。預備必可完善也。伯先兄有電來催欸。以前途太急之故。又另有一電。乃言械事。由子瑜兄轉至尊處。其稿弟已閱悉。可無勞寄來矣。所懇者。各處寄來之欸。今已略有數目。已由弟函請其趕速收齊。儘於年內匯寄香港。（二十日以前單匯二十日以後電匯）再望加函督催。俾早收一日。則早得一日之用。且臘底運動。尤爲有效。所有緊急之處。想各同志當能諒察也。此次鉅欸之集。雖由譚鄭李黃朱諸君及各同志之熱心國事而來。實由吾兄一人之至誠所感。黃帝有靈。錫以哲嗣。其報不爽。弟雖不言因果。而天理自在。孰不信之。弟等惟有奮勵厥志。慎小其心。力求有成。勉盡公義。更有所以酬知己。則私心方安耳。弟擬不日返港。以後函件。請由李以衡轉交。克強親收爲荷。（請用夾封外封不寫弟名）餘候抵港續上。

黃興既以籌欸事定。回香港。胡漢民亦自暹羅返星加坡。擬回香港襄助。特於辛亥一月

十一日午。致芙蓉同志書曰。

芙蓉同志諸公鑒。弟昨午始由暹羅返星。得誦黃克強留書。又晤夢生兄等。俱悉英屬各埠籌畫之大進步。凡此皆先生等之力也。傳曰。師克在和。和者全體共同協力以濟事之謂。今茲吾黨真能內外協力。光復之事業。良有可期。如澤如兄之過門不入。國而忘家。德棟先生之積儉一生。而爲國毀家。克強兄尤亟稱之。然先生等本爲弟素所崇仰之人。集義於平時。而勇行於臨事。此在普通同志聞之。尙當神往。況於弟輩乎。比到星加坡。得見港函。催弟速返。而荷屬已有謝良牧君曾伯諤君往。弟可不必行。籌款之事。大局略定。弟不敢久逃於外。令黃趙二兄。獨任艱鉅。所以速返港也。

茲將英屬各機關籌款表列於左

地名	經手人	數額
芙蓉	匯港	一、七五〇〇元
芙蓉	由星加坡交胡漢民	一一〇〇
庇能	黃金慶	一、一五〇〇

怡保

鄭螺生李源水

四〇四九・二九

怡保

文明閣

一〇八一・一六

怡保

黃怡益

二二七〇・八九

星加坡

沈聯芳

三五三〇

太平

陸文輝

一〇〇〇

暗邦

葉競爭

九五〇・六五

金保

楊朝棟

八二六・七五

打壩

益羣社

三〇一・二六

羔丕山

林金福

八七八・一

式叻港

李子英徐漢生

六四〇

麻坡

劉靜山

七二九

務廷

鄭有方

三五五・四四

龍邦

張碧天

六〇〇

麻六甲

李月池

三三三三

波賴

曾榮祥

一二六·一三

(乙)荷屬

自庇能會議決議南洋分英屬、荷屬籌款。即通告荷屬辦理。當時八打威書報社鍾幼珊、古質山、李篤彬、吳偉康、陳伯鵬、陳句士、陳玉如、藍耀廣、藍銘三等。均分頭募集。庚戌冬。謝良牧在泗水電稱籌得款五萬元。既而姚雨平之友往泗水運動。謂此款必交雨平。旋姚雨平由泗水來函云。泗水已擔任六萬元。劉芷芬報告在八打威可另籌萬元。文島籌款員報告可籌二萬元以上。其結果在統籌部實收荷屬之款。共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元。其數於左。

地名或經手人

泗水

二、五〇〇〇元

劉芷芬

五〇〇〇元

除支伊經手人公費千四百元
出納課實收三千六百元

梁紐若 (劉芷芬經手)

五〇〇〇元

古亮初

二〇〇〇元

黃甲元

一四五〇元

(丙)暹羅安南 暹羅、安南二處籌款數亦不少。特未得材料。莫知其詳。暹羅之籌款主要人。爲蕭佛成、朱廣利、何少禧、梁挺英等。除購軍械外。尙存千餘元。由胡毅帶回香港。美洲華僑多立洪門會。洪門會者。以反清復明爲宗旨。明末遺老至康熙時。見光復非一時可能。借此以保存民族精神。冀待後起者之用也。然傳之既久。真意浸失。僅備患難相助而已。及中山乙丑廣東舉義失敗。赴美解釋宣傳。始復知其原來宗旨。乃聯成一氣。改洪門會爲致公堂。以努力於革命事業。當庇能會議決定籌款計畫後。孫即通書美洲。其十一月之函於左。(此函語氣是第二次函)

前函所云需十萬元。始能布置周到。實收成功之效者。非待十萬到齊後發動。刻下已開始陸續布置。在在需款矣。此次之動。乃因日俄協約。時勢甚急。汲汲不可終日。而內地革命風潮。亦已普及。軍心民心。皆同歸向。加以吾黨久困奇窮。不能稍待。有此三者相迫而來。不得不發。故主動各人。決意爲破釜沉舟之舉。誓不反顧。與虜一搏。有十萬

元爲事前之布置固起。無之亦必冒險而起也。況精衛君已去。吾輩何忍徒生。若事不成。則事爲玉碎。不爲瓦全也。弟亦決意到時潛入內地。親與其事。故今日若得十萬元。則出以安全。不得十萬。則必出以冒險耳。此十萬元不過一安全冒險之問題。非起不起之問題也。今內地同志已有決死之心。亦何暇計其安險。但念海外同志。必不忍內地同志獨出冒險。而不一援手。以拯之於安全之地位也。故欲各盡所能。以相有濟。內地同志捨命。海外同志出財。庶免內地同志有輕擲寶貴性命如精衛君者。則誠莫大之幸矣。弟望美洲各埠同志。各盡義務。惟力是視。能籌足十萬元固佳。否則多少亦望速速電匯。以應急需。是爲至禱。中國興亡。在此一舉。革命軍盡此一役也。

十一月由南洋弟孫文謹啓

及孫不容於南洋之政府。始決定自歐赴美。促欸項籌集。遂於十一月六日由庇能出發。十日至高浪堡。未出發前。致鄧澤如書曰。

弟近頃因有要務。即須動程。遄赴歐美。此行至速尙可及期返東。南洋籌欸之事。既有頭緒。且得各埠同志力任提倡。成效必大。日前弟電招漢民兄前來。茲已到底能。此間

各事。即以付託。望兄鼎力與籌。務至完善爲禱。前因弟尙勾留庇能。故約請李登同兄等到敍商伊等之行動。茲則無暇及此。可止伊等不來。將來各事。自可就近與香港辦事人磋商可也。

十月二十四日

至馬浪堡又致澤如書曰。

各同志大鑒。弟以十二月六號發梧城。十號晚行抵高浪堡。寄泊數時。即又動程西向。此後與南洋相隔以日而遠。中途未便致書。必俟抵美或回華後。方能通音問也。弟之此行。以有特別之外交問題。須往英京。及預計南洋之款。恐難足十萬。有誤大舉之期。故順此趕速赴美。向華僑籌足此數。以應要需。此行想可達目的。因近半年來。美之華僑。開通頗衆。而所籌之款。爲數不多。當易集事也。此間之事。望兄等竭力圖之。以收分途並進之效。漢民兄此時想已會面。詳籌一切矣。

美洲華僑籌款。中山未到前。由陳耀垣、馮自由、黃芸蘇等辦理。本甚踴躍。加以中山親至。詳陳計劃。成績更爲可觀。域多利致公堂則竟變產以助。茲將美洲各埠助款列表於左。

地	名	數	額
---	---	---	---

域多利致公堂

三、四〇〇〇元

溫哥華致公堂

一、九〇〇〇

滿得科

一、一〇〇〇

金山

一、〇〇〇〇

檀香山

二〇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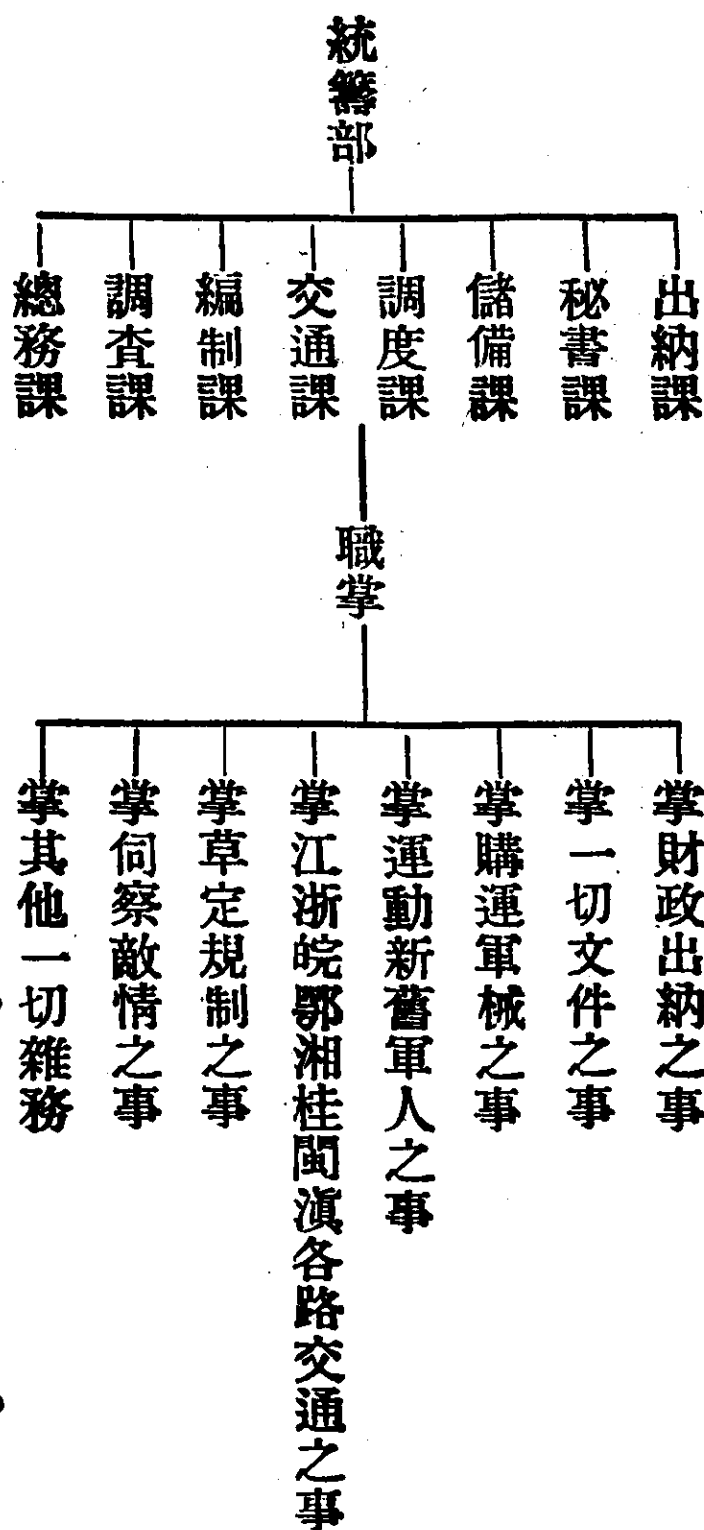
紐約

二〇〇〇

款項籌集。據黃興、胡漢民、海外報告書（見下）預計之數。爲英屬南洋五萬元。美洲五萬元。謝良牧報告泗水五萬元。後兩平來函云已擔任六萬元。劉芷芬在巴城任籌萬元。文島報告可籌二萬元。香港曾伯諤兄弟九各出萬元。而實際收入。荷屬南洋共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元。二月間英屬南洋、西貢、暹羅五萬元。美洲方面。域多利致公堂三萬三千元。溫哥華致公堂一萬九千元。滿德科埠一萬一千元。金山一萬元。檀香山二千元。紐約二千元。總計爲十五萬九千五百五十元。然據有數可靠者。荷屬南洋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屬南洋四萬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有奇。美洲七萬七千元。共一十五萬七千二百一

十三元餘。暹羅、安南等處因未得材料。無從知其數目。但暹羅之款。以之購械後。尚有千餘元交回。數當不少。據黃胡報告。列支出表共數一十八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元。除一十五萬七千二百一十三元餘有數可稽者外。其餘當出諸暹羅、安南。黃胡之報告書收入數除美洲外未能確。而支出數則一一可據也。至善後各費。則未在此內。

黨人此次舉義。傾全黨之人力財力而來。舉義雖定廣州。計畫則及於長江各省。庚戌十一月。底能會議之後。趙聲即返香港。保存新軍舉義時機。及十二月中旬。黃興自南洋歸。辛亥正月中旬。胡漢民亦至香港。其時長江各省及閩桂日本各同志多到。乃組織統籌部分職任事。衆舉黃興爲統籌部部長。趙聲爲副。內分課。曰調度課。掌運動新舊軍人之事。舉姚雨平爲課長。曰交通課。掌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路交通之事。舉趙聲爲課長。曰儲備課。掌購運器械之事。舉胡毅爲課長。曰編制課。掌草定規則之事。舉陳炯明爲課長。曰秘書課。掌一切文件之事。舉胡漢民爲課長。曰出納課。掌出納財政之事。舉李海雲爲課長。曰調查課。掌伺察敵情之事。舉羅熾揚爲課長。曰總務課。掌其他一切雜務。舉洪承點爲課長。其餘各同志。各以所能分屬於各課。共同努力。更爲表以明之。



統籌部設於香港礮馬地三十五號。各分機關分設各處。實行部設於擺花街。專以製造發難炸彈及準備暗殺之用者。并鑒於累次失敗。皆一機關一部分被破。牽連全部。議定各事由主任人負責。各部之事。不相問亦不相告。俾資慎重。

舉義總計畫。既在會師長江。并專設交通課以主任其事。則第一着江浙皖湘鄂等處。不可不籌設機關。聯絡軍人。以備響應。辛亥年一月六日。譚人鳳至統籌部。亦以此意與趙

黃諸人言曰。南京之事。向謀之矣。若兩湖居中原中樞。得之可以震動全國。控制虜廷。不得則廣東雖爲我有。仍不能以有爲。願加以注意。俾收響應之效。黃趙卽詢以辦法。譚曰。今居正、孫武二人。日夕爲武昌謀。惟缺於資。不能設立機關。以張大其勢力。湖南同志甚多。以缺於資。不能爲進行之部署。誠能予金以分給於兩湖同志。則機關一立。勢力集中。廣東一動。彼卽響應。中原計日而定也。黃趙等諾之。七日。卽以二千金予譚。譚乘輪北行。自上海而武昌而長沙。以六千金予居正。二百金予孫武。俾設機關於漢口租界地。竟爲九月武漢起義之導線。湖南適謝价僧、劉承烈。自日本歸。道其事於同志。同志聞之。極爲熱烈。譚卽以餘款交由曾伯興、謝价僧等。部署一切。事畢。至上海。二月中旬矣。至司江浙皖之交通者。爲鄭贊臣。設辦事機關於上海。據其對譚言。謂下級軍官及各隊兵士。均有接洽。苟時機一至。卽可發動。譚因南下告統籌部。鄭贊臣除由統籌部撥三千元外。用去趙聲選鋒費千餘元。并儲備課購械餘款二千元。廣西方面。則由方君瑛、曾醒、嚴驥、李恢。往來於香港桂林間。持黃興、趙聲書。與在桂軍官方聲濤、耿鶴生、何紱甫、劉建藩、趙正平、楊子明等商響應。以便聯成一氣。

當時廣東各大吏。張鳴岐爲兩廣總督。孚琦爲駐防將軍。李準爲水師提督。張鳴岐雖狡。譎實力不屬。孚琦庸劣無能。惟李準梟鷂狡詐。紀元前四年。旣破巡防營之運動。紀元前二年。又破新軍之舉。我黨人之死於其手者。實繁有徒。故同志僉以爲欲謀大舉。必先殺李準。李準旣殺。則張鳴岐。孚琦無能爲役。遂議先刺殺之。而後舉義。庚戌十二月。適馮憶漢自庇能歸。願任其事。統籌部以其有熱誠。任之。教以布置之方。導以擲彈之法。并以得人相慶。幸。詎馮色厲內荏。言大而誇。屢次推宕。不敢前往。至辛亥正月。黃興告以暗殺之行。不宜於發難時期過近。促之。馮諾而暗返鄉。二月中始出。自云墮水染病。還鄉調理。趙聲怒其游移。面責之。馮若發憤者。再給資予之。臨行復與約曰。最遠不能過廿。屆期卒不敢實行。以致李準不能去。爲此次進行之一大阻力。同時有溫生才者。自南洋歸。恨李準害黨人多。誓殺之。絕不謀之諸同志。三月初十。清大吏悉往燕塘視演飛機。溫生才乃俟之於東門外諮議局對面之茶館。日將暮。見有呵道而來。前後夾以軍隊。氣甚盛。意爲李準。伺轎至。突出手槍擊轎。向內一擊。前後軍隊鳥獸散。轎夫亦委轎而去。溫乃從容再向轎內連發三槍。始知死者爲將軍孚琦。乃向東校場口積厚街而去。守街巡警尾之。沿途

并號集偵緝隊值段巡警數人。將溫逮捕。刑訊悉侃談主義。又斥諸吏不少餒。十七被斬於諮議局前殺孚琦處。以祭孚琦。此舉雖足以褫清吏之魄。同時亦促清吏注意。防範黨人進行。茲將關於此事張鳴岐之電奏。清廷之諭旨。附錄於左。

北京軍械處鈞鑒。午兼署將軍滿洲副都統孚琦被匪槍傷出缺。獲犯溫生才。供訊大概情形。於初十日會同電奏。十三日欽奉電傳諭旨切實研究。務得實情。嚴行懲辦等因。欽此。遵卽督飭緝捕總局司道提犯覆訊。據該犯溫生才供。年四十二歲。實係嘉應州丙村人。素充長隨。因出洋學習工藝。投入孫文革命黨。回華後專持暗殺主義。本月初十日。在燕塘看演飛機。聞知將軍亦到觀看。獨自一人在東門外道旁拔槍向轎連擊四響。不知中傷何處。當卽被獲。不諱。詰以革黨內容。據稱孫文革命如何布置。伊實茫無所知。惟自在南洋聞其演說革命宗旨。甚爲信服。情願犧牲性命。並非與將軍挾有私仇。亦非有人主使。及另有知情同謀之人等語。鳴等提犯親訊無異。查現行律載部民謀殺本屬知府知州知縣。已殺者絞。其非本屬者。依凡人謀殺論。又謀殺人造意者。絞監候等語。部民謀殺非所屬府州縣以上官。律無治罪明文。惟查同治十年。兩江

總督馬新貽被漏網髮匪張文祥刺死。當將該犯張文祥比照大逆問擬凌遲處死。摘心致祭在案。該犯溫生才。身充革黨。戕殺現任將軍。與張文祥情罪相同。但現行刑律凌遲等刑業已刪改。本案欽奉諭旨從嚴懲辦。相應請旨將該犯溫生才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除將本案供招另行咨達查外。謹請代奏。鳴岐謹肅覆。宣統三年三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諫電開。奏旨。張鳴岐等電奏審明戕殺前將軍孚琦之兇犯溫生才請旨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

黨人革命。以主義爲號召。而主義之入民衆。端賴宣傳。此點固黨中隨時隨地注意。而於此次之舉。則尤欲於普通宣傳之外。特別注意軍界。因而有可報之組織。主其事者爲鄒魯。可報之名。取義於諮議局反對廣東開賭投可票之持正派。以掩官吏耳目。時論亦多助之。故一出版。即博各方之同情。宣傳至爲有力。而於軍界特減價號召。實則每日無價贈送。軍界靡然爭閱。無何。清吏知之大懼。又無法阻止。嗣因載溫生才刺清將軍孚琦之事。巡警道乃勒令停版。茲錄巡警道停版論文於左。亦可見當時該報宣傳之一班云。爲嚴諭事。檢閱該報本月十二日雜著一欄。題爲東門外之今昔觀。有云溫生才乎。你

何愚不可及。乃在此多難發生之地。犧牲一生。作地理歷史上之紀念物。曾、左、胡、李。何曾不是英雄。乃必步趨史、徐、後塵。濺血東門。始爲英雄乎等語。夫溫生才不過卑賤之一夫耳。以無意識之舉動。而蹈大逆之罪名。考之於古。則春秋之義。亂賊爲人之所必誅。稽之於今。則暗殺之擾亂治安。不得儕於國事犯之列。生前既無足稱。身死亦不足惜。尙何英雄之可言。乃竟以曾、左、胡、李相況。既屬擬於不倫。卽史、徐一流。似亦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比爲寧武子之愚不可及。尤爲紊亂邪正。顛倒是非。又十七日雜著爲溫生才之短槍推高身分。直云其行事非常流所逮。末一段又云。嗟夫。天地荒晦。怨毒充盈。短槍之聲。劈空而起。察其語意。一若晦盲否塞中。賴有轟烈之舉動也者。末又云。嗚呼。大陸沈沈。戾氣遍於六合。不圖白雲之陬。珠江之湄。竟有溫生才之人。與其人之短槍出。於是溫生才之名以存。而短槍亦借其人以共垂不朽。似此兇人兇氣。該報長言之不足。而詠歎之。表章揄揚。不遺餘力。是何居心。又同日新聞紀載行刺將軍之兇犯。正法有云。記者遊東門。見各新軍過者。無不向之聚觀。觀畢大有憑吊欷歔之概。甚至有流涕者。記者佇立而觀此情形。亦爲之惻然。獨不思該犯身伏國法。死有餘辜。何至

如低徊易水。憑吊夷門。竟足令過客欷歔。途人感泣。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軍人必不出此。乃該記者自言。對此情形。爲之憫惻。豈傷心人別有懷抱耶。抑氣類相感。獨表同情乎。由前之說。不啻重蟬翼於千鈞。由後之說。直欲指鴟梟爲鸞鳳。真所謂大惑不解者也。又查本月十六日。國聞感言欄內。論賣國賊中。有究其原因。則由萬世一系永尊戴神聖尊嚴。不可侵犯之大清皇帝。先不自愛國始。輒贈朋友。不予家奴之言。固流傳人口。不絕於耳。等語。夫此等言論。豈臣人所宜出。且贈友不贈奴之語。出自何人。而據爲典要。該報口不擇言。一至於此。律以詆毀宮廷之罪。其將何辭。即使無檢。偶觸愚諱。而該報提倡不自愛國之說。並以聳人民憤激思亂之心。而資亂黨之口實。其貽禍不可勝言。非僅議論分歧。宗旨不甚純正者比。核與連日所載溫生才新聞雜著。鼓吹暗殺主義。推波助瀾。無所不至。均爲擾害之尤。本道於言論機關。極力維持。藉以開通民智。原不忍過事吹求。惟念責在保衛治安。深恐片紙風傳。一唱百和。際茲事變之後。合官廳與各社會維持之而不足。祇一二人破壞之而有餘。惡莠言之亂政。禁邪說之惑人。法所不容。情非得已。亟宜查照報律。永遠停版。以示懲儆。除諭令該報停版。並

飭由西四區遵照申報外。合就諭飭。諭到該公會即便轉知各報。一體遵照。毋違。特諭。統籌部成立。各部分頭入省進行。如是在省不能不有機關之設立。其中固有辦事聯絡。住人藏軍械製炸藥之不同。要亦不能截然分開。蓋幾無不兼之者。其時設立機關雖有先後不同。然最困難者有二點。即租屋必須担保及有眷屬。如是在海旁西街及育賢坊。先後專設二米店。以爲租屋擔保之用。同時即可將米包藏軍械以爲運械之資。至於眷屬。則除有姊妹妻女者外。即由女同志僞飾家屬。以掩人耳目。即傭婦亦由女同志充之。然機關多而女同志少。則女同志多往來數處。機關多標公館名。尤多爲嫁娶等事。以便借肩禮物。轉運軍械。其時機關至多。各不相知。恐一洩漏。累及他處也。故將搜集所得者。列表於左。其搜集未得者正多。旗下街預備放火之機關九處。只知一處。其他可知。至於臨時寄居借用之店舖旅館。仍不在內。

地

點門

牌性

質所寓之人

小東營

五號

黃興辦事之所

黃興及閩同志林時爽等寓之

大石街

花縣同志聚集所

徐維揚莊漢翹等寓之

蓮塘街

十二號

何克夫劉梅卿等寓之

二牌樓

趙聲之機關

宋玉琳等寓之

長提嘉屬會館

姚雨平所屬

謝恩里

軍隊接洽之所

饒輔廷吳雨蒼廖叔唐等寓之

司後街陳公館

陳炯明辦事所

陳炯明等寓之

牛巷

陳鐵崖等寓之

大北直街

一軍醫學生寓之

仙湖街始平書院

藏軍械之用

鍾秀南等寓之

蓮塘街頭髮店

由港運械至此藏

小北仁安里粵成公司

頭髮店

由港運械至此藏派之機關

陳鏡波等寓之

粵秀里

藏軍械之處

胡寧媛等寓之

西湖街甘家巷

八號

李應生與弟妹寓之

萬福里

一七八號

由港運炸藥軍械安置分派之機關

羅錚及其妻女等寓之

河南溪峽

以外國顏料罐頭夾藏軍械
運省藏此

徐宗漢等寓之

第七甫

可報

宣傳機關并藏械

鄒魯等寓之

廠後街

十一號

製硫黃硝黃烟彈等之機關

李應生等寓之

大馬站

六十五號

此處因收租者爲廣府差役時
來查問故未住人

大東門

廿二號肉行會館
同福堂

特設招待男女同志

謀炸李準之獨憶漢亦寓此

小東門海旁西街

寶豐米店

以爲租機關担保之用并借
米包連軍械

黃中理等寓之

育賢坊

米店

以爲租機關担保之用并借
米包連軍械

梁起等寓之

高等街

瓷業公司

軍隊接洽機關

郭典三郭冠雄等寓之

諮議局

藏炸彈等用

天香街

周增輝等寓之

三眼井

容福里

五號

廣西同志機關

劉古香等寓之

長興里

江家祠

接藏九江轉運到之軍械

西關十六甫

麗真影相店

藏械之處

楊光漢往來之

九眼井

姚雨平之機關

王興中葉挺芬等寓之

小南門

二十四號

姚雨平之機關

仙羊街祥龍里

旗界放火機關

陳達生郭蓮花寓之

河南

但公館

福建黨員機關

吳適劉元棟等寓之

泰泉舊里

林樹巍等寓之

大塘街

軍隊接洽機關

姚右軍等寓之

炸粉街

軍隊接洽機關

羅俊等寓之

司後街

軍隊接洽機關

邱錦芳等寓之

觀音山脚

六十四號

黨人革命。初多注意民軍。進而防營。進而新軍。然大都運動一種。即行舉義。戊申冬。清曾載恬母子死。廣州一役。庚戌新軍之役。雖曾聯新軍防營民軍一致動作。然或未舉義而事洩。或未準備妥而事發。三者聯絡之效。悉未著。此役則特設調度部。以專司軍隊之聯

絡。雖加意注重新軍。而防營民軍等。實未曾稍忽。豫期三者成爲一氣。以奏大效。更於新軍防營民軍之外。加選選鋒。以爲發難領導。此中計畫。甚爲周詳。原冀一舉大定也。茲分述各部之準備於左。

(甲) 新軍之準備

新軍之有革命思想。由來舊矣。紀元前六年。岑春煊爲兩廣總督。忽將陸軍中學改爲速成學校。學生大譁。謂岑居心反覆。當籌對抗。并議電北京軍機處。轉圜其事。時姚雨平肄業校中。獨持異議。謂陸軍中學之改爲速成。非岑意。乃清廷排漢之所爲。電請之。匪惟無效。恐益招忌。不如勉就速成。徐圖他日根本解決。蓋藉是以進其革命詞說也。衆聽之。電請之議遂止。旋風潮亦息。紀元前五年。胡漢民、汪精衛、因黃岡之役。自日本至香港。設立機關。主持黨務。遣張谷山、胡毅等至廣州。與姚雨平聯成一氣。未幾姚雨平、張滌村、劉古香等。因倡革命觸當局之忌。被革退。乃在廣州暗集同志。與朱執信、張伯喬、鄒魯、姚璧樓、吳雨蒼等。聯絡進行。各因所知。分途運動。而陸軍速成學校一二班。虎門講武堂一二班。學兵營一二班之革命分子。均聯爲一氣。其後畢業於陸軍速成者。充當新軍官長。畢業

於講武堂者。充當防營官長。畢業於學兵營者。充當新軍頭目。加以丁未年清吏派黃士龍設模範學兵營。派人至惠州嘉應州及北江徵兵。黨人尤多屈身應募。此學兵畢業後。皆充新軍棚長。新軍之中。因而布滿革命種子。趙聲爲新軍標統。又從而提倡之。新軍之革命思想。遂益蓬勃。戊申春。河口舉義。冬。清酋載恬母子死。均思發動。因或敗或洩而止。庚戌新正舉義失敗。散傷甚多。此次大舉。已以新軍爲骨幹。乃定計畫分三期運動。卽第一期檢核舊有同盟分子實數若干。各員性質若何。分別授以任務。而調查運動始焉。第二期調查該官弁中確有新思想及性質良好者。令其加入同盟會。第三期將日兵性質較好者。亦令其加入同盟。并選其熱心勇敢者爲主動員。每隊至少二十人。發難時聽總司令官指揮。分佔要地。計畫既定。卽爲運動之進行。主其事者爲姚雨平。當時姚及原來陸軍學生劉古香、張六村等。皆被懸賞捕拿。不能露面與軍界接洽。避居於惠愛街古家祠及府學東街劉家祠等處。另設機關五處。由身非軍界而與軍界有關係者任之。一、高第街。郭典三主之。二、大塘街。姚右軍主之。三、炸粉街。羅俊主之。四、司後街。邱錦芳主之。五、謝恩里。吳雨蒼、廖叔唐主之。時軍紀甚嚴。官長兵士。非例假及差遣。不能外出。故聯絡接

洽。以星期日爲最多。往往一日中一機關接洽者多至百數十人。勢不能全引至機關中。故大隊接洽之唯一地點。爲各茶樓與城隍廟。其有較重要之人。須引入機關者。亦必先易外衣。以避耳目。入黨手續。原只簽盟單。此次聯絡軍隊。另每人給一元。令其影相存部。以堅其心。并云統將盟單相片寄存港中總部。實則恐防洩漏。隨收隨焚。其時軍隊中運動甚力者。爲張念雄、何振、賴培基、蘇慎初、李濟民、巫紹光、張谷雲、羅造時、馬雄、張伯洲、吳鐵漢、巴澤憲、梁衛平等。其中李濟民尤爲大膽。時李爲排長。往往授課時借題發揮革命。毫無顧忌。察班中士兵呈激昂時。卽出囊中盟單分發全班。若發講義者。有時則藉野操之名。帶兵士至白雲山或幽避處。圍坐演講革命。於其班中兵士。無一不加盟。卽其同標之加盟者。亦爲全軍冠。蓋李除自運動所部加盟外。更促標同志運動他人加盟也。此新軍之準備也。

(乙) 防營之準備

防營之運動。如戊申黃興之入郭人漳軍隊。已開其端。但當時特注重首領。及後黨人之畢業於陸軍講武堂者。爲防營連排長。加以防營中多會黨。革命黨早於會黨有所聯絡。

如是而巡防革命之空氣濃矣。戊申冬。清酋載恬母子死。謀舉義。趙聲以未復新軍標統職。朱執信以民軍一時未能集合。均祇可響應。不能發難。乃由鄒魯約譚馥以防營首義。屆期之前。嚴國豐遣會黨票於燕塘營中。至謀洩。譚馥、葛謙、嚴國豐先後死之。曾傳範、羅樹滄、錢占榮、黎嬰被捕。其聯絡最力者爲姚璧樓。當票洩後。李準欲窮治。一搜營中有票者十之七八。乃大懼。寢其事。而防營之革命思潮益爲增進。此次大舉運動。加以慎重。其運動方法。(一)選幹練人員運動其畢業於講武堂者。(二)運動其鄰里族戚促其傾心。(三)運動其失意將弁。動以利害。而主其事者爲姚雨平。方運動防營時。其尤致意者。厥惟吳宗禹所統三營。吳蓋李準心腹也。故於三營之中。運動其熱心者與新軍聯同舉義。次者俾作壁上觀。總期防營多一革命分子。即於革命少一障礙。三月二十七日。李準因溫生才之案發生。電調吳宗禹所統三營回省駐靖海門河沿一帶船上。姚雨平親與其哨官溫帶雄、陳輔臣、范秀山、范錦堃、哨長羅燦等商舉義。又運動其營中丘錦芳、羅俊、郭冠雄、曾福山、溫若儂。又因羅俊而運動羅紹雄、王濬匯。此防營之準備也。

(丙) 民軍之準備

鎮南關之役。吾黨舉義失敗。遂決計運動民軍。謀佔廣州。主其事者爲朱執信、胡毅。當是時。民軍首領。番禺有李福林、李雍、李湛、林駒、李田、李伍平。南海有陸領、陸常、陸錦、黎炳球、黎眷。三水有陸蘭清、陸福。順德有譚義、鄭江、張炳、黎義、陳林、劉世傑、梁進標、吳培、黎廣等。先是鎮南關失敗時。李福林適在海防。獻議於孫中山曰。省中軍隊。祇有新軍防營二種。新軍既有同志。向之運動響應。防營素乏戰鬥力。苟與其官長有所聯絡。則發難時彼必中立。不敢戰。誠能率民軍二三千人。借械鬪爲名。集中於附城鄉間。則一鼓可襲下省城。既得省城。其聲勢與財源當較邊地爲愈。孫韙其議。命胡毅偕行。至是各縣民軍。均各於其鄉設立興中會支部。黨員日衆。紀元前四年。有響應防營之約。防營事洩。遂止。至是役。議決由各地挑選先鋒。集於河南大塘附近。襲攻省城。嗣以種種困難。故定順德民軍集中於樂從圩。與省城同時並發。經佛山進攻省城。番禺民軍則集於大水圳附近。以爲響應。此民軍準備也。

(丁) 選鋒之準備

此次大舉。鑒於歷次軍隊民軍發難時生困難。苟非有一部義勇之士。發難領導。實無以

奏圓滿之效。此選鋒所由來也。初定五百人。繼以不足分配。增爲八百人。其選集悉由各主任人。大約黃興所部多閩蜀桂南洋同志。趙聲所部多蘇皖同志。徐維楊所部多北江同志。陳炯明所部多東江同志。黃俠毅所部多東莞同志。閩蘇皖蜀南洋同志。先集香港。臨期進省。北江東莞河南東江附省各同志。多臨時由附近集中到省。此選鋒之準備也。

（戊）警察之準備

警察數不甚多。且分派各街。力分而勢薄。復少軍械。無多實力。惟巡警教練所有學生二百餘人。集之一處。槍枝充足。且有智識。爲所長者。復爲同志夏壽華所統率。故最注意聯絡。以爲發難之助。此巡警之準備也。

（庚）海軍之準備

當時各部均注意計畫。惟海軍遺焉。李海雲乃請命於黃興。任攻海軍。黃許之。給以四千元。因設法由督練公所將全省兵艦及各礮台人員表悉數抄出。復由香港造船廠將各艦管帶礮手在艦住所調查清楚。以爲運動之着手。李海雲以事體大。乃物色同志爲助。初得陸覺生、李箕。繼得鍾某、袁玉雲。相與會商進行。李海雲擬自攜炸彈。冒稱督署委員。

往見四大兵艦之一管帶。威迫其反正。袁玉雲飾侍者備槍同往一艦。覓砲手迫其發砲。攻擊水師公所。另由陸覺生、李箕、鍾某等乘小艇於距兵船稍遠地備接應。如船員畏怖而鳧水逃。則分任運用砲彈。爲陸路助。此海軍之準備也。

（辛）其他

旗界方面。派人預備放火。共有九處。派鄧明德運動督署衛隊。派葉挺芬爲督署號房等。應有盡有。無不分頭準備也。

惠州密邇省城。兼有重兵在。朝夕可應省城之急。革命軍此次舉事。以形勢所在。特爲計畫。曾秀自南洋歸。本擬任之。以無軍事學識。不足以當一面。乃由黃興、趙聲委羅熾揚任其事。姚雨平亦力保之。以羅曾任新軍砲隊排長。庚戌新軍之役。犯難而出者。預算經費五千元。以爲運動會黨并補充槍械之用。羅使陳甫仁入惠聯絡嚴德明。而自帶款項數百往汕購械。繼又電港請五百元。言已定購。需此數立付價。乃自汕歸。僅攜回六響槍數枝。時羅仲霍、曾其光自南洋歸。擬加派至惠任事。羅熾揚不欲。謂二人係欲惠州人包辦惠州事之意。二人則調查羅熾揚有挾妓浪費等事。二月終。熾揚見陳甫仁、嚴德明出港。

則謂運動已成。須身入惠。請補加槍枝。遂給以駁壳十八枝。無烟槍十七枝。九響槍九碼子配足。並支款一千五百元。詎行至澳頭。爲清吏檢查行李。搜出槍枝。陳甫仁、嚴德明等被捕。羅熾揚與謝某逃免。歸港報告。言同時失銀二千三百元。閱二日。嚴德明自磨手逃歸。言搜檢時並無銀兩。并知羅熾揚用去四千餘金。大驚。謂陳甫仁入惠。祇支去二百餘元。嗣羅熾揚匿跡不見。乃責嚴德明與鍾某任其事。另支款二千五百。嚴鍾若操必得之券。二十七鍾出港。請加款數百。謂可多得數百人。并云槍已購定。而未取得。若必二十九發難。惟有縱火憑城之一法。

此次發難之謀。係以軍界爲主。調度處之設。則專司新軍巡防警察之運動。但警察祇任保安。缺乏戰鬪力。防營自舉辦清鄉以來。駐省不常。故仍以新軍爲主幹。然新軍自紀元前二年舉義失敗之後。清吏防範極嚴。所有子彈僅備操時數發之用。故在庇能會議。則決定招集敢死之士五百人爲選鋒。發難于城內。破壞滿清在省之重要行政機關。占領其軍械局。以延新軍。然後可以完全占領省會之計畫。嗣以各方應付。五百人不敷分配。加爲八百餘人。此八百餘人由各同志分頭約集可信者充之。各種統籌已有頭緒。遂於

辛亥三月十日開發難會議於總機關部。列席者數十人。議決十路進攻。計劃於下。

一、黃興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攻總督署。

二、趙聲率蘇皖同志百人攻水師行台。

三、徐維揚、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

四、陳炯明、胡毅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餘人防截旗滿界。及占領歸德大北兩城樓。

五、黃俠毅、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廣中協署兼守大南門。

六、姚雨平率所部百人占領飛來廟攻小北門延新軍入。

七、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馬槽軍械局。

八、張六村率五十人占龍王廟。

九、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砲營。

十、羅仲霍率五十人破壞電信局。

此外加設放火委員。入旗界租屋九處。以備臨時放火。擾其軍心。其總司令則爲趙聲。副之者黃興。會議時。譚人鳳以爲凡此十路。應有一人居中指揮調度之責。不應同告奮。

勇。況八百敢死隊。語言不通。街道不熟。將何從而衝鋒。且合則勢力大。分則力薄。將軍已死。其署與督練公所。警察署無關緊要。往歲之敗。由李準握有重兵。不如炸斃李準。合攻督署。趙聲由城外以新軍合攻爲佳。黃興挽譚入別室曰。此是久定之計畫。同志視吾等之勇怯爲勇怯。毋再持異議。議遂決。

革命軍此次圖粵。三月二十日在港統籌部決定發難計畫之後。加以外省之選鋒到港者。已十得八九。黃興所部川省同志數人。閩省同志十餘人。閩省同志復招選鋒十餘人。南洋安南同志數十人。趙聲所部者悉蘇皖同志。皆已集港。衆議臨時恐不及照料。決定先期集省。二十四五。趙聲所部已半上省。趙聲以在省識之者多。衆泥其早行。港部恐省中無主。乃定黃興廿五日晚輸入省。以主持一切。其時任統領之同志。皆同上省。二十二日。何克夫使區河東至港。陸續率南洋同志來省。劉古香於三月中旬經陸續率桂省同志二十餘人由西江集省。分寓雙門底舊倉巷等處。陳炯明所部集省者亦云有六七十人。姚雨平所部分住九眼井小南門長隄嘉屬會館謝恩里等處。其餘附省如花縣東莞南海順德及東門河南之各部。則令臨時集合省城。至新軍防營民軍警察等。則由主任

人密爲調約。

革命軍向重精神。利用敵械爲多。此次大舉既集海內外同志作全國之計畫。事前并求必勝之道。而有選鋒之組織。暗殺之進行。則槍械炸彈。實爲必要之物。如是預算亦列一大宗焉。原擬買槍六百。後由日本及西貢共購七百八十餘枝。在港購三十餘枝。三者共五萬一千餘元。另發款使主任人自購槍枝者。其費七千餘元。新軍補充子彈費一千。買炸彈藥費至二千五百元。運送費秘密保存費打刀費在外。共用去六萬五千九百餘元。茲分述二者之購運及製造於下。

(甲) 炸彈之製造及密運

此次舉事。在港時設一實行部於擺花街。專製造炸彈。李應生、李沛基、即李援、莊六如、女同志徐宗漢、莊漢翹、卓國興、黃悲漢等任之。及發難期近。移機關於省城甘家巷。製炸彈者爲李應生。彈壳則羅錚購置之。其後喻雲紀、方聲洞二人自日本歸。助其製造。方本學醫。故僞爲在省設藥房。擬向其戚魏瀚商借小汽輪輸運藥品。以免搜查。魏不應。始由同志分運。與軍械同用顏料罐運至溪峽轉運省者爲多。三月初十。吳鏡偕同志五人帶炸

彈乘河南輪由香港至省。抵岸即爲所捕。餘逃免。吳處監禁。至光復始出。初擬製成煙彈及爆發彈五百顆。後以期逼。僅製成三百顆。運於小東營等處爲發難用。運之者劉濟川等。黃興更命東莞同志在鄉煉白刃三百。由黃俠毅運省。以爲發難之用。

(乙) 槍械之購運及分派

此次槍械之購買。日本者、黎仲實司之。駁壳槍五響手槍曲尺槍炸藥爲多。安南者、何呂俠、黃煥司之。駁壳槍曲尺槍爲多。暹羅者、胡毅司之。駁壳槍曲尺槍爲多。香港者、陳子岳、李紀堂司之。駁壳槍曲尺槍至多。除在港者外。運輸至港。仍不易易。自安南運至港者、爲何紹俠、黃煥及法國人某。法國人某。所以送護出口及入港。由暹羅運至港者、爲張梅生。將所帶槍械藏買辦房中。皆得無誤。由日本運港者。第一次共有七響無煙七十五枝。金山大六響四十枝。碼子四千粒。件數最多。計期亦最早到。運之者爲學界同志。香港爲無稅口岸。向無搜查行李。故軍械即謀飾行李帶港。一日洪承點見上海金山船到。忽有檢查行李之事。歸報黃興。黃因電日本。令來者注意。吳玉章正在日本發付此次軍械。遂告之帶槍械來之湖南學生周來蘇。並爲改搭頭等客位。周以爲專使其保衛也。船過門司。

盡投之海。乃船到港。一切無事。械已盡棄。不能不另行加購。運械進省之法。初由胡毅預定飾頭髮轉運。於港在鵝鵝橋設頭髮公司一。在省設公司二。任轉運者常爲陳鏡波。而劉岐山、馬祺、劉濟川亦任其事。其始用小包飾爲頭髮運送子彈凡三次。由少續多。皆妥。頗恃此路。西貢所到之槍。由周之貞、郭漢圖、女同志廣妹等納諸鐵床裝櫃及盆花等。以次運至九江所僞設之醫院。由醫院轉運至省。楊光漢以個人自任運械。初裝巨商乘廣大輪船帶曲尺六枝。藏西關第十甫麗真映相店。繼乃用星州帶來之領事護照乘金山輪船運大帮進省。抵省時海關檢查員驗護照。因護照日久。摺痕深。檢查員持閱卽斷。因謂楊曰。此護照日久無效。楊窘極。卽裝將毆檢查員者。關員西人某詢之。卽誣檢查員毀其護照。乃不檢查而放行。楊乃先將行李寄中西旅店。人夜始運置麗真店。嗣於粵秀街軍械局附近賃一大屋。僞爲結婚。以其嫂呂氏飾主婦。周之貞、郭漢圖、女同志胡寧媛、陳淑子均聚焉。復將麗真之械飾婚具運至此。至三月二十四日。日本之械已陸續到。則由頭髮裝運至省。王鶴鳴、杜鳳書更發明飾顏料罐頭報關運省之法。將械裝好。三月二十六日付寄。廿七日西貢第二次械到。日本之械亦全到。則俱由顏料罐頭裝運。其時各人

早已集省。期亦經定。械到卽應分派。以便至時發難。顏料罐頭報關運者。廿八晚起出。轉運至河南溪峽機關。黃鶴鳴、李應生、莊六如、女同志徐宗漢、卓覺華等。澈夜開罐。復恐聲聞隣人。更以絃唱亂之。中有顏料則混濁水。倒入小溪。溪峽機關亦飾婚事。故廿九日悉飾婚具。將軍械及大刀運至大石街。或由主任人憑黃興條到取。當日由大石街分派至小東營等處。則女同志莊漢翹、何少卿、宋銘黃、徐佩瑤及徐進坤之妻爲多。飾頭髮運至蓮塘街粵成公司者。臨時轉運至始平書院。梁衛平、林雲陔、林樹巍、陸維平、陸耀文等則以皮噫衣箱藏槍其中。由溪峽或第十甫督挑夫運至府學東街長興里江家祠。復轉運至始平書院。托憲兵同志梁繼贊、梁澄波爲之保護。由麗真運至粵秀街之械。廿九日由女同志胡寧媛飾賀喜者乘肩輿藏械其中。畢積等飾僕從數次分運至小東營及始平書院。吳鏡、鄧滔、劉濟、劉梅卿等所運之械。藏於萬福里羅錚寓者。屆時由羅錚之二小女阿練四妹僞爲送禮於戚友送至各機關。羅則或飾工人。或飾伙夫。納槍彈於菜蔬。或裝以餅食盒。飾餅食分送各處。惟陳鏡波所寓粵成公司頭髮店所藏之械。因陳有偵探嫌疑。是日未敢往取。其餘個人運械者。尙有女同志梁綺川、梁梅玉等。由日本運回者。爲林

時爽、何天炯、黎仲實、吳玉章、林覺民、李恢等。當時廣州自溫生才炸孚琦後。加以三月初十吳鏡運炸彈又被拿捕。清吏已加緊戒嚴。兵警日夕或列隊或站崗。嚴重檢查。及三月二十以後。黨人紛集益多。風聲益惡。三月二十四五等日。清吏卽已擬按戶搜查。及二十九日早。謝恩里二牌樓機關被破。事益昭著。軍警尤隨時隨地防察。如臨大敵。然男女黨人之運械派械者。卽在此最嚴緊期中。爭先赴命。忙碌運派。與軍警搜巡之汲汲遑遑相等。而抑若行所無事者。其一種爲主義而革命之熱烈。實不知利害死生爲何事也。

革命軍自港設統籌部後。原議三月十五發難。其後因美洲之款未能到齊。荷屬一萬五千元亦到於二十以後。所有各械購自日本安南者。多數尙未能到。加以溫生才刺孚琦事件發生。清吏戒嚴特甚。欲俟其防備稍懈。俾易着手。然此次舉義以新軍爲骨幹。新軍有四月初旬二標退伍之確訊。則時期至遲亦祇能限於三月底。乃溫生才事發生後。防範嚴密。偵探四出。旗界尤甚。至按戶查詰。所租旗界放火之屋。被迫遷出者。已有四處。南洋因籌款之故。風聲早露。效忠於清室之保皇黨。已有報告到粵。清廷亦電令粵吏嚴防。黨人之進行。固亦因此而遲滯。各事已妥。時期已迫。黃興於二十五日上省。總持一切。其

時省中同志已決定二十八日發難。及黃興入省。乃改定二十九日。預計日本安南之械。此日方能運到分配。不能不展緩一日。其次則各路選鋒齊集廣州。若過遲延。非特四月初有新軍二標退伍之訊。即機關秘密亦恐難保。經費支持亦恐不繼。此中既不能速。又不能遲之間。消息至微。所以決定三月廿九日也。黃興至省之後。尙留港之黨人。原定二十六七兩日悉數上省。時黃以風聲過緊。乃電阻其來。何克夫亦派人至河南。囑李雁南暫行解散各人。以避耳目。并囑區河東等數人聽候調動。集省之同志亦有返港者。廿六夜。胡漢民得黃興電曰。『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港中同志皆相顧失色。會議事機危迫。總宜孤注一擲。是夜有仍進省者。有暫留港者。二十七日。張鳴岐、李準調巡防二營回省。以三哨助守龍王廟高地。胡毅謂黃興曰。此必有奸細混跡黨中。爲敵偵探。以余所聞。陳鏡波其一也。今敵已有備。應行改期。陳炯明及趙聲之代表宋玉琳和之。姚雨平反對之。仍持二十九日發難之議。但要求發槍五百爲選鋒及補助新軍用。此時接收之槍不過七十餘枝。顏料罐頭大幫槍尙未取出。未敢作爲必得之數。原定若發難時。槍枝有意外。則將原定分配之數。分別酌減。即使顏料罐頭之大幫槍械全到。亦不過七百餘枝。何

能給姚五百枝。及得報新軍二標兵士之槍被收。此標實新軍之中堅。姚聞之亦不敢固持其說。黃興見各部如此。所謂改期。無異解散。乃至痛心。即決以一人死拚李準以謝海外同志。而令各部速予退散。免被搜捕。當與宋玉琳洪承點商令趙聲部先返港。餘亦陸續退出。一面保全所有槍枝。留爲後起者之用。此議一出。各部合前後退去省者三百餘人。孰意各人散後。林時爽、喻紀雲到黃興處。謂河南巡官四川人向喻報告。四五日前已有搜索戶口之札。旦夕必行。似此則不特不能改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黃以二人已決心。乃欲集三四十人攻督署。以殺張鳴岐。議亦決。廿八日陳炯明、姚雨平偕到黃興處報告。謂調來順德三營內多同志。其哨官十人而八同志。餘二則一中立一反對。現泊天字碼頭。即欲乘機起事。姚陳復親往商。未幾即還報謂各人已決心。當即密電港。仍定二十九日發難。促同志上省。蓋此防營三營若能反正。不患其餘防營不降。且有新軍之大力爲後盾。巡警教練所學生二百餘復決心相助。槍彈足用。有此數者。事儘可爲。二十八晚胡漢民復得黃興電云。「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蓋即令黨員悉來之隱語。由港至省之夜輪已開。時在港尙有槍二百餘枝。趙聲主張率同志帶往上岸。若被檢查。即開槍攻

擊。胡漢民、譚人鳳等。以爲與省部無接頭。恐誤事。阻之。但計在港尙有三百餘人。且多數無辦。省港早輪祇一艘來往。晚則有數艘來往。若悉在二十九日早船上省。恐不便登岸。故定以少數乘早輪上省。多數乘夜船上省。一面電省請展緩一日。并推譚人鳳、林直勉等二十九早上省。向省部陳述。趙聲、胡漢民因識之者多。決定二十九夜輪上省。已定早輪上省之人。全體不眠以候。至天明到輪。已無隙地。宋教仁、何天炯、呂天民、何克夫、黃一歐及福建安南與趙聲一部之同志。均乘此船。舉目四顧。悉是黨員。各皆默然會意而已。陳炯明因據港請緩之電。至昭平書院告胡毅。謂改期三十。二十九日并以趙聲未到。親請黃興如港電展緩一日。胡毅於二十九日下午三時許據人報告。謂黃興對於港中展緩之電。若官兵不入屋搜捕。彼當相機以待衆。因而阻選鋒進城。但譚人鳳由港至省。見黃興述港中同志意請展緩一日之時。黃興已束裝待發矣。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午後四時也。

三月二十九日之舉義期決定。黃興一面電港促黨員進省。時以各部未能如計畫妥辦。敵情亦有變化。加以發難日期之更改。黨員退出省城者亦多。乃將初十決定十路進攻。

之計畫。臨時爲之改變。(一)黃興攻兩廣總督署。(二)姚雨平攻小北門。佔飛來廟並延防營及新軍進城。(三)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四)胡毅以二十餘人守大南門。趙聲所部則以二十九日早輪雖有數十人上省。但未至其代表宋健侯處。故未能獨當一面。并預定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一齊發動。是晨黃興致絕筆書於南洋同志。其致鄧澤如曰。澤如先生大鑒。事冗未獲時通音問。罪甚罪甚。本日親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欸項清冊。雖細數亦有登記。當先寄呈公埠宣布。次荷屬。次南北美洲各埠。無論成敗。俾共曉然。此次之欸。涓滴歸公。弟等不才。預備或有未周。用途卽因之不當。負咎殊深。所冀漢族有幸。一舉獲捷。否雖寸磔吾軀。亦不足以蔽罪。惟此心公明。足以對諸公耳。絕筆。弟黃興頓。

其致培臣、源水、孝章、應章、四人絕命書曰。

事冗無暇通候。罪過罪過。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卽頌籌安。弟黃興頓。

發難之時間已定。并預派象牙印黑鐵夜光錶於選鋒隊。以爲信守及準時之用。選鋒黨

員并每人派一元藏身應用。發難以白巾纏臂爲誌。吹螺角爲號。足着黑面樹膠鞋。黃興任攻督署。所部爲四川福建花縣華僑黨員。出發分二部。一部蓮塘街吳公館三十餘人。四川華僑各半。一部在小東營。約一百三十餘人。福建花縣華僑及其他黨員均屬之。分作二隊。一攻督署之衛隊。林時爽主之。一攻督署之正門。何克夫主之。在省黨員二十九日上午已集小東營黃興寓。二十九早輪到省之福建華僑黨員亦船到。即集小東營。花縣黨員則二十九晨由徐維揚統率。攜械到三華店前之搭脚。候車出發。九時餘莫紀彭由省到爲述省中戒備情形。乃卸械徒手乘午車赴省。由熟路程者或三或五率入城隍廟。由徐進坤再率至小東營。四時餘黃興即集衆激昂陳詞。衆益鼓舞。即給大餅一個。毛巾一方及槍械炸彈。立時裝束。羅仲霍本有十人任毀電信局。李文甫原任五十人攻石馬槽。因二十七日得令退出。至是隻身附入。朱執信本任他務。適到。即剪去長衫下截加入。阻之不可。譚人鳳由港至。見黃興束裝已妥。正發子彈。請休息接談。不聽。再據香港各情告之。請緩一日。黃興頓足曰。老先生。毋亂我軍心。譚乃整裝加入。向黃興索槍。黃婉言曰。先生年老。後事尙須人辦。此是決死隊。愿毋往。譚怒曰。君等敢死。鳳獨怕死耶。黃不得

已。乃以兩槍相授。譚誤觸槍機。砰然一聲。黃將槍奪去。曰。先生不行。先生不行。時譚已鬚髮蒼白矣。譚無奈還之。至五時三十分鐘。由黃興率隊向兩廣總督署進攻。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鐘。黃興率革命軍舉義廣州。由小東營進攻清兩廣總督署。黨人皆臂纏白巾。足着黑面樹膠鞋。手執槍械炸彈。司號者手執螺角。爲林時爽、何克夫、劉梅卿及○○○四人。一時嗚嗚聲動。風起雲湧。直撲而前。途遇警察。皆槍殺之。疾行入督署。見衛隊。卽曰。我輩爲中國人吐氣。汝等亦中國人。若贊成請舉手。衛隊不悟。革命軍槍彈並發。號角大鳴。殺其衛隊管帶金振邦。破入督署。直冲入二門。二門有兵八九。聞聲走避而退入兩廡及大堂之衛隊。則憑欄倚柱以狙擊。杜鳳書、黃鶴鳴爲大堂伏狙之衛兵所擊死之。黃興由大柱後還槍傷其一。餘被截擊。入署不能出。棄槍請降。求爲引導。如是直入內進。黃興、林時爽、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分頭親行遍索。渺無一人。惟見衣架長衣數件。茶碗數具。水烟筒猶熱。其時張鳴岐等會司道於署中。正議防範事。聞警。穿後壁入某押。轉入水師行台。黃興擬在督署舉火。號召各方。欲覓放火材料。如書籍文件之類。悉不可得。蓋張早得探報有備也。黃興乃以火種置於床架上而後出。出後火光

融融矣。其時死於署內者。尙有徐廣滔、徐進煥、徐禮明、徐臨端。死於署外者。有曾日全。及出至東轅門。遇李準調其衛隊親兵大隊迎頭衝來。林時爽尙聞趙聲言李部下有同志。遂突前招撫。高呼曰。我等皆漢人。當同心戮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用打。不用打。言未畢。彈中腦。立仆。是日林身服黃斜衣服。右手持槍。左手執號筒。劉元棟彈中太陽穴。林尹民彈中胸部。均死焉。其餘死者尙有餘人。黃興亦中傷。右手斷兩指。時黃興就所部分爲三路。以徐維揚率花縣數十人。出小北門。擬與新軍接應。以川閩及南洋同志往攻督練公所。黃興自率方聲洞、羅仲霍、朱執信、何克夫、李子奎、鄭坤等十人。出大南門。擬與防營接應。黃興與方聲洞行最先。遇防營數百於雙門底。見其無相應之臂號。且舉槍相向。方乃發手槍。斃其哨官溫帶雄。黃興且戰且前。四顧所部。不見一人。乃以肩撞破一洋貨店門板。入之。從內出兩槍。左右射擊。中防營七八人。防營退却。聞彼營中傳語。往保護提署。實則此次雙門底黃興等所遇之防營。即順德調回之三營。約定接濟發難者。其先行之一營哨官爲溫帶雄。哨長爲陳輔臣。實黨人之最熱心者。其哨中黨人尤多。約定城內起事。該哨即借拱衛之名。直至水師行台擒李準。因欲達此作用。決定未至水師行台前。不

掛白布。以免入城及進提署之礙。溫陳得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發難之命。即於下午四時許同入城購白手巾三百方。分給各兵士。僞云賞賜。傳令晚餐提早半時。餐畢。即聞警訊。溫即下令整隊入城。并告陳以擒李計畫。陳乃以親信兵士十餘人衛溫。適李準令該哨入城攻黨人。溫聽悉。即令扣留傳命之人。並大呼天授機緣。使吾黨成功。立命全隊整裝。即入。溫持刀在前。陳殿後。至雙門底。猝見短衣臂纏白巾者十餘人。由此直趨而來。知爲黨人。溫即口呼兄弟。隊中亦有十餘人呼兄弟勿走者。孰意方聲洞見。無臂號。且認爲舉槍相向。發槍擊去。溫爲首立倒。隊兵陸續死者十餘人。陳伏地匍逃於方言學堂。隊兵亦散。彼此誤會。遂至黨人自相殺傷。否則轉敗爲勝。亦左券可操者。蓋由此役爲嚴密計。各部之事不相問。亦不相告。所至。惜哉痛哉。何克夫、李子奎、鄭坤。隨黃興出大南門。至衛邊街。即已衝散。三人由觀蓮街出流水井。在觀蓮街遇中協何品璋。李子奎擊之。各分頭走。至寺前街。遇防營約百人。三人與戰。未幾。李中彈。猶鼓勇出大南門。至高第街而死。徐國泰、華金元、阮德三。由攻督署後轉戰。至雙門底。華金元、阮德三陣亡。徐國泰受傷。被執。劉梅卿、馬侶及川閩同志。由黃興攻督署後。派往攻督練公所者。至蓮塘街遇黨員一隊。

與防軍正酣戰。遂加入共同作戰。蓋此隊爲蓮塘街吳公館出發之黨人。其任務係攻督練公所及蓮塘街口。堵截觀音山龍王廟之防營救督署者。至五時三十分鐘。喻培倫、饒國樑、熊克武、余濟堂、但懋辛、羅允等。整隊而出。至蓮塘街口即與敵遇。奮戰。及劉梅卿等由攻督署殺出加入共戰。至夜九時。折至大石街。又與敵戰。卒以衆寡懸絕。隨戰隨走。馬侶在小石街陣亡。饒國樑至大北門。遇敵迷途。誤入敵營。被執。餘出小北門。與旗兵警察遇。又戰。時已深夜。遂各散失。羅允至虹橋。又遇敵。相持二時。彈盡逃走。

由黃興攻督署。後派赴小北門接應新軍之徐維揚及花縣黨員。未幾見敵分頭來。徐維揚急遣徐滿凌等至洛城街以拒觀音山之敵。徐維揚則率黨員向司後街拒水師行台之敵。徐滿凌等至德宣街口與敵遇。乃巷戰於蓮塘街。江繼復當先衝敵。不顧身。陣亡。時敵居高臨下。勢難仰攻。徐滿凌等乃入蓮塘街轉大石街之機關部。會同莫紀彭等攀登屋瓦向觀音山射擊。久而不克。擬退去。徐滿凌等初至省。不辨路途。莫紀彭任先導。無何燈息相失。遇擊柝者。丐其引至小北門。擊柝者不北而南。反引至倉邊街。與防營遇。徐等且戰且走。李德山亦由攻督署戰退。合焉。及小北門高陽里口。復有大隊防營至。乃入源

盛米店。屯米囊作壘。與敵死拒。支持一日夜。彈垂罄。張鳴岐下令燒街。店前又爲敵燒。乃越後垣而出。是役也。徐燿成、徐培添、徐日培死焉。徐容九則受重傷至家而歿。李德山、徐滿凌被捕。不屈死。餘人出險。不復成隊。後徐茂振、徐茂均、徐茂燎、徐金鑑四人。至二牌樓之莘慶里。復爲敵圍。一日夜不食。乃取人泔米之水以充腹。徐茂燎因中彈而死。餘越牆而走。徐維揚率黨員至司後街應敵。敵由新豐街正南街紛至。奮勇與戰。徐允潛、徐佩旒等在前。陳鎮廬、徐滿樞等在後。手槍炸彈齊發。徐允潛、陳鎮廬雖炸傷。弗顧。敵乃退保水師行台。徐等乃折入小東營。由都府街錦榮街二牌樓環攻之。敵垂敗矣。而援軍至。乃突圍出。陳鎮廬、徐振益、陳洪基、徐紀垣、徐滿樞先後被執。後均保出。奇矣。徐維揚退後。遇李文甫等。乃謀會襲飛來廟。奪彈庫。不克。徐佩旒、徐廉輝傷焉。乃退。李文甫率數人。由北校場向東南去。後李被執死之。徐維揚越山至三元里。僅餘徐佩旒、徐廉輝、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應安、徐懷波七人。乃囑徐佩旒六人扶傷歸里。而與徐懷波返城西。乃徐佩旒等六人至高唐火車站。與清兵遇。此時彈盡人傷。不能再戰。急將槍棄水中。已爲所覺。遂均被執。送至水師行台。後悉就義。此役之受傷者。尙有朱執信、歐陽俊、王振國、嚴驥等。仙

湖街始平書院炸彈轟發。軍警圍之。陳潮從內擲炸彈傷其數人。已亦殉焉。

當二十九日舉義時。將原定十路進攻計畫。改爲四路。同時并由新軍防營民軍等接應。一面放火以亂敵人軍心。孰意自黃興所部按時間按計畫發難外。胡毅所部初本合東莞黨員有百五十人。因二十七有改期之議。遂遣之退。二十八晚由朱執信馳往某鄉測度其情。不及復來。乃由其擇陳炯明所部二十人守大南門。詎臨時胡毅謂與陳炯明所部言語不通。請陳炯明另行派人指揮。復誤信改期之報。親至大水圳阻所部入城。及見火起。再集所得百數十人往助。得報東門已閉。已不及矣。因胡毅任守大南門之責。故派駁壳槍亦多。否則加入黃興所部。亦可加增戰鬪力。（黃興所部只駁壳槍三枝。馬侶何克夫、劉梅卿各攜其一。）陳炯明始任攻巡警教練所。其所屬爲馬育航、陳達生、鍾秀南、陳其尤、馬時輝等。已到選鋒有七八十人。及聞胡毅讓回其部下二十人。則謂以全衆守大南門。後則並大南門而未守。姚雨平領去三千五百元自購槍枝。當日復由女同志收到子彈三千餘。所部選鋒多已藏於小北門內附近織布房一帶。頭目則在嘉屬會館候槍彈。姚雨平二十九日上午疊遣吳雨蒼、郭典三持黃興條往始平書院領槍枝炸彈。不

獲。姚雨平正在嘉屬會館調集新軍防營選鋒主要人授發難方略。見此乃急同郭典三、黃嵩南、邱錦芳進城。晤黃興。由黃興令陳其尤偕往始平書院領取。姚等親裝夾內雇肩輿四乘。抬出至歸德門。則事發城閉。仍將槍彈置回始平書院。僅各取槍一枝。到雙門底。冀與所約防營接應。然已敗散。各選鋒在嘉屬會館者。以姚雨平不回。未發槍械。一無所動。至新軍自子彈刺刀被收後。已無自動能力。擔任發難者。原定到嘉屬會館領少數手槍炸彈。俾得奪軍械局取子彈應用。及姚雨平進城不獲出。遂束手作壁上觀。至防營方面。由順德調回之吳宗禹三營駐天字碼頭者。溫帶雄率隊入應。及雙門底。溫被擊斃。遂星散。各處放火機關。火亦不舉。只見黃興所率百餘健兒。橫直衝突。與督署之烈焰融融相應而已。設當時各部能如計而悉起。清吏實莫如何。新軍能由北入。防營不致誤會。則清兵孰能抵抗。蓋革命軍舉義風聲洩露之後。敵膽早寒。加以炸彈之烈。黨人之衆。尤爲清吏談之而色變。故平時已競慄萬分。事起旗兵皆棄城不守也。

黃興攻督署敗退後。是夜張鳴岐即電奏清廷云。

北京軍機處均鑒。粵省自孚琦被刺後。即聞香港亂黨。有潛圖來省起事之說。當與水

提李準及各文武會商。廣派偵探。酌調防營來省。密爲防範。近旬日來。迭據水陸兵船營汛。搜獲私運軍火數起。並由巡警道拿獲匪黨九名。正在訊研。詎本日五點鐘。突有亂匪多人。懷挾手槍。擁至督署。拋擲炸彈轟擊。歧督飭衛隊。極力抵禦。一面飛調防營援救。無如衛隊人數寥寥。管帶金振邦中彈陣亡。各兵亦有死傷。且炸彈著處。火即延燒。因移駐毗鄰之水師提督行署。會同李準督飭防營。分途扼守圍捕。旋據各營稟報。生擒及槍斃匪黨數十名。奪獲手槍炸彈多件。訊據匪黨供稱。該股共二百餘人。本在香港及省外。分搭輪船火車。陸續來省取齊。直往督署轟擊等語。詰以此外有無黨羽。堅不供認。當轟擊督署時。另有一般往劫軍械庫。日前已派重兵駐守。匪往撲時。當即擊退。此外各衙署局所。大清交通銀行造幣分廠。均經分派兵營守護。未被擾害。目下餘匪四處竄匿。已閉城嚴搜。俟天明後。當不能漏網。新軍全駐城外。日前聞匪徒有煽惑勾串之謠。經飭該協官長等。密爲防範。城中事起後。詢據該協統電覆。尙無騷動。其餘城內外各處。亦未見有另股起事。至匪徒前往督署轟擊。均係改服洋裝。乘坐肩輿。輿夫亦皆係匪徒。是以沿街巡警。均未覺察。此次衙署被匪轟燬。實係事出倉卒。調

兵不及。並非各文武不力爲救護。情尙可原。惟鳴岐事前布置多疏。咎無可諉。應請旨嚴加議處。此外各文武。現正踴躍用命。搜捕匪徒。擬懇大恩。概免置議。以策後效。除詳細情形續奏外。僅先電陳。再沙面領事洋商。早經派有專營及兵輪保護。幸未被擾。城內外商民。亦尙無被匪搶掠之事。合併陳明。乞代奏。

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舉義決定後。卽通令惠州及附省各隊伍三十日響應。屆期惠州等處悉未發動。惟順德民軍集樂從圩者。於三十日依期豎旗舉事。計數百人。佔樂從團練分局爲兵營。奪其槍彈。樂從巡警不敵。紛紛逃匿。四月初一日佔鷺溪公局。奪其槍械。聲威大震。是晚江固江鞏兩艦。自省河至。用探海燈照射。民軍漸退。初二日下午。由樂從圩河取道瀾石灣。進窺佛山。方半渡。江固江鞏兩艦發砲轟擊。民軍被擊斃者百餘名。紛紛落水。傷海軍五名。折其無線電天線一條。卒以衆寡不敵。退淺水河灣。兵艦以水淺不能前襲。我軍三百人。遂直進佛山。分一隊攻入正埠。由碼頭撲攻。焚燬都司署。並炸燬警卡。嗣因兵艦發砲。退出鎮外。至通濟橋遇防營。初防營駐於蜘蛛山贊冀誠善堂。方用膳。我軍猝至。斃其管帶馬惠中及防勇二十七名。燬其善堂。防勇退緝犁嘴（即分署前）路。

軍而險。民軍不能進。退守通濟橋對面山崗。適大雨。向各店購籐笠及床板。均償其原價。有店主某不取償。同志云。不取償。不敢借用。遂冒雨去。軍紀之嚴。舉止文明。佛山之人。至今猶樂道其事。初三日下午。李準大軍至。民軍不敵。遂退。分散各處。順屬之容奇、桂州、龍江、龍山、甘竹、馬寧、南海屬之九江等處。亦紛起。均被卽擊散。茲將李準通電錄後。

省城亂平後。外匪知事洩。東竄順德樂從墟。豎旗起事。聚有千餘人。準聞報。迅調營勇兵輪往剿。卽日接仗。傷斃匪黨多名。匪黨竄佛山。經防營實力迎擊。管帶馬惠中陣亡。復擊斃匪黨多名。匪遂零星紛竄。同時順屬之容奇、桂州、龍江、龍山、甘竹、馬寧、南海屬之九江等處。有會匪揚榜招人起事。四處響應。勢甚危急。初二日。卽派吳宗禹帶隊星夜馳往剿辦。頃接稟報。各處響應匪徒。聞省亂大定。已竄不能成股。不至釀成巨禍。惠潮雖有起事之謠。昨會粵督。請調軍艦來粵。巡惠潮洋面。海軍部已允派五艘。西軍日內亦可到數營。足資鎮攝。現尙分飭各營嚴密防剿。人心安定如常。云云。

舉義既敗。清吏以黨人多。伏民居。乃肆行搜索。李準且照會各國領事。得以所部水巡搜檢港澳各輪。令其叢泊白鵝潭。繞以兵艦。見穿短衣者。均不予登岸。港澳各輪既不得依

時行駛。三水廣九鐵路亦同時停車。并下令拿無辯者。沿江及永漢路一帶。行人有爲西裝狀或無辯者。卽加逮捕。誤拿者多。而黨員之短裝無辯及已受傷者。亦遂無幸。然皆爲主義犧牲。甘死如飴。無少屈者。茲併搜得清吏訊黨人之供詞。記錄於左。亦足見諸先烈之精神矣。

林覺民被執。張鳴岐、李準等親訊之。烈士侃侃而談。綜論世界大勢。各國情事。張李爲之心折。烈士初坐地。至是張李命去鐐扣。延坐堂上。假以筆墨。烈士縱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書至激烈處。解衣磅礴。以手捶胸。若不復忍書者。書罷一紙。李持與張閱。更書第二紙。臨筆稍爲停頓。狀似欲嘔。猶恐污地。未遽吐。李親持唾盂近前。始吐。奉以茶煙。猶起鞠躬爲禮。供畢。又在堂上演說。至時局悲處。捶胸頓足。勸清吏洗心革面。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始能使國家安強。漢族鞏結。則吾死瞑目矣。繫數日。勺飲不入口。棄市之時。俯仰自如。色不少變。

龐雄供詞云。雄別字甦漢。年二十一歲。吳川縣人。前數年曾去香港。有友人介紹認識張國魂、陳國華、李漢英、王子材、陳雲仙等五人。時相往來。大家談起革命理由。都是志同道

合。因此入黨。前曾回鄉運動多人附合。去年剪去辮髮。本年二月。我來省城。住在海珠酒店。欲考入法政學堂。藉以聯絡同志。將來起事。亦可幫手。月底時。接得王子才等之信。說此二三中。即要起事。孫文已在外洋運有軍火炸彈。陸續分幫寄來。屆時黃興必來省城。指揮各事。軍火亦由他給發。三月中旬。由張國魂帶我至小東營公館內。見過同志諸人。尚有數處。未曾到過。後因同黨敗類。作官場偵探。其人即陳鏡波。衆人稱說。深恐敗露。故約於本月二十九日下午起事。小東營處一部擔任焚攻督署。並聞有夥黨等去佔龍王廟營盤。我路徑不甚熟識。李漢英繪一簡明小圖。與我隨帶身上。以免走錯路徑。至二十九日午間。復到小東營會齊。我帶的無煙手槍一枝。碼子百顆。炸彈一個。纏帶白毛巾一條。隨到督署。一齊擁入。胆大體壯者先入三堂之內。我在二堂內攻打。後見官兵來到。各黨員始分投四散。我復到龍王廟幫打。隨又分散。次早到督署前。看其昨夜焚燒情形。見打死同黨數人。歎惜之際。官兵見我無辮。即被拏獲。

陳可鈞被獲。清委員詰之曰。廣東本非重要之地。奚必在此紛擾。烈士曰。舉事他省。或爲流寇所乘。惟舉事廣東。庶幾可免。清委員譏其白面書生。何苦爲逆以自殘。烈士勃然怒。

厲聲叱曰。爾以此舉爲壯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以喚醒同胞。繼志而起。願足矣。爾等利祿薰心。血液已冷。烏能知此。清委員以其倔强。不復問。赴市時。言笑自若。引頸就戮。李德山臨刑。監斬吏語其輕生。則厲聲罵曰。大丈夫爲國捐軀。分內事也。我豈不能致富貴者。特不能如汝輩認賊作父。不知羞恥耳。

李雁南門官詢其顛末。則慷慨陳述。且歎曰。恨我身被二創。不復能戰。雖然。今以往。不數年。必亡國。不百年。必亡種。生亦奚益。問官駭之。烈士曰。爾輩甘爲奴隸。言詎足撓吾志。言畢。求速死。清吏命警兵以槍擊之。烈士蹶然起。自赴營內空地。告警兵曰。請彈從口下。卽張口飲彈而死。

饒國樑初受訊時。請速死。問官曰。使人知中國革命價值。不更勝一籌乎。乃慷慨陳詞。洋洋千言。詞曰。饒國樑號少峯。年三十二歲。四川大足縣人。在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宣統元年。至雲南謀差。不遇。至奉天。陳統制處求差。又不遇。回上海。任中國公學舍監。復回雲南。路經香港。與黃興相識。語及政治革命事。黃曰。中國積弱久矣。清廷曾宣布立憲。而不能實行。時至今日。環伺四鄰之列強。將實行瓜分中國。中國四萬萬同胞。可不起而團

結以改良政治。洗除惡習。恢復漢族乎。余是其言。遂入黨。旋赴雲南。居數月。本年正月。接黃興信。令同陳汝環等六人至香港。及二月至。與黃會。胡漢民、胡毅均在焉。黃曰。今時局危急。我輩所抱政治革命宗旨。不能不速於實行。首領孫文。已在外洋將鎗碼炸彈運回香港。我輩又聯絡著名綠林豪客。進行甚速。故同志晉省者亦多。雖曾用去之款已十數萬。而外洋及香港。尙存基本金多萬。經濟一項。可無問題。蓋黃爲總司令。財政軍火。均其所管。趙聲係前新軍標統。胡漢民係廣東人。勢力亦與相等。至於人數。不知多寡。惟廣東、廣西、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安徽、河南、四川、雲南、福建、十一省。均有之。黃隨發給軍火於我等。潛帶至省。旋黃亦至。趙聲、胡漢民仍駐香港。司接應。我等初至省時。住城外名利棧。嗣租蓮塘街吳公館。卽遷居之。前數日又有廣東人數名至。同居焉。黃興則居小東營朝議第。各黨人分住數處。不能盡知。亦多有不相識者。惟聞先後至者。有六七百人之多。趙聲原擬三月三十日及四月初一二日起事。後聞有人洩其事於清吏。清吏因是戒嚴。二十八日商議退回香港。黃興不肯。以辦事不成。恐爲國人取笑。逼得於二十九早定議。卽於下午起事。每人纏帶白毛巾一條。以作暗記。用喇叭以作軍令。黃興帶七十餘人。焚攻督

署我等二十餘人。擔任在蓮塘街口。堵截官兵。並約黃興等攻督署回時。即同往攻龍王廟。佔據營盤。至五時。黃興等一股已往攻督署。我等二十餘人。聞礮聲。遂在蓮塘口與官軍戰。以炸彈擊之。俾不能往救督署。相持許久。見官兵愈多。黨人始行敗散。我等退至大北門。擬出城。又遇官軍。因不知路徑。誤進營盤中。官軍以槍相向。我亦開槍。忽手受傷。遂被獲。烈士供畢。旋即遇害。

宋玉琳被嚴訊數次。供起事時。黃興主張即時進攻。提出三大理由。(甲)前次革黨屢經失敗。今既全力來。若心存畏蒞。實無面目久羈省城。(乙)此次冒險運送軍械。所費不貲。若解散則難再運出。經濟部員必疑誑騙。斷送將來糧台。(丙)軍人性質有進無退。既奉命令來粵進攻。若不戰而退。則如軍令何。如鄰國訕笑。何當時問官及觀審者。無不動容。又供革軍敗時。司令部即發緊急命令。不准多放火器。危害商民生命財產。自保救國吊民之名譽云。

羅仲霍將就刑。猶於南海縣署鼓吹革命。視死如歸。清吏驚歎。

喻培倫訊時。自認爲王光明。王光明者四川語。無是公也。述其製炸彈之精及革命宗旨。

對問官曰。學術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殺不了。

饒輔廷研訊數次。施慘刑。不吐實。且責清吏以大義。四月八日被害。

陳更新清吏見其少年貌美。謂之曰。子年尙少。何故倡亂。自貽伊戚。烈士厲聲叱曰。同胞夢夢。起義所以醒之也。奚謂倡亂。殺身成仁。古有明訓。爾曹鼠耳。奚知大義。今既見獲。請速死我。

程良受訊。李準誘其招供。烈士詈曰。余與滿奴。無可言者。問其事。不答。問其姓氏里居。亦不答。當日謂有啞黨人就義者。良也。

此外石經武、李文甫、陳與樂、周增、羅坤等。均從容就義。另有陳甫仁在澳頭運槍爲大鵬都司所捕。嗣并連帶捕去同黨嚴確廷（據供名）由惠州提督秦炳直解省獄中。二十九晚聞事起。陳大呼同胞數聲。爲守者所聞。告知清吏。立被殺。

有黨員供韋雲卿者。不識其真姓名。其供詞至激昂。茲附錄於左。

韋雲卿供。年三十八歲。廣西南寧人。向做生理度日。隨往暹羅。宣統元年。在安南聽孫文演說革命道理。我猶如大夢驚醒。頓悟人民責任。是不可稍緩。遂投入革黨。由孫文給銀

二百兩。囑回中國運動。前在外洋入會運動黨員主意。上等者主管文墨計畫各事。中等者有氣力擔認戰爭。本年三月。在安南書報社收到廣東省城夥黨來信。約期四月初一日在省會齊。攻毀制台衙門。信內即糾約同志十餘人。於三月初十日由安南內渡。二十七日在香港。聞同志劉梅卿云。恐事機洩漏。或早一二日亦未可定。遂於二十九日附輪回省。即到離督署相近的地方。領取軍械。是日見身帶白布者。即知係會內同志。我以今日身既許國。精神更壯。起行時先鋒隊黃興領衆同志已攻入督署。聞身穿藍色彩的。已在署內被槍轟斃。我係二隊。即入衙內接應。與頭門衛隊爭戰。攻入上房。拋擲炸彈。未幾火起。遂即逃出。同志多被官兵轟斃。眼見約有五六人。至督署右旁橫街。撞遇官兵。互相轟擊。且戰且退。沿途大夥見官兵追至。陸續衝散。走到狀元橋地方。見官兵相迫太甚。即闖入米店抗拒。時約有二三十人。悉竭力放槍拋擲炸彈。官兵受傷多少。不得而知。後見火起。知不能守。即撞牆逃鄰小屋。當被官兵擊獲。我前在河口鎮南關等處。亦曾糾率黨人與官兵對敵。欽州一帶。被我運動入黨者不少。被執諸烈士就義後。張鳴岐即電奏清廷。其電文於左。

北京軍機處鈞鑒。洪艷電計已進呈。連日歧會同提督李準。督率衛隊巡警。分投搜捕。匪黨四散竄匿。負隅抗拒。經各兵警奮勇撲攻。殲滅數起。生擒匪黨六七十名。已訊據供認謀逆起事。抗拒官兵者四十三名。卽於軍前正法。其當場擊斃匪黨一時尙難查點確數。官軍弁勇傷亡亦數十人。此股亂匪殲滅殆盡。本日已飭開城。所有各衙門局所及城內外商店居民。始終均未受擾。他處亦無另股起事。地方一律安謐。除仍督飭各營隊盡力搜捕。務清餘孽。並將善後事宜分別妥籌辦理外。乞代奏。

此次舉義被執就義之烈士。據查得者爲二十九人。加以澳頭運械被大鵬都司捕獲之陳甫仁。及連帶由秦炳直緝得之嚴確廷。亦不過三十一人。今張電謂據供認謀逆起事抗拒官兵者四十三名。卽於軍前正法。與查得烈士之數相差至十餘名之多。烈士之調查固有遺漏。而清吏之誣殺實不少矣。

黃興攻督署後。自避入小洋貨店。以身塞門擊敵。敵散後。喚店伴覓茶已無人。時指傷血積痛極。乃以凉水冲積血。血水流二三丈。冲後自縛之以止血。無何有小伴十三四歲。衝板入。板開。黃興仍以身塞之。謂小伴曰。我爲人傷。急欲出長隄。小伴由長隄來。知城門仍

開乃取一窄黑長衫換血衣。帶一小草帽。卽擬出城。但路途不悉。小伴送之至五仙門直街。喚艇過海。言明渡海幢寺。意欲至溪峽機關也。艇索重價。與之乃渡。至河南東頭。促上岸。詢之。知距目的地尙遠。步行至漱珠橋雜貨店。詢溪峽。語言不通。乃詢警察。并在漱珠橋頂。立觀對岸之火。良久始行。又不知何門牌。但知飾胡宅娶親者。黑夜中見有大紅對聯。標門首者。卽叩門。各黨員悉外出。只留僕婦。不與進。夬久始許。時已夜九時餘矣。登樓舉目無人。惟見一人直立。疑勒死者。急前視之。方知係小婢瞌睡。無何。女同志徐宗漢歸。見狀大驚。而指血猶流不止。乃爲另裹。次早莊六如出購止血藥。途遇趙聲。急率往。蓋趙二十九夜與胡漢民盡率港中黨員李恢鄭烈等二百餘人來省。三十早到。分頭上岸。始知事敗。胡漢民及各黨員以城門嚴扃。不得入。分別折回。趙聲迷路。渡至河南。故莊六如見而引晤黃興。黃趙一見相抱而哭。黃量無藥以救。乃以葡萄酒飲之。及醒。欲裹手渡河。與清吏拚。趙徐等力阻始止。黨員來詢。以黃戰死對。欲以避人注意也。三十夜船由莊六如送趙由澳門返港。四月初一。購灰長衫爲黃改裝。由徐宗漢送赴港。乘哈德安輪。輪已無房。坐廳中梳化椅裝睡。徐坐以身障之。船中固多數黨人也。到港指傷不減其痛。且有

一指將斷未斷。乃入雅麗氏醫院割治。照例割症須親族簽字。徐以妻名義簽字。而黃徐之因緣卽由是結。朱執信自雙門底冲散後。胸腿受傷。血透衣外。遇林樹巍等與回泰泉舊里。據云所傷係炸彈反撞。非敵傷。翌早變裝而出。姚雨平、李應生均以無辯被捕。同在一處。姚由吳雨蒼以平遠公會名義保出。李則以十元賄守者得逃。梁衛平則由賴培基送退伍新軍回高州時僞稱退伍軍出險。女黨員梁梅玉因被搜去相片拿捕甚急。蓬首赤足。乃能附船至港。劉梅卿敗後卽至一店買繩。買後乞店主曰。我某店伴也。出購物。今軍警滿途。非假我燈籠。恐人疑遭不測。店主與之。乃至小北門。繫繩於樹。拋過城外。見守城兵吸煙相語。乃擲一炸彈。已亦沿繩而下。嚴驥敗後手足受傷。在街邊米店換去血衣。匿於烟館。越二日飾挑夫出險。鄭坤頭脅受傷。至一豆腐店。乞破衣雨帽易服。至海珠戲院觀戲。次早乃逃。陳達生攜妓郭蓮花飾眷屬租屋。放火事發。放火被捕。陳逃。郭被捕。陳作蓮花辭。央鄒魯爲拯。卒出之。但懋辛則伏廁所三日。自首得脫。當事敗時。人知巡警教練所多同志。可靠。多逃匿之。湖南人尤多。該所所長夏壽華見狀。乃盡取教練所學生衣。擲地曰。汝們還不穿衣出巡查。衆悟。易衣僞爲巡警。教練所學生出巡。非特已可出險。并

可暗護同黨出險。此舉救黨員最多。黃興之子黃一歐其一也。

廣州已敗。黨人精英損失至大。嗣趙聲復以病死於港。尤失一得力領袖。辛亥光復。黨人眞勢力不能達於長江以北者。趙死之故也。因此不能不急謀善後辦法。遂定派人上省照料。其負傷歸者。延醫給費治之。戰死之士。則恤其家。其在內之軍械未發現者。則設法保存之。遷易舊時之機關以掩人耳目。新軍及巡警教練所。則留爲後圖。并將到港之人。分別由庶務部酌送川資分散。而至南洋者。多由劉芷芬照料。復以此舉用款至多。悉由海外同志籌來。尤不可不有詳細報告。乃由黃興胡漢民二人出名將詳細情形。報告海外。其報告書云。

同志諸君公鑒。自起事至今。始能執筆。綜述報告。善後事繁。頭腦昏痛。未暇作詳細之書也。請將始末情狀一一敘之。自去冬克伯展三人到底能與中山先生會。即提議籌款大舉。於是伯先先歸港。顧存前此支部之機關。一面爲擴張進行計。十二月。克由仰光出。詣芙蓉壩羅。與諸同志熟商。知英屬籌款有着。即歸港。就港部辦事諸人。草定章程。分科擔任。

（一）軍事部分科擔任之情形

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畫。選舉克爲部長。伯爲副長。次則有調度處。以運動新舊軍界。舉姚雨平爲長。有儲備課。以購器械及運送事。舉胡毅生爲長。有交通課。以交通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處。舉伯先爲長。有秘書課。掌一切文件。舉展爲長。有編輯課。草定規制。舉陳炯明爲長。有出納課。司全部財政之出入。舉李海雲爲長。有調查課。以查敵之情實。舉羅熾揚爲長。有總務課。司其他一切之雜務。舉洪承點爲長。其餘同志。各以其能力分屬於各課。共同致力。此分科辦事之情形也。

（二）破壞粵城之計畫

發動計策。原以軍界爲主要。從前運動。祇在新軍。此次調度處之設。則兼及他巡防警察。惟警察無戰鬥力。防營自舉辦清鄉以來。駐省不常。故仍視新軍爲重。新軍有槍無彈。所有僅備操時數發之用。則必先有死士數百人。發難於城內。破壞其重要行政機關。占有軍械。開城門以延新軍入。然後收占領省會之全功。此其在庇能時與中山先生議定者。初擬集死士五百人（名曰選鋒）後以方面多。而力量恐不足。則加爲八

百餘人。一、攻殺張鳴岐。克任之。二、攻殺李準。伯任之。三、占領督練公所。莫紀彭、徐維揚任之。四、防截旗滿界。占領歸德大北兩城樓。毅生炯明分任之。五、攻破警署。廣中協署兼守大南門。黃俠毅、梁起任之。六、占領飛來廟。破小北門。延新軍入。姚雨平任之。以上各率百人。李文甫任五十人。攻石馬槽。羅則軍任五十人。破壞電信局。（以上選鋒）選鋒之外。加設放火委員。入旗界租屋九處。皆在其要地。預備臨時放火。以擾其軍心。此發難計策之大略也。

（三）預算并支出之大畧

以有八百人之選鋒。則必有六百餘之槍械。故儲備預算四萬餘員。調度處預算二萬餘員。統籌部預算二萬餘員。交通課五千。選鋒八百餘人。召集佈置種種。約人需三十餘元。故亦預算二萬餘元。惠州預算五千。今以總務雜費。放火委員等費。總共預算必要需十二萬餘元。另預籌預備費數萬。當克到壩羅時。承熱心數同志。擔任英屬南洋籌足五萬。因計中山到美。至少可得五萬元。而謝良牧於冬間入泗水。電稱已籌得款五萬。既而聞有兩平之友往泗水運動。言此款必交兩平。兩平已共同辦事。本可無分

畛域。旋據雨平由泗水來信。則云已擔任六萬。劉芷芬往巴城。自任當另籌款萬元。文島籌款員。亦報告可籌二萬元以上。伯先回港時。即與曾伯諤商款事。又由雨平與之交涉。據其答應。兄弟各出萬元。故大約定爲有六七萬元之收入。後泗水正月來五千。至三月。始又來五千。三月二十日。又來萬五千。共來二萬五千。劉芷芬籌得款五千。除支伊經手公費千四百元。出納課實收三千六百元。又交來梁紐若兄款五百。古亮初交來銀二千。謝魯倩交來黃甲元君之款一千四百五十。統計荷屬之款。出納課所收到者。僅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元。〔良牧轉港無所交。曾伯諤兄弟未出一文。〕二月間。英屬南洋連安南暹羅之款。已達五萬。美洲則域多利致公堂變產。電到三萬四千。溫高華致公堂。電到一萬九千。滿得科電到萬一千。金山一萬。檀香山二千。紐約二千餘。〔美洲及檀香山共七萬八千餘元。〕弟等信海外同志。其熱度不分高下。惟荷屬籌款者。實不統一。紛言運動。經手又不一人。此所以情形稍異。〔按出納課組織完密。凡捐款。以交到出納課取回收據爲憑。其未交到者。卽由其經手是問。凡支款。必由統籌部長認可簽字。交出納課長親手支付。事後當使出納課長將總數收支冊寄南

洋。以次轉各埠察核。俾堅信用。此係未發難前弟等公議如此辦法者。

（四）事前殺李準之無成

初擬於去年十二月先殺李準。以去一大阻力。適馮憶漢自庇能回。力任其事。已教以裝配擲發炸彈之法。且爲之佈置一切。而馮屢次推宕。至正月弟等以暗殺事不宜太近發難時期。乃與約不得過二月十五。馮匿跡十餘日始出。自云墮水染病返鄉。究之反覆游移。色厲內荏。（前後支公款數百元。炸藥等事又係另爲佈置者。）馮已大言悞事。而溫生才之勇俠。又未謀之黨人。一擊而殺孚琦。行事誠爲卓絕。然孚琦廢人。我等之大障礙物仍在。反使彼虜驚駭嚴防。眞吾黨之大不幸也。

（五）惠州事件之失敗

軍事以省城爲主。同時着手惠州。因惠爲省屏藩。形勢所在。去冬曾秀自南洋歸。卽與切商。惟察其人。無軍事上知識。決不足以當一面。因與伯先共任羅熾揚主其事。姚雨平亦力保之。熾揚曾爲新軍砲營排長。去年正月犯難而出者。豫算經費需五千。以運動會黨。補充槍彈。熾揚使陳甫仁入惠交通嚴德明。而自帶款數百往汕頭購械。至則

又電港請匯五百元。言已定購。需此數立付價。乃自汕歸。僅攜回六響數枝。是時羅則軍曾其光自南洋歸。展邀與熾揚共事。熾揚不欲。謂二人有攬歸惠州人自辦之意。而二人則調查得熾揚有挾妓浪費及種種不名譽事。克等猶未敢信。及二月下旬。熾揚見陳甫仁嚴德明出。則謂運動已成。須身入惠。求補加槍枝。遂給以駁壳槍一。八響無烟一。七響無烟九。碼子配足。切囑其設法攜帶。（是晚又支千五百元。連前共支四千餘元。）詎行至澳頭。即被從行李搜出槍械。同行四人。捕去陳甫仁、嚴德明、伊與謝姓幸走免。歸港報告。則言同時失去現銀二千三百。閱二日。嚴德明自虜手逃歸。則言當搜檢時。一點交物件。其中並無銀兩被搜。以質熾揚。熾揚惟矢天日而已。德明聞熾揚支過公款四千。則大驚奇。謂甫仁入惠。祇用過銀兩百餘。餘款安在。熾揚嗣是亦匿跡不出。克等爽然嘆知人之不易。惟熾揚固債事。而惠州又不能置之不理。乃以責之嚴德明與鍾君。另備款二千五百元爲經費。嚴鍾二人皆若操必得之券。二十七。鍾出港。求加款數百。謂可多得數百人。（時克已入省。展爲之代理）叩其槍彈。則云已定購。未到手。若必二十九發。則惟有縱火憑城之一法。及二十八晚。省再定二十九。展因

發密電。使於三十舉事。然至今尙無消息。惠之無效。不得其人以任事也。

（六）展緩時期之原因

原議三月十五爲發難期。繼而不能不緩者。一、則美屬款未到齊。（荷屬款萬五千元。亦到於二十以後。）二、則溫生才事件發生。省會戒嚴。欲待防稍弛。三、則日本之械。其大數尙未到。（按此中尙有一悞事之人。則由日運送。係托學界同志。用行李帶歸。香港無入口稅。向無搜查。一日洪承點見上海金山船到。有檢查者。歸報克。因電日本令來者注意。是時吳君在東主任發付。遂告之帶槍械來之湖南學生周來蘇。並爲改搭頭等客位。周來蘇以專使伊注意自己防衛也。舟過門司。盡棄之海。凡七響無煙七十五。金山大六響四十。碼子四千。船到港。則一切無事。許多利器。徒付東流。此幫到最先。若無此謬舉。則已接收得用矣。）然早知四月初有二標退伍之確耗。則時期亦祇能盡三月底。乃粵吏自溫生才事後。防日嚴密。偵探四出。旗界戒嚴。按戶查詰。所租旗界備放火之屋。受迫遷出四處。且風聲日露。南洋則有報告者。京則有電報。然同事者決不肯知難而退。

(七)選鋒之召集

是時外省之選鋒。到者十九。伯先所部。悉江南安徽之人。克則有川省同志數人。閩省同志數人。閩省同志並招其鄉死士三十餘人來。南洋安南歸來之同志。悉愿從克。已皆集居於港。衆議恐臨時不及照應。故共定先期須集合省城。至二十四五。伯先之人已半上。克所偕爲將領之同志亦先上。其餘各部亦陸續上。

(八)器械之運送接收

至於器械。則彈小包由頭髮運送上省。槍則僅到七十餘枝。(係西貢所購。由周之貞、郭漢圖偕廣妹從他路運入)毅生以中旬上省。儲備課事。由克展二人代理。頭髮及他路運入之策。皆毅生所先定。其擔任頭髮轉運。常爲陳鏡波。於港設頭髮公司一。省設公司二。其始運子彈凡三次。由少續多。皆無失。乃頗恃此路。毅亦以此而愈信鏡波。至二十四。日本之械已陸續到。王鶴明與杜君。(俱星洲同志業機器者)發明一法。用罐頭裝載。於二十六日始付寄。二十七。西貢第二次械到。日本之械亦全到。則俱由頭髮裝運。是時港部恐省中無主。共請克於二十五晚入。克未入時。省中已預定二十

九舉事。

（九）克入省定期及二十八改期之事

及克入。爰定二十九發電告港部。蓋預計西貢及日之械到此日方能接收分配也。詎二十七張鳴岐、李準調巡防二營回省。以三哨助守龍王廟高地。毅生即提議改緩時期。陳炯明和之。宋健侯（宋伯先在省之代表也）亦以爲然。姚雨平則反對。惟姚亦要槍數在五百以上。此時接收之槍。不過七十餘枝。罐頭一幫。尙未取出。不敢作必得之數。原公議到發動時。若槍枝有意外。則不能照原數分配。今姚爲此要求。知必難辦到。及姚聞新軍二標收槍。姚亦不敢固持其說。克見各部如此。所謂改期。無異解散。克之痛心爲何如。故即決心以一人死拚李準。以謝海外之同胞。而令各部速即退散。免搜捕之禍。當與宋洪二君商。先令伯先所部返港。餘亦陸續退。一面保全所有之槍枝。留爲後起者之用。後林時爽喻雲紀到克處。言不特不能改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以巡警早四五日。已有搜索戶口之札。旦夕必發也。（河南巡官係四川同志報告喻君者）克以二兄之決心。則欲集三四十人攻督署以殺張鳴岐。議亦決。

(十)仍定期二十九之原因

二十八日。陳炯明、姚雨平偕到報告云。調來順德三營。內多同志。其哨官十人中八爲同志。一爲中立。一反對耳。現泊天字碼頭。卽又欲乘機起事。姚陳遂往與其人商定。未幾。卽還報言。其人已決心。當卽密電港。仍定期二十九。克意此三營若能反正。不患餘營不降。況有新軍之大力爲後盾。又巡警教練所有學生二百餘人。決心相助。其槍彈足用。有此數者。事儘可爲。卽定計畫。

(十一)臨時改定任務

克仍攻督署。姚雨平任攻小北門。占飛來廟。並迎巡防營及新軍。炯明攻巡警教練所。殺生以二十餘人守大南門。約定二十九午後五點半鐘同發。是早早船。克部聞省之人。及安南同志俱上。俱到克處。(伯先所部亦有數十人上省。惟俱未到。伯先代表宋君處。致宋部無人。不敢獨當一面。)

(十二)克獨攻督署之情形

臨時克與所部由小東營出。槍殺巡警於道。疾行而前。猛擊衛隊。殺其管帶。破入督署。

守者皆逃。當有衛隊數人。被截擊入署。不能出。棄槍降。求爲引導。於是直入內進。克與林時爽、朱蟄伸、李文甫、嚴驥君等。親行遍搜。無一要人。克欲覓放火材料。如書籍文件之類。亦不可得。觀其情形。當係二三日。前走避者。克乃以火種置床架上。而後出。（及克至大南門外。往河南。火始發。）張鳴岐知發動之期。知督署之必攻。此中當又有最密切之偵探報告。否則不能如是之靈活。（二十六七。殺生已疑。陳鏡波爲偵探。後益知其確。當再定二十九及克親攻督署。此等事。陳尙不足以知之。兩平達人運動。又力信巡防營爲可恃。安知不爲人賣。致滿虜知吾軍內容。）

（十三）以後巷戰之情形及黨人死事之勇烈

初入督署時。僅死三人。已出。則林時爽於東轅門招撫李準之先鋒隊。（以伯先部常言李準部下已運動多人。）突致腦中槍而死。克中傷右手。斷兩指。他同志亦有數人死於衛隊門首者。時就所於部分爲三路。克與十人出大南門。欲與巡防營接應。徐維揚以花縣四十人。欲出小北門。與新軍接應。餘則川閩同志及安南南洋同志。往攻督練公所。福建人方聲洞與克出行最先。遇巡防營於雙門底。見其並無相應之號。且舉

槍相向。方乃發手槍。殺其哨弁一人。敵槍環攻。方死之。克且戰且前。然回顧部下不見一人。以肩撞破一小店門入之。從內發槍。中七八人。敵却退。聞彼營中傳語往保護提署。遂相率去。克乃易衣而出。入河南女同志家。初二始返港。（後乃知同時朱執信、鄭坤、何克夫三人得生還餘則死矣。）喻雲紀兄與衆攻督練公所。途遇防勇。繞路攻龍王廟。一人當先。拋擲炸彈。防勇爲之披靡。後失手遇害。李文甫攻督署時。非常猛烈。已出傷其右足。後爲虜獲。從容談笑而死。其餘殉國而死者。粵同志則有羅則軍、李子奎、李羣、周華、王鶴明、杜君、馬昌、羅坤、韋雲卿。四川同志則有饒國樑、秦柄、閩同志則有林覺民、陳可欽、陳與新、劉六湖、劉元棟、陳更新、吳任之、馮郁庄、林尹民、郭炎利、郭鈿官、郭天財、翁長祥、陳孝文、陳大發、林茂增、王文達、曾顯、劉藩、虞全鼎、周團生、吳順利、吳炎妹、吳七妹。尙有不知姓名一人。徐維揚（花縣人）部下之衆。死者二十四人。被捉在監者六人。負傷生還者十六人。朱執信攻督署時。奮勇爭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在二門爲後列。悞傷肩際。仍與克偕行至雙門底。遇敵相失。後入其門。生家易服出險。何克夫與防營亦力戰負傷。出大南門。遇至戚家。匿三日而後出。鄭坤負傷出大南門。入一店。

爲所逐。且呼賊。坤憤殺之。奪衣而出。事由自衛。情尙可原。四川熊克武。福建王以通。嚴驥。皆負重傷而出。克同攻督署者百三十人。內徐維揚四十人。劉古香十四人。此二部稍弱。餘則雖以朱執信、李文甫、陳與新之溫文。均敢先當敵。無絲毫怯懦之態。蓋義理之勇爲之也。林時爽本同林覺民。陳與新在東。籌有的款。將歸閩舉事。已來港。則同死於廣東。閩同志死者多。畢業高等專門學生。年少才美。傷心俱燼。（此次死者多英才。其價直愈高。亦愈足動國民之觀感。）喻雲紀藥學畢業。能製炸彈炸藥。精衛北京事件。喻同謀炸彈發見。再歸日本合藥。故未與精衛同捕。此次舉事。最先決心。蓋已置死生於度外。羅則軍本有十人。任毀電信局。至二十七令其退返。李文甫任五十人攻石馬槽。亦於是日令其退返。而二人再知定期二十九。則隻身赴難。殉戰而死。俱爲難能。王鶴明杜某某李文楷。事事勤慎。不辭勞瘁。倉猝戰死。可惜可哀。戰之翌日。海防同志李德山等數人。走入米店。據米爲壘。拋擲炸彈。營勇不敢近。張鳴岐下令焚燒。惟羅穉一人走免。伯先之代表宋健侯。亦輕裘緩帶之士。既已遣散其部下。獨與數人合克部攻督署。後不知如何被捉。各報登有宋玉琳供詞慷慨。可以見其平生矣。龐越爲高州

吳川人。素運動廣州灣方面。此次亦遇害。石經武留宋健候機關遇害。其餘江皖湘粵之士。雖未與戰。而陷在城內。因無辯被害者不少。

（十四）失敗之原因與擔任務者之不力

事之敗也。以經營過久。人先械到。日露風聲。（此着乃事勢使然。因先料可購械之地。後俱不如願也。而湖南周來蘇棄槍於海。致需重購重運。亦貽害不細。）且知人不明。內藏偵探。使敵爲之備。加以溫生才之暗殺。新軍之退伍。皆促虜之提防。而爲我之障礙。然使各任事之人。俱能盡其義務。則虜雖日防。而我戰鬥力大增。如當時祇百餘人。而橫直衝突。虜幾無如何。卽晚克出大南門。徐維揚到小北門。見旗兵皆棄城不守。當時若新軍北入。巡防營從南入。孰能抵抗。張李二賊。爲空衙空城之計。若軍界有變。卽不啻自貽伊戚。而孰知平日專任調度處之人。匿不敢出。僞云其衆有槍無彈。（是時姚雨平所部在省。並未遣退。初雨平言殺生不肯發彈。克亦始信其言。後克查知雨平已由女同志某氏收槍彈三千餘。且二十九雨平到某某書院取槍彈。二三其說。後卒不取而去。惟已有彈三千。儘足以起。又伊前已另支款三千五百元。爲自購槍械之用。

此項又安在。以平日慣爲運動。至確信其可卽時反正之軍隊。一與觸接。又復何難。倪映典隻身入軍。而三千人皆反。人之賢不肖相去遠矣。二十八日再三言巡防三營必反。必應克等因此再定二十九之期。詎臨時並不一往。（證以事實。則巡防營與我黨相遇。到處敵視。）苟非作假欺人。卽忍心作壁上觀也。此姚雨平悞事之罪也。毅生所部連東莞人爲百五十人。二十七因有改期之說。因遣退之。二十八晚由朱執信馳往某鄉測度其情。不及復來。克乃聽其擇陳炯明二十人守大南門。詎二十九三點。陳炯明馳至某某書院告毅生。謂又改期三十。（此議係港部二十八晚發電求緩者。因得電時已十點。而在港尙三百人。恐早船不及全上。故發電求緩一日。）然克等在省議既決定。炯明初以爲言。克卽拒之。再使其友馬氏來。則克衆既裝身備戰。不知炯明何據。硬謂克既允改期。偕同毅生仍將始平書院槍彈收藏。毅生既信其言。因謂與炯明部下言語不通。請炯明另派一人指揮。而身自去大南門會順德派來之人。後遂不及入城。毅生既承任務。初豈不知炯明所部爲海陸豐人。後至臨時。方始悟及其悞。一惟其任守大南門。故多分駁壳槍數枝。否則入克部。戰鬥力增。傷亡或少。其悞二。炯明

本不知兵。然任指揮不辭。乃硬造爲克已允改三十之說。自悞以悞人。尤不可解者。始任攻巡警教練所。及聞毅讓還其部下二十人。則云如此。我並以全衆守大南門。斯已非矣。後則並大南門而不守。此皆炯明悞事之處也。二十六日。克與公衆定期二十九。倫始終不變議。不撤退各部。而仍陸續前進。則在省多三百人。虜不足懼。卽敗。或能大隊衝出。而毅生炯明等。則以風聲之過露。以爲事必不成。（以事勢論。巡防營新軍不能反。雖有黨人數百。亦難望占領廣東。而如毅生所料。然究竟有進無退。方爲我輩之決心。）殊不知張李二賊。設網張羅。任我輩之投入。倫能盡數拚命。未必果全燼也。二十八晚。港部得省電。以港尙有三百人。當時謠言既重。恐一船數百無辦之人。不便登岸。故分小半上省。而大半入夜搭船。同時發電。請省緩一夜。展與伯先。俱以嫌疑重而識面者多。故俱搭夜船上。至二十九事已失敗。城門重閉。不得入。乃相率歸港。

（十五）善後事宜

共議將外省外鄉之人分別遣散。一面派人上省。招呼其負傷歸者。延醫給費治之。戰死之士。則恤其家。其在內之軍器未發現者。則設法保之。遷易舊時所用之機關。以遮

港探之耳目。計巡防營不足信。而新軍與教練之衆。則不能責以不來。幸事後無大牽涉。可留爲後圖。

(十六)預算不足之原因

至於此次辦事。由開始辦至發難之日。共用款十七萬餘。溢出原來預算四萬餘。統籌部溢出一萬餘。儲備課溢出一萬餘。選鋒課溢出一萬餘。統籌部之溢出。因經營既久。費自稍多。且內含有電報費三千餘。又去年各課未成立之時。一切費用。俱屬於統籌部故也。儲備課之溢出。則原擬購槍六百。約價三萬八千餘。加入運送費四千。炸彈費一千。及他種軍用品費。定預算爲四萬五千餘。後因選鋒加多人數三百。於是另發款。由該主任人自購槍械。卽如下開姚張黃莫鄭所支購槍費。又爲新軍補充子彈增購炸藥。在日本購槍六百二十八枝。連子彈及運送費。用銀三萬五千餘。由西貢購槍一百六十餘枝。用銀一萬二千九百餘。在港購得三十餘枝。用銀三千七百元。三共銀五萬一千餘。加入各主任人購槍費七千三百餘。打刀費七百二十。省港運送費秘密保存費共三千餘元。總共用銀六萬五千九百餘。現尙欠日本槍價債銀一千元。附表如

別紙另列。

又惠州一方面。已被羅熾揚先後用去預算之款。而其後再給費嚴德明謀之。此處去款二千五百。交通課原定五千元。以三千運動江浙安徽。二千運動湘鄂。伯先所任爲交通委員鄭贊臣者。運動交通江浙。既用去指定之款。又擢伯選錄千數百元用之。猶以爲未足。三月。儲備課使林直勉往滬購械。餘款二千。鄭竟假造電報。將該款騙去。其餘尙有瑣碎之費。爲初算未及者。此番以黨之全力舉事。中外周知。而事機坐悞。不能有成。粵省一失。各處都不能發。雖虜以黨人敢死勇戰。至今猶草木皆兵。然費如許力量。得此結果。豈初念所及耶。又況死我仁勇俱備之同志之多耶。謀之不臧。負黨負友。弟等之罪。實無可辭。惟此心益傷益憤。一息尙存。此仇必報。斷不容張李二賊之安枕也。旬日之內。悼戰死之良友。哀方未艾。而忽又有傷心之事。則伯先於初旬患腸病。加以抑鬱。不復調理。至劇病時。延西醫診視。乃知爲盲腸發炎。卽催其入醫院割治。已又數日。則腸已灌膿。割處竟不知痛。飲食不進。延至中歷十九。竟長逝矣。以伯兄平日之氣概。不獲殺國仇而死。乃死於無常之劇病。彼蒼不仁。已殲我良士。又奪我大將。我同

胞聞之。亦將悲慨不置。況於目擊傷心者乎。書至此。不能復紀。惟公等鑒之。即頌公安。

弟黃興頓首
胡展堂

儲備課用款略表

日本購槍六百二十八枝。連碼運送費四千餘元。又補銀水共用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元四角。

西貢購槍一百六十餘支。連碼費一萬二千九百零九元五角九。

在香港購槍三十餘支。連碼三千七百元。補充新軍子彈一千元。炸藥費二千五百元。打刀費七百二元。省港運送費保存費軍用各品費共三千元。姚雨平支自購槍費三千五百元。莫紀彭支購槍費一千零八元。黃俠毅支購槍費八百元。張六村支購槍費五百元。鄭平坡支購槍費一千零五元。

共用六萬五千九百八十一元二毫三占。另欠日本槍價債銀一千元。此爲大略計算表。其詳細則俟一一清算後。奉呈察核。

選鋒課用款略表

趙伯先選一百五十人八千四百元。

黃徐選一百二十人三千一百八十元。

陳炯明選一百人三千元。

莫梁選一百人三千三百元。

胡毅生選百五十人四千六百零五元。

張六村選五十人一千七百五十元。

克選二百人四千二百四十元。

鄭平坡選五十人一千七百五十元。

姚雨平選一百二十人四千二百元。

劉古香選二十人八百一十元。

共用銀三萬五千二百三十五元

說明（人數加多。爲此課超出預算之總用。趙選費重者。因於正月時在省已有所組織。未幾破裂。即鄧德明事件。重復招士於江南也。克人最多而費省者。閩同志四十人。自備資斧來港。何曉柳數十人。李羣數十人。皆臨時就近招集也。鄭平坡自稱已運動督署衛隊多人。硬欲獨當督署。故使自招五十人。此亦在於預算之外。乃臨事則不見其人。而衛隊亦非有聯絡。

姚張鄭羅四人共支出公款四萬二千七百一十元。姚雨平選鋒支四千二元。調度處支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元。自買槍械支三千五元。共三萬二千六百六十

元。張六村選鋒一千七百五十元。 自買器械五百元。 共二千二百五十元。

鄭平坡選鋒支一千七百五十元。 自購器械支一千零五十元。 共二千八百元。

羅熾揚惠州運動經營費四千元。 失敗後營救費三百元。 自借一百元。 失去槍

費六百元。 共五千元。姚雨平專任運動軍界兼選鋒。而臨時並不與軍界接洽。其選

鋒則有槍有彈在省坐視。張六村念九下午到克強處。見克強發。即急走避。至於羅熾

揚之債事。鄭平坡之荒謬。更不足論。然此數人則共支去公款四萬餘元。尙有統籌部

運動調度各費數萬元。容日詳細一一清算。奉呈察核。

此報告書發布後。姚雨平到星加坡得見。以爲不實。函黃胡及函陳炯明胡毅到南洋約集同志開大會評判。書函四出。卒由南洋同志勸告而中止其事。

是役黨人死者。因事前爲慎密計。各自部署不相告問。故事後莫知其確數。而檢收遺骸。則得七十二焉。清吏之於革命黨。恨之澈骨。視諸烈士屍。不勝其蔑視。自諸烈士之死。至四月初三日。始函知廣仁愛育方便廣濟各善堂。收拾遺骸。各善堂聽其言而檢收之。以次移置諮議局前曠地。分十數堆。折臂斷腦。血肉模糊。於是葬地之議起。初南海番禺兩

知事擬葬諸烈士骸於狗頭山。嗣擬葬之於東門外臭岡。臭岡者。刑人於市。叢葬於岡之巨穴中。掩以浮土。暴骨揚穢。過者掩鼻。故名。有外國教士某。聞之。歎曰。諸烈士死義也。皓皓俠骨。使與犯人同葬一處。揆之於理。實不能平。乃自獻一地以葬。善董等以葬烈士而用外人所購地。爲國之羞。遂却之。徐樹堂亦曰。向日善堂收葬各骸。自有地方。不能與犯人同葬一所。議未決。黨人有潘達微者。時以未名捕聞之。至廣仁善堂商葬事於善董。善董曰。唯官命。潘曰。諸義士爲國捐軀。純爲國民謀幸福。彼此均國民一分子。如是藁葬。心奚能安。且慈善事業。不計誰是誰非。施棺施地。應唯義之所安。各善董多動容。詢潘以辦法。潘謂官檢刑屍。指定地址。囑善堂殮埋。殆屬慣例。若營葬別地。官亦不事深究。潘又表示由其擇地葬埋之意。各善董有難色。蓋怵於淫威。恐事洩株累也。潘不得已。乃以電話達其意於江孔殷。求其助。江諾。轉電各善董。謂此事可力任。縱有不測。可負全責。各善董得江電。乃允潘請。潘遂去。爲葬地謀。偶憶某西醫生新購一地於沙河。以此事請。或可慨讓。遂造醫生之廬而告之。醫生慨然許諾。且謂地價毋急償。區區數百金。唯公便。潘德之。謂七十二烈士英靈。至是其可妥也。醫生將以地券相付。卒爲旁人所尼。遂中止。潘聞之。

撫案大哭。醫生意不忍。乃謂潘曰。余可助君者。舍讓地外。唯君欲。潘知此地不可得。不如別圖。遂貸數十金於醫生。復之廣仁善堂。將抵座。哭不成聲。善董見狀。欲相慰。不知其由。潘痛少定。起告善董以潘父名。曰。座中多爲余父執。詎忍此不爲小子助。并告以頃求地不得事。淚泫泫下。善董徐樹棠語潘曰。本堂有地一段。位沙河馬路旁。名紅花岡。青草白地。可稱淨土。今獻此爲葬地。棺殮營葬諸事。並由本堂任之。何如。潘感之。卽赴岡視察。岡地勢雖非巍壯。然倉卒中得此。亦甚難能。遂與徐約。星夜屬仵工。晨起集議局前。督葬事。明日四月初四日。潘至尸場。見仵工舁棺至。均薄板製者。喟然歎曰。男兒死國事。今桐棺三寸。乃不可得。死者已矣。生者何心。欲市棺以易。方便醫院善董某見狀。謂棺可由院另備。不必求諸市。遂易以院所備棺。以次成殮。諸烈士自死至葬。陳尸數日。繼以夜雨。屍體霉漲。有小虫蠕蠕自髮孔出。體則鐵索相連。合二三人爲一束。屬仵工解縛分之。去其枷鎖。仵工故難之。予之錢而諾。旋殮旋舁。諸葬所。仵約百人。絡繹於道。自午前十一時至午後四時。殮乃畢。中有一屍。衣藍布長衫。不類黨員。乃拖至他處。旋領去。知爲清吏李某隨僕。是日也。陰雲四布。微雨霏霏。路上行人。惟殮屍之仵工耳。潘隨最後一棺。步送至紅花

岡。岡上墳分四積直列。蓋先一夕屬土工照式經營者。惟掘地不深。潘以所貸醫生金。予土工。始深掘而後葬。初潘欲隱其事。而國事報首先揭出。詞有不利於潘。潘乃宣佈之。並改紅花名爲黃花。以紅花二字。不若黃花之優美也。各報沿用之。而黃花岡之名遂與民國歷史而並永矣。

三月二十九日以前。黨人卽認李準爲進行障礙物。謀暗殺之。不達。三月二十九日。復遭毒害。黨人咸欲得而甘心。因而有林冠慈、陳敬岳及李沛基之兩次暗殺。林、陳炸李。李傷而不死。李沛基欲炸李。反炸斃鳳山。其時其事。雖若與三月二十九日之舉義分而爲二。實則精神脈絡。與三月二十九日舉義一氣相聯也。

辛亥閏六月十九日。林冠慈、陳敬岳炸李準於雙門底。李傷。林冠慈中彈斃。陳敬岳被捕。死焉。黨人三月二十九日敗後。集矢李準。謀殺之。李知之。出入戒備甚嚴。督練公所參議吳錫永。足觸三月二十九日之炸藥。炸去一足。醫於韜美醫院。李常往視。施正父知之。乃商鄒魯。議乘機殺之。時四月下旬。梅縣人李某且願任其役。嗣李因事不果。陳炯明乃與鄒魯商此事。鄒籌費五百元與之。適陳敬岳自南洋霹靂埠歸。願殺李。陳乃屬馬育航引

至廣州實行。住韜美醫院。施正父助其事。炸藥則由張倫等由港運至省。當是時吳足稍愈。李往詢亦寡。不得不改計進行。惠州人林冠慈者。亦以殺李爲己任。日與高劍父、李熙斌、梁綺神、朱述堂等。爲殺李謀。施正父等以兩人事同。目的同。應卽合併。以遂其志。嗣偵知李每日必於午後一時至二時。由水師公所入城。相與議曰。城以內。林冠慈任之。城以外。陳敬岳任之。計定。六月十九日午後。施正父李少華等得電。李將出。卽偕陳敬岳力疾驅車追李。李輿行速。陳敬岳等下車於天字碼頭。去李輿已三四十武。施正父急告陳曰。前乘呢輿者卽是。陳向前直追。比入南門。未至李輿。林冠慈已在南門內。攔輿轟炸矣。初林冠慈至雙門底。立怡興製衣店門前。僞爲製衣者。衛兵不之疑。旣李準乘輿至。林卽擲以炸彈。煙塵四起。昏不見人。李部亂。李傷腰。林中彈死。陳敬岳雖奮步至。已無及。遂逃至育賢坊。警察以其剪髮西裝。持呂宋烟箱。疑而執之。方詰問時。陳欲將煙箱擲地。警察掣之。不能動。遂被捕。烟箱之內。蓋炸彈也。李準傷腰。橫闊約二寸許。血流甚多。聘愛衆醫院達保羅西醫診視。翌日。提陳訊之。敬岳供曰。

陳敬岳年四十二歲。嘉應州人。自此次粵事失敗。卽有暗殺李準之心。得友人馮子明

百金之助。卽回粵實行暗殺。嗣以吳錫永傷足。就診韜美醫院。意李準必臨問。卽詭名入韜美醫院。飾言養病。不圖李準卒未一至。又恐貽累醫院。釀成國際交涉。遂出院。後聞李準赴順德辦清鄉。以爲有隙可乘。僞爲流丐。沿途乞食。追蹤旬日。俟李準登岸。炸之。已而不果。志仍不得逞。厥後偵知李準每日必自水師公所至行署。潛爲窺伺。至是始得炸之。然一擊不中。愧對溫生才云云。

言時顏色自若。訊畢。監於獄。至九月十七。始爲李世桂殺害。距廣州光復二日耳。林陳二烈士葬廣州東門外紅花岡。與溫烈士生才及炸龍濟光之鍾烈士明光同葬。稱爲紅花岡四烈士墓焉。

辛亥九月初四日。李沛基（卽李援）在倉前街九號炸斃鳳山。自三月二十九日敗後。黃興特在善後費內提三千元爲暗殺費。而特注重於李準。并電星加坡。促周之貞回粵助任其事。既周之貞至。黃謂之曰。今謀得一地。可以炸李準。司執行者爲李應生。請若助其進行。明日周自香港至省城。與李應生會。李曰。梁綺神賃一店於南關倉前街九號。街頭則水師公所。街尾則警察區署。橫街則舊接官亭。李世桂大營之所在。乃李準必經之

地居此。吾人之術必售。惟城中通例。凡賃店營業。必交重金於舊鋪客。今定銀已交。而舊鋪客之款尙未清楚。若與舊鋪客商。並認爲店東。以爲之布置可也。周諾之。遂往商。詎商之日。卽李準被炸之時。故商議未定。蓋賃店所以謀殺李準。李準旣被炸。則店之賃已失其用。周乃商諸李應生。李謂事勢如此。應問黃興。周卽往香港。黃興曰。李準雖被炸。探悉未斃。我輩仍當積極進行以待之。周曰。若李準久不出。張鳴岐、龍濟光均可炸之歟。黃曰。可。周返省。以告李應生。並自易名陳八。與店之舊鋪客交易。卽日修理。惟修理畢工。必須開市。開市非兩三人卽足用者。又須具行店規模。免招人疑。遂函南洋同志李夢生、劉鏗二人回粵。助一切。蓋李劉均爲熱心革命同志。三月二十九之役。劉嘗與焉。且年逾不惑。辮髮長垂。久客南洋。人少認識。素營商業。嫻於所事。不特可以勝任。且免人疑。周又訪大塘李雍。囑覓小僮。以司執爨。李雍以其族昆子李援薦。未半月。李夢生、劉鏗自南洋至。劉謂膽小。不勝任。恐敗事。願舉一人自代。遂函南中馮子雲。未半月。馮子雲亦至。願任其事。一日。黃興忽促周往港。告以駐粵將軍將來。此爲滿洲健將。將吾人謀李準者。轉以謀鳳山可也。刻日將該店修理完竣。開市。以待機緣。慎勿延誤。周返省。如言辦理。梁綺神於河。

南飭匠鑄炸彈壳三具。藏同志某菜園中。其一壳載藥十五磅。其二壳俱載藥七磅半。周之貞、李沛兩人運入店中。炸藥及各種物料。則周之貞與李沛基以次運入。至炸彈之配製。則爲李應生。初周之貞以李應生剪髮易招人疑。而三月二十九之役。或謂其陣亡。或謂其被捕。今爲進行主要人物。行蹤居止。自不能使人有所疑。故店之前。李應生自不能司其事。僅可藏諸店中。配製炸彈。詎配藥時。藥性發。李應生猝然暈倒。李沛基救之以藥。移時醒。因是以李沛基代之。李應生又以彈三具過重。當設一法以代人力。衆然之。乃製一木機。預代人力之用。布置既備。任事者均至。遂名店爲成記號。擇日開市焉。九月四日晨。得黃興電。謂鳳山晉省云云。旋朱述堂僞到成記號購物。報鳳至天字碼頭。將次登岸。宜早爲預備。店中人得其報。非執行者。逐漸離去。僅留李沛基一人。司執行。既鳳山乘肩輿至店前。沛基卽扳機。將三十磅之炸彈擲下。轟然一聲。鳳山斃矣。店被震塌。鄰右多兆焚如。李沛基由店後從容脫險。同志無一傷者。方謀暗殺時。別設一機關於昌華大街。助奔走辦事者。有莊六如女士、徐宗漢、徐慕蘭、黃悲漢、卓國興（卽卓文女士）等。自辛亥三月二十九日舉義廣州後。事雖失敗。而革命精神。乃磅礴全國。其秋武漢一呼。

不百日而清社屋。民國成。國民莫不歸功於七十二士。其時廣東當局復爲參與是役之胡漢民、陳炯明乃議就黃花岡原葬處崇大其墓。俾資景仰。省議會通過經費十萬元。并公舉何克夫等主其事。二年討袁失敗。其事遂寢。七年秋。方聲濤募修故墓。規模粗具。林森復募資於華僑。以建紀功坊墓亭并立碑石。紀功坊係將捐款之黨部黨員一列出。其坊墓有孫總理浩氣長存四大字鐫焉。當時已修墓立碑。則烈士姓名不能不求真確。乃由朱執信、鄒魯徵集此役各烈士事實。集得後悉行臚列。由林森約當日未死黨員之在粵者胡毅、何克夫、吳永珊、徐維揚等一一而爲之審查證實。八年時審查所得烈士姓名計五十六人。由汪兆銘書諸石。立碑其后。鄒魯爲文以紀其事。其文云。

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黨人死事者。其數不可稽。事後潘君達徵收黨人尸得七十二。合葬之於黃花岡。由是有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稱。潘君亦黨人。自以未名捕。乃於危疑震憾之際。毅然出收死友之骨。可謂難矣。其明年爲中華民國元年。胡君漢民、陳君炯明相繼任廣東都督。議就當日合葬處修葺而整飾之。省議會通過經費十萬圓。二年亂作。遂不果。七年秋。滇軍師長方君聲濤始募修故墓。規模粗具。參議院議

長林君森復募建碑亭及紀功坊。俾不致湮沒於後世。然欲舉當日死事者姓名籍貫。一一泐之於碑。事乃至難。蓋舉事之際務慎密。凡姓名籍貫。同事者非素識不能知。且亦不願知之。故今日同事之未死者。其所能舉。亦惟素識者而已。夫死事者既不止七十二人。卽此七十二人亦不能盡舉其姓名籍貫。可不痛歟。魯與朱君大符。皆同事之未死者也。相與徵集事實。臚所得死事者之姓名籍貫。林君森更約當日未死同事之在粵者胡君毅、何君克夫、吳君永珊、徐君維揚等。以確爲之證。計得五十有六人。其中有姓名而無籍貫者尙有三人。先行泐之於碑。而留空白。以俟續有所知。得以補泐焉。顏曰：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碑。蓋埋骨者固七十二人。今日雖有所闕。固望他日能補而足之也。夫馬革裹屍。黨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遑論留名。今之爲此。徒以爲後人流連憑弔之資。於死事者固無與也。嗚呼！此役所喪失者。不特吾黨之精銳而已。蓋合國中之俊良以爲一炬。其物質之犧牲不可爲不大。然精神所激發。使天下皆了然於黨人之志節操行。與革命之不可以已。故不踰年而中華民國遂以告成。則其關係寧不重歟。然念國難之無窮。賢才之易盡。執筆作記。又不勝後死之感也。

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民國十一年春。林森等復約集當日黨員未死者。開審查會。續審查得烈士姓名十六人。其姓名亦由汪兆銘補書於石。并爲文記其后曰。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同事未死之在廣州者。組織審查會。審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姓名籍貫。審查結果。得五十六人。民國八年冬。泐之於石。鄒君魯作碑記。詳其所以。至十一年春。審查會續得十六人。補勒之。林森監修汪兆銘書石。

民國十二年九月復於碑旁立石記其事。撰書悉爲胡漢民。其詞曰。

七十二烈士既葬黃花岡之八年。閩侯林森等修其墓。復與與於三月二十九日之後死者。審求先烈之姓名里乘。得五十六人。番禺汪兆銘書而勒諸石。大埔鄒魯爲文紀其事。越三載。民國十一年春。續得十六人。補志之。於是而七十二人者以備。

民國十二年九月番禺胡漢民書

茲將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列碑姓名籍貫記於左。

方聲洞福建閩侯 林盛初廣西平南 徐佩旒廣東花縣 韋樹模廣西平南

徐禮明廣東花縣	徐日培廣東花縣	李炳輝廣東肇慶	李晚廣東東安
郭繼枚廣東增城	徐廣滔廣東花縣	游壽廣東南海	徐臨端廣東花縣
李文楷廣東清遠	周華廣東南海	陳春廣東南海	徐茂燎廣東花縣
徐松根廣東花縣	徐滿凌廣東花縣	龐雄廣東吳川	馮超驤福建南平
韋榮初廣西平南	江繼復廣東花縣	徐昭良廣東花縣	徐培添廣東花縣
陳更新福建閩侯	秦炳四川廣安	徐應安廣東花縣	勞培廣東開平
曾日全廣東花縣	徐熠成廣東花縣	杜鳳書廣東南海	陳與榮福建閩侯
余東雄廣東南海	徐保生廣東花縣	徐廉輝廣東花縣	陳文褒廣東大埔
韋統鈴廣西平南	李文甫廣東東莞	韋統淮廣西平南	徐容九廣東花縣
徐進怡廣東花縣	程良安徽懷遠	林覺民福建閩侯	宋玉琳安徽懷遠
馬侶廣東番禺	陳潮廣東海豐	陳清疇福建連江	羅乃琳福建連江
李德山廣西羅城	喻培倫四川內江	羅仲霍廣東惠州	卓秋元福建連江
胡應昇福建連江	羅坤廣東南海	饒國樑四川大足	林尹民福建閩侯

黃鶴鳴	廣東南海	黃忠炳	福建連江	王燦登	福建連江	林西惠	福建連江
饒輔廷	廣東梅縣	李雁南	廣東開平	陳可鈞	福建閩侯	石德寬	安徽壽縣
陳發炎	福建連江	周增	廣東梅縣	林文	福建閩侯	劉六符	福建連江
劉元棟	福建閩侯	林修明	廣東蕉嶺	魏金龍	福建連江	張學齡	廣東興寧

附烈士就義表

姓名	別號	籍貫	年歲	職業	業如	何就	義地	點時	日
喻培倫	雲紀	四川內江	二十六	日本千葉醫學學生	與敵抗戰被執就義				
林文	時爽	廣東廣侯官	二十五	日本大學學生	攻督署出時招撫防營被彈中	督署東轅門		二十九	
宋玉琳	建侯	安徽懷遠	三十二	軍官	攻督署後至華寧里與敵戰力盡被執就義				
方聲洞	子明	福建侯官	二十六	日本千葉醫學學生	雙門底遇防營擊之被反擊而亡		雙門底	二十九	
饒國樑	少峯	四川大足	二十三	四川陸軍速成畢業學生	攻督署後轉戰至大北門被執就義				
林覺民	意洞	福建閩縣	二十五	日本慶應大學學生	攻督署受傷被執就義				

石德寬 景武 安徽壽縣 二十六 日本警監學 校學生 守機關與敵搏戰而死 二十九

李文甫 熾 廣東東莞 二十餘 香港中國日報總理 攻督署傷足戰至北校場後被執就義

林尹民 靖庵 福建閩縣 二十五 日本陸軍士官畢業生 攻督署彈中胸死 督署 二十九

陳文褒 廣東大埔 三十餘 南洋商人 與清軍搏戰死 二十九

李德山 澤三 廣西羅城 龍岸民團管帶 攻督署轉戰至次日高陽里米店後受傷被執就義

陳與榮 療心 福建閩縣 二十四 日本早稻田學生 攻督署後彈中目身受創被執就義

羅仲霍 則軍 廣東惠州 三十 南洋教員 攻督署後被執就義

龐雄 駐澳 廣東吳川 二十一 攻督署後至四月初一被執就義

陳可鈞 希吾 福建侯官 二十四 日本正則學校學生 攻督署後受傷被執就義 四月初一

饒輔廷 可權 廣東嘉應 三十一 學校教員 二十九日機關破被執就義 四月初八

陳更新 鎮三 福建耿星 二十二 長門砲術學校畢業 攻督署後與敵抗三日夜被執就義

程良	安徽懷遠	二十八	陸軍小學畢業任軍官	攻督署後轉戰至華寧里與敵戰力盡被執就義	督署東轅門	二十九
馮超驥	福建侯官	三十二	南洋水師學校學生	攻督署出東轅門與敵戰死	督署東轅門	二十九
李雁南	廣東開平		南洋華僑	攻督署在二門中彈三十日在觀音山脚六十四號機關被執就義	督署東轅門	二十九
劉元棟	福建閩縣	二十七	南台消防會會長	攻督署出太陽穴中彈死	督署東轅門	二十九
林修明	廣東焦嶺		學校校員	攻督署戰死		
劉六符	福建連江	二十五	福建講武堂學生	攻督署後受創被執就義	督署	二十九
李炳輝	廣東肇慶	二十餘	南洋教士	攻督署戰死		
李文楷	廣東清遠	二十五	星州晨報印刷工人	與清軍巷戰死		二十九
李晚	廣東雲浮	三十八	南洋華僑	與清軍戰死		二十九
周增	廣東嘉應	二十		二十九日三眼井機關部被破抗敵為執就義		
郭繼枚	廣東增城	十九	南洋華僑	攻督署後退至大南門與敵戰死	大南門	二十九

余東雄

廣東南海

十八

南洋華僑

攻督署出轅門陣亡

督署轅門

羅坤

廣東南海

二十八

攻督署被執就義

陳潮

廣東海豐

二十餘

業農

清兵圍搜始平書院擲彈擊敵已亦死之

始平書院

黃鶴鳴

廣東南海

南洋機器工人

攻督署戰死

督署大堂 二十九

杜鳳書

南洋機器工人

攻督署戰死

督署大堂 二十九

徐培添

廣東花縣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米店戰死

高陽里米店

徐進煥

德熙

廣東花縣

三十四

業農

攻督署戰死

督署二堂 二十九

徐廣滔

廣東花縣

攻督署戰死

督署二堂 二十九

徐臨端

廣東花縣

攻督署戰死

督署甬道 二十九

徐禮明

廣東花縣

攻督署戰死

督署階前 二十九

曾日金

廣東花縣

攻督署戰死

督署照壁外 二十九

江繼復	廣東花縣	攻督署後轉戰至蓮塘街陣亡	蓮塘街	二十九
徐熠成	廣東花縣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源盛米店拒敵陣亡	高陽里源盛米店	三十日
徐日培	廣東花縣	攻督署後轉戰至高陽里源盛米店拒敵陣亡	高陽里源盛米店	三十日
徐容九	廣東花縣	攻督署轉戰高陽里等處受重傷及家而歿	花縣家中	
徐滿凌	廣東花縣	攻督署轉戰高陽里中彈被執就義		
徐茂煊	廣東花縣	攻督署轉戰至辛慶里中彈陣亡	二牌樓辛慶里	二十九
徐佩旄	廣東花縣	攻督署後轉戰二牌樓等處扶傷至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廉輝	廣東花縣	在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松根	廣東花縣	在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保生	廣東花縣	在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昭良	廣東花縣	在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徐應安 廣東花縣 在高塘車站被執就義

黃忠炳 赤中 連江 四十五 業農技擊家 攻督署後翌晨被執就義

王燦登 連江 技擊家 攻督署後翌晨被執就義

卓秋元 連江 三十 攻督署後復攻軍械局腦中彈陣亡 軍械局 二十九

胡應昇 連江 四十 攻督署後翌晨被執就義

魏金龍 連江 攻督署戰死 督署 二十九

陳清疇 連江 技擊家 攻督署後巷戰死 二十九

陳發炎 連江 三十一 業農 攻督署後巷戰死 二十九

羅乃琳 萬霖 連江 三十二 攻督署後巷戰死 二十九

林西惠 連江 二十七 攻督署後巷戰死 二十九

韋統鈴 香泉 廣西 攻督署戰死 二十九

韋統淮 義廷

廣西
平南

攻督署戰死

二十九

韋樹模 煥初

廣西
平南

攻督署戰死

二十九

韋榮初

廣西
平南

攻督署戰死

二十九

林盛初

廣西
平南

攻督署後轉戰小北門復與馬
巡戰彈盡被執死

秦炳

四川
廣安

周華

廣東
南海

陳春

廣東
南海

攻督署肩中彈四月初五六在
觀音山脚工人館被執就義

馬侶

廣東
番禺

攻督署後轉戰至小石街陣亡

勞培

廣東
開平

游壽

廣東
南海

張學齡

廣東
興寧

以上已審查列碑者

徐國泰 晒西 江蘇 二十二 軍官
攻督署後轉戰至雙門底受傷
被執就義

華金元 轉戰至雙門底陣亡 二十九

阮德三 轉戰至雙門底陣亡 二十九

陳甫仁 廣東 運械至澳頭被執就義

嚴確廷 廣東 惠州 因澳頭運械事被執就義

以上未審查列碑者

民國十二年後。林森復陸續捐撥款項。購地開路種樹。及建築亭牌等等。現在廣州東方
轟然偉大之紀念地。三月二十九日死事各烈士所葬之黃花岡也。

第十四章 楊篤生蹈海

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同志死者太多。清吏每每冒功行賞。多謂黃興等重要黨人皆死。
中外各報。紀載亦多不實。而曾充歐州留學生監督。蒯光典之秘書長楊毓麟同志。留學

於英國蘇格蘭愛伯汀。聞三月二十九廣州之役。死者皆知友。且皆爲國家精華。更以爲黃興亦死。於是憂傷過度。夜不成寐。頭痛浮腫。時哭時歌。予亦甚悲傷。曾通信於旅居加拿大之馮自由。得覆書。謂黃興無恙。予以原書寄楊君。楊君來函。謂數月以來。精神痛苦。如火中燒。僅得此一書。稍爲之慰。然傷同志之遭害。漢族之無知。受制胡酋。不感亡國之痛。反自殺賢豪。以媚異族。五中皆爲之不寧。加以瓜分之論。世界同無異詞。英報昌言。長江四川及西藏區域。可與印度同歸統治。俄則管轄至長城以北。法則奄有兩廣。日本則併福建與東三省。德則全握山東。皆以借債修路爲題。實行解決遠東之策。清政府因用盛宣懷爲郵傳部尙書。以各省鐵路爲國有。恰如列強所劃之範圍。楊君見瓜分之禍迫而頭腫更大。愈不成眠。又苦於遠隔重洋。未能返國而割漢奸之首。竟由愛伯汀埠買一三等火車票。將留英數年所積之一百三十鎊金錢。換成匯票。至利佛坡車站下車。在車站用紅墨水寫兩書。掛號寄至倫敦。交石瑛收。其書係交石瑛吳稚暉兩人者。書中大意。卽托石吳兩君將其所積之一百鎊金錢。轉寄黃興。以作運動革命之軍費。餘三十鎊。托轉寄其老母。以報答其養育之恩。并囑其弟。勿告其死信。只云行踪無定。免老母哀憐。原

書尙保存於黃興處。如覓得之。當印出也。石瑛吳稚暉得此書。卽由倫敦趕至利佛坡。尋其踪跡。并電予於英南悅德魯市鑛務學堂。予比由英南趕至利佛坡。遇石吳二人。知楊公毓麟由海濱漁人撈起尸體。已入棺矣。蓋楊公自抵利佛坡車站後。車行千餘里。卽從容發信。然後行至大街。坐長途普通電車。至離利佛坡十餘英里之海口。卽大西洋岸也。由是下電車至海畔。上下衣皆脫於岸上。衣中有金錶一零錢數枚。意遺衣錶於路人。使拾之者尙可作一緣之用。并隨帶中國携去之一紙傘於衣旁。使見者知其爲中國人。僅服衛身衣一襲。投入大海。不久尸浮海面。漁人撈起。報告地方巡警。轉瞬石瑛吳稚暉亦尋至。灑淚天涯。攝其死後小照數枚而後入棺。嗚乎。愛國哲人。又萎其一次。日旅居利佛坡華僑開會追悼。并厚葬之於利佛坡公共墳園。凡其知交。多遠來送葬。惟其同居於愛伯汀埠之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獨不至。其弟楊殿麟。述其一生事略。頗詳。亟錄之以垂久遠。楊公毓麟。字篤生。又名叔壬。復改名守仁。別號畫盒。至其發表言論文章。散見於報紙雜誌。多署名稚印寒灰。以清代同治壬申十月降生於長沙之高橋。父紹華。母蕭老。妻周氏。七歲能文。驚名宿。十五入邑庠。精研佛老。及經史百家。手不釋卷。時學使張亨嘉江標

特賞之。丙申得選拔。丁酉舉於鄉。戊戌一試春官。分發廣西知事。不至任。遂絕仕進。甲午之敗。清廷假意維新。詔興學以開民智。湘撫陳寶箴學使徐仁鑄頗提倡。設時務學堂。聘梁啓超主講席。李維格爲提調。毓麟任教授。戊戌政變。新政推翻。袁世凱先同謀。後告密。致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康廣仁等被殺於北京菜市口。陳徐亦罷黜。學堂消滅。梁遁東洋。毓麟幾及於難。避鄉數月乃免。己亥應蘇學使瞿鴻禨之聘。入幕襄校。所取皆宿學通儒。終以宦途污濁辭去。庚子辛丑。館龍湛霖家。極相得。但非所志。不久居也。壬寅春。黎龍氏學生颺原同渡日本。初入宏文學院。繼入早稻田大學。并勸龍氏出資興學。長沙胡子靖創辦明德經正兩校。龍氏竭資以助。毓麟實有力焉。留學四年。極力經營革命。屢歷艱險。百折不回。乙巳歸國。留滬運動。幾被捕。走北京。賴張紹熙辯護。任譯學館教員。改名守仁。避政府忌。旋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查憲政。毓麟廁入隨員。意有以行其所志。僅至日本而返。丙午夏。其姊壽玉死。歸慰先慈。家居七日。卽返滬。自此不復履三湘故土。丁未春。在滬組織神州日報。以言論鼓吹革命。出版未久。鄰居失火。報館灰燼。毓麟緣電桿而下。未葬火窟。竭蹶再振。幸再出版。時商務印書館聘任編輯。東三省清督徐世昌以緘電

招致之幕府。均以宗旨不合謝之。戊申春。迎其慈母。并携其弟殿麟至滬。相依一月。卽至歐洲。時清廷派蒯光典爲留歐學生監督。聘毓麟長秘書。抵英數月。適留法學生李某。因蒯絀其費而不能敷其奢。遂由三樓墜街自殺。留法學生等俱憤。而梁度等三人挾手槍來倫敦。先至曹亞伯寓。曹見其來勢憤激。引至吳稚輝處。吳再三婉勸。始將三人手槍取出。而三人卒以手擊蒯。蒯因辭職。委毓麟代理不就。因留學於蘇格蘭之愛伯汀埠二年。不幸感於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及清廷賣國行爲。遂憤而投利佛坡大西洋。臨死遺書。有一緣旣絕。萬念俱消。知我罪我。都所不計之語。足見其未死前積慮之苦矣。民國元年。梁度歸國。在京漢車次。被袁世凱派人暗殺。未得其尸。袁固以殺國家人才爲事。亦所以爲其友蒯光典復仇也。湘人作楊毓麟傳曰。楊守仁。原名毓麟。字篤生。一號叔壬。湖南長沙人。清丁酉科拔貢。孝廉。性篤厚聰穎。少好學問。能言典禮政治變遷沿革之故。及長。博學深思。諸凡先儒性理。經世論畧。百家雜著。無所不窺。發爲文詞。諸歌皆臻妙勝。輒以文字提倡革命。鼓吹民族主義。顛撲不破。壬寅游學日本。留東同人編叢報一種。名游學譯編。專以輸注政治革命種族革命學說。大半出自守仁之作。是冬刊新湖南一卷。平素譯

著已刊行者。有政治學大綱二卷。未刊者有哲學大觀二卷。癸卯甲辰間。日俄構遼。守仁憤清廷外交之失。瓜分禍迫。與留東同學組織義勇隊。將赴敵。格於勢不果。守仁歸國。周流於揚子江流域。游說達官幕客。使其中有所動。聯絡秘密社會。再渡日本。陽爲解散義軍。而陰與蘇鵬周來蘇等結爲中國革命黨會。推守仁爲長。復與同志組織軍國民教育會。專主暗殺。研究爆發物十餘種。嘗就橫濱梁某學製炸藥。因拂案觸藥屑失慎。一眼失明。黨人能自造炸彈。自守仁始。甲辰夏。守仁偕周來蘇蘇鵬等組織暗殺隊。由日携炸藥進發燕京。約張繼自湘至。何海樵自滬至。設機關於津門。圖炸內城宮殿及頤和園。以傾動天下之耳目。守仁潛住京師。周歷地形。相機待發。狙伺數月。無隙可乘。南旋至滬。八月。黃克強宋教仁劉揆一陳天華謀起湘。電召守仁歸。守仁與蔡元培杭辛齋章士釗等在滬組織機關。一面接濟湖南。一面結合留日各省同志。會十月湘事敗。黃興由長沙聖公會黃吉亭牧師救出而會於滬。謀再舉。結爲愛國協會。設機關於上海之新聞路餘慶里。守仁爲會長。萬福華刺王之春案發。餘慶里機關破。檢去手槍炸藥名冊會章。按捕黃興等十餘人。而發現楊毓麟名片多張。毓麟亦僅以身免。因改名守仁。乃變計潛跡政界。以

爲發難。江海不如潰變中央之收效速也。并內以周知清廷之行動。外爲同志之聲援。入虎穴。取虎子。其計乃得。會五大臣出洋。守仁謀充隨員以行事。吳樾之中國炸彈第一聲。卽守仁之秘謀也。先是庚子亂後。直隸始立高等學校於保定。守仁同志金猷澍入校充學員。卽與同志吳樾馬鴻亮趙聲等相結合。既而以學校公地不密。乃組織兩江公學爲機關。趙聲方以事避捕去粵。而寓書守仁。促赴保定。時守仁猶在張百熙幕也。守仁既至。卽夜主盟立誓。公推吳樾馬鴻亮楊積厚莊以臨侯景飛及金猷澍爲職員。於是守仁居都下。而恒月至保定。與黨人密會。明年乙巳。滿人氣燄日盛。黨衆議急進。或曰大舉。或曰暗殺。守仁以各行其志勵之。復語吳樾與金猷澍曰。君二人主暗殺甚力。然事不密輒敗。好自爲之。逾日守仁問樾及猷澍以暗殺具。各示之手鎗。守仁摩挲良久。乃笑曰。此東洋貨。擊狗且不中。況人乎。某有器利於此者百倍。已携之來。乃閉窗櫺。出革囊取一大紙包。束折而視之。一銅製圓罐。可五寸許。直徑三寸。四週封固。如罐頭食品。樾等皆不識。守仁曰。此某手造炸彈。可試也。翌日相與出郭門數里。入山谷中。埋彈於岩石下。以長柳枝接香火燃之。霎時煙起。有聲如雷。迴視彈處。俱化碎石。試之果猛烈異常。樾喜。乃力任擊鐵。

良。乙巳七月至京師。計未發也。一日。守仁忽神氣沮喪。如陳死人然。少選。言曰。清廷僞爲預備立憲。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愚吾民。恐中國永無再見天日之會矣。樾乃慨然曰。彼五大臣可擊而殺之也。并爲守仁謀入載澤幕焉。然守仁以所製炸彈無電氣機關。則施者終不免於難。乃大不忍。樾爲之。時以日俄方戰於遼。或可購得之。金猷澍及馬鴻亮楊積厚去奉天。無所得。轉至於滬。而五大臣行期提前。樾不可耐。遂於九月二十六日成仁於正陽門車站。然滿奴未疑守仁之所爲也。故守仁仍得同行。抵東京。與故人黃興張繼陳天華宋教仁柳聘農等再固革命團體。擴充同盟會。促實行。再返上海。約集同志。設正利厚成肆爲江海交通機關。守仁任神州日報記者。有諷之仍從政者。守仁曰。前在京師幸脫離。今人心未一。藉此以鼓吹排革。盡吾天職可也。時清政府已深有疑於守仁。守仁則益恣肆言論。直誅政府之專制。痛陳種族之滅亡。不啻暮鼓晨鐘。冀國魂有以復活也。丙午六七月間。有魏蕃實者。與汪康年以全湘鑛產賣於德意志人。訂約數年。屢起謬葛。約不能廢。守仁憤甚。乃約留東同志易本義唐支厦王延祉等。力主廢約。而在滬同志童堯山陳家鼎廖秉衡等。則主追討魏汪。公推守仁抗議。魏強項。家鼎等乃思以計給。

出草約。復推守仁往童堯山之響明公司說魏。魏不知。遽出約。守仁袖之走。魏鳴捕不獲。其約乃交由家鼎、延祉等送駐日清使楊樞。報外務部。卒廢之。是年冬，武昌日知會案破。張之洞、馮啟鈞等捕黨人劉敬安、朱子龍、殷子衡、吳之銓、胡瑛、張難先、季雨霖、梁鍾漢、李亞東九人於獄。柳繼忠亦被囚於長沙。守仁籌資託王延祉回湘鄂間營救。延祉固與劉敬安謀在荊州起事以應萍醴者。初不欲應命。守仁再四請之。延祉乃曰：「資無庸也。奔回兩湖。然於事卒無濟。」丁未二月，守仁聞孫毓筠在江寧以黨事供延祉。守仁恐延祉不之知。密電來湘。尋端方已將延祉入奏購拿。急。守仁使人漢上迎延祉。不遇。復電東京詢之。是年秋，復有最劇之某案破。誣引同志多人。時桂陽朱滋榮因常助同志多金。事發亦被嫌疑。案內重要數人。均預在廣東惠州一帶進行。甘心受誣以掩其迹。不能辨也。衆皆主張滋榮逃。龍毓峻、王延祉乃以滋榮託守仁。守仁擁護之。耗金數百。滋榮得亡。福建充學生。武昌起義前。閩提督孫道仁爲滋榮姻婭。起義後。滋榮乃脅道仁書據擔任反正。光復全閩。未始非守仁保護同志之效也。戊申，守仁以事機未熟。終不可逞。隨蒯光典赴英。圖改革後之建設準備。庚戌二月，汪兆銘、黃澍中等在南京製巨彈。謀炸清攝政。事露。西人

驗其藥。出自蘇格蘭。蓋由守仁所購辦也。辛亥三月二十九。廣州復大挫。同志精華。擄滅殆盡。守仁得耗。憤懣刺腦。復感於外人瓜分中國之激刺。竟於辛亥六月十三日投於英。國利佛坡之大西洋。死年四十。子克念。女克恭。適善化張堅。家故小康。以奔走國事中落。薄田四十畝。與其兄楊德麟。其弟殿麟共焉。

楊德麟。字性恂。生於清同治庚午六月。勤學問。不屑屑於舉業。辛丑冬。援例納資以州吏目游皖。頗受知於大吏。終與性情不合。數月而返。壬寅冬。館豐城余氏。挈徒游京師。兼任瞿鴻禨家教師。癸卯就長沙明德經正兩校教員。黃克強亦主兩校講席。常以種族思想灌輸青年。克強因謀革命失敗。亡命日本。德麟亦去職留學。與留東同志組織憲政會政聞社及憲政公會。推黨員返國。上書政府。要求立憲。并赴東南各省游說。促成健全輿論。於是熊範輿雷光雨入京。德麟則偕方表黃敦懌走江寧安慶及湖南北。旋集合中央。創中央日報社。分任編輯。代表輿論。指摘當道得失。曾著籌蒙芻議一書。爲奉天民政使張元奇所嘉賞。委辦籌備地方自治事宜。復創辦自治旬報。親歷各縣。剴切指陳。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之敗。守仁悲憤蹈海。德麟痛不欲生。力主種族革命以繼弟志。八月十九武

昌首義。清廷欲調駐奉第二十鎮張紹曾南下。德麟聯合日知社同志藍天蔚吳祿貞與張紹曾進謀。張固志士。師次灤州。秘擬斷京津京張兩路。吳祿貞斷京漢。直搗清廷巢穴。不幸袁世凱不明大義。獨懷野心。命段祺瑞招致被吳祿貞所革出之第六鎮協統周符麟。授以機宜。利用吳祿貞所特別提拔之營長馬惠田。於夜半暗殺吳祿貞於石家莊車站。其參謀長張鵬飛及秘書長周幹丞亦同及於難。德麟僅以身免。後隨藍天蔚走滬。籌畫北伐事宜。和議成。任南京留守府秘書。復充國民黨湘支部長。癸丑春。譚延闓用長財政。整理度支。不苛取民間一文。清末湘省水患頻仍。下游多成澤國。德麟至是注重隄工。春間貸款修築。秋收取穀儲積。游民得以工作。淤土變爲膏腴。湘民至今稱頌。時袁世凱欲叛民國。帝制自爲。深忌民黨人才。暗殺宋教仁於上海。德麟曾預破其陰謀。袁氏愈放縱。釀成二次革命。及江西林虎發難。蘇粵浙皖繼之。蔡鍔令黃毓成統兵至重慶。預謀暗助湘亦獨立。而黎元洪不忠民國。助袁平贛。逐李烈鈞。平湘。逐譚延闓。復勾蘇粵浙皖兵變。力保李純督贛。湯薌銘督湘。湯蒞湘。專以殺人媚袁。引用私人胡瑞霖長民政。先奪湖南財政權。捕德麟入獄。德麟事母孝。事嫂恭。養毓麟之子女慈。長財政極廉潔。越四日卽

被殺。死時僅以老母爲念。痛哉楊公德麟在天之靈。當亦爲民國哀泣也。

第十五章 鐵路國有問題與武昌起義前之準備

清政府藉鐵道國有政策便於賣國自私。有寧將中國贈於朋友。不與家奴之說。如川漢鐵路之建築權。經英人之誘賄。行將分與矣。川人大憤。羣以清廷賣國。與之誓不兩立。成都重慶。爲爭此鐵路主權。犧牲身家性命者甚衆。各縣民衆。一致力爭。大有揭竿而起之勢。清政府事事壓抑。令四川總督趙爾豐竭力防範。一面調端方率大兵入川。強制四川愛國之民。湖北人民。亦繼起反對清政府不許鐵道國有。恐以川漢鐵路獻媚外人。到處開會演說。慷慨激昂。力主自辦。全省募資。不用外債。而東京留學鄂省同鄉。亦派代表張伯烈夏道南等回國運動。并演說鐵路主權。萬不可以送人。清政府賣國行爲。國人宜早覺悟。而演說場中。且有軍士商人等斷指哀哭。大呼救國者。湖北社會團體。且派張伯烈劉心源宓昌墀輩至北京郵傳部請願。哀求收回鐵道國有成命。張伯烈輩坐守郵傳部大門不飲不食三日三夜。而清政府并不介意也。斯時宋教仁主上海民立報筆政。曾函予於英國。謂同志屢遭失敗。已七零八落。但長江尙有動機。蓋當時武漢軍學兩界志士。

凡見陳天華之猛回頭警世鐘諸書者。皆有亡國之感。適黨人劉公字仲文。富於資。携款數萬金入京。買候補道頭銜。經漢口。被武漢同志強留之。欲取其資以作革命之應酬費。劉公堅不與。一日數同志秘商強索之法。蔡濟民徐達明等。與劉高談革命之必要。一面使劉公抄寫陳天華主稿之同盟會革命方畧。一面使彭楚藩穿憲兵制服。入室捕之。以革命方畧一書。爲劉公革命之證據。揭其衣領。欲帶其入憲兵處。劉公懼。由在座諸人勸解。令劉公納款二千元以求免。此卽武昌起義前革命機關之基本金也。黃興亦派譚人鳳居正秘居漢口。與同志聯絡。不甚得要領。斯時人心思漢。舉國同仇。而日知會變名之各機關。及日知會會員散往各省運動之成熟。大有一觸卽發之勢。然辛亥五月。黨人聶豫等。在武昌黃土坡營房鬧事而逃。致武昌各兵士一律不准帶子彈。惟第八鎮三十標標統寶英。係旗人。（卽滿州胡人屬爲八旗）乃荊州駐防。其部下之兵。皆旗籍。不過極少數下級軍官如吳醒漢等。乃漢人耳。故三十標旗兵全體。皆有子彈。黨人畏之。由劉仲文之資。孫堯卿經手。給咸甯十都人劉玉堂三百元。買卜朗林手槍及毒藥。欲有以對付三十標旗兵也。黨人所簽名冊住址及臨時軍用票所擬外交告示。安民告示。軍用旗式。

一切文件及炸彈等類。先藏於長清里楊玉如家。其門上貼一彭壽松公館紅條。因彭壽松此時以黨人而充閩督松壽之偵探長也。七月武昌風聲緊急。恐楊玉如家不慎。即托丁佛堂租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爲革命機關。黨人大半日知會老會員。取名共進會。劉公之如夫人住於樓上。一切秘密等件。由楊玉如家遷入焉。又由潘善伯鄧玉麟等與孫葆仁秘商。請其改名孫武。冒稱孫文之弟。因當時日知會老人如黃興宋教仁吳兆麟等。皆擁護孫文。可大張聲勢。籠罩人心。上海宋教仁所辦之民立報。及香港陳少白所辦之中國報。漢口胡石安投稿於各漢報。詹大悲所辦之大江報。更盡力鼓吹。天聲所播。正義日昌。武漢同志。每一演說。即痛哭流涕。愛國救種之心。溢於言表。凡有血氣。莫不感動。軍界志士。每於回營時。則密告以開會情形。更借題發揮。聞者泣數行下。暗中結合。一致以排滿革命爲標。一起義前所取之戰畧。主張雖稍有不同。而以取得北京爲一結束。則不異也。甲、黃興以先佔領廣東爲根據地。效洪楊辦法。經廣西、湖南、湖北、河南、直取北京。乙、宋教仁則以中央革命爲減少流血之苦。效葡萄牙之舉動。由短少時間。推翻政府。取得中央之權。號令各省。丙、孫文此時僑寓美國。主張各省連合。一致發動。但當日稍有聯絡。

者。僅兩湖兩廣秦晉江浙八省而已。丁、湖北軍界吳兆麟等。則主張佔領湖北爲根據地。結合長江。向北出動。一起義前之政策。中國歷史習慣。四千年來。皆苦於專制政體。國民程度不一。但知唐虞揖讓。天下爲公。與民有利。夷狄亂華。與民有害。故對於排滿。則人心憤發。如漢人有德。卽存君主。亦不甚拒絕。所以康梁妄言保皇。人人厭惡。言及開明專制。尙得少數同情。及東京民報。上海民立報。辭而闕之。其說乃破。故同志一致主張共和。合漢滿蒙回藏五族爲一家。以五色旗標識之。又規定軍旗爲十八星。紅者爲血。黑者爲鐵。中間大地爲中原。（凡中國河山。統稱中原。不拘拘於中州一隅也。）意卽連合十八省。同胞之抱鐵血主義者。恢復中原。更有十六字爲人人謹記之宗旨。卽救我同胞。挽回民權。推倒滿清。五族共和。同志在軍隊聯絡之法。有入營當兵者。有久在軍隊當官者。有隨時入營交際者。有隨時於營外集合者。凡日兵服務軍中。年代既久。則知識漸高。器量亦大。於是運動革命之法亦愈妙。每營公舉一營代表。每隊公舉一隊代表。與軍官組織。毫無差別。每代表用一簿記。如有加入革命者。卽寫某某借錢若干。所用暗號。亦頗普通。凡局內人見面時。如相對鞠躬。如右手握拳。謂之謹守秘密。如左手遮胸。謂之抱定宗旨。如

手執領口。謂之恢復中原。習以爲常。局外人固不知也。一般代表。終日勸導。成效極速。所有新兵。多隨老兵爲轉移。間有不從者。則羣相恐嚇。對甲則指乙在內。對乙則說丙在內。又謂某長官某協統某標統某管帶均在內。又謂孫文比華盛頓尤慈愛。更謂黃興較諸葛亮爲神通。又謂孫文外交已辦妥。購有兵船數隻。槍礮數萬。華僑助款無數云云。黨人苦心孤誼。只求兵士深信不疑。并謂此次革命。務期根本澄清。已結合八省。同時起事。倘有違者。一經發難。則處以死刑。如有漢奸阻撓。卽令其全家誅戮。於是各代表皆揚眉吐氣。大有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概。甚至有未加入之新兵。託人介紹加入革命。

武昌革命前之兵力。及所駐地。湖北自創練新軍以來。成績頗著。至光緒三十二年。北京陸軍部則以各省歲入五分之一。劃作軍費。遂規定全國編成常備新軍三十六鎮。近畿六鎮。大省二鎮。或一鎮及一混成協。中小省分。編一鎮。或一混成協。惟湖北則編定爲陸軍第八鎮。及第二十一混成協。此新軍也。至於巡防營。水師營。均分五路。每路設一統領。而統領之上。提督轄焉。（提督由張彪兼任）其舊軍也。茲將其編制。及駐紮地點。分列於左。

一、陸軍第八鎮。統制張彪。司令部設於武昌城內。

(甲)步兵第十五協。統領王得勝。司令部設於武昌城內。

步兵第二十九標。標統張景良。第一第二兩營駐武昌城內。第三營駐襄陽。

步兵第三十標。標統先爲寶英(胡人其兵皆八旗)後爲楊開甲。駐武昌城內。

(乙)步兵第十六協。統領鄧承拔。司令部隨端方赴四川。

步兵第三十一標。標統曾廣大。隨端方赴四川。

步兵第三十二標。標統孫國安。第一營隨端方赴四川。第二營駐武昌中和門外。第

三營駐宜昌。

(丙)騎兵第八標。標統喻化龍。駐武昌中和門外。

(丁)礮兵第八標。標統龔光明。駐武昌中和門外。

(戊)工程第八營。駐武昌城內。

(己)輜重第八營。駐武昌平湖門外。

(庚)憲兵第八營。(多旗人)駐武昌城內。

(辛) 教練隊一營。

駐武昌督署內。

二、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司令部駐武昌城內。

(甲) 步兵第四十一標。標統易甲鵬。第一營駐沙市。第二第三兩營駐武昌城內。

(乙) 步兵第四十二標。標統張永漢。第一營駐漢陽槍礮廠。第二營駐漢口。第三營駐

京漢鐵路。(自漢口至黃河)

(丙) 騎兵第一營。

駐武昌中和門外。

(丁) 礮兵第一營。

駐武昌武勝門外。

(戊) 工程兵一隊。

駐武昌武勝門外。

(己) 輜重兵一隊。

駐武昌武勝門外。

三、巡防兵分五路。每路五營。每營共三百餘名。每路設統領一人率之。

(甲) 第一路。

駐武漢。

(乙) 第二路。

駐黃州府。

(丙) 第三路。

駐襄陽府。

(丁)第四路。

駐宜昌府。

(戊)第五路。

駐德安府。

四水師亦分五路。設水師統領一人率之。統領陳得龍。每路設幫統一人。

(甲)第一路。

駐漢陽。

(乙)第二路。

駐黃州。

(丙)第三路。

駐宜昌。

(丁)第四路。

駐襄陽。

(戊)第五路。

駐安陸。

以上所列新舊軍外。另有警察兵在武昌城內者。約二千名。在各府州縣者倍之。全省警察設一巡警道率之。當時在武漢附近之新軍。除開往各處不計外。合步騎礮工輜。不過十八營。每營平均以五百人計算。尙不足萬人。而與革命黨有關係者僅十之三。觀望者十之三。被逼附和者十之四。而巡防水師警察均不在內。更有三十標及憲兵營。純屬旗兵一千數百名爲之牽制。兩兩比較。權其輕重。革命事業成功甚難。然而工程第八營首

先發難。全軍響應。不三月各省一致興起。倒專制而立共和。非諸愛國先烈之無數犧牲。喚起國魂。天下人心。同赴大難。烏能如是之速乎。

又當日武昌各學校卒業學生。除文學堂約數千外。而武學堂卒業者。亦約二千人。均爲旗人所排斥。滿漢界限。愈易明了。於是附和革命。不約而同。辛亥六月。北京陸軍部特派沈郁文等至武昌檢閱陸軍。除考學術科及閱野操外。又閱實彈打靶於東湖門。一般目兵。得此實彈。欲借以發動。而各營長官設法維持。未果。及三十一標隨端方入川。又約三十一標中同志。合川軍倒戈。武昌卽爲響應。八月初二。湖北第八標礮隊第三營管帶楊起鳳。苛待兵士。因激生變。而同志之兵士數十名。遂拖出大礮。卽行發難。不幸各礮彈無引綫。未能施放。旋即潰逃。竟水渡巡司河而散。該營長將此情形報告張彪。張彪轉呈瑞澂。瑞澂仗旗人威權。不事安撫。嚴令格殺勿論。又面責張彪不善訓練。致令兵士囂張。張彪自張之洞死後。內失奧援。外多仇怨。誠恐瑞澂參劾。利祿莫保。遂召各營長官好爲維持。并謂礮隊之舉。係因激生變。非有革命行爲。秘令各營長官日夜防範。時時勸勉。卽有兵士形跡可疑。亦只令其出營。不敢懲辦。又恐激變。蹈礮隊覆轍。無如兵士中革命黨甚

多。何能一一開革。因恨瑞激日甚。相約各營代表。在黃土坡鄧玉麟茶館內。及楊洪勝雜貨店內。并張廷輔家內。以及各處機關。秘謀起義。而上海民立報。又日日鼓吹歐美各國革命先例。更接東京同志寄來印刷品十餘種。歷數清廷罪惡。瑞激鐵忠。張皇失措。謠風警報。民心動搖。漢口報紙。亦明目張膽。大書革命。黨聯絡營兵。約期八月十五起事。瑞激得此消息。卽召集張彪鐵忠及藩司連甲等開緊急會議。大發牢騷。并云不怕革命黨。然而兩手肉戰。面無人色。其氣已散。又令張彪等。查有革黨。卽格殺勿論。而張彪仍是敷衍。暗囑各營長官。妥爲預防。萬不可說營內有革命黨人云云。各營長官。亦會其意。至八月十五。雖節慶中秋。無心明月。預防徹夜。動靜全無。以爲日期已過。可告無事。遂漸形疎忽。至八月十八。孫葆仁改名孫武。字堯卿。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裝置炸彈。被劉公之六弟劉同。旁立吸香烟。熱灰墮入於不甚猛烈之炸藥中。立時爆發。孫堯卿面部被焚。巡捕告警。而俄捕房及洋務局江漢關頃刻齊至。破獲黨人機關。如臨大敵。孫堯卿卽以破衣蒙頭。自後門逃出。奔至德租界一碼頭同仁醫院。劉公之如夫人及孫堯卿之姐丈劉燮卿。自外至。皆被捕。收押於夏口廳監獄。機關內之一切名冊文告皆被搜去。一時風聲鶴唳。

草木皆兵。武昌震驚。黨人皆瀕於危。日知會老同志劉玉堂。正在東孚藥房買毒藥。藥房工人報告寶善里失火。劉暗驚。急至寶善里。由旁道探視十四號。果已破案。即歸新大方棧。適黨人彭壽松亦恰抵漢口。訪寶善里機關。亦折入新大方棧。與劉玉堂遇。相對不言而泣。蓋彭壽松乃由宋教仁介紹於劉玉堂者。劉玉堂身爲清探長。心懷漢族。并暗散陳天華所著之警世鐘。猛回頭諸書。及滿清僧主後之滅漢策。并開一新大方棧於招商局對面之河街。作各省革命黨之秘密交通招待所。食宿之費。舟車之資。多所暗助。故彭壽松譚人鳳輩。多寄寓於此。適端方因四川鐵路風潮帶兵入川。閩督松壽將彭壽松薦之端方。所以借刀殺人也。端方逗留武漢時。親書扇面。採辦禮物。聯絡長江大吏。派彭壽松送往安慶。清撫朱家寶。南京清督張人駿。蘇州清撫程德全。事畢返漢。適遭案破。旋與劉玉堂秘謀營救之法。由劉玉堂暗派親信。探聽各處機關。有無牽累。而鄧玉麟在武昌黃土坡所開之同興館。專爲聯絡軍人之所。尙未株連。重要黨人潘善伯。吳小韓等。急與各營代表秘商。謂事已至此。將有一網打盡之禍。爲自衛計。爲大局計。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急將消息遍傳軍中也。自寶善里破案。即由江漢關道尹齊耀珊電告瑞澂。又有在寶善

里機關內相通之目兵楊某潛到張彪公館哀跪告密。謂革命黨已約期於八月十八夜十二時起事。以鳴礮爲號。孫武在寶善里十四號已將面孔炸傷。并將各處一切秘密機關及同志姓名。各營聯絡程度。一一詳述。張彪囑其親信人員詳細記錄。即令敢死者帶同衛隊分途按捕。又用電話通令各協標營嚴爲防範。倘有疎虞。該管長官當處以全家誅戮。少頃各班親信人員果據楊某報告。在城內小朝街八十五號張廷輔家將彭楚藩劉堯激牟鴻勛蔣翊武陳宏誥龔俠初等拿去。又在工程第八營附近楊洪勝家將楊洪勝拿去。并抄出許多炸彈及違禁物品。同時永清棧及各機關都被破獲。又在小朝街拿劉同周鵬程及巡警學社七十餘人。瑞澂即派荆襄水師巡防隊及軍事參議鐵忠巡警道王履康共同維持。將所拿革命黨人悉押於武昌模範監獄。是夜瑞澂又派藩司連甲及鐵忠等提審黨人嚴訊。是晚八時許張彪又派親信人員分途往各協標營傳諭各處長官務須嚴爲防禦。於是各營軍官分任維持。勸諭兵士等不要外出。均在兵棚內休息。各軍官又選親信頭目將營房各門堵塞。均上刺刀實彈。嚴行戒備。甚至兵士大小解亦不准如廁。各在棚內自便。而各長官又往各棚善爲勸導。謂革命危險。不可輕舉妄動。

各省迭次起事。均歸失敗。爲首者性命莫保。況人心不一。不易成功。卽如礮隊初二日之變。頃刻消滅。自行逃散。其前車也。又如今日各處機關破獲。豈不又遭劫數。各營兵士一面聽長官勸諭。一面候礮隊於半夜十二時放礮爲號。是晚九時許。城內工程營代表方興。由測繪學堂潛回營內。報告各機關均破。捕去同志不少。我輩今晚急宜發動。一則救出同志。一則爲同胞雪恥。并帶有炸彈及子彈數十排。分發各代表。少頃有人報告該營督隊官阮榮發。謂方興歸營傳消息。當令方興出營。又有人報告方興密運實彈入隊。阮榮發卽派值日官黃坤榮帶兵追趕。方興恐被獲。當擲一炸彈。將營外操場炸毀一方。衆兵士不敢復追。遂回營。同時左隊兵士馬榮。聞營外有槍聲。隨卽報告該隊隊官吳兆麟。謂已聞槍聲。將如何。意促發難。吳兆麟曰。已聞之矣。是槍聲。非礮聲也。爾等不要慌忙。仍在棚內休息。如有事變。我自有辦法等語。馬榮遂唯唯而退。暗將槍彈刺刀裝好。枕戈以待。但工程營官兵程度最高。而左隊隊官吳兆麟。係參謀學堂畢業。又係日知會幹事。全營兵士對之皆心悅誠服。只待礮聲。然後舉事。不意礮隊仍未准備整齊。又恐各營袖手旁觀。彼此顧慮。至夜半十二時。竟未放礮。恐再蹈八月初二日之覆轍也。各營同志因待

至十二時已過。未聞礮聲。不便舉事。遂各就寢。無如十二時以後。鐵忠等在督練公所提訊彭楚藩劉堯激楊洪勝等。該三人一到法堂。俱慷慨激昂。執法官問爾等爲何謀反。彭楚藩先答曰。謀反救國。法官又曰。爾既是憲兵頭目。轉瞬就要升官。國家待爾不可謂不厚。爾爲何盲從聽人誘惑。彭楚藩答曰。滿清韃靼入主中夏。奴隸我漢人二百六十餘年。當此外患憑陵。列強侵畧。清政府復爲虎作倀。賣我中國。一般異族親貴。只知賣官鬻爵。魚肉百姓。僞稱立憲。愚弄漢人。庚子之役。仇教仇洋。引起戰禍。及至兵臨城下。又將漢族良善臣民。任意殺戮。甚至瓜分倡議。不惟無以挽救。猶謂寧將中國送於外友。不可失之家奴。處此二十世紀競爭舞台。以數歲嬰兒。君臨黃漢。以昏淫統綽之貝勒。盤踞高官。玩國家如兒戲。等漢人爲草菅。今瑞澂督鄂。專橫放縱。對漢人則遇事壓抑。對滿族則一味徇私。滿人卽蠢如鹿豕。能據高位。漢人卽才邁蕭曹。不得一官。滿漢之界限既深。苛政尤猛於虎。僞言立憲。實欲中央集權。如有人民抗議。就嚴旨申斥。甚至格殺勿論。此漢人受亡國之痛。已忍無可忍。所以我四萬萬同胞。非推倒滿清政府不可。勿論如何流血。當百折不回。不達到目的不止。執法官又問。爾等革命黨有多少人。彭云。除數百萬滿人外。凡

屬漢人。都是革命黨。執法官曰。糊說。我也是革命黨麼。彭云。你是滿人奴隸。可云漢奸。不夠革命黨資格。藩司連甲云。不要糊說。你照直供來。則保全你之性命。彭云。要殺便殺。何必保全。繼我而起者多矣。不必說也。執法又問劉堯激楊洪勝二人。所供較彭楚藩尤爲激烈。在堂上大罵滿清政府不止。并云繩綁兩手太緊。不能受此重刑。要殺快殺。叫罵滿人尤甚。執法官又提牟鴻勛等來問。蓋因人數太多。天將報曉。瑞澂派人詢審判情形。而執法官等將所取供詞錄呈瑞澂。瑞澂閱之。更爲憤恨。立命將彭楚藩劉堯激楊洪勝三人梟首。遂將該三人綁於督署門前左首斬決。臨刑之時。三人神色益壯。劉堯激更向大衆演說。謂我是爲四萬萬同胞受死。從此漢人獨立。都不畏死。則異族專制。永不再見於中國。我是死得其所哉。死得其所哉。凡屬漢人。皆當聽之。漢人萬歲。中國萬歲。今立有烈士碑於該處。卽當日彭劉楊就義之地也。八月十九黎明。瑞澂卽命武昌省垣各城門一律緊閉。城內外百姓。羣起驚慌。不知何事。謠言益大。藩司連甲謂不該殺人。因恐激而生變。瑞澂鐵忠意不然。謂非殺不可。并令執法官等復問其餘。又令張彪務將各營中之有革命黨嫌疑者。一律搜捕拿問。張彪不得已卽傳諭各協標營長官。嚴密搜查。於是各

營中之同志。羣起恐怖。卽互相密語。非趁今晚起事。則皆有性命之憂。遂大衆決心。都沽酒豪飲。膽氣冲天。皆謂今晚起義。有不從者。先槍斃之。於是不在革命黨團體之士。亦不敢不附和。而各協標營長官。明知有入革命黨者。因人數太多。亦不敢拿。都恐激變。各長官中有人建議。謂軍隊中革命黨太衆。捕不勝捕。最好用甘言勸慰。除已拿者不計外。一概寬免。一面將各營藉操徒手旅行爲名。暫調城外。然後將最著名之代表等一律解散。再將老兵退伍。則可消目前之禍。不然恐難免蹈礮隊八月初二之覆轍。但商議既定。各長官又不敢報告張彪。而張彪因彭楚藩既屬部下。正慮瑞澂責備。恐借此以撤其差。亦不敢過於拿辦。意以爲敷衍過去則得矣。孰知水師統領陳得龍與鐵忠等。接其部下深知革命黨內容者報告。謂各營內革命黨雖有。爲數亦不多。最多者惟工程第八營及礮隊第八標。而每營真正革命黨亦不過二三十人。官長全不在內。只有步隊三十標排長張廷輔在內。昨日在小朝街所破之機關。卽張廷輔之家也。鐵忠等聞之。卽報告瑞澂。瑞澂卽命陳得龍張彪派兵至三十標拿獲張廷輔。當卽脚鐐手鐐。用一小轎抬至督練公所。擬於正午十二時訊明正法。瑞澂復下手諭與鐵忠云。拿獲黨人。不必細問。一律正法。

勿庸優柔。張彪因拿獲張廷輔。尤爲慌急。以爲必受處分。問其左右人員。各營官長中還有革命黨否。其執法官陳雲岫卽報告曰。工程第八營左隊隊官吳兆麟在內。張彪遂疑其親信參謀吳兆麟之兄吳兆麒亦必通氣。更覺同舟敵國。心魂不定。漸與其左右疎遠。同時又接二十九標隊官旗人德林來報。謂三十標排長徐維漢（卽徐達明）與司書生王文錦及二十九標排長蔡國楨（卽蔡濟民）等皆是革命黨。張彪聞人數太多。極爲躊躇。天將薄暮。正倉皇失措之頃。又接鐵忠來一通知。令本晚各營務嚴爲戒備。如各營再有犯法之舉。該長官等不但身受極刑。且滅其九族。懷之慎之。孰意各營因張廷輔旣被捕。凡屬同志皆人人自危。遂相聚密謀。謂機關已破。其中秘密必俱洩漏。吾輩旣以救國保種自任。萬不可束手待斃。當死裏求生。并救被捕同志。無論如何。今晚非發難不可。固不必待礮隊放礮爲號也。天黑卽動。有不動者。卽先槍斃之。於是各營分途密告。一經發動。均先至城內楚王台軍械庫集合。然後進攻督署。如將瑞澂擒獲。斬首示衆。傳檄天下。以光復武昌爲始。則我輩之宏願可償。而大事成矣。衆皆贊同。遂在各營準備。當夜起義。而中國空前絕後之大革命。果由此而告成矣。

武昌革命史前編終

武昌革命史
前編

曹亞伯著

武昌革命史

曹亞伯

自叙

革命者。本天性之慈悲。而爲世人除凶暴。求平等之事業也。予生八歲。聞屠人語。中國人有辦。乃降服外國人之表誌。方今皇帝。卽外國人。予聞之憤甚。謂中國人不應許外人作皇帝。謹記之。因藐視讀書人之無志。惟斤斤於求爲翰林。從無敢求爲皇帝者。然於吾國之聖賢。極崇拜之。以其嘉言懿行。可爲斯人之圭臬也。聞耶穌教爲異端。痛惡之。年十五。至大冶縣福音堂。與駐堂教士張長善尋仇。大罵之曰。洋奴邪言惑衆。吾若得志。必殺盡若輩而後已。張對予唯微笑。予奇之。自揣設有人指予辱罵。吾必不然。旋張示予一書。名曰格物探源。乃上海廣學會所譯。予生長於極閉塞之興國州崇山中。見此新書。極其快意。欲借一讀。張故靳而不與。予強借。頓悟守舊之非。卽入大冶縣福音堂爲信徒。於是家庭革命。社會革命之思想。日往復於胸中。不顧自身之一切。時與舊習慣相抗矣。適家道中落。家君欲吾訓蒙。予向家慈求得川資。至武昌。考入農務學堂肄業焉。庚子秋七月二

十六日。唐才常革命案破。林述唐、傅致祥、李炳寰、蔡承煜、王天曙、黎科、瞿河清七人。於二十七日。被張之洞殺於武昌之天符廟。予見其血。聞其血腥。心益悲痛。次日唐才常被殺於武昌之大朝街附近。許匯東親見之。聞其臨刑前之一刹那。曾口占一詩。有句云。剩好頭顱酬死友。無真面目見羣魔。迄今猶雒誦不置也。是年冬。予考入兩湖書院。日與南齋王文豹、王愷、周震麟、黃軫（即黃興）輩周旋。壬寅春。兩湖輿地教授鄒沅帆先生。應清學部張百熙之召。調予與王文豹二人入京充編纂。臨行變計。派予與王文豹往湖南新化辦中學。予雖教博物及數學。然處處引發學生革命之思想。予憶授一加法命題。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大殺漢人。在揚州十日。殺八十萬人。在嘉定屠城三次。殺二十五萬人。其餘漢人因不肯蓄辮投降者。即殺無赦。又殺十八省同胞幾三百萬人。共殺漢人若干云云。此予教法之一例也。予又教授柔軟體操。每上操場。必向學生演說漢人文弱被壓制之苦痛。是時譚人鳳在新化教小學。常率小學生來會操。聆演講。同時陳天華留學日本。專著革命小冊子。如警世鐘、猛回頭等。輸入湖南湖北之各學堂各軍營中。而新化學界革命之思潮。幾不可遏止矣。是年秋。錢維驥來新化教國文。介紹禹之謨與余交。因

禹極抱亡國之痛也。冬假，予渡日本。過長沙時，適經正學堂小學生胡宗琬（即胡瑛）至。民國後，失節勸進，種種無行，非意料所及。結黨暗殺劣紳王益吾，未成。被國文教授陸詠霓革出。王君復生告予，予異之。即介紹胡宗琬於建築武昌武普通學校之吳祿貞。是年吳祿貞與耿觀文、李書城亦游湘，以覘革命運動之成績。癸卯三月，予復返新化中學。過武昌訪吳祿貞，問胡宗琬之行踪。彼已派至沙市、宜昌、湘西一帶與會黨聯絡去矣。先是劉敬安於武昌組織一救世軍，秘約軍中同志分途運動。聞胡宗琬將至鄂，會合於蛇山之頂，準備歡迎。到會者，即劉與辜天保、李雨霖、方柏年、張漢、徐竹平、徐于七人。胡至後，即組織科學補習所於武昌山前東廠口，與劉敬安、馮特民、朱澤洵、時伯弼、宋教仁、易本義、張朗村、王漢、朱子龍輩分道進行。倘張之洞有招兵事，劉敬安必先知。因劉在南湖馬隊營黎元洪營部充書記，予知黎元洪之名從此始。胡宗琬即用秘電招會黨來入伍。科學補習所專作介紹入伍機關。當時所用秘碼，招兵曰貨，速派弟兄們來曰辦貨。來兵器曰海帶。未介紹入伍之先，必受科學補習所之秘約。約中大意，謂吾漢人四萬萬，亡國於滿清之手，已二百數十年，受盡苦痛。諸君此次入伍，務學成健兒，待時機至，即起而革

命。光復漢族。爲一定之宗旨。其時張之洞所募新軍。大半科學補習所介紹之新貨也。予抵新化。不及兩月。新化縣知事張某。浙人。向湘撫趙爾巽秘告。予謀反叛逆。欲吾頸血。染彼紅頂。不意趙爾巽怵於甲午之敗。亦頗有維新之隱衷。加以其人忠厚。本性愛才。不惟不究。反參去新化縣張知事。永不錄用。而新化中學校董彭莊仲、晏穀如、鄒价人、伍子奇輩。雖久謀革命。終恐學校被予破壞。斯時新化留日陸軍學生楊源濬（字伯笙）新自東京歸。帶有陳天華之猛回頭七千冊。皆被諸校董焚去。予遂不願久留。卽於五月下益陽。至長沙。受錢維驥、童峙三及齊耀農所辦甯鄉中學之聘。兼任汪德植所辦求中學校。及彭梅生所辦長沙中學之教席。聞黃吉亭牧師爲長沙聖公會會長。愛國心長。并辦有日知會。以開民智。予遂依之。爾時黃興先由上海吳國光會長介紹。已與黃牧師相見。記名爲會員。從此學界軍界皆入於聖公會之門。而長沙之日知會。乃極一時之盛。甲辰暑假中。予又至江西吉安府。廖笏堂處運動軍隊。時笏堂爲統領。駐吉安。新化學生投其隨營學堂者不少。適廖往瑞昌辦教案。予從容向吉安民衆演說。并散猛回頭警世鐘諸書。吉安正府試。予洋裝無辯。聽演說者大半應試生。竟有人持予所散書至知府胡祖謙前。

告秘。江西巡撫夏時聞知。用萬急公文至吉安軍營指名捕予。就地正法。營中教授江彤侯、秘書長張通煥、送予川資三十串以行。予并不知有就地正法之公文。過南昌、又至郭人漳（字寶森）所辦之隨營學堂演說。次日即抵九江、乘輪上駛矣。予離吉安之次日、陳天華亦至吉安。因予案發。彼不能安居。遂由袁州經萍鄉而至長沙。受盡內地運動之折磨。予抵武昌、住科學補習所。吳祿貞邀予居其家。因匆匆不便。暫留科學補習所以便奔走。所中辦事極忙者。即劉敬安、胡宗琬、宋教仁、易本義、時伯弼、朱子淘諸人。予因奔走過久。倦極鼾睡中。有鼠齧予皮鞋。至真皮知痛始驚而醒。所中無傭工。惟宋教仁、易本義常爲衆效勞。所中無用費。予曾向劉百剛借二十元接濟之。時忽屆秋。予復至長沙。每日於三學堂授課外。即往日知會辦事。并每日按時至西長街循道會福音堂演說。凡以促革命之成功而已。甲辰九月、長沙革命失敗。長沙日知會亟遣人秘告武昌科學補習所。即時停辦。以防株連。至冬假予過武昌。知高家巷聖公會胡蘭亭牧師辦有日知會。又集合科學補習所同志劉敬安、馮特民輩全體加入。繼續革命之進行。乙巳、會務極發達。丙午夏、復設科學補習所於日知會內。一時軍學兩界。聲氣互通。有若機括之將發。秋冬之

交郭堯階洩其謀於巡警道馮啟鈞。劉敬安朱松坪等被逮。而日知會科學補習所諸同志。遂分設各機關。別立會名社名甚夥。而機事益密。此辛亥起義之前因也。噫。予愧不學。少未聞釋老孔墨諸勝義。及其長也。痛我政治不良。艷羨歐風。舉西來一切政教藝術。莫不推崇而樂從之。未免蔑視舊有禮教。而於家國之革命。不無過勇之愆。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外重者內拙。意不誠。心不正。不足以言修齊治平也。自民國成立以來。吾同胞痛苦日增。乃至上無禮。下無學。賊民朋興。謂非革命者不能自苦以利天下之咎乎。嗚乎。予亦一罪魁也。予幸從故友張純一先生之規勸。虔誦佛經。已六年於茲。今始知基督教爲天魔外道。而儒道墨諸家所言之治道。允宜潛心宣究。尤宜以佛教爲歸。則利他以自利。庶幾有利而無弊矣。予今爲此言。所以懺悔三十年來一切昏動之罪。亦以仰慰陳公星台在天之靈。更望後之言革命者。先自革其我見之非始也。各省革命之同志極多。予未能一一記錄。遺忘缺漏。知所不免。茲特就予所見聞之可言者。略爲紀述。以明真相。供史家採擇焉。

民國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曹亞伯叙於崑山之平居